高麗史

標點校勘本

孫曉 主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三

世家 〔三〕

標點校勘本

高麗史

三

世家〔三〕

孫曉 主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高麗史二十八

世家卷第二十八

忠烈王一

忠烈王諱昛，古諱諶，又賰。元宗長子，母曰順敬太后金氏。高宗二十三年丙申二月癸丑生。四十六年六月，高宗薨，元宗以太子入覲于元，王時爲太孫，受遺詔權監國事。元宗元年八月，冊爲太子。十三年，如元。十五年，尚元世祖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

六月癸亥，元宗薨。甲子，百官會于本闕，遥尊爲王。

戊辰，吏部員外郎郭希份、郎將曹精通以善碁，被帝召如元。

秋七月，元遣同知上都留守事張煥冊爲王。

丙戌，金方慶帥征東先鋒別抄啓行。

壬辰，遣樞密院使朴璆如元賀聖節。

八月己酉，元遣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來，令加發

京軍四百五十八人。

戊辰，王至自元，百官迎于馬川亭。伴行元使奉詔書先入京。王御帳殿，受百官拜，備儀仗，先詣堤上宫，謁殯殿。

己巳，以便服皂鞓，幸本闕，更備袍笏，受詔于康安殿。其詔曰："國王在日，屢言世子可以承替。今命世子承襲國王勾當，凡在所屬，並聽節制。"王受詔畢，謁景靈殿，還御康安殿，服黄袍即位，受群臣朝賀，仍宴詔使。詔使以王駙馬，推王南面，詔使東向，達魯花赤西嚮坐。王行酒，詔使拜受，飲訖又拜。達魯花赤立飲不拜，詔使曰："王，天子之駙馬也。老子何敢如是？吾等還奏，汝得無罪耶？"答曰："公主不在，且此先王時禮耳。"

庚午，遣少卿趙愉如東寧府，推刷逋逃人物。

除諸道賀即位箋。

癸酉，東征副元帥洪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杖部夫使大將軍崔沔，以太府卿朴暉代之。

以李汾成爲樞密院執奏。

九月乙亥，以金鍊參知政事，李汾禧、金侁並爲樞密院副使。

丙子，宴元使。

壬午，王詣大行王殯殿，始服斬衰麻絰，率群臣哭。

乙酉，葬韶陵，釋喪服，移御沙坂宫。

戊子，王引見宰樞曰："自古賢君，必賴忠良，能

底乂康。我家安危，只在卿等，事有可言，不可含嘿。”

己丑，遣樞密院副使奇蘊逆公主于元。

壬辰，侍從入元臣僚，並加賞賚，限品者許通。

甲午，親設灌頂道場于本闕。

戊戌，遣齊安公淑、知樞密院事鄭子璵如元謝釐降襲爵。

以堤上宫中書省爲史館。還都以來，未營史館，奉實錄假藏本闕佛堂庫。

冬十月乙巳，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征日本。至一歧島，擊殺千餘級，分道以進，倭却走，伏屍如麻，及暮乃解。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金侁溺死。

戊申，以李汾成知御史臺事。

辛亥，親醮三界于本闕。

太府注簿卓之琪以府藏虛竭，供費煩重，不堪其苦，祝髮爲僧。

戊午，白氣貫日。

辛酉，幸西北面迎公主。順安公悰，廣平公譓，帶方公澂，漢陽侯儇，平章事俞千遇，知樞密院事張

鎰，知奏事李汾禧，承宣崔文本、朴恒，上將軍朴成大，知御史臺事李汾成從行，王責汾禧等不開剃，對曰："臣等非惡開剃，唯俟衆例耳。"蒙古之俗，剃頂至額，方其形，留髮其中，謂之怯仇兒。王入朝時已開剃，而國人則未也，故責之。

甲子，命李汾成還京，令妃嬪及諸宮主、宰樞夫人皆出迎公主。留從臣于龍泉驛，獨與開剃者大將軍朴球等行。承宣朴恒言於王曰："史官記人君動作，不可一日無也。"乃令直史館李源從行。

丙寅，王至西京。時西京屬東寧府，王出銀紵易糧草，以給從臣。

丁卯，王會公主于肅州，西京大興府錄事楊壽等請從王以行，崔坦要而奪之。

十一月丁丑，王與公主至京，入御竹坂宮。先是，俞千遇謂張鎰曰："王若以戎服入城，國人驚怪。"乃使崔文本、朴恒請王以禮服入，又使康允紹、簡有之再請，王不聽。有之，賤隸也，以優得幸，拜郎將。宰相百官迓于國清寺門前，允紹、宋玢㬋尹秀、元卿、鄭孫琦等，執扑馳馬，擊逐禮服者，侍從失次分散。王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

甲申，以康守衡爲樞密院副使、判衛尉寺事、上將軍。

乙酉，幸本闕，設八關會。翌日，大會，公主幕于儀鳳樓側觀之。

丁亥，以邊胤知門下省事，朴璆守司空左僕射。

辛卯，忽赤、康允紹等宴王及公主。

丁酉，冊王氏爲貞和宮主、王女爲靖寧宮主。

己亥，東征師還合浦，遣同知樞密院事張鎰勞之。軍不還者無慮萬三千五百餘人。

十二月乙巳，遣判閤門事李信孫、將軍高天伯如元賀正。又付別箋以奏曰："小邦自來分遣州郡守令勸課農桑，又令諸道按察使督察播收之事。比來連年供給官軍，民頗凋弊。今若上國又遣諸道勸農使，則孑遺之民供給元來貢賦者幾何？應副勸農之命者幾何？猶有國名，想於聖意謂不至此，所恨三韓之地，未得一經天眼，謂臣誣妄。乞遣剛明重實之臣，審其虛實，而以勸農之事，一委於臣。臣將率百姓課其勤怠，以副聖上憂民之意。"

丙午，追尊妣靜順王后爲順敬太后。

甲寅，元遣黑的來，爲達魯花赤。

乙卯，移御沙坂宮。

丁巳，宰樞議曰："金侍中若還，必即開剃，開剃一也，盍先乎？"於是宋松禮、鄭子璵開剃而朝，餘皆效之，唯抄奴、所由、電吏皆仍舊。初，印公秀常勸元宗效元俗改形易服，元宗曰："吾未忍一朝遽變祖宗之家風，我死之後，卿等自爲之。"

庚申，命元宗魂寢僚屬、國子監員等仍舊服。

庚午，侍中金方慶等還師，忽敦以所俘童男女二百人獻王及公主。

（乙亥）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放朝賀，率群臣遥賀正旦，宴于西殿。

丙子，東征元帥忽敦、洪茶丘、劉復亨北還。

丁丑，貞和宫主享公主，餽遺左右宦寺。

戊寅，冊公主爲元成公主。

庚辰，遣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上表曰："小邦近因掃除逆賊，惟大軍之糧餉，既連歲而戶收，加以征討倭民，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旱晚水，禾不登場，軍國之需斂於貧民，至於斗升罄倒以給，已有採木實草葉而食者。民之凋弊，莫甚此時，而况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舉事於日本，則其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國已皮之不存，是爲無可奈何矣。天其眼所未到，應謂豈至於此歟。伏望俯收欵欵之誠，曲諒哀哀之訴。"

乙酉，移御竹坂宫。

二月己酉，副達魯花赤周世昌卒。

丙辰，王如奉恩寺。

戊午，始安公絪卒。

戊辰，以王生日爲壽元節。

庚午，元遣蠻子軍一千四百人來，分處海、鹽、白三州。

三月庚辰，幸王輪寺。

辛巳，元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河文著來。

戊子，元遣使督東征軍留者以歸。

辛卯，王及公主幸北山洛山寺。

門下侍中金方慶自元還，時王請避暑于西京，帝許之。

癸巳，遣郎將簡有之等如西京相避暑之地。

乙未，親設藏經道場。

夏四月己酉，王及公主如賢聖寺爲帝祝釐。

壬子，元流盜賊百餘人于耽羅。

庚申，王及公主幸興王寺。及還，宰樞宴于藥王院南峰。

五月壬申，忠清道按察使金應文忤旨罷，以中郎將嚴守安代之。

甲戌，王聞詔使來，率侍臣時服迎于西門外，乃五僧也。

命宰臣洪祿遒攝事于景靈殿，籩豆缺，假內殿净事色以祭。

己卯，移御左僕射朴璆第。

西海道都指揮使上言："本道貢賦，自庚午年多逋欠，按察使及守令之罪也。左右倉考正別監與同罪，請皆罷職。"從之。既而因左右之請，復其任。

壬辰，達魯花赤黑的禁人挾弓矢。

六月庚子朔，日食。

辛丑，王如奉恩寺。

壬寅，遣元卿等十人如元進鷹。

庚戌，郎將張得清、隊正郭份起從捉虎使倚勢受

賂，囚于街衢所，得清、份起爲按察使所劾，恐法司按律斷罪，乃托內僚自請囚，冀得流宥也。

癸丑，初作宣傳消息。

丙辰，元遣使詔赦耽羅賊黨逃匿州縣者。

戊午，奉安元宗木主于魂殿，神御于安和寺。

甲子，新定禿魯花，超三等授職，都校署丞韓謝奇，僕射康之子、樞密李汾禧之壻，年未二十，超拜八品，人多非之。

丁卯，以公主生辰放囚。

戊辰，分遣外山祈恩別監于忠清、慶尚、全羅、東界道。

己巳，王不豫，放二罪以下，配島者移免赴京。

命洪子藩祠智異山。

秋七月丙子，移御承德府。

甲午，達魯花赤黑的還。元宗之復位也，黑的奉詔而來，性譎詐難信。及爲達魯花赤，甚倨，王屢抑之，不敢肆其志。及是告歸，王與公主留之，不聽。

遣同知樞密院事許珙、將軍趙仁規如元賀聖節。公主恐黑的讒構，遣式篤兒偕往，覘其所爲。

八月癸卯，移御竹坂宮。

乙巳，撤堤上宮，修五大寺。

丁未，濟州達魯花赤遣使來督戍卒。王令金光遠等調四領兵，雖兼近侍，悉皆僉發，使將軍梁公勣等領行。

辛亥，元卿還自元。帝禁忻都等擅捕鷂子，止令

尹秀、李貞、元卿捕養以進。王於是禁諸道捕鷂者。

戊午，王及公主移御賢聖寺。

壬戌，以公主病，將軍高天伯如元請醫。

九月癸酉，移御沙坂宫。

丁亥，令臺省各進直言。

戊子，元遣使與劍工古内來。古内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

丁酉，公主生子謜于沙坂宫。

冬十月辛丑，宜春侯該卒。

庚戌，元遣岳脱衍、康守衡來。王出迎于宣義門外，詔曰：“爾國諸王氏娶同姓，此何理也？既與我爲一家，宜與之通婚，不然，豈爲一家之義哉！且我太祖皇帝征十三國，王争獻美女、良馬、珍寶，爾所聞也。王之未爲王也，不稱太子而稱世子，國王之命舊稱聖旨，今稱宣旨，官號之同於朝廷者，亦其比也。又聞王與公主日食米二升，此則宰相多而自專故耳。凡此皆欲令爾知之，非苟使爾貢子女、革官名、减宰相也。黑的來言爾國事非一，並不聽許，爾其知之。”

壬子，以將獻處女于元，禁國中婚嫁。

丙辰，賜崔之甫等及第，因時多故，除宣花呵喝。

壬戌，改定官制。

以元將復征日本，遣金光遠爲慶尚道都指揮使，修造戰艦。

十一月癸酉，以改官制告于宗廟。

乙亥，畫浮屠觀世音菩薩像十二軀，設法席于宫

中，爲帝祝釐。

庚辰，幸本闕，設八關會。

癸未，遣僉議贊成事俞千遇如元賀正，告改官制，獻處女十人。

癸巳，分遣部夫使于諸道。

元遣使來，作軍器，以起居郎金磾偕往慶尚、全羅道，斂民箭羽、鏃鐵。

十二月乙未，幸魂殿，行七虞祭。

甲辰，遣將軍高天伯及式篤兒如元請以明年親朝。

乙巳，監察司劾上將軍康允紹起於賤隸，免之。

丁未，遣帶方公澂率衣冠子弟十人如元爲禿魯花，賜以景靈殿五室白銀祭器。

庚申，以金方慶爲上柱國，奇洪碩爲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

是月，元遣中書員外郎石抹天衢爲副達魯花赤。

（丙子）二年春正月丁卯朔，群臣賀正于王，用幣，命賜内帑銀紵支其費，歲以爲常。元帥忻都、達魯花赤石抹天衢各獻馬。

乙亥，設法席于普濟寺，爲帝祝釐。每值聖甲日行之，時謂之“乙亥法席”。

丙子，帝命除造戰船及箭鏃。

丁丑，元遣別古里來頒曆，詔曰：“四時不忒，推鳳曆以紀年；萬國攸同，矧雞林之受朔。若稽舊典，用布大和。今賜至元十三年曆日一本，卿其敬授農時，益遵田正，籍爾蕃宣之力，贊于平秩之功。率勤南畝

之民，罔知遊惰；爰俾東陲之俗，丕變雍熙。庶績其凝，朕言無替。”

己卯，元遣使來求鐵。

庚寅，少尹朴瑞將赴安西都護府。宰樞言：“安西生券軍所聚，守非其人，恐不能制。少尹金瑊有口辨，且嘗爲金方慶南征佐幕，頗識蒙漢軍情僞，請以代瑞。”從之。

以清州凋弊，權罷判官。

壬辰，王及公主與達魯花赤觀獵于猫串。

乙未，忻都妻享王，仍獻良馬。

二月丙申朔，宴忻都妻于內殿。

壬寅，俞千遇還自元。前所進處女，只留崔旬、崔之守女，餘皆放還。

乙巳，閱樂於宮門，王與公主觀之，賜銀布。

丁未，王與公主幸本闕。

己酉，燃燈，王如奉恩寺，士女填巷，相慶曰：“豈謂今日復見昇平舊儀？”

三月己巳，忻都享王。

辛未，飯僧二千于毬庭。

遣中郎將張得精如元獻鐵。

甲戌，幸賢聖寺。

遣郎將李仁如元請行宮料，且齎銀換鈔。

丁丑，雨雪。赦曰：“予以否德，嗣守丕基，于今三年，將與公主朝于天子，而天譴屢彰，敢不冰兢？欲消災變，當布殊恩，不忠不孝外，二罪以下，咸赦

除之。”

戊寅，王及公主幸昇天府觀潮。

己卯，以鷹坊人倚勢虐民，遣中郎將元卿等于諸道糾治。

甲申，達魯花赤詰之曰：“稱宣旨、稱朕、稱赦，何僭也？”王使僉議中贊金方慶、左承宣朴恒解之曰：“非敢僭也，但循祖宗相傳之舊耳，敢不改焉？”於是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

庚寅，幸康安殿，設藏經道場。

閏月丁酉，元遣林惟幹及回回阿室迷里來，採珠于耽羅。

庚子，鹽店一千餘戶災。

甲辰，設三界大醮于康安殿。

辛亥，王與公主觀獵于天壽寺南郊。

癸丑，元以前所進禿魯花謂非衣冠之胄，皆遣還。

乙卯，雨雹于寧越縣，大如鵠卵，鳥雀中者皆死。

庚申，命有司行夏享于宗廟。王將以四月四日朝京師，故卜此日用之。

甲子，元遣楊仲信齎幣帛來，爲歸附軍五百人聘妻，王遣寡婦處女推考別監正郎金應文等五人於諸道。先是，慶尚道屯邊官軍頭目申中書省曰：“高麗人無時乘驛，致其疲弱，設有他變，恐不及時。”中書省移牒禁之。始立劄子色，應文等各受鋪馬劄子以行。

夏四月庚午，置歸化部曲蘇復別監。

辛未，雩。

癸酉，王及公主幸都羅山。

耽羅星主來朝，命序四品之下。

丙子，元敕歸附軍，輟其半以歸，於是追還金應文等。

五月丁酉，知僉議府事致仕張鎰卒。

乙巳，王與公主幸本闕，設仁王道場。

將軍高天伯自元還，帝敕停親朝。

壬戌，王與公主如興王寺。

六月乙丑，王如奉恩寺。

丙寅，遣大將軍尹秀中、郎將朴義如元獻鷂。

丁卯，王與公主幸竹坂宮，相新宮基地。

壬申，林惟幹採珠耽羅不得，乃取民所藏百餘枚還元。

元賜絆襖于合浦軍，馱用驛馬百四十三匹。

壬午，禱雨于諸寺。

丙戌，遷景靈殿仁宗真于靈通寺、祔元宗真于景靈殿。

丁亥，密直副使崔文本卒。

辛卯，雨。

壬辰，參文學事俞千遇卒。

秋七月乙未，祔元宗于宗廟，以平章事李世材、蔡楨配享。

丙申，以柳璥爲僉議侍郎、贊成事、監修國史、判版圖司事，李汾禧知密直司事。

丁酉，將軍車信自元還，帝賜王重錦七十匹。

元遣王延生推刷耽羅人物。延生，司徒禎庶子也，珍島之敗，没入元。

戊戌，都兵馬使言：“秃魯花子弟至京師請托而還者，請皆免官，追徵盤纏銀紵、國贐馬。”王許之。除免官。

丙午，元遣使來採金。

癸丑，遣大將軍印公秀及達魯花赤採金于洪州，只得二錢。

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一曰：“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明敏清平，百姓德之，瓜期已滿，乞令留任。”一曰：“小邦秤制異於上國，前者蒙賜一十六斤秤一連，十斤半等子一槼，三斤二兩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周遍，乞更賜秤子、等子各五百。”

甲寅，元使問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所犯，不服，囚之。王遣朴球請之，乃釋。

八月甲子，都兵馬使請降號賊鄉尚州、清州、海陽、珍島等州，且從賊入耽羅者禁錮。王只許禁錮。

丁卯，以將軍崔有渰爲人物推考别監，伴張國綱往合浦。

庚午，命内侍佐郎郭預以六韻詩試世子府侍學公子，取李益邦等。

甲戌，王與公主獵于德水縣馬堤山。王率忽赤、鷹坊親御弓箭、鷹鷂，縱横馳騖，父老見者皆嘆息。

己卯，王獵于昌樂院。

癸未，以左司議大夫李仁成爲選軍別監。

元遣鷹坊迷剌里等七人來，王賜宅及奴婢。

丁亥，飯僧千四百于毬庭。王及公主親臨侑飯，僧宗悟陞座說法，王賜宗悟銀瓶十五。

元遣塔剌赤爲耽羅達魯花赤，以馬百六十匹來牧。

己丑，東寧府千戶韓慎來刷人物。

九月壬辰，王與公主幸王輪寺。

甲午，幸本闕設藏經道場。

辛丑，王與公主獵于馬堤山。

甲辰，復葬世祖梓宮于昌陵，太祖梓宮于顯陵。

丁未，謁顯陵。

戊午，遣諸道巡撫使。

己未，達魯花赤享王。

庚申，元以平定江淮，遣不花來詔赦天下。

冬十月壬戌朔，賜李益邦等及第。

癸亥，親醮于康安殿。

甲子，元遣忽剌歹命王及公主以明年五月入朝，又移放羅州馬於珍島，又罷合浦鎮邊所梢工、水手，又令西海道歸附軍自耕而食。

乙丑，太白晝見。

戊辰，金方慶受虎頭金牌，仍齎詔書還。王出城以迎。

己巳，謁昭陵。

乙亥，親祫于太廟，上謚冊。

丙子，郎將鄭福均還自元，帝賜枰子三百。

戊寅，教曰："先代君王既行祫禮，必肆大恩。近以天子之詔，已赦一切罪犯，然其後有犯者，皆可除之。國内山川神祇，宜加德號。"

甲申，王獵于赤田之南。

庚寅，遣譯者如元獻日本栗。初，趙良弼得日本栗，種于義安縣，至是結實。

十一月甲辰，設八關會，幸儀鳳樓，行般若道場。

乙巳，地震，聲如雷。

戊申，中郎將康之邵還自元。之邵以推刷人物如元，不得而還。

癸丑，遣中禁指諭金富允如元進黄漆。且請明年入朝鋪馬及草料。

南京司錄李益邦齎八關賀箋來。有人以私憾，因内竪譖之。王遣螺匠鎖頸以來。

甲寅，知僉議府事鄭子璵卒。

丙辰，達魯花赤張榜："國人軍士外，禁持弓箭兵器。"

遣判秘書寺事朱悦、將軍俞洪慎如元賀正。

十二月壬戌，傳旨宰樞曰："近者星文屢變，寡人思欲修德弭災。卿等各言時政得失，無有所諱。"宰樞以十二事上書，秘而不發。

丙子，夜有人投匿名書誣告："貞和宫主呪咀公主，又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於是囚貞和宫主及淑、方慶等。柳璥涕泣力諫，公主感悟，皆釋之。

甲申，遣將軍高天伯及忽剌歹如元，上表曰："巫蠱之言，鼓虛而起；聖明之鑑，燭實可知。今者達魯花赤持匿名書來示，言有四十餘人聚謀復入江華。若其所言誠或有據，固宜當面而露告，何乃匿名以陰投？此必有憾於國、有怨於人，妄飾而爲之者耳。所錄四十人中，有身没已過五年者，則其誣妄可驗也。乞降明斷，自今匿名書，悉令勿論。"

是歲，發諸道丁夫伐木交州道界，輸之京城，凍餒多死。

（丁丑）三年春正月辛卯朔，放朝賀。

甲午，以金方慶爲世子師，柳璥爲傅，元傅爲保，金坵爲貳師，許珙、洪祿遒、李汾禧、韓康爲調護，張暐知詹事府事，任翊、薛恭儉爲左右贊德，李信孫、宋玢爲左右庶尹，其餘宮官皆置之。

丙申，以朴恒爲密直副使。

壬寅，册子謜爲王世子。

甲辰，以王將入朝，預設燃燈。

甲寅，元樞密院牒達魯花赤禁國人持弓矢，蓋信匿名書也。

二月庚申朔，親醮于本闕。

壬戌，達魯花赤石抹天衢言於王曰："王何踈賢士而親無賴之人？"王默然。

丁卯，遣張舜龍如元，上書中書省曰："今蒙省牒：'樞密院奏奉聖旨，令茶丘前去高麗，與忻都一同勾當者，征日本還家三千軍也。'教去者，本院照得：

‘站軍二百名，還家屯田軍三千名，並闊端赤依先往日本時數目，應副米糧草料。’承此照得，小邦自至元七年以來征討珍島、耽羅、日本，大軍粮餉，悉於百姓科收。爾後見在合浦鎮邊軍、耽羅防護軍、鹽白州歸附軍並闊端赤，一年都支人糧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馬牛料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皆以漢斗計，亦於百姓科收。今者，所遣屯田軍三千二百並闊端赤等糧料，更於何處索之？曾於至元七年奉聖旨，應副屯田軍二千人牛隻、農器、糧種，今經數年，必有所儲，請以經略司見收子粒支應。又馬郎中所蓄兵糧，竊恐年深澧爛，不中食用。照得至元十一年省牒，鹽州、合浦軍馬糧料，合於馬郎中所蓄兵糧內補支。今此軍馬糧料，亦請將兵糧米支應，令小邦殘民，免致重困。又奉牒歸附軍合用牛具，擬於小邦和買，不許買直。照得至元十三年歸附軍回還者，其求到妻室匹絹，分付達魯花赤收管，請於內撥取，依至元九年種田軍牛具買直，每頭絹四匹，舊例和買。”

己巳，僉議府言：“公主怯怜口及內僚廣占良田，標以山川，多受賜牌，不納租税，請還賜牌。”不聽。

癸酉，朱悦還自元，言丞相哈伯謂悦曰：“急難相助，親戚之意也。今北鄙有驚，宜令金方慶之子忻將兵出境，以聽指揮。”

甲戌，王輪寺丈六塑像成，王與公主親設法會。

乙亥，中郎將盧英還自元。洪茶丘引兵將入我境，帝召還，又敕還歸附軍五百人。舉國皆喜。

三月庚子，太府火，延燒民家八百餘戶。

甲寅，遣將軍趙仁規如元請入朝。

乙卯，遣親從將軍金子廷押送防守軍于耽羅。子廷本內僚，林衍之殺金俊，與其謀，以功許通。內僚出使，自子廷始。

耽羅大饑，民有闔戶而死者，遣崔碩巡視。

丁巳，元流盜賊四十人于德州。

夏四月癸亥，禘于太廟。

丁卯，元遣劉弘、忽奴來。王命李藏茂偕往忠州，鑄環刀一千。

壬申，宰樞以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宏割民媚權貴，劾罷之。宏托內僚復職。

丙子，王以將入朝，又公主將免身，宥二罪以下，停修宮闕。監察司啓曰："二罪原免，非先王之制，請收成命。"從之。

庚辰，太白晝見。

遣將軍張舜龍如元請助征北鄙，表曰："竊見小邦西路軍悉令旋返，未諳何故。又聞摘撥北京路軍上去，因念小邦之人，唯閑耒耜，未熟弓刀，儻得請於睿聰，可使充於近衛，故選不多之旅，欲明無貳之衷。"又上表曰："近者帥府奉樞密院劄，以三別抄軍所掠人口，各還本地，令朴忙古歹、三別抄軍千戶劉景昌充總把。切念於至元八年，小國奉聖旨還都時，三別抄驅掠國人，逃往珍島，敢逆官軍，轉入耽羅，盡力拒命，其罪實深，置之生地，聖恩已大，豈可復齒平民。其人

口既曾付臣招刷充軍，朴忙古歹等係是別的軍官，不可兼令管領，乞依元奉聖旨，仍許臣將三別抄充軍役使。又至元十三年，有人告金産，小國臣與達魯花赤差官淘澄，得金様二錢二分進獻。也忒古官人奏：奉聖旨：‘這裏金子無急用，公主國王你每用者。’又准省牒曰：‘將每年所得金子數目回示。’即與達魯花赤差官前去洪州等處淘金，計七十日，用夫工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名，纔得金七兩九分。乞依也忒古奏傳聖旨施行。又今年四月，小邦碁手曹允通奉聖旨採堀人參。切照人參唯産於東北界，其餘地面罕有之，允通擅令各道州縣就産處採堀輸納。臣請隨所産處趁時採納，乞令允通勿得擅便作耗。”

流人物推考都監錄事裴悦、朴萇于海島。各道州郡吏民來匿京城，付勢避役，悦、萇承宰樞牒，推勘勒還。有鄭伯芝者，匿西林縣婢二口，托以在齊安公第。悦、萇推之急，齊安公始知伯芝欺己，即令出二婢付諸都監，都監即使驛吏遞送西林。伯芝乃以二婢屬于元成殿織室司，司牒都監召還，二婢行已遠，不能即至。伯芝譖悦、萇不從王旨。王怒流之。

丙戌，太白晝見。

五月壬辰，遣僧六然于江華燔琉璃瓦。其法多用黄丹，乃取廣州義安土燒作之，品色愈於南商所賣者。

丁酉，王如興王寺，還登籍田南峰，邀達魯花赤觀獵。

戊戌，元流罪人三十三人于耽羅。

庚子，親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

壬寅，命監修國史柳璥、修國史元傅、同修國史金坵修《高宗實錄》。

辛亥，禁官私松簷。每暑月，宫闕都監作松棚於寢殿，例賜銀瓶二。王曰："禁官私松棚，而我獨爲之，可乎?"改以編茅。時人語曰："都監員失二銀瓶矣。"

甲寅，張舜龍還自元。中書省奉聖旨牒云："脱歡八都兒殺退，百姓已安，爾軍不須來。"又牒云："洪州等處淘金功役，權時停罷，俟農隙依元牒施行。"

六月庚申，遣將軍車信如元獻虎皮。

以將軍安迪材爲合浦防護使。

乙酉，以忻都子琪守司空。琪娶安平公女，比宗室例授是職，且不姓而名。

秋七月庚寅，造成都監令諸王宰樞至各領軍人出丁夫有差，輸材于山，闕一日役者，徵米一石。

甲午，以公主之行，恐人壓見，命撤路傍家樓。

丙申，有旨曰："民屬鷹坊者二百五戶，其除一百二戶。"時齊民苦於徵斂，争屬鷹坊，莫記其數，而云二百五戶者，妄也，除一百二戶如九牛去一毛耳。鷹坊猶斂銀、紵、韋布於其人，私自分之。時人語曰："飼鷹非肉，銀布滿腹。"

觀候署言："謹按道詵《密記》，稀山爲高樓，多山爲平屋，多山爲陽，稀山爲陰，高樓爲陽，平屋爲陰。我國多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損，故太祖以來，

非惟闕内，不高其屋，至於民家，悉皆禁之。今聞造成都監用上國規模，欲作層樓高屋，是則不述道詵之言，不遵太祖之制者也。天地剛柔之德不備，室家唱隨之道不和，將有不測之災，可不慎乎？昔晉獻公欲作九層之臺，荀息累十二博碁，更累九雞子其上，以諫曰：‘一失社稷，危於此也。’遂壞其臺。惟殿下察之。”王納其言。是日，王暴得疾，甚劇。宰樞請停營繕，縱鷹鶻。公主許之，王避病于金方慶第。

丙午，移御正因寺，疾稍愈。

丁未，遣密直副使朴恒如元賀聖節。上書中書省曰：“小邦舊例，世子襲爵必改名，臣之今名未穩，曾以申請，未蒙明降，伏望善奏。”又請以馬郎中兵糧給耽羅、合浦屯守軍。又請罷鑄劍、採金、貢參。

庚戌，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

王捨宮爲旻天寺，將上額，百官皆不欲，裴挺阿旨揭額，人皆非之。

甲寅，移御于承德府，又移金忻第。

丙辰，内豎梁善大、守莊等告：“慶昌宮主與其子順安公琮謀，令盲僧終同呪咀。”上命中贊金方慶訊之，不服。

八月丁卯，遣趙仁規、印侯如元進鶻子，且表奏琮呪咀事。略曰：“人而揚醜于家，雖有慚德；親或作讎於己，能無怨心？儻承允許之明綸，請從謫居而自艾。”

庚午，有旨燃燈，自明年復用正月十五日。

庚辰，元流罪人四十于耽羅。

九月己丑，王與公主觀水碓。

辛丑，王與公主觀獵于馬堤山。

壬寅，趙仁規、印侯還自元，廢慶昌宫主爲庶人，流琮及終同于海島。

癸卯，地震。

丁未，還宫。

庚戌，王與公主幸普濟寺，飯僧。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戊午，以金伯均爲慶尚道指揮使。

己未，王與公主幸王輪寺。

甲戌，耽羅達魯花赤塔剌赤如元。

乙酉，元遣郎哥歹來賜鶻。

十一月乙未，密直副使李頴卒。

丁酉，移御本闕。

遣國子祭酒金惰、郎將尹萬庇如元賀正。

全羅道按廉副使禹天錫秩滿將還，至全州，封四笥屬所信吏曰："文簿也，付漕船以送。"州守宋愔發視之，於文簿中雜置紬紵，愔還之。

壬寅，王與公主移御李貞家。

壬子，還御本（闕）〔闕〕。

甲寅，以慶尚道饑，減租税。

十二月丙辰，流南京副使崔資壽、司録李益邦于海島。

元遣捉虎使秃哥等十八人，以馬三十四、狗百三

十來。

丙寅，移御沙坂宮。

丁卯，前大將軍韋得儒、中郎將盧進義、金福大等誣告金方慶謀叛，命贊成事柳璥、元傅，知密直事李汾禧、韓康，承旨李槢與忻都、天衢雜問。王知其誣妄，釋之。

是歲，前軍器注簿洪宗老欲貰其子仁伯罪，說達魯花赤以謂多識産金處，於是遣國學直講崔諹率宗老採金于洪州稷山、旌善，役民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名七十日，纔得七兩九分。

（戊寅）四年春正月己亥，燃燈，王如奉恩寺，除伎樂。

壬寅，王如奉恩寺，與忻都、茶丘鞫方慶及其子忻。

辛亥，參知政事朴松庇卒。

壬子，郎將李仁齎頒曆詔還自元，王出迎于城外。

二月丙辰，王會忻都、茶丘于興國寺鞫方慶，不服，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

庚申，親醮于本闕。

癸亥，遣將軍印侯如元奏流方慶。

丁卯，以柳璥判典理司事，金坵參文學事，康守衡知僉議府事，許珙判密直司事，李汾禧爲密直司使，韓康、洪子藩知密直司事，朴恒同知密直司事，奇洪碩、張暐爲密直副使。又以韋得儒爲上將軍，盧進義爲將軍，茶丘請之也。

庚午，耽羅達魯花赤塔剌赤還自元，帝賜王海東青。

壬申，遣太府少尹趙瑜等于東寧府推刷人物。

癸酉，以慶尚道軍料別監劉鉉、忠清道王旨使用別監黄守命、全羅道按廉使李洪儀皆爲其道勸農別監。

丙子，令境内皆服上國衣冠。

己卯，元遣闊闊歹等來頒詔。

癸未，令諸王至權務，斂奂鉄粧忽奴所鑄環刀。

三月丁亥，太白晝見。

壬辰，以譖元者皆籍叛入江華，故命罷船兵。

甲午，印侯還自元。帝召還洪茶丘，又命王入朝。

戊戌，有旨以安東、京山府管内郡縣貢賦，除太府迎送小府等庫所納外，皆輸于元成殿。

復置清州判官及唐城監務。

韋得儒、盧進義言於茶丘曰："國家談禪法會，所以咀上國。"茶丘遣人報中書省。

己亥，遣將軍張舜龍、中郎將白琚如元告以入朝。王嘗謂大臣曰："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事親之禮。"遣使請與公主入朝，以鋪馬七十匹將行，術家告以陰陽拘忌，王疑而止，及得儒、進義告變，方悔之，命有司促裝，各道國贐馬未至，令州郡事審官先納馬，馬價踴貴。

夏四月甲寅朔，王及公主、世子如元。元傅、李汾禧、朴恒、宋玢、康允紹等從行。

己未，郎舍以無功有世累者多拜官，不署告身。

王屢命署之，不從。王怒，命忽赤、崔崇逮司議大夫白文節。

壬戌，忻都、茶丘各以馬贐王，且設祖宴，白王曰："帝問金侍中事，在王所奏如何耳。"

乙丑，下旨曰："行宮亭飯，務從簡便，以扈從人太多。其一百九十人，令行從都監量給糧料。"乃以銀布市米于東寧府。鳳州屯田千戶朴蒙古大以良馬一匹、橐駝一頭來見，王賜銀幣五斤、紵布十匹。

戊辰，張舜龍、白琚還自元謁王於道，曰："茶丘請帝添遣三千軍，其二千五百已渡鴨綠江。帝允王所奏，命罷歸茶丘。又請於全羅道置脫脫禾孫，帝不允。又敕金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對辨。"

庚午，王次西京，謁聖容殿。

己卯，次義州。時西北諸州皆附東寧府，惟義、静、麟三州不附，吏民相率而迎，供億勝於他州。

五月丙戌，遼陽總管達魯花赤等各獻馬于王。

丁亥，合浦總管劉蒙古大妻與其子北歸，謁王于道，仍獻馬。王曰："總管軍政清明，百姓稱之，不幸而亡，今見汝母子，益復悲哀。"

元帥忻都遣也速塔兒白王曰："我居王國七年，于今未有一善，惡則已多，惟望王善奏。"

北京同知康守衡來，獻馬一匹。

辛卯，永寧公綧子司空熙及雍來獻馬。

癸巳，忻都還元。

甲午，次崖頭站。王總管獻橐駝一頭、馬六匹。

丁酉，次懿州。遼陽、懿州二達魯花赤獻馬。

辛丑，遣前大將軍尹秀市馬于北京。

壬寅，北京達魯花赤康希閔獻馬。

己酉，次北京鍋窯館，行省右承孛魯歡、參政張彦澤、簽省阿魯丁、總管按察治中等各獻馬。

壬子，中書省遣哥塔及開平府達魯花赤將老等來迎。

六月丁巳，太白晝見經天。

庚申，次香阿。樹林蒙密，禽獸所居，皇后遣二宫嬪來迓。居人云："此天子遊獵之地，雖親王不得舍，而使國王宿焉，眷遇可知。"

辛酉，帝遣皇子脱歡、皇后遣皇女忙哥歹公主及阿伊哥赤大王妃來迎于三十里之地，且設大穹廬于開平府東門外待之。

己巳，王及公主謁帝，帝設宴慰之。

丁丑，都奏帝曰："高麗宰相多占匿民户，免避賦役，請禁之。"又請罷諸領府爲軍。帝曰："汝與國王議奏耶?"曰："否。"帝不許。忻都見王，議其事，王不對，忻都頗憤恚。

戊寅，王上書都堂辨方慶事，及談禪法會。

庚辰，公主誕辰，皇后賜塔子袍。

是月，參知政事金錬卒。

秋七月甲申，王謁帝奏曰："向聞車駕北征，表請悉索弊賦以助征，陛下以遠地不許。臣今入朝，請躬備戎行，以報聖德。"帝笑曰："北方人以左計撓邊，

今已奔潰矣。”王又奏曰：“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蔑不濟矣。”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又奏曰：“（陞）〔陛〕下降以公主，撫以聖恩，小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丘在焉，臣之爲國，不亦難哉。如茶丘者，只宜理會軍事，至於國家之事，皆欲擅斷，其置達魯花赤於南方，亦非臣所知也。上國必欲置軍於小邦，寧以韃靼漢兒軍，無論多（小）〔少〕而遣之，如茶丘之軍，惟望召還。”帝曰：“此易事耳。”有間，曰：“惟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强，衣食皆請於臣。昔有一君嗜羊肉，其臣與之則食，不與則不得食。宋度宗在，此幼兒之父也。賈似道擅權，使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而畏臣，去其寵妾哉？王之父王，何不免林衍擅立耶？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誘，如此而能治國則固善，其如不能，可不愧乎？”對曰：“忻、茶丘之妄言也。”帝曰：“非惟茶丘，人多言之。汝可與宰相擇所以善持國者，商量而行。”王奏曰：“今姦人以金方慶爲謀叛，告於忻都，忻都引兵入王京執而訊之，無他，唯東征將士有不納軍器於官者，奪其職而杖之。方慶雖無叛狀，時爲冢宰，不納軍器者，不加檢舉，罪其疎慢，流于海島。然此乃有憾者所讒也，後有若此不法者，臣請罪之。”帝曰：“汝其識哉。”謂諸官人曰：“可亟召茶丘還。”又問：“忻都何如？”對曰：“忻都韃靼人也，可則可矣，使茶丘在，則與高麗軍（妾）

〔妄〕搆是非，雖忻都不能不信。望令茶丘與高麗軍皆還于朝，以韃靼漢兒軍代之。”帝曰：“可。”王語哈伯平章曰：“王京達魯花赤秩滿，而郎哥歹嘗往來小邦，若以爲代，可使如耳目也。”哈伯以奏帝曰：“安用達魯花赤爲，抑郎哥歹么麼人也?”因問康守衡曰：“高麗服色何如?”對曰：“服韃靼衣帽，至迎詔、賀節等時，以高麗服將事。”帝曰：“人謂朕禁高麗服，豈其然乎？汝國之禮，何遽廢哉?”。

乙酉，王在元，哈伯平章謂康守衡、趙仁規曰：“昨有敕，其議可以安集百姓者來奏。”王遂命宰樞與三品以上議之。皆曰：“上下皆撤處干，委以賦役可也。”處干，耕人之田，歸租其主，庸調於官，即佃戶也。時權貴多聚民，謂之處干，以逋三稅，其弊尤重。守衡曰：“必以點戶奏。”

丁亥，帝賜宴于內兀朵。

中書省令具錄本國累朝事跡及臣服日月，與帝登極已來使介名目、國王親朝年月以呈，因國史院報也。

己丑，王進鷂子于帝及東宮。

壬辰，王與公主赴宴于外兀朵。

王上書中書省曰：“小邦姦佞之人，欲釋宿憾，飾辭妄告，或投匿名文，至謂之謀叛。管軍官、達魯花赤因而栲問，騷擾一國。今後如有似前告訴者，請自窮究事由，申覆上司，無令官軍驚動百姓。又有惡人謀撓國家，每以遷都江華，籍口騰辭，請使種田軍入處江華，以塞讒言之路。東征元帥府於全羅道擅置脱

脱禾孫，又申覆上司云：‘高麗人多乘無劄子鋪馬，亂行走遞，又有乘駕船隻，成隊往還，恐發事端，爲此差官領軍四百，充脱脱禾孫勾當。’然小邦曾奉省旨，國内往來之人，許國王自給劄子，自是來往使介，必給劄子，安有無劄子而亂行走遞者耶？小邦自來例以水路轉漕王京，此外只是釣漁之人，安有乘舟成隊往來者耶？帥府舞辭申覆，不待明降，差脱脱禾孫領四百軍前去。又有耽羅達魯花赤於羅州海南地面擅置站赤，是何体例？伏望善奏明降。東寧府元是小邦祖宗京都，崔坦等非其鄉貫，奪而處之，祖宗祠宇祭享皆廢。伏望還其尺土，俾修孝祠。曾奉聖旨，己未年已來驅掠人，許令放還。年前又有省旨，北京東京路東寧府庚午年已來逃誘擄掠之人，亦令推刷還之。目今還者，未見一二，伏望更令推刷。其有累世居住不便移徙者，於東京路地圓聚，以充公主行李廝養之役。耽羅、珍島攻破時，官軍所虜，其有逃閃者，則推刷爲然矣。攻破之後，鹵役平民者，妄稱虜獲，據充驅役，甚是難便，望行禁止。小邦道里遼遠，事有要急，必馳驛以聞，然請劄子於達魯花赤，然後得遣，或致遲誤，望依諸駙馬列，亦許自給劄子。西海道内谷州、遂安兩城，往年投拜搭察兒大王，大王使吉里歹來點民戶。尋蒙省旨云：‘諸王投下，不得一面收拾民戶，況高麗附屬國土，不合收拾。’今崔坦等逐去本國差遣官員，擅自管領，若聽取坦等一面誑辭，似不合理。西海道殷栗縣不曾投拜崔坦，坦等妄稱投拜，爭一十

七戶，已受省旨，復屬本國。今年三月，復爭如前，於一十七戶內，又令餘人圓聚，影占管領，是何體例?小邦諸島雖多，皆與陸地不遠，上司所遣罪人，已難安置。況今耽羅地元放罪囚並使移置，非惟置之無地，朝夕恐生他變。其耽羅元放罪徒，乞令依前住坐，仍使官軍監守。據本國官司告狀，有男名大貞者，於五月十四日到巡馬所，言今月初四日與注壯男出王京城外，日暮將還，被兩人驅虜至京北山谷間，復有六人將驅到童僧二介、童男女並七人、馬十二匹、牛三頭，殺牛喫了，從山路而行。大貞幸得逃來，巡馬差人押大貞追搜，路上捉拿一人，問得說稱'本國鄭喬家奴，名達達茶花，住坐東京地面，與斜米寨鄉老高婁舍、百姓兩托、也吾那、王三、郭相、古乙馬等六人，到王京等處捉獺訖，竄伏深谷間，謀欲驅虜人物牛馬而去'，其言如此。遼陽之人潛行驅虜，常常有之，未得其跡。今幸捕得達達茶花，實是天幸。望根究其徒，置之重法，以戒後來。下東京總管府，所虜人物並令還本，後有如此歹人，許令本國治之以法。"時達魯花赤依蒙古制置巡馬所，每夜巡行，禁人夜作。

癸巳，王與公主上壽于帝。翌日，又上壽于皇后。

丙申，王謁帝。帝使樞密副使孛刺問官軍騷擾之事，忻都在側曰:"吾軍所以擾民，王如知之，今可言矣。"王曰:"爾麾下因方慶事，侵吾兒家，執以付汝，汝即杖之。吾兒家尚未免，況百姓乎?汝等訴予以不能安集百姓，汝之騷擾如是，予烏能安集哉?"謂

孛刺曰："予不忍與此輩共處，帝賜臣一區地，臣率吾民以來，盡力於上，臣所願也。"孛剌曰："帝只問官軍騷擾耳，王何至如此奏乎?"帝賜王及公主衣各一襲，從臣宰樞至四品各賜金塔子表裏。其餘各賜注絲表裏，從臣各獻白紵布于公主以謝。

戊戌，元使平章哈伯、副樞孛剌諭王曰："告金方慶者二人皆死，無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寃抑而赦之，又命罷忻都，茶丘軍，種田軍、合浦鎮戍軍皆還。"王將退，復召至前曰："朕不識字麤人，爾識字精細人，其聽朕言，成吉思皇帝嘗曰：'人苟小有孝心，天必知之。'爾欲享我，將汝一瓶酒、一石米以來，是亦孝也。"王奏曰："臣嘗奏請召還茶丘軍，不勝惶恐。今盡召諸軍還，感祝萬壽而已。"帝曰："此事何足恐乎？可恐者有二：妄言與違言是也。汝善治汝民，毋爲諸國後世所笑可也。"王曰："諸軍還時，恐有驅迫良民者，請禁之。"帝曰："我既有言，誰敢將汝一民來耶?"王曰："願得上所親信韃靼一人爲達魯花赤。"帝曰："何必達魯花赤，汝自好爲之。"王曰："小邦亦請依上國法點戶。"又請留合浦鎮戍軍，以備倭寇。帝曰："何必留之，其能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鎮戍，倭寇不足畏也。若點戶，則可自爲之。"又曰："天漸寒，馬將瘦，及野草未枯，可還去。"

辛丑，哈伯剌謂忻都曰："汝軍士有以高麗民稱爲妻黨，挾帶而來者，汝其不怕聖旨乎?"又謂王曰："征珍島、耽羅時，官軍所擄者，王亦不争也。"

壬寅，帝賜王海東青一連，駙馬金印、鞍馬。王飲餞于東宫。

癸卯，王辭歸。帝使怯[1]薛旦安秃丘護送至北京，又遣脱脱兒等三官人祖送東門外，命金方慶隨王還國。皇太子亦遣人餞之，皇子脱歡、皇女忙哥歹皆至，諸官人以達達歌舞侑觴。王使忽赤能歌者，歌《感皇恩》曲以酬之。

丁未，遣金周鼎、張舜龍于西海道，趙仁規、印侯于慶尚道，郎將金天固于全羅道，分揀人物。命曰："若諸軍挾帶人物，除父母許嫁妻室外，餘皆勿與。"仍屬天固爲内侍。舌人爲内侍，自天固始。

八月丁巳，遣别將李逢如元請歸遂安、谷州。

戊午，遣承旨宋玢賀聖節。

壬戌，知申事李槢上時務十餘條，王覽畢，授而擲之。又語宰樞曰："事有可先行者，實封以聞。"對曰："歸國續議以聞。"

癸亥，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甲戌，洪茶丘還元，謁王于道，獻馬。

丁丑，王過嘉州寨，值雨。寨人造梁於河以渡之，賜督役百户銀盤，役徒銀一斤。

己卯，王至東京，忽兒干太子妃獻馬。

辛巳，遣將軍朴義如元，上都堂書曰："據本國來文，全羅道按廉使報：'今春上司所送罪徒，分置道内

[1] 原作㤼，同怯。

靈岩郡披緜島十三名，乘桴逃竄，追搜得之。寶城郡乃老島二十四名，奪行人船逃竄，未曾捕得。’我在上都嘗言此事，本國島子雖多，遠陸者少，累次所送罪徒，已難安置，今所移配耽羅罪囚，置之何地？乞還前所，仍使官軍鎮守。未蒙明降。因今二島罪囚，逃竄如此，其餘諸島罪人，孰不生心？伏望善奏，以降明斷。”

九月甲申，遣吴淑富於東界捕海東青。

丙戌，達魯花赤經歷張國綱還元，謁王于道曰：“前者秩滿當還，王報上司留之，于今七年。今達魯花赤元帥及官軍皆還，一國之福也。”國綱處事清平，多所裨益。

戊子，王渡鴨綠江。齊安公淑、帶方公澂、漢陽公儇、大將軍孔愉等來謁，獻白苧布。

己丑，達魯花赤石抹天衢還元，謁王請契由，冀加褒美，以其無一善，略其辭。

辛卯，王遣譯者校尉崔奇上書中書省曰：“向蒙聖旨，令官軍盡還，且敕忻都曰：‘軍人指稱妻家族黨，挾帶而來者，汝其禁之。’今官軍不肯聽信，伏望特降明文，令本國官司與官軍一同推刷。”

丁酉，地震。

廣平公譓、知密直韓康、左承旨薛公儉等八人來謁，獻白苧布。忽赤三番又獻馬匹。

命日官文昌裕、伍允孚等卜地西京，爲明年避暑之所。

命贊成事元傅等祀聖容殿、東明、平壤木覓廟。

辛丑，遣郎將趙瑊、錄事李玖如東寧府招刷人物。

將軍朴義還自元，中書省牒曰："耽羅達魯花赤塔剌赤奏，留滯耽羅罪囚，於高麗險惡島子裏教入去，怎生。聖旨那般者道來，兩火兒逃走，一拏住，一拏不著，依在先體例，教耽羅裏入去，怎生奏呵。奉聖旨：別介險惡島子，方便教存住的，他每識者。"

乙巳，王與公主至自元。百官班迎于郊。是行也，凡國家騷擾事，一切奏除，國人頌德感泣。

丁未，參文學事金坵卒。

冬十月壬子，幸王輪寺。

癸丑，以金方慶爲僉議中贊上將軍、判監察司事，賜銀十斤。

遣趙仁規、印侯于慶尚道括流民附籍。

甲寅，召金方慶密議。是夜，流密直使李汾禧于白翎島，弟知申事李槢于祖忽島，籍其家，尋遣人皆沉于海。

丁巳，遣少尹趙愉、別將李逢于東寧府，推刷谷州、遂安郡、殷栗縣人物。

宋商人馬曄獻方物，賜宴內庭。

己未，流茶丘黨清州牧使孫世貞、散員張起，及錄事池得龍、柳宗等十六人于海島。

庚申，贊成事判典理司事柳璥辭職，加僉議中贊，仍令致仕。以中贊金方慶判典理司事，朴恒參文學事，薛公儉爲密直副使，宋玢爲密直司知申事，朴球爲右

承旨，金周鼎爲左副承旨。

辛酉，宥二罪以下隨從官吏。有世累者及內僚，皆許通。

甲子，以郎將金興裔爲慶尚道各驛、鷹坊審檢別監。

辛未，新置必闍赤及申聞色。

癸酉，王獵于馬堤山。

甲戌，中贊金方慶享王及公主。

丁丑，王獵于馬堤山。

戊寅，郎將李逢還自元，帝歸我谷州、遂安、殷栗。

太白晝見。

己卯，以毆妻母，流郎將金璡于海島。璡本以善造鞍得幸者也。

是月，作離宫于馬堤山，名曰壽康，即草屋之地。

十一月癸未，王獵于馬堤山。

戊子，濟州達魯花赤享王。

丁酉，王與公主幸壽康宫觀獵，仍餞郎哥歹全羅之行。

遣諸道計點使、三司使朱悦于慶尚，國子祭酒權呾于全羅，判少府事崔濡于忠清，殿中尹崔有侯于東界，交州判事禹濬冲于西海。

庚子，移御李貞家。

甲辰，太廟屋頹。

閏月癸丑，遣大將軍趙仁規、將軍盧英如元告歸

國，且謝恩。表曰：“君親字小之恩，乾坤覆燾；臣子享上之懇，天日照臨。伏念臣恪守侯蕃，阻朝宸所，望雲戒道，邈隔關山。剋日騰裝，猶如咫尺，郊迎絡繹，臺餽轉豐。讒説鼓虛，多般沮毀，情衷燭實，一切盪除。凡所條陳，悉皆頷肯。乃至下情之未盡披露，亦皆先照而俾就安便。百姓咸得聊生，三韓舉欣再造。此蓋伏蒙眷注銀潢之派，恩回木域之春。臣謹當承温諭非常之寶辭，敢忘孝順；竭平生所有之繇力，小答恩憐。”又奏云：“前者入朝時面奏，今後如有罪犯人臣請罪之，獲蒙制可。今有李汾禧兄弟，嘗父事權臣金俊，竊弄國柄，反與林衍殺金俊，如前擅權。至於父王廢立事，首謀倡亂，又與盧進義、韋得儒交結，謀危國家，推明其狀，已正典刑，是用聞奏。”

遣將軍朴義如元獻鷂。

乙卯，左僕射致仕李湊卒。

壬戌，以公主有疾放囚。

丙子，遣將軍車信藏世子胎于安東府。

戊寅，遣國學大司成郭汝弼、將軍俞洪慎如元賀正。

十二月癸未，遣速魯哥來問殺李汾禧兄弟、流池得龍等事，及刷取種田鎮守軍妻婦事。甲申，宰樞請親朝，許之。

辛卯，放輕繫。

王如元，參文學事朴恒、知密直司洪子藩、右副承旨金周鼎等從行。

丙申，渡鴨綠江。

丁未，至元。

是月，速魯哥以中贊金方慶、判密直許珙還元。

高麗史二十九

世家卷第二十九

忠烈王二

（己卯）五年春正月，王在元。

辛亥，帝賜王亡宋寶器、鳳瓶、玉笛等九十事。翼日，又賜王及從臣彩帛。

乙卯，宰樞享公主。

校尉李應柱、康渭成齎頒曆詔還自元。詔曰："朕若稽天象，敬授人時，所以大一統，重民事也。卿世守藩方，歲修貢職，宜頒新朔，用示同文，尚驅東作之民，勉率西成之效。"

丙寅，王謁帝。帝使御史大夫月列倫、樞密孛刺、必闍赤忽禿哥兒、闍兀等諭王曰："忻都、茶丘奏：'鎮邊種田軍回來時，妻子皆爲官司所留不遣。'是否？"王對曰："去夏奉聖旨歸國，差官與帥府考官軍妻妾婚書有無，依例點刷，非敢擅留。"

丁卯，王侍宴長朝殿。

戊辰，王謁帝。茶丘以軍人妻子一百二十八人爲請，茶丘子爲孛剌執鞭之豎，孛剌頗佑茶丘。王曰："若以分揀軍人妻子爲不法，縱軍人脅良民子女强娶之，可爲法乎?"月列倫等奏之。帝曰："軍人妻有兒息者，歸其夫。國人官高有罪者，申奏而後罪之。"因命王歸國。

公主幸新宫，勞役徒。

己巳，遣盧英歸國，命毋以迎待煩民。

庚午，王發燕京。

二月丁亥，至自元。

己丑，遣少尹趙愉于東寧府，推刷己未以來西海之民亡命者。

辛卯，王放鷹于壽康宫。

甲辰，慶源公祚卒。

丙午，以金方慶爲世子傅，許珙知僉議府事，洪子藩判密直事，韓康爲密直使，奇洪碩同知密直事監察提憲，任翊、宋玢、李尊庇並爲密直副使。

三月庚戌，親醮于康安殿。

撤竹坂洞人家三百餘戶，以起新宫，徒役凡四千。

甲寅，遣郎將殷弘淳如元獻花文大席。

丁巳，遣帶方公澂率禿魯花如元。金方慶子忻、元傅子貞、朴恒子元浤、許珙子評、洪子藩子順、韓康子射奇、薛公儉子之冲、李尊庇子瑀、金周鼎子深等衣冠子弟凡二十五人，皆超三等授職，送之。

己未，以尹秀爲全羅道鷹坊使，遣元卿於慶尚，李貞於忠清，朴義於西海，稱爲王旨使用別監。

壬戌，王及公主觀獵于馬堤山。

丙寅，教曰："予聞人有怙權昧理，擅奪人田民者，又有托勢得官、超資越序者，甚無謂也。脱或不改，非惟其人，所托附者，亦皆罪之。其含寃抱屈者，無論貴賤尊卑，宜各上書駕前。聽訟官遷延不決，必罰無貰。"

丁卯，王及公主移御壽康宫。

庚午，忽赤三番享王。

辛未，停各道計點使。

壬申，王獵于郊。

癸酉，王以田民之訟積年未決，將今年三月以前事，命左司議權㫜、將軍崔有渰等七人爲別監。四月以後，委監察典法司推決無滯。

傳旨都評議司曰："可遣使諸道，檢察往年三税納否，户口增耗。自今年更定税額，並點鹽户，以徵其税。"宰樞以謂："三税納否，各有司存察，户口增耗，非農時所行。"遂停之。

夏四月戊寅，王與公主放鵝鴨于東川，觀之。

辛卯，傳旨曰："安東，公主湯沐邑也。副使宋由義其帶紅鞓之任。"由義以三品求美邑，又請紅鞓，時議譏之。

乙未，遣王子滋于忠清道牙州東深寺，避世子也。

辛丑，遣中郎將鄭公、宋賢如元請置伊里干。

癸卯，王有疾，放新宫役徒，修諸陵。

甲辰，移御舍那寺。

乙巳，以旱宥二罪以下。

丙午，移御賢聖寺，復新宫役徒。

五月丙辰，王與公主觀竹坂新闕。

丙寅，流監察侍史金弘美、左司諫李行儉于海島。

丁卯，用樂祀新殿鷲瓦。

戊辰，以公主有疾，移御將軍李貞家，又移御水口觀音寺。

庚午，放新宫役徒。

辛未，遣將軍盧英如元請醫。

是月，元中書省牒云："據來文：'至元十二年，使臣嶽都因、王外郎傳諭聖旨，改革本國官名，已與使臣嶽都因商量改革訖。諸路官司往來文字，指僉議府，而本府緣無印信，每及行移，勢似難便。伏希給降印信，並行移諸路文字体例事。'都省奏奉聖旨，鑄與印信者，欽此。送禮部，依例鑄到高麗僉議府正四品銅印一顆，付于差來官鄭貴、朱碩等收受前去。"

六月丁丑朔，罷左司議大夫權晉州牧副使崔昷。

庚辰，移御張舜龍家。

甲申，改敬寧宫爲貞和院。

丁亥，賜趙簡等及第。

辛丑，盧英與醫二人還自元。東征元帥府承省旨，令造戰艦九百艘。

癸卯，王與公主移御壽康宫。

都評議使據聖旨，請於瀋州、遼陽間置伊里干，徙諸道富民二百戶居之。又於鴨綠江內置伊里干二所，所各一百戶，以供朝聘役使。從之。

秋七月丙午朔，召還李行儉、金弘美。

戊申，慶尙道按廉使奏："長史趙阡嘗爲一善縣令，與密城人謀叛。今雖革面，不可使立於朝，請罷職。"從之。

己酉，遣承旨趙仁規、印侯如元奏稟修造戰艦。

乙卯，除各道按廉、守令賀正至及到界狀。

庚午，遣密直副使李尊庇、將軍鄭仁卿如元賀聖節。仍上書都堂曰："前次趙仁規等申啓修造船楫事，並請勿令元帥府監督。元帥茶丘與我有隙，百姓皆怨，若使監督，民必驚疑逃散，未易濟事。乞善奏天聰。"

八月丙子朔，王與公主宴于新殿。

丁丑，還御壽康宮。

辛丑，將軍金伯均與元使金宗義如慶尙道點軍器。

是月，作客館。

梢工上左、引海一冲等四人自日本逃還，言："至元十二年，帝遣使日本，我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梢水三十人送至其國，使者及贊等皆見殺。"王遣郎將池瑄押上左等如元以奏。

九月丙午，王放鷹于甑山。

己酉，宴于新殿。

癸丑，遣許珙于慶尙道、洪子藩于全羅道，爲都指揮使，修造戰艦。又遣權呾於忠清，爲都指揮使，

朱悦於慶尚，郭汝弼於全羅，禹濬冲於西海，崔有侯于東界、交州，皆爲計點使。

丙辰，遣將軍金允富、張舜龍如元。

甲子，放鷹于籍田。

中郎將鄭公還自元，帝賜王海青圓牌。

乙丑，王放鷹于猫串二日。

戊辰，移御將軍張舜龍家。

甲戌，以世子誕辰，宴于新殿。

冬十月丁丑，飯僧五百于新宫。

元遣于丹赤塔納、必闍赤哈伯那來督修戰艦。

戊寅，宴元使于新殿，二使拜于階前。

己卯，元遣樊閏來點視站驛。

辛巳，王獵于南郊，獲鹿一獐二。召謂康允紹、李之氐曰："夫獵，馳聘從禽，宜視險若夷。汝等擇地而行，安能多獲？自今可數獵，以閑習之。"

壬午，木匠提領宴王于新殿。

癸未，遣廣平公譓偕塔納、哈伯那監督戰艦于慶尚、全羅道。

己丑，親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寅庚）〔庚寅〕，王獵于桃源驛。

甲午，移御沙坂宫。

戊戌，遣中郎將鄭福均如元獻人參。

己亥，元遣郎哥歹送馬百五十匹，令放水内，又令揀鄉馬以進。

庚子，諸回回宴王于新殿。

辛丑，幸王輪寺。

壬寅，親設消災道場于新殿。

十一月丙午，幸賢聖寺。

戊申，宴郎哥歹于新殿。

癸丑，火星食月，命宰樞臺省論時政得失，令於實封，皆不書名以進。是日，放造成役徒。

癸亥，濟州達魯花赤享王。

乙丑，王獵于普賢院。

辛未，召見忠清西海計點使，咨問民瘼。

壬申，收還諸臣受賜官奴婢，屬都官。

康允紹、金子廷詐稱賜牌，多占土田，没入新興倉。

命選州郡倡妓有色藝者充教坊。

十二月甲戌朔，遣大將軍俞洪慎、少尹金光就如元賀正。

辛卯，以許珙同修國史，薛公儉知密直司事，宋玢、李尊庇並同知密直司事，朴球爲密直副使，金伯鈞、禹滄冲並爲三司使。流監察侍丞崔有渰于大青島，尋召還。

（庚辰）六年春正月甲辰，罷朱悦、郭汝弼。

己酉，以星文屢變，宥二罪以下。

癸丑，移御本闕。

庚申，遣大將軍印侯、將軍高天伯與塔納如元。

壬戌，王與公主賞東池，遂幸觀音寺。

乙丑，以德泉寺住持益藏擊殺永春縣吏，又與妓

玉真通，流于海島。益藏，元宗寵姬子也。

丙寅，忽赤享王于新殿。

己巳，遣親從將軍朴延中、郎將李仁于東寧府，推刷夫匠。

二月癸酉朔，忽赤享王。乙亥，又宴。

己卯，遣校尉鄭之演如元獻環刀三百七十八把。

庚辰，郎哥歹享王。

壬午，鷹坊享王。哈八那、郎哥歹等諸客使皆赴。

丙戌，命中郎將柳琚搜太府財貨入内。

戊子，移御壽康宫。

乙未，還御沙坂宫。

丙申，密直副使李尊庇偕哈伯那視戰艦于全羅道。

戊戌，王與公主如玄化寺，命承旨廉承益作佛殿。

三月壬寅朔，大將軍印侯、將軍高天伯與塔納還自元。塔納至岊嶺站瓮津等數縣，當供晝食，有人告塔納曰："吾邑之民，盡隷鷹坊，孑遺貧民，何以供億？欲還朱記於國家，竢死而已。"塔納來責宰相曰："東民獨非天子之赤子乎？困苦至此而不之恤，朝廷馳一使以問，何辭以對？"宰相白王："請去鷹坊之弊。"王怒，欲請回回之見信於帝者以來，分管諸道鷹坊，抑令宰相不敢復言。趙仁規力諫，[1] 而公主亦言不可，乃止。

癸卯，召檢校大將軍吴光札，拜爲明仁殿侍衛將

---

〔1〕 原作諫，與諫形近而誤，以下此類統改。

軍，賜紅鞓。光札年八十九，居同福縣，其子僧祖英有寵，故有是命。

甲辰，輟西海道己卯年轉米，賜岊嶺道各站，以供郎哥歹，又以支宫室戰艦鉄價及夫匠粮。

戊申，親醮三界于本闕。

庚戌，諸王宰樞享王于新殿，召柳璥、皇甫琦、崔瑛、宋松禮、邊胤等致仕宰樞侍宴。

壬子，監察司言："頃在江都，貢賦粗足。今左右倉之入頓减，而又致大坊廚外，漆色、鞍色、阿闍赤等，各所賜食，皆仰給右倉，請除之。且修宫室今已三載，而兩班無僕隸者，只賣祿牌雇傭赴役，或有躬自執役者，亦請除之，以竢農隙。又諸道按廉使、别監，職在察理治問民苦，今皆籍上供，斂民紬紵、皮幣、脯果、名表紙等物，賂遺權貴，請皆理罪。"王只許除名表紙。

乙卯，監察司上言論時事。王大怒，鞫侍史沈諹于崇文館，流雜端陳侗、侍史文應于海島，罷殿中侍史李承休，以將軍金鎰爲侍丞，郎將禹天錫爲雜端，佐郎閔萱爲侍史，前廣州判官李仁挺、祇候閔漬爲殿中侍史。

丙辰，幸本闕，設藏經道場。見殿後杜鵑花盛開，題四韻詩一篇，令詞臣白文節、潘阜、郭預、閔漬等十八人和進。文節等進言請宥沈諹之罪，即命釋之，尋又釋侗、應等。

戊午，元遣蠻子海牙來，帝敇禁郡國舍匿亡軍、

回回恣行屠宰。

辛酉，下旨曰："今之儒士，唯習科舉之文，未有博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已上者，教授國子。"乃以司宰尹金磾、正郎崔雍、左司諫方維、前通事舍人柳沇、權知祗候薛調、前祗候李卻、吴漢卿爲經史教授。

戊辰，將軍曹允通還自元，中書省許復設談禪法會。

夏四月癸未，隕霜殺禾。甲申，亦如之。

丙戌，遣中郎將簡有之如元。平章阿哈馬求美女，弘圓寺真殿直張仁冏請以其女行，有之押去，於是除仁冏郎將。時人譏其賣女得官。阿哈馬以其非名族，不受。

庚寅，王與公主幸吉祥寺觀朴淵。

遣中郎將池瑄于東寧府，問發掘先代君王陵墓。

辛卯，王與公主至新宫，匠者白曰："役徒三年，不得一日之息，妻兒何以爲生？今當農時，乞且放歸。"不聽。

癸巳，以旱甚禁人扇笠。

乙未，賜李伯琪等及第，以旱不賜花。

巷市。

五月癸卯，以詩賦親試文臣，取書籍店録事趙簡等九人賜黄牌，籍内侍。

倭賊入固城漆浦，擄漁者而去，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道，又選忽赤巡馬諸領府等二百人分守于慶尚、

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擄漁者二人以歸，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

乙巳，命忽赤擊毬，王與公主御凉樓觀之。

壬子，雨雹。聚盲僧禱雨。

癸亥，雨。

乙丑，王與公主如玄化寺。

丙寅，召文臣及殿試及第，示所製四韻詩，令刻燭和進。左司議潘阜、待制郭預恥與後輩同賦，爲左右所迫，不得已亦進焉。

甲戌，柳庇還自元，帝敕以本國軍卒防禦倭賊。

是月旱蝗，元中書省牒加糴米一萬石。

六月己卯，郎將池瑄還自元，言："蠻子海牙非朝廷所遣，當押送京師。"

辛巳，新宮成，號曰膺慶樓、曰寒碧門、曰泰通。

遣將軍朴義如元獻鷂子。

秋七月癸卯，移御承旨廉承益第。

遣將軍元卿如元。

丙午，僉議中贊金方慶上章乞退，遣承旨鄭可臣敦諭起之。

辛亥，將軍朴義還自元，帝敕王親朝。

甲子，移御沙坂宮。

乙丑，以西海道計點使禹濬冲爲都指揮使。

丙寅，遣密直副使金周鼎如元賀聖節。

丁卯，中書省牒云："雙城民戶除將韓信等三戶分付，訖外德光等六戶，緣雙城勒留。在前宴帖兒元斷，

並差官魏文愷斷，與本國全戶三十、隻身男女四十二名，放歸而後，分付德光等事，都省准此，除前項戶計，劄付開元等路宣慰使，行下雙城照勘呈省外，合行移牒，請照驗，即將德光等六戶，分付施行。”

八月辛未，王以將如元，且天變屢彰，宥二罪已下。

王如元。

癸酉，元卿自元齎省旨來，令耽羅達魯花赤自以其鐵匠修戰艦。

丙子，元流皇子愛牙赤于大青島。

癸未，王次昌義縣，永寧公率二子來謁。

辛卯，公主宴愛牙赤于新殿。

王至上都，時帝在闍干那兀，王遂如行在。乙未，謁帝。帝宴王，仍命從臣赴宴。先是，王使朴義奏曰：“東征之事，臣請入朝稟旨。”帝許之。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命。茶丘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於是約束曰：“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日本一歧島，兩軍畢集，直抵日本，破之必矣。”王以七事請：一、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二、減麗漢軍，使闍里帖木兒益發蒙軍以進。三、勿加洪茶丘職任，待其成功賞之，且令闍里帖木兒與臣管征東省事。四、小國軍官皆賜（牌）〔牌〕面。五、漢地濱海之人並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閱送軍馬。帝曰：“已領所奏。”

戊戌，敕王還國。丞相安童母獻良馬一匹。

九月己酉，王至北京，康守衡享王于其第。有同知宋貞，儒者也，王示以所製《九日詩》二篇。

丙辰，闍里帖木兒迎王于路，獻馬三匹。

征東元帥府鎮撫也速達齎二關字來，其一，奉聖旨：委忻都、茶丘、范右丞、李左丞征收日本行中書省事，即目軍馬調度，據本國見管粮儲、船隻、梢工、水手一切軍須，請照驗行下，合屬如法准備，聽候區用，勿值臨時失誤。其一，經行去處，竊恐不畏公法之人，放火燒草，事係利害，請照驗行下，合屬出禁約。如違，罪有所歸。

丙寅，王至自元，入御沙坂宫。

丁卯，元遣也速達、崔仁著以水韃靼之處開元、北京、遼陽路者，移置東寧府，使之將赴征東。

冬十月辛未，點閱京外兵。

丁亥，令各道指揮使罷判官錄事，唯留都評議錄事。

戊子，令宫人奏樂，笙簫歌吹之聲聞於外，國人以東征，故皆有蹙額之嗟。

己丑，監察司檢諸司勤怠，謂之衙時監檢，常以冬夏孟月行之。

以外方多故，除八關、正、至賀表。

庚寅，王獵于馬堤山。

丁酉，征東行省遣者毛兒闌備粮餉軍器、僉發士卒、差定頭目。

戊戌，中贊金方慶復請老，不允。是月，元行中書省移牒征東軍事。牒曰："欽奉聖旨征收日本國，會驗至元十五年，奉到樞密院劄付，先爲軍前多有逃亡事故，歇役軍人。奏奉聖旨，差官與各路奥魯官吏一同磨勘，其間若有欺蔽隱匿，定到奥魯官吏罪名罷職，斷没人口財産，如此嚴切起補。本院照得前項逃亡事故，歇役軍多者，蓋爲渡江已來，分調軍馬諸處征進，其管軍頭目爲不係親管軍人，不肯用心撫恤，將强富者指作合必赤、拔都兒爲名，常川占破，另委頭目管領，不當軍中差使。親管頭目却無軍管，遇有出征、巡哨一切工役，止令其餘軍人應當迆漸靠損，或出軍時，得到些小討虜，又以指名，抽分拘收軍中科收錢物。軍人好馬，軍官假借强換、剋減軍馬粮料，不顧軍人飢寒，官司工役頻併，不度軍力難易，軍病不醫，稍似痊愈，便當重難差使，勞役身死。器甲什物損毁，並不預先照勘，遇有勾當，纔方勒軍借債補買。如此情弊多端，以致逃亡歇役，軍前失誤調用。奥魯内起補，致令奥魯官吏因而作弊，騷擾不安，此係管軍官吏之過。若不禁約，切恐起補軍人發到軍前，循習舊弊，依前指名占破，不肯用心存恤。又以臨逼逃亡，再來奥魯内勾補，轉致損壞軍戶。爲此聞奏，過頒降到聖旨，宣諭行省、行院、都元帥、各衛指揮使、招討、萬戶以下大小管軍官、首領官、鎮撫人等，交樞密院遍行條畫禁治，更交提刑按察司官，常切用心體究，仰樞密院同行省、行院、將軍官所行公事，考校

功過，明白奏聞，定奪賞罰。本省參詳，即目相近出征，若不預先省諭軍官軍人，臨期失誤，枉負罪責。今將元降聖旨全文，抄錄在前，並樞密院定到條畫開坐，請照驗。欽依所奉聖旨事意，及照依樞密院條畫區處，更爲行下合屬，於軍人屯住去處，常切明白開讀，嚴切省諭施行。

一、管軍官將所管軍人選揀親丁好漢一名，常要數足閲習武藝，慣熟教練，陣勢進退法度，各要精鋭，不許雇名驅丁軟弱之人。當役所據，練定好軍，無得私下交换，及不得因梯己勾當，虚作别名，放軍還家。若有輪定必合交换者，令管總司當官相驗，堪充軍者，方許替换。總司給引，放令還家。合替軍未經相視一面，無引逃走者，便同逃軍，在下軍官鎮撫不得一面給引替换，侍衛親軍不拘此例。如不測差官點覷得軍人少數，或有雇名驅口軟弱之人，定須究理。

一、大小官員人等所占，合必赤拔都兒軍人屯住去處，不合常川占破。聖旨到日，盡數發付本翼，親管頭目管領與其餘軍人，一處通行輪當，係官差役。如遇出軍，必用合必赤拔都兒者，至日驗各翼軍數，選行摘撥，回日依舊各歸本翼。今後大小官員屯守去處，並不得依前常川占破合必赤拔都兒，靠損其餘軍人，遇夜止於守城軍内，輪差守宿，委官管領，以備勾當。亦不得私使軍人工役營運，及不得將管軍官員占管定司，招收民户等勾當。新附軍人，但請粮者，亦依此例。軍官合必赤人數，襄陽府時行省已有定到

各設數目，除此人數外，不得多占。

一、出軍時，軍人討虜得到人口頭匹一切諸物，各自爲主，本管頭目人等，並不指名拘收，亦不得攞摭罪名，逼嚇取要。

一、軍人馬匹，軍官不得假借換要，及不得勾當，差使軍人馬匹，致有瘦弱倒死，勒令軍人，借債補買生受。

一、軍前若有患病軍人，隨令手高醫工對證用藥看理，各翼選好人服侍，仍仰本翼額設，首領官不妨本職，專一司病看理。病軍將養復元，方許輪當差使，逐旋具數開呈本翼。若較考時，驗病死軍人多寡，定奪司病官賞罰施行。

一、軍人對陣相殺，就陣亡没者，仰本管頭目從實供報，保結呈復，依例給賞。本戶軍役擬依舊例，存恤一年。若病死者，亦以存恤半年限外，句起戶下其次人丁補役。

一、攻城野戰，但遇敵人對陣相殺者，將委實向前出力獲功頭目軍人，對衆推詳明白端的，從把軍官，開坐花名，獲功實跡保定，行省、行院依例保奏，給降官賞。慢功者亦對指證，是實取勒，無詞招伏，申上定斷。無得中間看循恩讎，虛申功過，引惹違錯。

一、每千戶選揀信實錢糧官二員，遇有官給犒賞，委令關支對衆給散。本管頭目人等，不得中間剋減。若有差出事故軍人，仰將關到錢物，官爲知數收貯，本軍回日給付，身故者發付家屬，無致侵使隱匿。

一、軍馬糧料若遇闕支，亦令已委信實錢粮官管領闕支，不得剋減。如有身故軍粮，倒死馬料，食用不盡者，見在數目，却行回納。或差出軍馬糧料收頓，候回日給付，或令次月請糧軍人就用，無致私下破費。

一、衣甲器仗、軍需什物，預爲點視足備，聽候不測用度，無致臨時闕少，才方督逼軍人，逐急借債補買，以致多出利息生受。

一、既軍中無擾，却有在逃軍人，仰本管軍官隨即申覆上司，行移所屬奧魯官司，差人前去，約會一同根捉，須要得獲元逃正身，取問是實，就軍前照依見降聖旨，定到罪名，對衆施行。如奧魯官並坊里正、鄉司、隣佑人等知情推調，不拿元逃正軍者，依已定罪名斷遣。若軍官私下一面差官於奧魯內，起補逃亡事故軍者，仰奧魯官欽依聖旨事意，開坐軍官姓名，申院以憑取問。

一、軍馬屯守去處，須管於軍管內各千戶、百戶牌字，一處屯住，總把官員係官廨宇居止，不得於街防占奪新附官民宅舍，四散安下，欺壓新附民戶。

一、省諭官軍軍人據好投拜官民宅舍、店鋪、莊産、田地、花果、松竹、菜菌一切林木，不得强行占奪。如此占者，歸附本主，及不得劫毁人家墳墓。

一、軍官軍人於新附州城，不得挾勢强娶他人妻女，如和娶者，或有親屬隨從人口，或有典雇人等，不得典賣爲聘嫁。

一、管軍官員嚴加禁治各管軍馬屯住，並出征經

過去處，除近裏地面先有聖旨禁治外，但係新附地面，不得收放頭匹，踏踐百姓田禾，咽咬花果、桑樹，及不得於百姓之家取酒食，宰殺猪、鷄、鵝、鴨，刀奪百姓一切諸物。

一、省諭管官吏衆軍人等，據茶鹽酒税麯一切應禁之物，無致違犯。若有違犯者，除正犯人依條究治外，本管頭目有失鈐束者，亦行斷罪。

一、軍官人等不得於軍人處，擅科取要分文錢數頭匹一切諸物。”又牒曰：“欽奉聖旨條畫内一款，節該大官員人等所占合必赤拔都兒軍人屯守去處，不合常川占破。聖旨到日，盡數發付本翼，親管頭目管領與其餘軍人一處通行，輪當係官差役如遇出軍，必用合必赤拔都兒軍人者，至日驗各翼軍數，旋摘撥，回日依舊各歸各翼。今後大小官員，屯守去處，並不得依前常川占破合必赤拔都兒，靠損其餘軍人。即目照得相近出征日期，本省擬議到下項各翼管軍官吏額設合必赤拔都兒軍人，自萬戶以下管軍總管並千戶、總把等官員如是。各管軍人迭數依額差占，若有軍數不敷，減半占用。已後管軍官員各不依元定額設數目，多餘占使出征軍人。如是，官司察知，或諸人首告得實，自元帥、萬戶、總管取招，移咨省院聞奏定奪外，據以下千戶、總把、百戶等官員，但有違犯，就便革任。如首告人有職役者，陞加名分，散軍隨即任用。據此須合開坐，移牒請照驗，早爲行下管軍官員，依上施行。官員：都元帥一百名，左右副元帥八十名，

使萬戶五十名，副萬戶四十名。總管所管軍一千名額設，合必赤軍總管二十名，副總管一十名。千戶所管軍五百名額設，合必赤軍千戶一十名，副千戶五名。總把所管軍二百名額設，合必赤軍四名。百戶額設，合必赤軍二名。元帥府首領官經歷一員七名，知事一員四名，令史五員各三名，譯史占三名，通事占三名，知印占三名，鎮撫占七名，架閣庫管勾占一名，鎮撫所令史二名，爲占一名。萬戶府首領官知事占三名，令史四名，各占二名，通事占二名，譯史占二名，知印占二名，鎮撫占三名。總（官）〔管〕所首領官止設提領案牘名分，提領案牘占三名，令史三名，占用二名，知印占一名，彈壓占一名。千戶首領官、知官占一名，知印、彈壓、占用一名，總把、令史二名，內占一名，百戶、司吏、彈壓等占用一名。”

十一月壬寅，閱三官五軍。

丙午，以總郎金洹、將軍趙允璠女歸阿哈馬。

戊申，宴塔納、哈伯那于新殿。

己酉，遣右承旨趙仁規、大將軍印侯如元。上中書省書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名，正軍一萬名，兵糧以漢石計者十一萬，什物機械，不可縷數，庶幾盡力，以報聖德。予昔在朝廷，嘗以勾當行省事，聞于宸所，未蒙明降。竊念諸侯入相，古之道也，遼金兩國冊我祖先爲開府儀同三司，予亦猥蒙聖眷，曾拜特進上柱國。以此忖得諸侯而帶上國宰輔之職，古今有例，伏望善奏，教行省凡大小

軍情公事，必與我商量，然後施行。差發使臣以赴朝廷，亦必使與賤介同往。今有行省文字云：‘右咨高麗國王。’封云：‘到國王開拆。’竊審中書省行來文字，字謹紙厚，每牒云：‘請照驗，謹牒。’未詳行省文字，是何體例，予忖得行省於國王，既無疑忌，雖咨關劄付，可也。若諸駙馬處，有不得已行移文字，當用如何体例。昔禿輦哥國王於我父王，未嘗直行文字，必行下達魯花赤。伏望定奪彼此往還文字格式回示。

小國連年不登，民皆乏食，所以軍糧未曾盡意收貯，除見在兵糧七萬七百二十七漢石外，內外公私俱竭，以此大小官員月俸、國用多般賦稅，悉皆收取，更於中外戶斂，粗備四萬漢石，過此難以應副。算得正軍一萬名，一朔糧凡三千漢石，若夫大軍多至三四萬，其闕端赤亦且不小。又有梢工、水手，亦不下一萬五千名。近得行省文字云：‘明年春首起程前去’，若令諸路官員沓來，不待青草，軍糧尚爲不敷，馬料將何支應？又聞將以五六月放洋前去，我國每歲五六月霪雨不止，小有西風，海道霧暗，倘或淹留時日，未果放洋，其接秋口糧、載船行糧，又何能支？唯恐軍民一時乏食，不以情實，預先申覆，後有闕誤，利害非輕，請照驗施行。小國一千軍鎮戍耽羅者，在昔東征時，係本國五千三百軍額。

竊念小邦，地褊人稀，軍民無別，節次更添征討軍四千七百，深恐難以盡數應副。願將前項鎮戍一千軍，以補新添征討軍額。小國昔有達魯花赤時，內外

人戶合用弓箭，至於打捕戶所有，悉皆收取。又於昔東征時，五千三百軍齎去衣甲弓箭，多有棄失，僅得收拾，頓於府庫，不堪支用。況今新僉四千六百軍，元無一物，何以防身？伏望善奏，賜以衣甲五千、弓五千、弓弦一萬，增其氣力。小國軍民曾於珍島、耽羅、日本三處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伏望追錄前功，各賜牌面，以勸來效。每一千軍，總管千戶各一，總把各二，花名抄連在前。

請以上將軍朴之亮，大將軍文壽、羅裕、韓希愈、趙圭，親從將軍鄭守琪，大將軍李伸、朴保、盧挺儒、安社等十人爲總管，大將軍趙抃、將軍安迪材、許洪材、金德至、徐靖、任愷、金臣正、李廷翼、朴益桓等十人爲千戶，中郎將柳甫、金天祿、李臣伯、辛奕、崔公節、呂文就、安興、李淳、金福大、車公胤、李唐公，郎將朴成進、高世和，中郎將宋仁允，郎將玉環、桂富、金天固、李貞、徐光純、咸益深等二十人爲總把。

見今所抄小邦軍額：京內二千五百，慶尚道二千三百九十，全羅道一千八百八十，忠清道一千九百，西海道一百九十，交州道一百六十，東界四百八十，總計一萬人。兵船總九百艘，三百艘合用梢工、水手一萬八千。

竊念小國戶口自來凋弊，往歲東征之時，大船一百二十六艘，梢工、水手猶爲未敷，況今三百艘，何以盡數應副？以此至於農民，徵發丁壯，凡一萬五千

人，其不敷水手三千，於何調發？有東寧府所管諸城及東京路沿海州縣，多有梢工、水手，伏望發遣三千人補乏。陪臣中贊金方慶自供職以來，凡應奉朝廷詔命，一心盡力，又於珍島、耽羅、日本等三處，隨官軍致討，累有捷功，宣授虎頭牌，獎諭答勞。今復管領正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名，往征日本，若不參領軍事，竊恐難以號令，或致違誤。方慶年齡雖邁，壯心尚在，欲更盡力，以答天恩。伏請善奏，許參元帥府勾當公事。兵糧一年所收總計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二石，往年收貯並今年所收總計七萬七百二十七漢石。小國僉起正軍一萬，水手軍一萬五千。交中贊金方慶爲頭領管外，交密直副使朴球、金周鼎等就立萬戶，前赴日本。予往詣朝廷時分，乞賜萬戶牌面，未蒙明降，伏望善奏朴球、金周鼎等，亦賜虎頭牌，以勸來效。右承旨趙仁規通曉蒙漢語，凡朝廷詔旨，上司文字，明白傳譯，無有違誤。予昔侍天廷，終始隨從，又於公主根柢恪勤朝夕，功勞不小，亦賜牌面，以充王京脫脫禾孫，兼推考官頭目。”

庚戌，中書省遣會同館使張獻、吏部主事也先海牙以絹二萬匹來市米以充兵糧。

壬子，王在沙坂宮設八關會。

乙卯，金方慶復上書乞退，不允。

己未，命日官自今勿進冬至元正曆。

庚申，中贊金方慶、密直副使朴球、金周鼎閱東征軍士。

丙寅，遣中贊金方慶、將軍鄭仁卿如元賀正。

十二月癸酉，以許珙參文學事、世子保，洪子藩知僉議府事、世子貳師，韓康爲左常侍，宋玢、李尊庇並知密直司事、世子元賓，朴球、金周鼎並同知密直司事，金伯均爲密直副使，蔡仁平爲三司使，朱悦爲版圖判書。

甲申，王獵于馬堤山。

辛卯，趙仁規、印侯還自元。王迎詔于城西門外，帝册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賜印信。又以金方慶爲中奉大夫、管領高麗軍都元帥；知密直司事朴球、金周鼎爲佋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賜虎頭金牌、印信；趙仁規爲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兼脱脱禾孫，賜金牌、印信；朴之亮等十人爲武德將軍、管軍千户，賜金牌及印；趙抃等十人爲佋信校尉、管軍總把，賜銀牌及印；金仲成等二十人爲忠顯校尉、管軍總把。

甲午，宴于新殿。

（辛巳）七年春正月戊戌朔，元遣王通等頒新成《授時曆》，乃許衡、郭守敬所撰也。詔曰："自古有國牧民之君，必以欽天授時，爲立理之本。黄帝堯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爲日官者，皆世守其業，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聖之術，每置閏於歲終，古法益殫廢矣。由漢而下，立積年日月法，以爲推步之準，因仍沿襲以迄于今。夫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

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今命太史院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度數之真，積年日法皆所不取，庶幾脗合天運而永終無弊。乃者新曆告成，賜名曰《授時曆》。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頒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通等館于道日寺，晝測日影，夜察天文，求觀我國地圖。

壬寅，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草料。時慶尚道轉輸別監刻日，督飛輓甚急，民皆竄匿。高丘縣吏恐後期抵罪，自縊。

丙午，中外城隍、名山大川載祀典者，皆加德號。

辛亥，王如奉恩寺。

丁巳，開元路東寧府王萬戶、也先大王皆遣使來，以東征事也。

庚申，地震。

乙丑，行省移牒備新簽軍一萬五千人粮料及大軍自岊嶺至合浦行程草料。

二月己巳，宰樞享王于壽康宮，以賀宣命。

盜入王宮，竊寶玉。

丁丑，鷹坊與內僚享王，賜米百斛助其費。

辛巳，哈伯那如東界，閱女真軍。

壬午，遣將軍李仁如元請減軍馬草料。

癸未，下僧批二百餘人。

丙戌，造成都監災。時請元木匠以修宮室，今已三歲，民不堪苦，人以爲天示災以警之。

庚寅，王與公主幸世子府。

内僚河汭稱旨，取國𧷤庫金銀細紵入内帑，分賜嬖倖，此皆朝覲盤纏科斂者也，怨讟交騰。

三月己亥，猪坂橋人家百餘火。

癸卯，設消災道場于壽康宫。

壬子，元帥金方慶、萬户朴球、金周鼎帥師向合浦。

甲寅，元遣征東行中書省右丞忻都、茶丘來。時我翼祖亦以朝命自東北面來見王，至于再三，益恭益虔。王曰："卿本士族，豈忘本乎？今觀卿舉止，足知心之所存矣。"

乙卯，將軍盧英還自元。帝賜駙馬國王宣命，征東行中書省印。先是，王奏曰："臣既尚公主，乞改宣命，益'駙馬'二字。"帝許之。

丙辰，王與忻都、茶丘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大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不敢抗禮，國人大悦。忻都等往合浦。

戊午，皇后弘吉剌氏訃至，公主遣中郎將鄭公如元請奔喪。

是月，林千户押歸附一萬五千來。

夏四月丙寅朔，幸合浦，右副承旨鄭可臣扈從。

庚辰，王至合浦。

癸未，大閱于合浦。

庚寅，公主如元。

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師征日本。

戊申，以久旱，禁戴笠持扇。

甲寅，雨。

癸亥，行省總把報："是月二十六日諸軍向一歧島，忽魯勿塔船軍一百十三人、梢水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于元。

六月壬申，金方慶等與日本戰，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復戰，茶丘軍敗績。范文虎亦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來會。值大風，蠻軍皆溺死。

癸未，王次慶州，下僧批。僧輩以綾羅賂左右得職，人謂羅禪師、綾首座，娶妻居室者居半。

丙戌，元遣兵三百騎來戍合浦。

秋七月癸卯，郎將柳庇還自元，帝許耽羅鎮戍軍五十名出陸耕種。

乙巳，公主至懿州。帝敕還國，丁未乃還。

己酉，王至自合浦。

甲寅，王與公主宴于壽康宮。

元帥金方慶使中郎將朴昷奏："諸軍至太宰府，累戰交綏而退，蠻船五十艘隨至，復向其城。"因獻所獲甲胄、弓矢、鞍馬等物，拜昷攝將軍。

戊午，遣知密直司事韓康如元賀聖節。

八月丁卯，王與公主幸慶尚道。

庚午，將軍元卿偕也先不花還自元。帝敕塔納於慶尚、塔剌赤於全羅，也先不花於忠清，皆爲脱脱禾孫。

壬申，遣別將康世賫行中書省表如元賀聖節。

王與公主次用安驛，聞陰竹監務金珥政最，特差爲都評議案牘員。

丙子，次于順安縣。慶尚道按廉使閔萱設宴于新院。

丁丑，次甫州，副使朴璘跨川作茅亭設宴，左右皆譽。移次安東府，府使金頵結綵棚張樂以迎。判官李檜惜民力，務省浮費，又拙於進退，內僚皆毁之。於是，移檜於甫州、璘於安東。

己卯，別將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宫，告東征軍敗，元帥等還至合浦。

壬午，遣將軍李仁如元。

乙酉，贊成事朴恒卒。

閏月甲午，金方慶等來謁行宫。

癸丑，地震。

丙辰，遣左司議潘阜勞忻都、茶丘、范文虎。

庚申，王與公主至自慶尚道。

是月，忻都、茶丘、范文虎等還元，官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

九月乙亥，中郎將鄭公、郎將柳庇還自元。帝敕曰："王勞於軍事，其勿來朝。"

癸未，中郎將鄭福均還自元，帝陞僉議府爲從三品，鑄印賜之。

冬十月己亥，元敕："於本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印侯爲佋勇大將軍、鎮邊萬戶，賜虎符及印，張舜龍爲宣武將軍、鎮邊管軍總管。"

己未，發龍門倉兵粮給領府。

十一月癸亥，下教："每月初八、十五、二十三日及帝本命日，禁宰殺，且放衙。"

乙丑，元召還皇子愛牙赤。庚辰，王與公主餞于碧瀾渡。

壬午，各道按廉使啓："東征軍九千九百六十名，梢工、水手一萬七千二十九名，其生還者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名。"

十二月壬辰，遣大將軍金子廷如元賀正。

庚戌，有旨曰："寡人嘗爲世子入朝京師，羅裕、池允輔、金應文、鄭仁卿、車得圭、金富允、李之氐、黄龍、金義光、梁貯、周碩、金位良等有侍從之勞。昔賊臣林惟茂擁兵江都，以拒帝命，贊成事致仕宋松禮、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知密直司事宋玢、大將軍金之底奮義掃蕩，功在社稷，其並議賞典。"

是年自春至冬，中外疫厲大興，死者甚衆。

（壬午）八年春正月乙亥，元遣闍剌䚟、蒙古不花問耽羅防守軍粮、草粮歲支之數。

丁丑，王與公主如玄化寺。

庚辰，上將軍印侯、張舜龍等與鷹坊享王于竹坂宫。

是月，元罷征東行中書省。

二月癸巳，忽赤享王于竹坂宫。

元遣蒙漢軍一千四百來，戍耽羅。

乙未，王獵于西郊。

戊戌，王獵于馬堤山。

甲辰，燃燈，王如奉恩寺，除仗會。

乙巳，王與公主如興王寺，遂幸壽康宫。

乙卯，幸王輪寺。

三月辛酉朔，以判三司事韓康、密直副使金伯均爲宰樞所司存。

甲子，醮于本闕。

己巳，王與公主親設消災道場于新殿。

夏四月，京城泥峴佛腹藏里有盲兒，其父母俱疫死，兒獨與一白狗居。兒執狗尾出于路，人施以飯，狗不敢先舐。兒言渴，狗引至井令飲，復引還。兒曰："我失父母，賴狗以活。"觀者憐之，號爲義犬。

戊戌，元遣不八思、馮元吉來勘兵糧。又以東征軍敗，遣兵三百四十戍合浦，六十守王京，以備不虞。

丙午，遣同知密直司事朴球鎮合浦。

戊申，遣佐郎李行儉如元進黄漆。

己酉，以旱徙市，禁戴笠持扇。

乙卯，王與公主幸本闕，設百座法席。

丁巳，命州郡進畋犬。

五月庚申，教曰："予惟否德，國步多艱，天譴相仍，旱災連歲，故宜戒慎，修德消變。其犯二罪以下，悉皆原免。加松嶽及境内名山大川德號。祖聖以下列祖加上尊號。道詵國師、文昌侯、弘儒侯加封爵。文武正雜凡有職者，加次第同正。己巳年東歸，至婆娑府聞變還朝侍從輔佐將軍丁伍孚、鄭仁卿、車得珪、

李之氐，太府尹金應文，郎將金義光爲一等功臣；大將軍羅裕、池允輔，將軍林庇，總郎李承衍，將軍金富允，中郎將黄就，郎將聶周碩、梁貯，正郎白佐明，郎將田祐、金位良爲二等功臣；各賜田民。其餘從臣依甲戌年宣旨，子孫錄用。别將金心伯、劉福和，殿前承旨崔仲卿，雖皆常式七品，隨從有功，許通五品。中郎將鄭承五再從入朝，許其子限五品。”

辛酉，王與公主御凉樓，使忽赤、鷹坊分朋擊毬，勝者賞以銀瓶。

壬戌，宰樞享王于新殿。

丙寅，王獵于金郊。

甲戌，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日必再至，二人殺城中雞狗無算。

癸未，王與公主幸積石寺。

丁亥，遣將軍朴義等二十五人如元獻鷹。

六月己丑，王如奉恩寺。

蠻軍總把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來，言：“本明州人，至元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從葛剌歹萬户上船，至日本，值惡風船敗，衆軍十三四萬同栖一山。十月初八日，日本軍至，我軍飢不能戰，皆降。日本擇留工匠及知田者，餘皆殺之。”王遣上將軍印侯、郎將柳庇押聰等送于元。

乙巳，慮囚。

己酉，王以公主有疾，幸王輪寺。翼日，移御神孝寺。

癸丑，又放囚。

丙辰，移御參文學事許珙第。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庚申，遣散員高世如元請醫、巫。

辛酉，以公主病，設法華道場。

甲子，移御齊安侯第。自是移幸諸私第、寺院，或日再移。

庚午，太府寺不供蠟炬，囚監察史郭膺、內侍別監康之元于巡馬所。

辛巳，遣密直副使金伯鈞如元賀聖節。

是月，以公主久病，禁鷹坊宰牛。

八月丙戌朔，高世還自元。帝曰："病非巫所能已，醫則前已遣鍊德新，何必他醫?"惟賜藥物。

甲午，蠻軍五人自日本逃來。

乙未，大將軍印侯還自元。帝以內僚高宗秀爲巡馬千戶，仍賜金牌。王嬖宗秀，表請故也。

丙午，王獵于猪灘。

九月丁巳朔，幸王輪寺。

甲子，王與公主、世子幸吉祥寺，設五百聖齋。

郎將柳庇還自元。帝賜王駙馬國王金印。

丙寅，王與公主幸福靈寺。

戊辰，王與公主獵于馬堤山。

幸壽康宮。

乙亥，王與公主畋于忠清道。

以洪子翰爲耽羅防護副使。

遣鷹坊孛魯漢等如元獻鷹。

遣親從將軍鄭仁卿于遼瀋，中郎將鄭福均于東寧府，推刷人物。

行從都監禁油蜜果，又禁遠道守令來謁。

丁丑，過孔岩，次于安南。

庚辰，忠清道按廉鞠成允享王。

壬午，火獵，民有焚禾者，償其直。

冬十月癸巳，王與公主至自忠清道。

甲午，幸將軍張舜龍家。

壬寅，迎僧見明于內殿。

丁未，遣禿魯花上將軍金忻如元。

己酉，設仁王道場于崇慶堂，王與公主行香。

十一月戊午，賜崔伯倫等及第。

庚辰，元遣禿渾、賀仲謙修戰艦。

丙戌，分遣知密直司事宋玢于慶尚，同知密直司事金伯均于全羅，密直副使禹濬冲于忠清，判司宰金之卿于西海，以修戰艦。

十二月己丑，遣上將軍俞洪慎如元賀正。

乙未，王與公主幸廣明寺，訪僧見明。

丙申，遣上將軍印侯如元。

東征時有峰城民没于倭，逃至元明州。帝賜名更生，授百戶，遣還。

乙巳，譯者鄭之衍還自元。帝有旨："耽羅鎮戍軍，爾國差官管領。"

壬子，慮囚。

戊午，遣將軍李英柱巡歷州郡，察吏賢不肖以聞。罷尚州司錄權萬紀、安東司錄任耘、珍島縣令趙得珠。

（癸未）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日官奏："日當食。"停宴會。

丁巳，宴于新殿。

庚申，世子設宴。

癸亥，元遣伯剌介來求耽羅香樟木。

壬申，宴于新殿，王不豫。

癸酉，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甲戌，宰樞以王疾設法會于廣明寺。

乙亥，遣郎將仇千壽如元覘東征緩急。至平灣州，見修戰艦，乃還。

丙子，移御中贊金方慶第。

二月甲午，幸壽康宮，宰樞享王。

庚子，賜三番忽赤畿縣田，號放牧所。

丁未，王放鷹于昇天府。

戊申，元遣束干、李良茂送楮繦三千錠，爲修艦費。

三月乙卯朔，中郎將柳庇還自元。言："帝徵江南軍，將以八月東征日本。"

丁巳，遣大將軍鄭仁卿、別將鄭良，如遼陽、北京推刷流民。

戊午，流民至谷州遂安縣者，移處新恩縣，命加存恤。

己未，中郎將趙瑊等還自元。帝賜鋪馬劄子五道。

庚申，也先大王遣使來獻海東青。

辛酉，市馬于懿州。

壬戌，遣部夫使于諸道。

癸亥，遣中郎將池瑄如元。

甲子，親醮三界于本闕。

庚午，以僧見明爲國尊。

遣使諸道備兵糧、造軍器、修戰艦。

甲戌，遣副知密直司事趙仁規如元請減軍糧。

遣使捕鷹於東界。

辛巳，幸王輪寺。

癸未，王獵于東郊。

夏四月乙酉，命判密直金周鼎閱軍於燃燈都監。

戊子，遣使于諸道，令修艦夫匠三分減一歸農。

辛卯，三番忽赤享王于新殿。

元遣塔納、阿孛禿刺來督修戰艦。

東界杆城人宋蕃告于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尚爲國人所有，計其畝可得四萬石，請充東征軍糧。"中書省遣人徵之。王問宰樞曰："朝廷以宋蕃之言，使我益發軍糧四萬石，奈何?"對曰："前者庾賜請賦二十萬石，家抽戶斂，僅得四分之一，故遣趙仁規請減其數，若增四萬，何以辦之? 宜更遣人告以情實。"

己亥，王與公主宴塔納、阿孛禿刺於新殿。

丁未，護軍曹允通、散員韋守全還自元，言趙仁規到開平奏減兵粮，帝曰："人言汝國足備，二十萬石

若誠不能，量力爲之可矣。”

戊申，夜有物赤如火，大如斗，漸廣如席，墮順昌宮，流星相繼而隕，既而風暴作，火起宮中，焚蕩無餘。

辛亥，權罷州府郡縣事審官。

五月戊午，宴于涼樓，觀擊毬。

辛酉，以旱命宰樞各言時政得失，宥二罪已下。

己卯，王與公主幸福靈寺。

鄭仁卿等還自元。言：“帝寢東征之議。”王命罷修艦、調兵等事。

六月壬辰，有告於王曰：“兩班、百姓輸兵粮已畢，宰樞及有權勢者獨否。”王怒，命軍糧別監具疏其名以聞。

癸未，趙仁規還自元。帝冊王爲征東中書省左丞相，依前駙馬高麗國王。命與阿塔海共事。

己酉，王與公主幸孝信寺，觀畫佛。

庚戌，以公主生辰宴于新殿，王與公主各賜群臣大鍾，争飲，負者罰兩巵。

乙卯，王與公主幸妙蓮寺。

秋七月戊午，置鷹坊都監，以金周鼎爲使，元卿、朴義爲副使。

命廉承益、孔愉修玄化寺，又修南溪院、王輪寺石塔。

塔納還元。

己未，王與公主如玄化寺。

甲子，公主不豫，王與公主幸神孝寺。

己巳，遣郎將南裕廷如元進鷹。

辛未，遣知密直司事朴球如元賀聖節。

八月癸未，召還王弟順安公悰于仇音島。

戊子，移御齊安公第。

丙申，愛牙赤大王遣使獻幣。

丁酉，王獵于白州。

辛丑，選衣冠子弟充世子府宿衛。

乙巳，元倡優男女來，王賜米三石。

丙午，王托供佛，遣人除道三角山，其實爲遊畋也。

己酉，宴于大殿，元優人呈百戲，賜白銀三斤。

九月甲寅，召還王子滋，公主賜衣物。

丙辰，幸王輪寺。

己未，王與公主飯僧于金字大藏院。

庚申，遣護軍朴秀、崔元老戍耽羅。

親醮于本（闕）〔闕〕。

元流室刺只于大青島。

乙丑，耽羅達魯花赤塔刺赤還自元。

辛未，王獵于馬堤山。

壬申，塔刺赤享王，獻二馬求婚。以內侍鄭孚女妻之。

甲戌，遣正郎魏文愷、郎將金位良如開元路招刷人物。

冬十月癸未，護軍金富允還自元。中書省差各道

勸農使。

甲申，王與公主獵于南京。

十一月辛酉，遣大將軍趙抃如元賀正。

十二月辛丑，中贊金方慶乞退，以上洛公致仕。康允紹亦以判三司事致仕。

（甲申）十年春正月癸丑，咸平宣慰使奉中書戶部牒來，推刷本國人口逃入雙城者。王亦嘗遣魏文愷、金位良推刷甚詳，雙城人賂以馬，位良不受而還。王聞而嘉之，賜馬二匹。

己未，王與公主幸神孝寺。

丁卯，命以宰樞可兼萬戶者，令鎮東邊。

癸酉，王與公主自神孝寺還齊安公第。

二月癸未，又幸神孝寺。

戊子，以副知密直司事廉承益爲慶尚、全羅、忠清道都巡問使。

庚寅，還宮，飯僧于禁中。

丙申，趙抃齎表還自元。帝受尊號，大赦。

丁酉，王與公主移御齊安公第。

己亥，元遣濟州達魯花赤來。

辛丑，遣知密直司事宋玢、護軍張舜龍如元賀加上尊號。

己酉，王與公主幸吉祥寺，齋五百羅漢。

三月丁巳，幸王輪寺。

戊午，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乙丑，幸賢聖寺。

夏四月庚寅，王及公主、世子如元。扈從臣僚一千二百餘人，齎銀六百三十餘斤，紵布二千四百四十餘匹，楮幣一千八百餘錠。

戊戌，次中和縣。元捉鷹使郎哥歹、東寧府達魯花赤等來獻鷹、馬。

己亥，次東寧府。賜郎哥歹、達魯花赤等銀紵有差。

癸卯，地震。

甲辰，帶方公澂等以禿魯花如元。

戊申，次龍州。東京達魯花赤來迎，獻馬。

五月庚戌，以判密直金周鼎爲鎮邊萬戶。

戊午，東寧總管洪仲熙來獻馬。

己未，入東京。總管康守衡及東京官僚等宴慰，各獻良馬。

庚申，郎將高世還自元。帝許除軍器，不遣種田軍。

閏月辛巳，設消災道場于大內。

丙戌，獻鷹使四十人如元。

辛丑，元遣捉鷹使高子等六人來。

六月庚午，元遣闊梨帖木兒領兵來戍濟州。

丙子，監修國史元傅、修國史許珙、韓康等撰《古今錄》，至十月而成。

丁亥，同知密直蔡仁平卒。

秋七月甲午，典法判書金惰卒。

己亥，遣副知密直司事孔愉如元賀聖節。

九月甲申，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

己亥，以金周鼎爲文翰學士承旨，李尊庇爲監察大夫，孔愉爲典法判書，鄭可臣爲密直學士，崔守璜爲右副承旨，廉守貞以寵臣承益之兄，驟得少府尹、知制誥。

冬十月丙午，親醮于康安殿。

丁巳，王獵于平州。

甲子，賜趙宣烈等及第。

乙丑，王與公主宴于崇慶堂。

十一月戊寅，王與公主幸法華寺。

辛巳，元遣監候張仲良來頒曆。

甲申，宥二罪以下。

癸巳，徵中道丁夫營竹坂宮大殿。

乙未，王與公主幸妙蓮寺。

己亥，王獵于都羅山。

十二月甲辰，遣密直學士鄭可臣如元賀正。

丙午，王與公主幸妙蓮寺設華嚴法會。

甲寅，以印侯爲鎮邊萬戶。

丁巳，以趙抃爲左副承旨。

戊辰，以洪子藩僉議贊成事，金周鼎知都僉議事。

高麗史三十

世家卷第三十

忠烈王三

（乙酉）十一年春正月丙子，元遣吏部郎中撒剌兒來，詔復以安童爲右丞相。

癸未，東寧府千戶崔坦等來享王。

乙酉，王與公主、世子獵于平州溫井，供億之費，不可勝言。時權貴侵奪民田，奸氓附勢，多免賦役，凡諸徵斂，平民苦之。

丁酉，王至自平州，設彩棚雜戲以迎。

二月戊申，宴濟州達魯花赤于正殿。

己酉，王與公主幸法華寺。

辛亥，慮囚。

癸丑，地震。

甲寅，宰樞享王。

乙卯，流右白甲指諭孫公呂于海島。公呂曾投逆

賊，向王語多不遜，濫受是職，宰樞白而流之。

丁巳，燃燈，王如奉恩寺，除伎樂。

庚申，王獵于馬堤山。

癸亥，忠清道按廉使李千裕發民私伐屋材，監察司覈罷之。

三月己卯，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戊子，遣尚藥侍醫薛景成如元。元求良醫，故遣之。

己丑，以旱慮囚。

元斷事官及遼東宣慰使遣使東真北面，刷出本國逋逃人口。

辛卯，下旨：一、流移鄉吏不拘年限，已曾還本。今百姓之流移者，亦宜刷還，然流移已久，安心土著。若皆還本，則彼此遷徙，必失農業，依前庚午年以上例已訖還本人外，並皆不動，使之安業。一、每月常膳及別膳進供時，重斂殘民，以爲私用，痛行禁止。

夏四月丙午，王獵于馬堤山。

庚戌，判三司事致仕文昌裕卒。

王及公主幸妙蓮寺。

己未，以旱，巷市，禁笠扇。

庚申，放輕繫。

丁卯，取監試尹莘傑等，王製賀詩賜之。

五月乙亥，雨。

乙酉，王及公主移御神孝寺。

癸巳，王獵于金郊。

中郎將池瑄、散員鄭之衍還自元，言："帝命己未年以來逃入中朝人口，悉令刷還本國。"

六月癸卯，王如奉恩寺。

戊申，遣將軍李玶等二十八人如元獻鷹。

己酉，元遣李熙載來。詔曰："除法物、鐘、磬、銅鏡、古銅瓶、鼎、熟銅器物外，其餘應有銅錢、生銅器物，以聖旨到限百日，悉納所在官。"尋命停罷。

乙丑，幸龜山寺，視九齋夏課諸生，進謌謡，賜果酒。

秋七月庚辰，遣將軍元卿、宦者郎將崔世延如元獻鷹。

癸未，幸神孝寺，設盂蘭齋。

乙未，遣知密直司事禹濬冲如元賀聖節。

庚子，門下平章事致仕皇甫琦卒。

八月乙卯，王夢先祖遊望月臺，及命奏樂于臺。

乙丑，王獵于馬堤山。

戊辰，元卿等還自元。帝賜王蒲萄酒。

以內豎上將軍金子廷爲東京副使。

九月庚午朔，幸王輪寺。

乙亥，以不給鷹坊人祿，囚左倉別監裴瑞于巡馬所。

癸未，幸賢聖寺。

甲申，王及公主幸南京。

冬十月辛丑，廣平公譓卒。

乙卯，以金周鼎爲忠清、全羅、慶尚道計點都指

揮使，分遣計點使及別監于諸道。

乙丑，賜郭麟等及第。

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丁丑，王及公主幸妙蓮寺，設慶讚會，賜行香使洪子藩紅鞓。

乙酉，幸平州温泉。

丙戌，元以東寧府争我遂安、谷州，遣斷事官蘇獨海來視，兼督東征造船。

十二月己亥，遣大將軍高天伯如元賀正。

辛丑，元中書省遣人來督造船。又令申報軍兵、梢工、水手名目。

癸卯，以同知密直司事宋玢爲慶尚道造船都指揮使，又遣使諸道督造船併軍粮。

甲寅，元遣箭匠十人來。

丙辰，王及公主幸興王寺，拜金塔，遂幸妙蓮寺。

丁卯，元中書省牒調發軍粮十萬石。

（丙戌）十二年春正月庚午，遣上將軍印侯如元請親朝。

辛未，元歸我遂安、谷州。

甲申，王及公主幸神孝寺。

丙戌，元遣使詔大赦，寢東征。

丁酉，元遣校尉朱佛大來，命王勿朝。

二月戊申，忠清道脱脱禾孫李英柱報“康允明作亂，殺寧越縣令李恂”，遣侍史尹諧往鞫之。

辛亥，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丑，王獵于昇天府。

丁巳，王與公主宴元使于大殿。

丁卯，王入御新宮。

三月癸酉，宥境內。

丁丑，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己卯，判三司事金應文卒。

壬午，以知申事金忻爲三司使，左承旨蔡謨爲知申事，上將軍金惲爲左承旨，上將軍印侯爲鷹揚軍上將軍。

乙酉，幸王輪、乾聖二寺。

丁亥，以金忻副知密直司事。

庚寅，王行香于藏經道場。

夏四月丁酉朔，雨雹而冰，凡八日。

甲辰，霜。

元遣使算商人稅錢。

五月丁卯朔，日食。

庚午，遣齊安公淑、上將軍印侯如元弔皇太子真金之喪。

丁丑，王獵于西海道。宰相伏閤諫曰："不麛不卵，聖人之訓。又值久旱，飢饉荐臻，實非行樂之時。且農事方殷，民皆歸於南畝，車駕一出，恐妨耘耔，伏望待秋而獮。"不從。

乙酉，宴群臣。酒酣群臣皆極歡舉手，夜分乃罷。

六月丁酉，王如奉恩寺，遂幸妙蓮寺。

戊申，遣將軍元卿等如元獻鷂。

乙卯，以監察史朴玫爲忠州判官，起莊宅於管內，矯旨盜官米，又帶官妓而來。監察司劾而罷之。

秋七月癸酉，遼東府總管六十奉詔歸女真。王出迎于西郊。

甲戌，齊安公淑等還自元。帝詔推刷雙城流民。

庚辰，遣知密直司事趙仁規如元賀聖節。

壬辰，世子入國學講六經。

八月戊戌，遣副知密直司事金忻往東真推刷流民。

令同正馬伯奇讒構本國于元，帝察其誣，鎖項以送。王命許珙等鞫，流遠島。

辛亥，日本人十九名來。

癸丑，王獵于馬堤山。

辛酉，以趙仁規知密直司事兼監察大夫，蔡謨爲三司使，羅裕知申事。

九月甲戌，王獵于馬堤山。

乙亥，遣中郎將池瑄押日本人如元。

辛巳，元遣胡林浸等來督捕鶻鶻。

壬辰，以旱禁酒。

冬十月庚子，賜國子生李榑等及第。

十一月甲子，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庚午，王與公主幸妙蓮寺。

丁丑，命直史館吴良遇等撰國史，將以進于元也。

戊寅，遣弓箭陪將軍許評，郎將金深、薛之忠、王維紹等九人如元。

乙酉，幸平州温泉。

十二月甲午，元遣郎哥歹來捕鷹。

丁酉，遣大將軍鄭仁卿如元賀正。

庚子，召國子司業崔雍講《通鑑》。

乙卯，以印侯副知密直司事。

（丁亥）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副知密直司事廉承益享王。

戊辰，同判密直司事李尊庇卒。

辛未，以朴之亮副知密直司事，金惲爲三司使。

己卯，放輕繫。

二月庚子，僉議中贊元傅卒。

以燃燈，移御康安殿。

己未，宴群臣。

庚申，以宋玢知都僉議事，趙仁規爲三司使，孔愉同判密直事，金惲、安戩並副知密直司事，柳陞、林貞杞爲左右副承旨。

閏月戊辰，以旱禁酒。

庚午，王畋于馬堤山。

戊寅，親設消災道場于大殿。

三月壬辰朔，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庚子，王及公主幸妙蓮寺。

甲辰，遣將軍張舜龍等獻李仁椿女于元。仍令求買公主真珠衣。

乙巳，元遣刑部侍郎六十來辨東寧府事。

甲寅，禱雨。

丙辰，賜四年隨從功臣，各臧獲二口、田百結，

間有內僚不曾隨從而濫與者。

庚申，合浦戍軍還元。

夏四月，以旱慮囚。

戊辰，王及公主幸福靈寺。

因旱，巷市。

庚午，禱雨。

癸酉，王及公主獵于西海道，獵騎一千五百。宰相諫曰："旱既太甚，民方耘耔，竊恐此行，召斂民怨，且禽獸時方胎孕，不可獵也。"王怒不聽。

王命隨駕軍士預給祿，御史駁之。王怒，囚御史于巡馬所。

乙亥，有狐晝入大殿。

庚辰，霜三日。

癸未，宰樞施私財禱雨于普濟寺。

戊子，王至自西海道，以狐怪入御神孝寺。

五月辛卯朔，雩，大雨。

乙未，王與公主御涼樓觀擊毬。

壬寅，王聞乃顏大王叛，遣將軍柳庇如元請舉兵助討。時乃顏使本國叛人庾超來，推勘逃軍，超聞乃顏叛，逃至金郊。遣人捕斬之。

六月壬戌，柳庇還自元，帝許助兵。

癸亥，閱兵。

以蔡謨副知密直司事，庾伯貞爲三司使。

甲子，遣鄭可臣于慶尚，蔡謨于全羅，安戩于忠清道，皆爲安撫使。貶金周鼎爲清州牧使。

丙寅，以崔有渰爲典法總郎、右副承旨。

丁卯，以趙仁規知都僉議司事，孔愉判三司事，羅裕副知密直司事。

己巳，閱兵訖，親祭纛于宮門，以金周鼎虎頭牌賜朴之亮爲左翼萬戶，以朴球虎頭牌賜羅裕爲中翼副萬戶。時有隊正李普、李成兄弟皆在軍目，以其有母，兄乞留弟侍養，弟亦乞留兄。王感其孝誠，並許留養。

王將親助征。癸酉，公主餞王于涼樓，兼慰赴征將士。朴之亮日晏赴宴，不知王御樓，騎而直至樓下。王怒削其職，奪虎頭牌，賜韓希愈爲左翼萬戶，之亮爲副萬戶。

甲戌，韓希愈將兵啓行。

己卯，封紺嶽山神第二子爲都萬戶，以冀陰助征也。

丙子，兩府餞王于涼樓。

戊寅，譯語金仁還自元，云："帝拔乃顔城。"公主喜，賜金線絹各一匹，拜隊尉。城中聞者皆喜，日中罷市。

壬午，調留京侍衛軍。

秋七月庚寅，王親統前軍，以印侯爲中軍萬戶，出次開城卯山。王潸然泣下，群臣皆掩泣。

壬寅，東京總管康守衡、遼東宣慰使等遣人來言曰："王若未能速赴，宜先遣精兵一千。"王乃遣將軍柳庇、中郎將吴仁永如元奏親將兵已發。

庚戌，加上祖宗尊號，又加境內山川神祇號。

八月丁卯，柳庇、吴仁永等還自元，言：“帝親征乃顔，擒之，拔其城，車駕還燕京，罷諸路兵，且命王乘傳入賀節日。”王喜，拜庇爲大將軍，仁永爲將軍。

戊辰，公主遣柳庇如元請從王入朝。

庚辰，東寧府譯語中郎將丘千壽捕雙城諜人忽都歹、德山等來。

辛巳，以趙抃副知密直司事，權㫜爲左副承旨。

乙酉，遣郎將鄭之衍如元告捕雙城諜人。

九月庚子，東真骨嵬國萬戶帖木兒領蠻軍一千人罷戍還元，來謁公主。

甲寅，王在燕京，召公主、世子入朝。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雨不見。

庚午，公主、世子移御于車信第。

戊寅，公主、世子如元。

十一月癸巳，元遣塔剌兒來爲耽羅達魯花赤。

乙未，公主至西京，聞賊起咸平府，道梗，遂還。

壬子，遣大將軍奇琯如元賀正。

知都僉議府事致仕朱悦卒。

十二月丙寅，王至自元。

太白晝見。

以廉承益爲僉議評理，鄭可臣判三司事，金忻同判密直司事，韓希愈副知密直司事。

己巳，有旨：良家處女先告官，然後嫁之，違者罪之。因命許珙等選童女。

癸未，以許珙爲僉議中贊，洪子藩、韓康並爲僉議贊成事，趙仁規、廉承益並知都僉議司事，朴之亮判三司事，印侯判密直司事，羅裕同知密直司事，林貞杞、金之淑、金惲、蔡謨並副知密直司事，權呾爲密直學士，鄭可臣爲監察大夫，李混爲右副承旨。

（戊子）十四年春正月己丑，以安珦爲左副承旨。

庚寅，以韓康爲僉議侍郎贊成事，趙仁規爲僉議贊成事，知都僉議廉承益辭，以印侯代之。

己亥，愛加赤大王遣使來求馬。

壬寅，宴于内殿。王數舞，公主止之，不聽。

癸卯，王及公主幸妙蓮寺，宦者將軍崔世延、金義光等設彩棚，張雜戲。

丙午，帝賜萬戶、千戶、百戶金銀牌、雙珠金牌四，分賜朴之亮、羅裕、韓希愈、張舜龍。銀牌分賜百戶以下軍士。

甲寅，知都僉議印侯辭，以金惲代之。安戩知密直司事，韓希愈爲副知密直司事。

二月丙辰朔，崔世延享王、公主，以饌品過侈，不受。

丁巳，元遣孛羅奚等來頒赦。

辛酉，遣將軍吴仁永如元。時北賊叛亂，我國宜起兵助戰，而王難之。遣仁永入奏曰："今東鄙未寧，請親率征北兵，移鎮雙城。"

壬戌，以安迪材爲會源防護使。

諸萬戶及軍士享王及公主于大殿。

丁丑，王畋于都羅山。

戊寅，中郎將鄭之衍賫金銀牌還自元。時議曰："本國有民無軍，而多請萬戶、千戶金銀牌。若朝廷有事，以牌數徵兵，則若之何?"。

甲申，親醮于康安殿。

三月丁亥，左右翼萬戶羅裕、韓希愈、張舜龍等享王于内殿。酒酣，王起舞，拍手自歌。

辛卯，幸王輪、賢聖二寺。

戊戌，禁慶尚道勸農使獻細麻布。

辛丑，以崔冲紹爲會源防護使。

壬寅，將軍吴仁永還自元，言："帝以乃顔餘黨復叛，發兵親征，以我國軍戍東藩。"

戊申，遣使諸道榷鹽。

夏四月乙卯朔，郎將金精還自元。詔以王爲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

癸亥，大雨雹。

丁卯，以判三司事朴之亮爲東北面兵馬使，大將軍金德之知兵馬事。

庚午，元右丞塔出遣人請發兵五千及軍粮赴建州。先是，王請以征北兵移鎮雙城，帝已許之。中書省奉帝旨，諭塔出云："鎮東藩事，當與高麗王共議。"塔出以此請兵與粮。然建州距本國三千餘里，山川險阻，餉道不通，又比年積蓄殫竭，計無所出。王召大臣議，皆曰："從之則力不能堪，違之則恐負前奏之意。莫若聲言發兵助戰，以緩運粮。"於是，復使吴仁永等多賫

土物如元以奏。

戊寅，宫花盛開，宴群臣于香閣。酒酣，王命典理正郎閔漬、國學直講趙簡製新曲，左副承旨安珦亦製詩以進。

己卯，閱兵。

五月辛卯，幸福靈寺。又幸靈通寺，賜白銀十兩、米一百石。

己亥，僉議贊成事趙仁規辭帳前萬戶，以副知密直司事韓希愈代之。

辛丑，萬戶同知密直司事羅裕領軍啓行。

庚戌，王及公主幸金經社。

壬子，吳仁永還自元。帝命除建州運粮，以助征兵，移戍鐵嶺，國王宜留鎮本國。

六月乙卯，王如奉恩寺。

丁巳，遣大將軍朴義如元獻鷂。

元流大王闊闊歹于大青島。

雙城達魯花赤來。

庚午，僉議贊成事韓康致仕，復以印侯代之。

乙亥，宥二罪以下。

秋七月丁亥，元遣總管金之茂來閱兵器。

庚寅，王及公主幸神孝寺。

壬辰，以鄭可臣判密直司事、李益培副知密直司事致仕。

乙未，罷典法判書元貞，以金頵代之。時宦官內僚用事，法司十餘員以非罪同時罷職。

庚子，遣知密直司事安戩如元賀聖節。

壬寅，行省遣中郎將宋玄如元賀聖節。

知密直司事趙抃卒。

流宦者將軍崔世延、郎將陶成器于海島。

新作軍器庫于沙坂宫。

戊申，宋商人顧愷、陸清等來獻土物。

八月丁巳，蠻軍自雙城來，男女老弱皆赤立，裹身以苫。洪子藩給衣二百領。

壬戌，移御車信第。

癸亥，罷外郡鷹坊。

己巳，復置鷹坊。

九月甲申，幸壽康宫。

戊子，幸乾聖、王輪二寺。

乙未，帝命王及公主入朝。

癸卯，賜尹宣佐等及第。

戊申，遣大將軍柳庇如元奏王親朝。

己酉，遣使于諸道酌定貢賦。

壬子，王以世子生日宴群臣。上將軍鄭仁卿爲侏儒戲，將軍簡弘爲倡優戲，王亦拍手起舞。

冬十月丙辰，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林貞杞死。

戊午，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庚午，帝命王勿入朝。

癸酉，盜發義陵，取銀器。

十一月乙酉，盜發恭陵。

丁亥，流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于海島。

甲午，大雷電，晝晦，震人。

庚子，遣上將軍車信如元獻處女。

王獵于平州温泉。

十二月壬子，遣贊成事趙仁規如元賀正。

丙辰，幸九曜堂，醮十一曜。

辛未，遣將軍李玶如元獻鷂。

丙子，王獵于馬堤山。

（己丑）十五年春正月戊子，王及公主幸妙蓮寺。

庚子，贊成事康守衡、中贊致仕宋松禮卒。

二月壬子，世子冠，以西原侯瑛之女爲世子妃。

戊午，王及公主幸妙蓮寺。

壬戌，元遣監察阿魯温來採銀。

丙寅，元遣湖廣等路行尚書省參知政事張守智、翰林直學士李天英等來。詔曰："據尚書省奏：'去歲遼東調遣軍馬，人民被擾，田禾未收，例皆闕食。江南險遠，船運粮斛不敷給散，遼東與高麗接境，乞令本處措辦粮十萬石，前來接濟。'得此，今遣張守智等前去，上件粮數，儘力辦集，差官報送，趂迭來春，接濟用度。"

丁丑，王不豫，與公主、世子移御孝信寺。

三月庚辰朔，日食。

丁亥，遣將軍吴仁永如元告軍粮數。

庚寅，元阿古大以真珠衣二領來獻公主，張舜龍所買也。王與公主宴阿古大於壽寧宫。

辛卯，遣監察司丞吕文就、直史館陳果等以船四

百八十三艘，運船人一千三百十四名、轉米六萬四千石于蓋州。忠清道指揮使大將軍林庇、全羅道指揮使左司議大夫崔諹以輸軍粮後期，皆削職。乃以知密直司事羅裕爲忠清道都巡問使，判三司事朴之亮爲慶尚全羅道都巡問使，以督軍粮。

召還洪文系。

己亥，發内庫米四千石以補兵粮。

夏四月己酉朔，帝賜王金甕。

庚戌，霜。

戊午，王獵于木村。

丁卯，張守智、李天英等還。守智私請騾十四、馬二十四及細布而歸。

乙亥，還給所斂軍粮于各品。

以旱禁酒。

五月庚辰，以旱，巷市。

辛巳，雨雹，微雪。

癸未，王及公主以端午宴于凉樓觀擊毬。時牧丹花落盡，以綵蠟作花綴於枝條。

乙酉，遣知密直司事羅裕輸軍粮于蓋州。

辛卯，聚巫禱雨。

甲午，禱雨于圜丘。

六月庚戌，遣大將軍柳庇如元獻苧布、將軍南挺獻鶻。

秋七月壬午，太白晝見。癸未亦如之。

元遣阿魯渾、李成等來採銀。

乙酉，柳庇還自元。帝賜王玉帶、公主金袍。

己丑，公主不豫。

甲午，王獵于西海道。

戊戌，遣判三司事朴之亮如元賀節日。

癸卯，帝以海都兵犯邊，將欲親征，遣阿旦不花來徵兵。

八月戊申，命洪子藩、趙仁規等會奉恩寺簽軍，又徵諸道兵。

辛亥，贊成事朴球卒。

乙卯，命印侯、金忻點兵于通衢。

遣大將軍張舜龍獻同知密直司事蔡仁揆之女于元。

丁巳，親設消災道場于外院。

戊午，耽羅安撫使忽都塔兒還自元。中書省牒求青砂甕盆瓶。

壬戌，遣萬戶金忻率助征軍赴遼陽行省。

九月丁丑朔，王獵于西海道。時宦官及權貴皆受賜田，多至二三千結，各占良民，皆蠲賦役。凡王之出獵，按廉、勸農各設宴供之，其或有恤民不行者，或鞭之，争先侵害，民之被毒爲甚。

庚辰，元流大王石列紇于人物島、野里不于高鸞島、撒里只于與音島。

壬辰，幸壽康宫。

丙申，遣大將軍柳庇如元。

乙巳，以大將軍梁公勣出鎮合浦。

丙午，贊成事致仕申思全卒。

是月，元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秩從五品。

冬十月丁未朔，王獵于馬堤山。

戊午，幸賢聖寺。

庚申，帝命罷助征軍。

壬戌，遣大將軍元卿如元請入朝。

乙丑，羅裕還自蓋州，言："漕船壞者四十四，遭風而失者九，米沉没者五千三百五石，粮盡竊食者九百八石四斗，人溺死者一百十九，病死者四，逃者六十七，不知所之者八十六。"

閏月乙酉，幸金字院，慶讚《大藏經》。

己丑，元尚書省及樞密院差官來，閱東征日本時合浦兵器。

辛丑，王及公主移御妙蓮寺。

十一月丙午朔，遣將軍白挺仁如元獻鷂。

丁未，僉議中贊致仕柳璥卒。

壬子，王及公主、世子如元。趙仁規、印侯、廉承益、安珦等從行。是行欲以扈從邀功者衆，增減未定，乃以史官無關於事，不許扈駕。史臣不從行始此。

十二月庚寅，弓箭陪中原侯昷如元。大將軍朴義獻鵠肉。

癸巳，遣知密直司事金忻、同知密直司事羅裕調東界防戍軍。

戊戌，倭船泊蓮花、楮田二島。

（庚寅）十六年春正月，王在元。

丁未，遣大將軍元卿如元奏日本犯邊。

甲子，將軍吴仁永等還自元，言：“乃顔餘黨哈丹賊將侵我東鄙。”

乙丑，僉議贊成事洪子藩、判密直事鄭可臣等調兵于兵部，以安戩爲慶尚道都指揮使、金之淑爲全羅道都指揮使。

戊辰，以僉議參理宋玢爲忠清道都指揮使。

二月乙亥，遣中軍萬戸鄭守琪屯禁忌山洞，左軍萬戸朴之亮屯伊川，韓希愈屯雙城，右軍萬戸金忻屯豢猳，羅裕屯通川，以備丹賊。

三月壬子，闊梨帖木兒遣人來戍雙城。

庚申，帝以寫金字經，徵善書僧，乃遣僧三十五人如元。

丙寅，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

丁卯，王及公主、世子至自元。

帝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總管韓慎、桂文庇爲大將軍，玄元烈爲太僕尹，羅公彦、李翰爲將軍。

夏四月丁酉，遣寫經僧六十五人如元。

五月癸卯朔，以旱，巷市。

甲辰，賜崔咸一等及第。

丙午，王置酒，以西北諸城人還付本國者，悉許侍宴。

戊申，金忻、羅裕、鄭守琪等馳報哈丹入海陽界。

乙卯，點兵。

戊午，遣將軍金延壽如元奏哈丹入寇。

六月癸酉，王如奉恩寺。

甲戌，命大將軍韓愼將西京兵禦哈丹于東界。

丙子，遣將軍金興裔如元獻鷂。

戊寅，帝詔曰："討賊軍至高麗，則道路回遠，宜自咸平府出南京、海陽，截斷賊道。"

癸巳，命宋玢等點閱京兵。

秋七月壬寅朔，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爲西京留守。

癸卯，元開元路達魯花赤八禿滿遣使來索軍粮。

庚申，以副知密直司事鄭仁卿爲西北面都指揮使，留守西京。

壬戌，遣知僉議府事金惲如元賀節日。

八月辛未朔，日食。

癸酉，遣將軍趙瑊押寫經僧如元。

丙子，王及公主、世子獵于馬堤山。

壬午，王及公主幸安國寺。

癸未，幸壽康宮。

己丑，以韓希愈判密直司事。

庚寅，遣大將軍柳庇如元乞師，且奏避賊江華。

癸巳，以前樞密院副使洪文系女爲世子妃。

九月丁未，王及公主獵于都羅山。

癸丑，以衛尉府尹閔萱爲全羅道指揮使，判司宰寺事嚴守安爲忠清道指揮使。

元遣使修補藏經。

己未，柳庇還自元。帝悉從所奏。

庚申，王祭纛于壽康宫，蓋將東征也。

戊辰，遣上將軍車信押處女十七人獻于元。

冬十月壬申，元遣使頒赦。

戊子，王及公主、世子移御王輪寺。庚寅，又移妙蓮寺。

丙申，賊騎至南京海陽界。

戊戌，徙婦人老弱于江華，令州郡入保山城海島。

十一月甲辰，移國史及寶文閣、秘書寺文籍于江華。

丁未，遣大將軍柳庇如元奏哈丹入雙城。

戊申，徙宫人于江華。

庚戌，奉遷太祖槊像于江華。

辛亥，元遣平章事闊梨帖木兒來助討哈丹。闊梨帖木兒遣人來告曰："國王宜留京城，以犒吾軍。"

丁卯，遣世子如元，政堂文學鄭可臣、禮賓尹閔漬等從行。世子自東京至京師，行省路州官皆遣人勞問，絡繹至京。館于同僉樞密院事洪君祥第，帝屢賜鞍馬、衣帶以寵之。

帝以趙仁規爲高麗國王府斷事官，賜金虎符。

十二月，以安戩爲忠清道都指揮使。

哈丹兵數萬陷和、登二州，殺人爲粮，得婦女聚麀而脯之。遣萬戸印侯禦之。

癸酉，元平章事薛闍干、闊梨帖木兒、右丞塔出等率步騎一萬三千人來。

丁亥，王避兵于江華，御禪源社。命知都僉議司

事宋玢留守王京。戊子，玢棄京城，奔入江華。鄭仁卿亦自西京逃來。

（辛卯）十七年春正月己未，哈丹踰鉄嶺，闌入交州道，攻陷楊根城。

甲寅，哈丹屯原州，别抄鄉貢進士元冲甲擊敗之。

癸亥，世子謁帝，請討哈丹。帝命那蠻歹大王將兵一萬討之。

二月丁亥，世子令將軍吴仁永奏帝曰："哈丹陷北界諸城。"帝曰："爾國唐太宗親征尚不克，又於我朝初未歸附，我朝征之，亦未易捷。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仁永奏云："古今盛衰不同爾。"帝諭以夜戰。

三月戊午，遣大將軍宋華守開京宫闕。華遇丹賊十餘騎，斬三級，擒一人。

利川人申賫與哈丹諜人同謀，龍岡人金哲亦投賊，嚮導入京。並斬于市。

夏四月戊辰朔，巡馬所南里百餘戶火。

癸酉，以洪文系爲僉議贊成事致仕，韓希愈判三司事，金忻判密直司事，崔有渰副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白舉爲右承旨。

原州山城防護别監卜奎獻俘五十八人。

丙子，谷州别將康平起等獻所獲賊馬鞍等物。

忠州山城别監破賊，獻馘四十級。

辛巳，王出迎元兵于藍島北郊，宴河西國王、慶重郡王、薛闍干、闍梨帖木兒、平章塔出、右丞白帖木兒。薛闍干謂王曰："今江南漕運未到，若臨敵乏

食，奈何?”又謂贊成事洪子藩曰：“爾爲相國，錢穀皆若所知，宜隨處支給。”王難之，謂曰：“發内庫所儲可支。”

壬午，還御禪源寺。

歛軍粮。

戊子，王迎那蠻歹大王、塔海元帥于狻猊，宴慰。那蠻歹謂王曰：“王亦可親出禦賊。”王辭以老病，那蠻歹曰：“賊入室，豈以老病自安乎?”王不對。

己丑，王還禪源寺。那蠻歹遣人謂王曰：“昨日辱臨勞慰，敢不深感。但禦賊之事，不答而去，予實惑焉。隣人失火，尚往救之，況是自家事，其可坐視乎?”因獻公主鞍一部，公主亦以鞍馬答之。

甲申，命中翼萬戶印侯、左翼萬戶韓希愈、右翼萬戶金忻出師。

壬辰，薛闍干大軍次金嶺驛。

甲午，遣將軍吴仁永如元奏哈丹侵至王京。

五月丁酉朔，丹賊住燕岐縣。薛闍干大軍及我三軍至正左山下合擊，大敗之。

己亥，交州山城別監報：“哈丹賊後至者三千騎過鐵嶺，屯于交州。”

癸卯，王與公主幸長峰新宫，設宴。

萬戶朴之亮、鄭守琪等領軍行，以所歛米分賜京畿八縣及東界軍人。

甲辰，哈丹整軍復來對陣，我軍縱擊，大敗之。哈丹、老的父子率二千餘騎潰圍遁去。

乙巳，印侯、韓希愈、金忻遣人告捷，獻所擄婦女八人。

丙午，薛闍干亦遣使告捷，且告賊魁逃脱。

丁未，王率仗前軍乘舟而出，聲言討賊。

戊申，以公主不豫，還長峰新宫。

己酉，王與公主還，御于禪源寺。

庚戌，諜者來報："賊一千至古東州，聞官軍破賊於燕岐，還過鐵嶺而去。"

癸丑，平壤人擊賊二百，擒四人來。

丁巳，幸昇天府官軍。

辛酉，公主渡江幸開京。

贊成事致仕金連卒。

癸亥，幸開京。薛闍干謁公主，獻所虜男女五十口、良馬五匹。闍干軍令嚴肅，士卒震懾，所過秋毫不犯。聞賊屯燕岐，併日而行，出其不意，二戰而破，皆其力也。

乙丑，薛闍干還。王欲邀宴，薛闍干曰："受命事畢，不可留。"遂登途。

丙寅，那蠻歹等皆還。

是月，蝗。

六月丁卯朔，王及公主還江華。

遣金忻于竹田，韓希愈于忠清，羅裕于交州道，追捕哈丹餘賊。

辛未，韓希愈報："丹賊五百八十人降。"老的引軍趍平壤，羅裕禦之，郎將李茂奮擊，斬馘無算。

壬申，以俞洪慎副知密直司事。

癸酉，遣郎將高世如元請親賀聖節，並奏復都開京。

甲申，元遣使運江南米十萬石來賑。

乙未，頒米于七品以下。

秋七月戊戌，分遣救急別監于忠清西海道。

壬寅，以閔萱爲右承旨。

丁未，帝許王以十月入朝，且允還都之請。

壬子，遣政堂文學鄭可臣如元賀聖節。

癸丑，元遣浙西營田使大塔等來頒赦，及罷尚書省，復立中書省，整理鈔法等事。

丙辰，西原侯瑛卒。

丁巳，以安戩爲西北面都指揮使。

八月壬申，僉議中贊許珙卒。

己卯，遣將軍金位良如元東京、瀋州等處推刷人物。

乙酉，以李德孫爲西北面指揮使。

辛卯，遣近侍郎將金龍劍爲慶尚、全羅、忠清道蘇復別監。州郡被賊之餘，百姓困耗，怨讟交騰，將欲按問官吏善惡，以行賞罰。

九月乙未，以洪子藩判典理司事、世子師，趙仁規判軍簿司事、世子傅，廉承益判版圖司事、世子保，鄭可臣爲僉議贊成事世子貳師，金忻判密直司事。

命判三司事韓希愈、知密直司事柳陛留鎮江都。命被兵州郡蠲免租税。

己亥，元遣洪重慶授王爲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以印侯鎮邊萬戶府達魯花赤，宋玢爲宣武將軍鎮邊萬戶，劉碩爲忠顯校尉管軍千戶，皆賜金牌。

丙午，王如元。

宥二罪以下。

清州副使金承祐之子以世累仕路不通，然以女壻贊成事康守謝輔佐有功，許通五品。

丁未，王次興義驛。郎將康渼還自元，帝命王停入朝。

戊申，還宫。

癸丑，遣印侯如元獻鶻。

是月，帝授世子特進、上柱國、高麗國王世子，賜金印。制曰："嗣有爾嫡，親是我甥，載嘉入告之勤，式立于藩之副。克供爾職，思報國恩。"仍賜水精杯、犀角蓮葉盞、玉杯、珍味以寵之。

冬十月丁卯，帝命王賀正入朝。

壬申，分遣都指揮使宋玢於慶尚道，韓希愈於東北面，金之淑於西北面。

十一月戊午，王獵于安南。

庚申，遣知密直司事羅裕如元賀正。

十二月己卯，遣上將軍柳庇、將軍許評如元請世子還國。

乙酉，以朴義爲右副承旨、李混爲左副承旨。凡職名有左右者，以右爲上。

癸巳，以米六千九百六十四石換白銀一百一十一

斤、銀瓶五十七口、紵布一千四百五十匹。又出迎送庫太府白紵布各一百五十匹，以充盤纏。

(壬辰) 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

丁酉，遣元卿如元遼陽路，推刷己未年以來被虜人物。

癸卯，以西京留守嚴守安兼西北面指揮使。

丙辰，元賜鈔一千錠。闍梨帖木兒之還也，取諸驛牛以去，帝聞，賜鈔償之。

丁巳，移置先代實錄于禪源寺。

庚申，復都開京。

二月丙寅，還宗廟社稷於開京。

己丑，以卜奎知西京留守。

三月丁酉，王獵于馬堤山。

癸卯，以池瑄爲西京留守。

丁未，羅裕還自元。帝以本國西京逆臣韓慎等付世子，命曰："此人雖叛爾國，向朝廷有分毫心，爾勿大責。"

戊午，元流哈丹下阿里禿大王于芿盆島。

壬戌，右丞阿撒來按耽羅達魯花赤罪。

夏四月癸亥，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前判三司事朴之亮卒。

元流賊黨塔也速于白翎島，闊吉出于大青島，帖亦速于烏也島。

庚午，元流哈丹，下大王于靈興、祖月二島。

丁丑，將軍金延壽還自元，言："世子已於今月四

日上道還國。”且以世子言白王曰：“聞歲歉民飢，車駕所幸，供億不貲，願上毋出迎境上。況父不可爲子屈也。其宫僚應出迎者，毋得過西普通。”王怒曰：“世子言不當如是。”

庚寅，王爲迎世子出獵于馬淺西。辛卯遂獵于平州温泉。

五月乙未，副知密直致仕李益培卒。

戊戌，世子至自元。

癸丑，王及公主宴世子。

丁巳，世子設漿街市，施餓者三日。

六月癸酉，世子上壽于兩宫，諸王、兩府、耆老侍宴，世子起舞，王及公主極歡而罷。

丁丑，同知密直司事羅裕卒。

閏月辛卯，以天譴民飢，宥二罪以下。

元遣萬户徐興祚運江南米十萬石來賑飢民。

辛亥，以金惲爲僉議參理、世子貳傅，韓希愈知僉議府事、世子貳保，金忻判三司事，鄭仁卿、柳陞、崔濟並同知密直司事，李混、張舜龍並副知密直司事，朴義、鄭瑎爲左右承旨，閔漬爲左副承旨。

乙卯，徐興祚獻鸚䳇、孔雀各二翮。

戊辰，以趙仁規女爲世子妃。

甲戌，鎮邊萬户宋玢免，以僉議府事韓希愈代之。

己卯，以版圖總郎洪萱爲司空。

癸未，以洪萱爲司徒。

丙戌，遣世子如元賀聖節。

副知密直司事文翰學士致仕崔雍卒。

八月丁未，遣郎將秦良弼押呪人巫女如元，帝召之也。

丁未，世子謁帝于紫檀殿，鄭可臣、柳庇等隨入。有丁右丞者奏：“江南戰船大則大矣，遇觸則毁，此前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而再征之，日本可取。”帝問征日本事，洪君祥進言曰：“軍事至大，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

九月己未，幸王輪、乾聖二寺。

乙丑，幸賢聖寺。

丙寅，帶方公澂卒。

乙亥，王及公主幸妙蓮寺。

壬午，元遣洪君祥來，命我護送日本人還其國。君祥以帝旨問征日本事，王對曰：“臣既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效微勞。”君祥獻馬，遂宴于香閣。

戊子，宴君祥于壽寧宫。

是月，帝御紫檀殿引見世子。令呪人巫女等入殿，執帝手足呪之，帝笑之。

冬十月庚寅，以太僕尹金有成爲護送日本人，供驛署令郭麟爲書狀官，仍致書曰：“小邦與貴國，隔海爲隣，昔貴國商人時或來往於金海，國因以爲好，曾無嫌隙。今年五月，貴國商船到泊耽羅洲渚，耽羅性頑頡，射逐其船，邏捉二名而送之。小邦申於大元國，皇帝詔問其由，命還本國而護送，伏惟悉之。兩國既以爲隣，凡興亡休戚，敢不相恤？且爲貴國計之，將

有利害兩端，不得不陳：我國元自祖先臣事大元，其來尚矣。我父王再覲天庭，輒蒙聖奬，安保國家，恪謹侯度。予爲世子時，繼父親朝，皇帝特垂寵渥，許尚公主，冊爲駙馬，承襲宗器，不失國號。君臣社稷，禮樂文物，衣冠名分，一切仍舊。百姓按堵，樂業安生，實輸誠事大故也。且宋朝軍民不爲不多，金湯不爲不固，不知有唐虞之大統，自大而不庭，皇帝親征，天兵奄至。宋之君臣，倉卒失措，遣使請哀‘若許班師，世修朝貢，歲納方物’，皇帝輕慈而却兵，遣翰林學士郝經宣諭甚敦。

宋國執迷不悛，違命不朝，皇帝震怒，大發王師，討以失期。兵威所加，如石壓卵，殄滅國號，九廟隳，百官毁，無復君臣之禮，三百年積累之期，一旦傾覆。乃命設官置省，完護遺民，亦貴國之所聞，殷鑑不遠。古典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又云：‘抗衡爲禍，和睦爲好。’可不戒哉？可不儆哉？今我大元國皇帝陛下，千載應期，神聖文明，功德兼豐，仁慈寬厚，好生惡殺，德洽群生。普天之下，莫不感德，梯航輻湊，猶恐不及。貴國念我國之存，懲宋之亡，遣一介之使，奉一尺之書，朝於大元，則無損於今，有益於後，誠貴國社稷之福也。若恃阻大洋而不朝，存亡之機，未可知也。脱有不測之患，噬臍何及？自古未有恃險而能保國家者也。小邦爰處舊都，其勢易弱，猶且在宥，一視同仁，許安土著，如向所陳。

貴國邈在海外，但遣使入朝，決無後患，幸進退

詳酌。頃在辛巳年，因邊將所奏，發兵往征，戰艦因風濤播揚，間或失水，軍卒有遺漏不還者。今聞耽羅所送商人言，貴國並皆收護處養，似順好生之聖德，此一幸也。若貴國之社稷有靈，以不穀之言爲可取，納欵歸朝，則必蒙聖澤，無秋毫之失，有磐石之安。予亦處中保命，導霈皇恩，以貽百歲之寧，不穀之言，迨後方信。予之所以區區者，只爲彼此無辜耳。伏惟傾照，不宣。”

壬辰，下旨：將軍吕文就昔庚寅之役，戰死於竹田，其子壻超等敘用。

丙申，以交州道經賊剽掠，民物凋殘，停諸郡八關、正至進奉。

乙巳，洪君祥還遣將軍洪詵偕君祥如元獻香茶木果等物。

己酉，冊僧惠永爲國尊。

十一月戊午，王及公主移御妙蓮寺。

癸酉，王以疾，微行移御密直安珦第。

甲戌，遣將軍高世如元請醫。

丙子，宥二罪以下。

辛巳，以李之氏同知密直司事。

甲申，移御中贊金方慶第。

乙酉，流前贊成事宋玢、同知密直司事鄭仁卿于海島。

十二月庚寅，遣贊成事趙仁規如元賀正。

戊戌，宥二罪以下。

丁未，元遣太醫姚生來。

（癸巳）十九年春正月癸未，慶尚道按廉使劉顥爲丁吏林大所殺。顥嘗没入林大白金二斤，大甚怨之。顥又欲檢閱營庫，營吏許頒、金彦恐獲罪，告於林大，餌之以言，令乘夜刺殺之。遣總郎金元具往（鞠）〔鞫〕。彦，元具舊識吏也。元具密引彦，誘以禍福，彦以實告，於是斬大、彦、頒等。

三月丁巳朔，王獵于都羅山。

丙寅，公主有疾，移御密直安珦第。

監察司没南海縣令徐遠贓物。

乙酉，帝敕曰："卿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揚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功臣，益茂厥功，對揚休命。"又改僉議使司爲都僉議使司，陞爲從二品，賜兩臺銀印一顆。

夏四月丁亥朔，幸福靈寺。

辛卯，雨雹。

丁酉，王與公主幸壽寧宮。

癸丑，宴于大殿，賀功臣號，安珦作詩以賀，賜米五十石。

五月庚申，宰樞享王。遼陽行省遣人獻犬馬。

六月丙戌，以內僚别將金呂爲巡馬指揮。內僚兼巡馬始此。

丁亥，幸九曜堂。

己丑，元遣江南千戶陳勇等載米二十艘來，又獻鸚鵡一雙，其他土物甚多。

甲午，遣將軍南挺如元獻鶻。

甲寅，元以趙仁規爲嘉議大夫、王府斷事官，李之氐爲奉直大夫、合浦等處鎮邊萬戶府副萬戶、行中書省副鎮撫，金延壽爲武德將軍、西京等處管水手萬戶府副萬戶，皆賜虎符。

乙卯，元遣萬戶尹世柱推刷耽羅人物。

秋七月辛未，遣印侯如元賀聖節，且謝恩。

甲戌，行中書省劄付都僉議使司，“准樞密院咨，‘准高麗國王咨：本國去水就陸時分，珍島百姓亦移陸地，而本地空閑。在後耽羅申復摘入人民種田，目今因哈丹賊軍，不能於陸地種養，若將耽羅人戶還入耽羅，却將羅州附近百姓移入珍島，種田資生爲便。’奏奉皇旨：‘是真實呵？耽羅的元田地去者，那田地王百姓種者麽？’欽依皇旨施行。”

丁丑，鎮邊萬戶韓希愈捕漂風倭八人來。

八月，元遣萬戶洪波豆兒來管造船寶錢庫，副使瞻思丁管軍粮，將復征日本也。波豆兒乃洪君祥兄熊三之子，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過王宮必下馬。

分遣都指揮使判密直金之淑于忠清，知密直崔有渰于全羅，都僉議參理金惲于慶尚道，以備船粮。

癸巳，地震。

遣郎將宋英如元請親朝，奏征日本事宜。

戊申，幸王輪寺。

九月癸丑，幸平州温泉。術者以巖防爲三甦地，

命日官相宅，幸之。

乙丑，元流耽羅達魯花赤於交趾，以右丞阿撒代之。

甲戌，王及公主幸九曜堂及外院。

乙亥，幸賢聖寺。

冬十月癸巳，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己亥，王及公主如元，選良家女三人以行。

趙仁規、廉承益、印侯、閔漬、元卿等文武八十人從行，命齊安公淑、僉議贊成事洪子藩等留守王京。

王次金郊，杖西海道按廉使庾瑞、開城副使楊柱，以其供億之緩也。

辛丑，以金琿爲慶尚道都指揮使。

甲辰，地震。

遣大將軍洪詵如元獻人參。

乙巳，王次鳳州。按廉庾瑞享王，王温言慰之。

戊申，彗星見于太微左掖門。

王至西京謁聖容殿，分遣人祭平壤君祠、東明王及木覓廟。

十一月甲寅，慶尚道按廉使柳元開獻二十升麻、布三十匹。

癸亥，元遣直省舍人撒八兒禿、工部侍郎迷里火者等來頒赦。

丙子，彗星犯紫薇，又犯北斗。

遣左諫議金晅如元賀正。

庚辰，王至大保莊。中書省奏奉聖旨：高麗國王

朝覲時備五百餘馬草料。

十二月戊子，以宋玢爲耽羅都指揮使。

辛卯，王次撫寧縣。世子遣將軍柳庇進紫韋裘一領、暖帽二頂。

戊戌，王次薊州。世子迎謁于道，獻鞍馬及鐵棒四枚、長劍四口。帝賜世子酒肉享王，太子妃使人以羊酒迓勞。沿途各萬戶、總管、達魯花赤、大王等皆獻羊酒或馬、駱駝。王亦以銀、布謝之。

辛丑，王至燕京，舍於簽書中樞院事洪君祥第。帝疾篤，不得見，然寵賚之厚，諸王駙馬無比。

壬寅，以李混爲西北面都指揮使。

乙巳，王及公主詣皇太子真金妃子闊闊真殿，贈金鍾、金盂各一事，白銀滿鏤鍍金臺盞一雙、白銀滿鏤瓶一事、銀鍾九事、銀盂二十事，虎豹皮各九領，水獺皮二十七領，細苧布四十五匹，黑鷹鶻各一翮。

是歲，王改名昛。

高麗史三十一

世家卷第三十一

忠烈王四

（甲午）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王在元，王與公主詣闊闊真妃殿，獻白馬九匹。

癸酉，世祖皇帝崩，王與公主以羊十、馬一祭于殯殿。其文曰："鰈墟莫遠，佇瞻蓂陛以來賓；龍馭忽回，曷極鼎湖之哀慕。夢也覺也，顛之倒之。聊修菲薄之儀，冀垂歆容之賜。"將使贊成事鄭可臣讀之，諸大臣止之曰："豈宜用諸侯之禮祭天子乎？"遂不讀。王奠薦之禮，哀慕之誠，皆致其極。元朝喪制，非國人不敢近，唯高麗得與焉。故王之從臣，雖輿臺之賤，出入無禁。

罷造戰艦。時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且以甲戌、辛巳兩年之役，濱水材木斫伐殆盡，造艦實難，冀緩其期。會帝晏駕，洪君祥白丞相完澤，遂寢東征。

丙子，以中郎將羅允材爲將軍。世子之陪葬世祖，馬驚墜橋下，允材扶而得出，故有是命。

夏四月辛卯，以同知密直安珦爲東南道兵馬使，出鎮合浦。

癸巳，王與公主如上都，迎皇太子。

甲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是爲成宗。王與公主獻金盞、銀鏤葵花盞各一副，金瓶、金鏤銀尊壺、湯瓶、酒瓶各一事，半鏤銀尊、胡瓶各一事，銀盂八十一事，銀鍾十八事，紫羅九匹，細苧八十六匹，豹皮十八領，水獺皮八十一領，以充庭實。表賀禮訖，帝命王赴宴，時諸王、駙馬畢會，王坐第七。明日，又上表云："知無不言，實惟臣職；禮有所舉，簡在帝心。恭惟陛下天賦神謀，日躋聖敬。夏民歸啓，争謌明德之誕敷；文母在周，共喜至仁之光孝。方欲度時而興事，誠宜稽古以闡猷。臣謹按前史，子爲天子，母爲太后，秦漢以來不刪之典也。噫！斯典之孔彰，若盛朝之所急。群臣當議，愧將淺見以先陳；微懇難藏，庶有小補於兼聽。伏望陛下廓回大度，採納愚衷，亟垂乾極之異恩，早定坤闈之懿號。則復三王之要道，教化風行；得萬國之懽心，邇遐景仰。"

戊戌，隕霜雨雹。

己亥，帝以王功大年高，詔出入乘小車至殿門。

乙巳，帝賜王銀三萬兩。

五月庚戌朔，帝遣忽篤海、明哥等來頒赦。

甲寅，太白晝見。翌日亦如之。

耽羅人曲怯大、蒙古大、塔思拔都等如元獻馬四百匹。

王以四事奏于帝："一請歸耽羅，二請歸被虜人民，三請册公主，四請加爵命。"帝命："耽羅還隷高麗。己未年以來被虜及流徙人，可遣使與遼陽行省分揀歸之。公主册命其議以聞。國王爵命，既已累降，且待來年。"帝嘗使翰林學士撒剌蠻問高麗歸附年月，王使鄭可臣上書以對曰："太祖聖武皇帝肇興朔方時，則有大勢國助征金國，恃功而驕，不用帝命。有金山王子者改其國號，自稱大遼，奪掠中都等處子女玉帛，東走江東城拒守。朝廷遣哈真、扎剌[1]追討，時方雪深道險，粮餉不繼。高王聞之，遣趙冲、金就勵濟兵犒師，殲其醜虜。因奉表請爲東藩。太祖遣慶都虎思優詔答之，大加稱賞，于今七十有六年矣。"

庚申，太白晝見。

己卯，王與公主發上都。

六月庚辰朔，日食。

戊申，王至瀋州，帝册公主，封安平公主。

秋七月戊午，以大將軍吴仁永爲全羅道指揮使，往耽羅。

丁卯，以大將軍劉碩爲東南道兵馬使，出鎮合浦。

乙亥，元遣吃折思八八哈思齎護沙門詔來，百官具袍笏率僧徒出迎于門外，館於肅陵寺，非肉不食。

---

〔1〕原作"刺"，據《元史》當作"剌"，以下統改。

吃折思八者，蕃僧之名。八哈思者，蕃師之稱。師本珍島郡人，歲辛未討南賊時，被虜而西，遂投帝師，剃髮，離鄉久，不知父母存歿。至是，得於西林縣，貧不能自存，爲人家傭。王賜米與田，令家于喬桐縣，聚其族而復其役。

丙子，遣同知密直司事柳陞、直史館權漢功如元賀聖節。

八月乙酉，王至自元。

丁酉，元以加上世祖裕宗尊謚，遣達魯花赤乞石烈、六十等來頒詔。

乙巳，太白晝見。

九月辛酉，遣將軍閔甫如元獻鷂。

冬十月甲申，賜尹安庇等及第。

丙戌，元懿州昊天宫道士顯真大師韓志温與其徒李道實、李道和、尹道明來，王賜號志温圓明通道洞玄真人，道實定智玄明講經大師，賜宅一區，乃王招之也。

庚子，王獵于東郊，遂幸壽康（官）〔宫〕。

十一月庚戌，賜耽羅王子文昌裕、星主高仁旦紅鞓、牙笏、帽、蓋、靴各一事。耽羅今歸于我，故有是賜。然進馬于元不絶。

乙卯，賜耽羅達魯花赤織金衣二襲。

癸酉，王與公主幸磊坊。

十二月庚辰，遣右承旨柳庇、直寶文署柳仁明如元賀正。

甲申，王與公主自磊坊幸温泉。

乙酉，王與公主幸妙蓮社。

庚寅，元遣中書舍人愛阿赤來。先是，爲征日本，運江南米十萬石，在江華島。今遼瀋告飢，帝詔以五萬石賑之。

以左僕射朴義爲西北面都指揮使。

戊戌，遣郎將白堅如元獻鵠肉。鵠多出於河陽永州之地，每歲遣使獲之，騷擾一方，民甚苦之。

辛丑，元以改元元貞，遣忽都海等來頒詔。

以洪子藩爲僉議中贊，印侯爲僉議贊成事，金之淑判密直司事，車信爲密直使，安珦知密直司事，張舜龍同知密直司事。

（乙未）二十一年春正月甲寅，以洪子藩爲僉議令；趙仁規爲僉議中贊，加中贊致仕；金方慶僉議令。

乙卯，王與公主幸妙蓮寺。辛酉，遂幸神孝寺。皆爲先帝薦福也。

戊辰，判監察司事廉承益病免。

己巳，以鄭可臣爲僉議侍郎贊成事，印侯爲世子貳師，金忻知都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事，安珦爲密直司使，車信爲世子元賓，柳陞知密直司事，崔有渰、李之氐爲左右常侍，李混同知密直司事，柳庇、閔漬爲左右承旨，元卿爲左副承旨。

壬申，元遣蒙古字教授李忙古大來。

甲戌，賜宦者將軍陶成器内府紅鞓。

二月戊子，燃燈，王與公主幸康安殿。

癸巳，遣中郎將宋瑛如元請減運粮，帝不從。

甲午，遣大將軍吴仁永如元賀誕皇子。

戊戌，王畋于東郊，遂幸壽康宫。

壬寅，遣將軍崔淑仟如元賀改元。

甲辰，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三月戊申，知僉議府事致仕池允輔卒。

丁巳，親設消災道場于外院。

命同修國史致仕任翊、史館修撰官金賆撰先帝事跡。

遣將軍智團等以船七十三艘，載米一萬石，輸之遼陽。

庚午，元遣伯帖木兒來，取馬于耽羅。

辛未，親轉藏經于康安殿。

夏四月戊寅，元遼陽省奉帝旨，以江南運米三千石賑雙城。

己卯，遣將軍金永孫以船九十艘，載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石，輸之遼陽。

乙酉，隕霜，殺麻麥，凡四日。

甲午，設賞花宴于香閣，閣後别開帳殿，大張女樂，中郎將文萬壽引水爲戲，剪青蠟絹作芭蕉。王喜，賜白金三斤。

乙未，遣大將軍劉福和、祗候金之兼送錢幣于世子。

癸卯，遣將軍柳温如元請減遼陽運粮，帝許減二萬石。

閏月己酉，元遣王敬、塔失不花齎香幣來轉藏經。王敬，本國宗姓也。

癸丑，以判秘書省事崔瑞爲濟州牧使。

己未，元遣小云失不花來，詔曰："自窩闊台皇帝到今以來，買賣人等貸出官錢，不以利錢還納，彼此隱匿者多矣。其内外官員尋捕買賣人收取利錢，依數交納泉府司。若有見買賣人隱匿，首告者賞之。"

庚午，遣中郎將趙琛如元進濟州方物，苧布一百匹，木衣四十葉，脯六籠，獾皮七十六領，野猫皮八十三領，黄猫皮二百領，麞皮四百領，鞍鞽五副。

癸酉，遣將軍徐光純等以船六十五艘，載米八千五百六十八石，輸之遼陽。

五月辛巳，以僧景宜爲國尊。

丁亥，遣贊成事印侯如元請世子婚，又遣左承旨柳庇請加王太師、中書令，降公主印章，改世子印章。帝皆不允。

己丑，以洪君祥爲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匡、益城侯。

秋七月乙亥，僉議中贊致仕張暐卒。

壬午，遣鹽税别監於慶尚全羅道。

己亥，遣判三司事金之淑如元賀聖節。

八月甲辰，征東行省遣員外郎牛廷信如元賀聖節。

癸丑，以閔漬爲密直學士。

戊午，世子至自元。

庚申，以世子判都僉議密直監察司事，洪子藩知

都僉議司事，洪君祥爲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世子師、臨安公。

壬戌，流萬戶知都僉議司事韓希愈于祖月島。

乙丑，以齊安公淑錄三司事。

己巳，賜金方慶爵上洛郡開國公。

九月壬申朔，以洪子藩僉議中贊致仕。

甲戌，元遣怯薛歹帖里迷失、老里等來頒詔。

乙亥，幸賢聖寺。駕至典法司門，命放囚。

丙子，以聖節大酺。

甲申，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遂詣壽寧宮。王與公主登樓觀之。

壬辰，以世子判中軍事。

乙未，密直學士閔漬罷，以金晅代之。加洪文系僉議中贊致仕，世子請之也。

冬十月壬戌，遣將軍柳溫如元進先帝事跡。

癸亥，賜姜暄等及第。

甲子，王與公主幸妙蓮寺。

以趙仁規女爲世子妃。

丙寅，地震。

十一月丁丑，世子朝于王，士庶人遮道擁馬，上書訟寃，馬不得前，世子皆受之。蓋豪勢之家奪人田民，有司不能聽斷故也。

甲申，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壬辰，王與公主幸神孝寺。

十二月壬寅，遣洪文系、金光就如元賀正，行省

遣通禮門祗（侯）〔候〕趙詡賀正。

賜上洛公金方慶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世子請之也。

癸卯，世子如元。

甲寅，太白晝見三日。

乙卯，囚監察侍史許有全于巡馬所。

甲子，幸外院。

（丙申）二十二年春正月壬申，遣副知密直事柳庇如元請世子婚。

甲申，宥二罪以下，又下旨曰："先祖苗裔許初入仕，歷代功臣墳墓禁樵牧，致祭祀，蠲外貢三年。置經史教授都監，通一經習一藝者，優加擢用，凡進士生徒，並免防戍。癸巳、甲午年從行臣僚，超職四等，南班內僚許通仕路有差。捕討哈丹有功將卒，別行敘用。貧民因租稅而鬻子者，官贖還之。"時王年六十一，術者有換甲厄年之說，故推恩肆宥。

乙酉，太白晝見。

戊子，以先帝大祥，幸神孝寺行香。

己丑，王與公主幸妙蓮寺。

戊戌，還宮，宦者將軍陶成器結彩棚、盛伎樂，奉觴駕前，王與公主極歡而罷。

二月甲辰，以金之淑知都僉議司事，安珦爲三司左使，金頵、李德孫並副知密直司事。

同知密直司事李混罷。

壬子，燃燈，王如奉恩寺。

乙丑，元以耽羅牧畜事，遣斷事官木兀赤來。

丙寅，王獵于西郊，國師僧獻書曰："殿下換甲之年，宜小心修德，不可荒于遊畋。"王曰："非敢好獵，逐虎也。"其實憚公主妬悍，因獵而出，私嬖妾也。

三月己卯，元遣使整理館驛。

金光就還自元，帝賜王織金段、紅絹各四匹，太后賜蒲萄酒二器，並賜曆日。中書省送線綾、紅綃各五匹。

戊子，盜發崔瑀塚，命有司修之。

夏四月壬寅，王與公主幸妙蓮寺。

丁未，遣大將軍劉福和致錢幣于世子，以婚禮也。

庚戌，還宮，設賞花宴于香閣，大學士鄭可信製詩以賀。

甲寅，有人以傳內旨突入典法司，閔蒔以其無禮，不詰其由而囚之。王怒，流蒔于紫燕島。

乙丑，命都僉議郎舍、禁內六官及學官和鄭可信賞花內宴詩，各賜米二十石。

丙寅，宴于香閣。丁卯，亦如之。

五月己巳，以元卿副知密直司事。

庚午夜，宴于香閣，王見壁上唐玄宗夜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其於遊宴，安可不及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巧淫伎，無所不至。

辛未，以洪子藩商議都僉議事。

癸酉，以國贐庫羅絹二十匹付巡馬所，至內宴日，

粧飾花階，久則換之。

甲戌，以旱禁酒。

丙子，以洪子藩爲右中贊，趙仁規爲左中贊。

己卯，遣將軍李連松如元獻耽羅皮貨。

丙戌，遣右副承旨吴仁永獻苧布。

庚寅，幸神孝寺。壬辰，公主又幸是寺，燃燈，皆以珠玉織成燈籠，巧妙奢華，不可勝言。

癸巳，元遣孛蘭奚秃魯點視館驛。

甲午，遣大將軍南梃如元獻耽羅馬。

六月庚子，遣上將軍崔世延如元獻鷂。

甲辰，中贊洪子藩上書條便民十八事，王嘉納。

己酉，副知密直司事金義光死。

戊午，副知密直司事金之卿卒，以吏能進，有廉直名。

乙丑，以公主生日，宥二罪以下。

秋七月辛巳，王與公主幸廣明寺，設盂蘭盆齋。

甲申，遣將軍李茂如元獻鷂。

乙未，遣中贊鄭可臣如元賀聖節，上將軍金延壽請入朝。

丙申，元遣帖木兒推刷雙城人物。

八月己亥，行省遣中郎將邊信如元賀聖節。

戊午，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婚期，帝趣王入覲。

九月乙亥，幸外院。

壬午，王與公主幸妙蓮寺。

丁亥，王與公主如元，從臣二百四十三人，傔從

五百九十人，馬九百九十匹。

冬十月戊申，王次靈州，遼陽省、中書省皆遣人迎于鴨綠江。

戊午，王次瀋州，總（官）〔管〕朴仁才、知事朴純亮不出迎，王怒，鎖其頸。

十一月庚午，行省遣上將軍金延壽如元賀正。

庚辰，王次令頭兒寨，世子來迎。

壬午，王至燕京，館于洪君祥第。皇太后遣使勞問，諸王、公主、公卿、士婦爭來謁。

甲申，王與公主謁帝，獻方物：金瓶、金鍾二事，鏤銀壺、銀湯瓶各一事，銀盞一副，銀胡瓶、銀大樽各一事，半鏤銀胡瓶二事，銀大鍾一事，銀盂五十事，虎豹皮各十三領，水獺皮七十六領，紫羅十匹，白苧布一百匹，玳瑁鞘子一十。遂侍宴于長朝殿，諸王滿座，王居第七，公主之右無敢坐者。

乙酉，王與公主謁太后于隆福宮。

己丑，王與公主侍宴于長朝殿，翌日亦如之。

壬辰，王與公主詣闕，世子以白馬納幣于帝，尚晉王之女。是日，宴皆用本國油蜜果，諸王、公主及諸大臣皆侍宴。至晚酒酣，令本國樂官奏《感皇恩》之調。既罷，王與公主詣隆福宮，太后設氈帳置酒，入夜乃罷。

癸巳，世子以白馬獻于太后，太后以羊酒宴世子。帝與太后臨軒，諸王、公主、百官侍宴。

甲午，王與公主侍宴于長朝殿，世子以白馬獻于

晉王，仍以酒羊宴。

十二月己亥，王與世子侍宴于長朝殿。乙巳，亦如之。

辛亥，帝賜王金四錠，金段二匹，絹二匹。賜從臣銀五十錠，金段十八匹，繡段十匹，綾素段五百七十八匹，絹四百八十六匹。賜婦寺綾絹各二十七匹，僕從木緜、絹各四百十一匹。

壬子，王與公主侍宴于長朝殿。

甲寅，中書省宴王。

乙卯，帝賜王弓矢及劍，賜從臣弓三十九、矢五百。

庚申，帝宴王及公主。

辛酉，太后又宴于隆福宮。

（丁酉）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朔，王在元，賀正，禮畢，上殿侍宴。

乙丑，王與公主、世子侍宴萬歲山廣寒殿。

丙寅，王與公主侍宴于隆福宮。

壬申，王與公主、世子詣闕侍宴。

乙亥，帝賜王御鞍，又賜從臣十人，人一鞍。

壬午，遣郎將黄瑞如元獻金畫甕器、野雉及耽羅牛肉。

二月甲午，王與公主餞晉王于郊。

己亥，帝幸城南觀獵，王扈從，奏曰："臣之先臣禃，於蒙哥皇帝己未歲，以世子入覲。時世祖皇帝回自征南，先臣具袍笏，迎拜于汴梁之墟，世祖嘉嘆，

寵睠日隆。至於小臣，釐降公主，世爲東藩。乞自己未年以來，被擄及流民在遼瀋者，悉令歸國。”帝許之，王感泣拜謝。

辛亥，彗見六日。

庚申，元改元大德，赦天下。

太后以王誕日賜羊四十頭，鵠十首，並賜內醞。諸王公卿皆來賀。

三月甲子，彗見。

乙丑，太后餞王及公主于隆福宮，仍賜金段衣，賜從臣三品以上二十人，金段衣各一。翌日，又賜從臣金段一百匹，綾素八百匹。

戊辰，王詣闕，帝賜蒲萄酒。

庚午，太后賜王及公主鞍馬。

辛未，王與公主發燕京。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庚子，元遣使遼陽路，推刷己未年以後被擄及流民，歸之，凡三百五十戶。

庚戌，霜。

五月丁卯，王與公主至自元，遂幸神孝寺。

庚午，公主不豫，設法席，王燃臂。

癸酉，王與公主幸賢聖寺，發內庫米一百石賜窮民，爲公主祈福。

乙亥，遣中郎將秦良弼如元請醫。

壬午，公主薨于賢聖寺，王移御僉議府。

癸未，遣副知密直司事元卿如元告公主喪。

丙戌，移御金方慶第，自是移幸非一所。

六月丁酉，雨雹。

戊戌，有旨：從行臣僚超四等錄用。

癸卯，許人皆得藏冰。

元遣太醫王得中、郭耕來。

丙午，世子自元來奔喪。

壬子，元遣火魯忽孫來弔公主喪。太后賜賻楮幣，轉藏追福。

秋七月乙丑，太白晝見。

己巳，幸神孝寺，薦福公主。

辛未，遣副知密直司事朴義如元謝弔慰。

丙戌，行省遣左右司都事張瑜如元賀聖節及改元。

戊子，世子以爲公主之薨由無比，殺之，又殺閹人陶成器、崔世延、全淑、方宗氏，中郎將金瑾，流其黨四十餘人。

八月辛卯朔，遣同知密直司事崔有渰如元賀聖節。

癸巳，元遣使徵寫經僧。

辛丑，以印侯爲都僉議侍郎贊成事、判軍簿監察司事，金琿爲侍郎贊成事、判版圖司事，車信爲贊成事、世子貳師，金賆副知密直司事，薛景成爲三司右使，張碩爲軍簿判書，柳栯爲典法判書。

癸卯，公主真至自元，百官以伎樂迎于郊。

乙巳，世子以故進士崔文妻金氏有姿色，納于王，蓋因無比之死，欲慰解之也。

丙午，世子成服。

己未，葬安平公主于高陵。

九月丁亥，移御張舜龍第。

冬十月辛卯，以鄭可臣爲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子師，洪奎判三司事，李之氐爲三司左使，朴義知密直司事、世子元賓，柳庇同知密直司事、監察大夫，崔冲紹、許評並副知密直司事，崔昷爲右常侍，閔宗儒知申事。

癸巳，世子如元。

丙申，遣趙仁規、印侯、柳庇如元賀生皇子，且告耀，請傳位，表曰："聖德齊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卑情絶絲毫之隱，有故必陳。伏念臣跡遠守東，心專拱北。嘗於至元六年己巳，臣爲世子入朝，還至婆娑府，聞權臣林衍擅廢立，還赴朝廷，陳告情狀，遂與官軍來復舊都。八年辛未，入參宿衛，累經歲月，至蒙釐降，益勤藩職。十八年辛巳，官軍出征日本，凡船艦米粮至於軍卒梢水一切物件，悉皆盡力應副。二十四年丁亥，聞車駕親征乃顔，躬率五千軍而往助征，半途詔傳大捷，仍命還軍。二十八年辛卯，乃顔餘種哈丹賊軍入我東鄙，臣與乃蠻歹、薛闍干等一同心力，蕩滅無餘。謂臣有勞效，加功臣名分。三十年癸巳，與公主入朝，親覩聖人之作，首詣慶集，別承寵渥，既得殊尤之墜睠，庶幾終始以輸誠。乃因閨室之相離，哀傷有甚；加以春秋之方耄，疾恙交攻。如一朝僵仆以莫興，其庶務剖裁之誰任？竊見臣之世子謜，夙成幹局，入衛闕庭，荷恩已配於皇支，諳事堪承於宗祀。

而臣將俾之嗣位，退以攝生。庶免憂勤，釋千鈞之重擔；小延喘息，觀四海之太平。兹切籲呼，佇垂矜察。”

乙巳，太白晝見，經天。

十一月戊寅，遣上將軍金延壽如元獻人參及耽羅酥油。

己丑，宥二罪以下。

十二月戊戌，以内竪金元吕私通宫人柴巨，並投臨津。

庚子，闊闊歹大王死于大青島。

壬寅，以金之淑爲僉議參理、世子貳師，安珦爲僉議參理、世子貳保，崔有渰判密直司事，李混知密直司事並兼世子元賓，尹琁爲密直學士，張碩爲軍簿判書，全昇爲右副承旨，吴仁永爲左承旨，金恂爲左副承旨，趙瑞爲右承旨，吴漢卿、李瑱爲左右司議大夫。

甲辰，僉議參理張舜龍死。

戊午，遣大將軍宋瑨如元賀正。閏月，行省遣掾趙珍賀正。

乙丑，以元翊同知密直司事，元卿副知密直司事。

副知密直司事崔冲紹以世子命，就壽昌宫基大興工役，將以設公主之穹廬也。

（戊戌）二十四年春正月丙申，世子至自元。

庚子，世子妃寶塔實憐公主來，王幸金郊，百官郊迎，儀仗伎樂如迎王禮。帝使阿木罕太子、甕吉剌

歹丞相護行以來。

辛丑，宴公主及阿木罕等于壽寧宮。

壬寅，命巡馬所選良家女，將以進帝所及使臣。令百僚密疏有女家投主司。於是，有睚眦之怨者，雖無女亦指之，以致騷擾，雞犬不得寧焉。潛納壻者頗多。

癸卯，教曰："孤以涼德，叨承丕構，二十有五年，今且老矣。加以去歲因喪配耦，不覺過慟，疾恙隨之，倦于聽政。惟爾世子英明智勇，衆所共知，當嗣藩職，祗奉宗社。孤亦退居後宮，穩送餘齡，惟忠惟孝，在此一舉。"世子上牋辭，不允。

甲辰，元遣咸寧侯王維詔諭國人曰："邇者高麗國王王昛表陳春秋方耄，憂恙交攻，慮庶務之煩勞，期息肩於重負，乞令世子謜襲爵。朕以王嗣守東土垂三十年，累效忠勤，勳伐茂著，矜其誠懇，特賜俞允。授世子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上柱國、高麗國王，加授王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駙馬、上柱國、逸壽王，以示優崇之意。國有重務，尚須訓勵，聿底于成。"又詔王曰："卿恪居藩翰，茂著勳庸，宣力我家，歷年玆久。比陳衰疾，冀脱煩勞，乞須賜爵之恩，將爲逸老之計，載惟忠懇，宜賜允從。卿雖耆年，國之重務，尚資訓導，迄用有成。於戲，令始令終，既被殊常之眷；惟忠惟孝，勉思報效之勤。祗服寵光，益綏福履。"維，本國宗室，仕元朝爲總管。

丙午，幸康安殿，傳位於世子。退居張舜龍第，號爲德慈宫。世子即位於康安殿，是爲忠宣。

乙卯，詣德慈宫，奉箋上尊號，曰光文宣德太上王。王傳國，後王復位，凡七月，在《忠宣世家》。

秋八月甲子，元遣孛魯兀來，趣忠宣入朝。辛未，忠宣如元。壬申，王餞于金郊，酒酣，孛魯兀以帝命取國王印授王。

癸酉，王如孛魯兀館，備儀衛，遂幸壽寧宫，受詔。詔曰："諭前高麗國王王昛，曩以卿表請授位于世子謜，是用詔謜往嗣王爵，國事仍命聽卿訓導。今聞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决失宜，衆心疑懼。蓋以年未及壯，少所經練，故未能副朕親任之意。今遣使詔卿依前統理國政，且詔謜入侍闕庭，使之明習于事。"孛魯兀之來十日，而國人不知有此詔也。

甲戌，以左副承旨權永、右司議趙簡、總郎金台鉉、前司諫金祐主選法。

己卯，孛魯兀還，以大將軍姜純之女妻之。

甲申，移御明順宫。

九月丙申，元遣平章闊闊出、左丞哈散來，口宣聖旨云："自公主棄世，王獨處無聊，帝賜王蒲萄酒，且令吾等伴議國事。"

遣中原侯昷、大將軍金天錫如元謝復位，表曰："爰自先朝而陳力，又當盛際以輸忠。曩因穠李之忽凋，將謂朽株之難保。哀情至極，憂氣損和。幸存胤子之既冠，方初尚主；何惜殘年之重負，不早上章。

獲蒙從欲而允俞，更感推恩於頤養。今者詔令臣子謜入侍天庭，令臣依前統理國政。若覩璽書之所諭，可慚家訓之無良。曾不以斯而責臣，反令依舊而守土。”

以鄭瑎爲右常侍，吴仁永爲軍簿判書，柳栯副知密直司事，洪詵、黄元吉爲三司左右使，洪子翰爲密直司知申事，李英柱爲軍簿判書、鷹揚軍上將軍，金恂、宋瑨爲左右承旨，柳琚爲右副承旨。

冬十月甲戌，以尹琁爲西北面都指揮使。

乙亥，瀋州達魯花赤闍里大遣人獻馬一匹、羊三十頭，賀復位。

庚辰，移御柏井宫。

十一月甲申朔，遣將軍李白超如元獻耽羅牛肉。

丙戌，闊闊出還，王餞于宣義門外。

壬辰，親設消災道場于外院。

戊申，宰樞享王。

庚戌，以金琿爲僉議中贊，仍令致仕。宋玢爲僉議侍郎贊成事、判監察司事，韓希愈爲贊成事、判版圖司事，元瓘知密直司事、版圖判書，金賆同知密直司事，薛景成、金富允、金恂並爲密直副使，張碩爲左承旨。

十二月丙辰，遣宋玢如元賀正。

戊午，宥二罪以下。

行省遣將軍宋邦英如元賀正。

己巳，以金深爲右副承旨。

癸酉，下左司諫秋適獄。

甲戌，彗見南方。

庚辰，復舊官制。

（己亥）二十五年春正月壬辰，太白晝見。

幸外院，設藏經道場。

丁酉，萬戶印侯、金忻，密直元卿等擅發兵，執萬戶韓希愈、上將軍李英柱，誣告謀叛。戊戌，王與左丞哈散（鞠）〔鞫〕希愈等于興國寺，英柱誣伏，希愈竟不服。

癸卯，以世祖忌幸神孝寺。

戊申，印侯、金忻、元卿以希愈不服，如元訴帝。王留之，不從。

二月戊午，哈散還元，流韓希愈、李英柱于海島。

戊辰，王如奉恩寺。

三月壬午朔，罷西北面都指揮使尹琁、密直副使閔宗儒。

乙酉，以金富允爲西北面都指揮使。

丙戌，下右司諫金台正于巡馬所。

庚寅，遣知都僉議司事崔有渰如元賀生皇子。

壬辰，王獵于東郊，遂幸壽康宮。日事宴樂，賜倡妓銀八斤。又以二銀瓶爲的射之，賜中者。

夏四月辛亥朔，元遣工部尚書也先帖木兒、翰林待制賈汝舟來，詔曰："比者奉使回奏本國陪臣趙仁規等所行不法，及事有不遵典制，合行正釐者，據仁規等罪，已敕中書省量輕重決遣。自今以始，卿其勉遵守國之規，益勤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

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黄士庶，各安其業。所釐事宜，條列于後：一、先朝已定官府及受宣人員，毋得變更，中間有所擅自更易者，即行改正。一、命官有罪，須具事情本末聞奏，毋得輒行殺戮。一、奉使奏説本國臣庶曾經世子流竄海島及斷没人數，有無罪犯，從國王分揀審錄，合改正者，即與改正。”

壬子，召還韓希愈、李英柱。

丁巳，遣判三司事鄭仁卿如元辨印侯誣妄。

己未，元遣塔海闊闊不花來，執韓希愈、李英柱、元卿及判密直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罕以歸。

五月辛巳朔，遣將軍白孝珠如元獻鷂。

丙戌，印侯、李混、元玥、鄭瑎、元卿、許評罷。

丁亥，遣判三司事鄭仁卿如元謝恩，表曰：“使華戾止，俄傳九閽之明綸；帝澤霈然，便作一方之甘澍。省循已往，兢感交深。伏念幸千載之遭逢，叨兩朝之眷遇。民若淵深而魚泳，久沐矜憐；國如木老而蠹生，自招尤悔。厄數更並於凉德，穢言曾及於亶聰。雖云山海之兼容，尚畏雷霆之一怒。豈謂以蒼穹之莫遠，曲察事情；俾赤子之無知，反加哀育。既列法言而垂戒，仍宣汗號以滌瑕。傳孫寶訓之丁寧，闔國歡聲之洋溢。兹蓋伏遇法湯彰善，體舜好生，加字小之仁，廓包荒之度。恐無辜之或枉，期寧失於不經。臣敢不敬率群僚而述職，庶副天心；永綏黎俗以瀝誠，祝延聖算。”

癸巳，宥二罪以下。

庚子，以安平公主大祥，幸妙蓮寺。

乙巳，幸壽康宫。

秋七月乙未，以將軍金儒爲慶尚、全羅、楊廣三道採訪使。

丁未，遣密直使柳栯如元賀聖節。

八月己酉朔，日食。

丁巳，移御壽寧宫。

丙寅，判密直司事柳庇逃。

九月己卯朔，遣大將軍閔甫如元獻鷂。

丙戌，流監察使蔡禑于海島。

己亥，以宋玢監修國史，安珦修國史，閔漬同修國史。罷車信、崔有渰、柳庇、吴仁永、劉福和、洪詵。

丙午，移御許評第。

冬十月甲子，元遣闊里吉思爲征東行中書省平章事，耶律希逸爲左丞。時哈散還奏“王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帝從之。

丙寅，王視事于征東省。

是月，以增置行省上表陳情，曰：“小邦累世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貢。臣嘗以世子入侍，得連婚帝室，遂爲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不替祖風，永修侯職，是所望也。”

十一月庚辰，知都僉議司事宋玢乞退。

乙酉，幸妙蓮寺。

庚子，幸温泉。

十二月戊申朔，遣將軍李白超如元獻人參、鵠肉。

甲寅，遣贊成事鄭仁卿如元賀正。

（庚子）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卯，元遣闊闊不花來頒冊皇后詔。

是月，以洪子藩判中軍事。

二月庚申，燃燈，王如奉恩寺。

壬戌，幸梨峴宮。

以吳仁永知密直司事、典理判書，劉福和同知密直司事、版圖判書，洪詵爲密直副使。

三月庚辰，王不豫，移御齊安宮。

庚寅，移御壽寧宮。

夏四月庚戌，遣同知密直司事薛景成如元弔皇太后喪。

戊午，王如元弔喪。

是月，以閔萱都僉議參理，李帖知都僉議司事。

五月辛丑，有僧天固朱書怪語于瓦龜背，埋惠宿寺石塔下，尋自堀曰："此龜甚神異。"以眩惑衆人。闊里吉思執而杖之，又以東京留守羅允不行禁理，反信妖術，囚于行省。

壬寅，遣上將軍高世如元獻童女。

六月壬子，王至上都，謁帝于椶殿，仍獻方物。帝大設只孫宴。只孫，華言顔色，赴會者衣冠皆一色。帝命王侍宴，王於諸王、駙馬坐次第四，寵眷殊異。

戊辰，王以羊二百頭、酒二百榼上壽于帝。己巳，又詣闕，設扶頭宴。帝命唱高麗歌，王令大將軍宋邦

英、宋英等歌《雙燕曲》，前王執檀板，王起舞獻壽。帝與后悦。

癸酉，王祭太后殯殿。

秋七月甲戌朔，帝使人敕王曰："凡有所言，即聞奏。"

乙亥，王詣闕，獻童女二、閹竪三，又以童女一歸丞相完澤。

丁丑，王侍宴，帝以皇太子千秋節，赦印侯、金忻等。

辛巳，帝命右丞相完澤傳旨云："高麗國王所奏風俗百事，許令依舊。"

壬午，帝賜王弓矢、海青、鶻子及金鞍二。癸未，又賜王從臣金段表各（裹）〔裏〕三百三十六匹，弓劍各三十，鞍二十。

乙酉，皇后賜王衣三襲。

壬辰，王發上都。

戊戌，賜右中贊宋玢推誠贊化安社功臣之號。

辛丑，以薛永任判三司事，宋和爲密直副使，郭膺爲軍簿判書，宋邦英爲左副承旨。

八月戊午，上洛公金方慶卒。

癸亥，遣副知密直司事洪子翰如元賀聖節。

以金延壽爲密直副使。

閏月庚辰，王次金郊，賜宋玢几杖。

辛巳，王至自元。

乙酉，移御齊安宮。

丙戌，闊里吉思享王。

丁亥，韓希愈、李英柱、柳琚等還自元。王入朝辨曲直，故釋希愈歸之。

庚子，以吴祁爲密直司知申事、知監察司事。

九月壬寅朔，遣將軍閔丘如元獻鷂。

甲辰，幸王輪寺。

丁巳，平陽公昡卒。

辛未，賜李資歲等及第。

冬十月癸酉，密直副使致仕李承休卒。

丁酉，王與闊里吉思畋于西郊。

是月，闊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曰："亶聰兼聽，言降如綸，大號既宣，勢無反汗。猶有期于申命，不能已於再鳴。伏念凡屬我疆，實非他俗。若良若賤，有何憎愛之所偏？其慎其難，爲此安危之攸係。昔我始祖垂誡于後嗣子孫云：'凡此賤類，其種有別，慎勿使斯類從良。若許從良，後必通仕，漸求要職，謀亂國家。若違此誡，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户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爲賤類，若父若母，一賤則賤，縱其本主放許爲良，於其所生子孫却還爲賤。又其本主絶其繼嗣，亦屬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終良也。恐或有逃脱而爲良，雖切防微而杜漸，亦多乘隙而發奸。或有因勢托功，擅作威福，謀亂國家而就滅者，益知祖訓之難違，猶恐奸情之莫禦。况又若更此法，非徒如治亂絲；因失舊章，不得僅存遺緒。故於至元七年，小邦去水就陸之時，

先帝遣達魯花赤以治之。于時因人告狀，欲變此法，確論聞奏，廷議明斷，俾從國俗，衆姦絶窺窬之意，得至于今。兹者省官初涖此邦，不察制法之意，必欲變更。故臣於今夏入覲之時，具悉表奏，伏蒙俞允。今奉聖旨：良賤事宜，更遣人受決。臣既承若彼之言，而還有如斯之旨，雖深惶懼。又竊思惟，既許祖風，無問是非而仍舊，焉當賤類，必論臧否以更新，應因毁説之紛紜，聊欲究觀其纖悉，故忘冒瀆，備奏愚懷。伏望回揭日之光明，霈同雲之優渥，俾從先命，乃罔後艱。則物以群分，消風土變更之嘆；邦其永保，荷乾坤終始之恩。”

十一月癸卯，宴闊里吉思于壽寧宫。

遣大將軍李白超如元獻人參、牛肉。

丁未，闊里吉思還，王餞于宣義門外。

庚申，遣贊成事崔有渰如元。

辛酉，幸外院，設消災道場。

丙寅，行省遣員外郎李希實如元賀正。

是月，王上表曰：“剪桐爲戲，猶承裂土之恩；降綍由衷，盍依如山之判。但循輿意，更瀆宸聰。念小國依于大邦，若孤兒仰其慈母，罔有嘉言之登聞，動輒招尤；每加厚眷以矜容，勉於從欲。幸自殊於木石，胡不感於乾坤？頃者未禁妄動之亂臣，庶剖愚誠於明主。故當前歲，具陳累世之忠勤；因舉先朝，並錄數條之謨訓。是年賀聖節使陪臣柳栯回還云：‘暗都剌平章等，大德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奏奉聖旨：添設省官者，非爲改

其國俗，亦不欲恒置，但以一二惡人故，似聞百姓騷擾，將使與王作伴鎮安之耳。王今未知朕意，可具悉爲文草奏，然後降答，使明知朕意。’臣恭聞是語，喜若更生，謂絲綸降不踰時，於日夜望其來使。臣亦朝天歲久，不勝瞻戀，乃於今春懇請入朝。伏蒙聖慈俞允，抃躍登途。既赴闕庭，表奏前秋所陳如上，而但聞有命，未奉明綸之意。伏蒙大德四年七月初八日口傳聖旨，亦若前秋之命，臣於是時曾嘆青天之難覩，昵瞻白日以方欣。長吟湛湛之歌，屢忝厭厭之飲，久貪恩於輦轂，忽迫歸期；素欲受者璽書，亦難留待。未遂卑情之切願，如回好夢以空嗟。伏望續垂再振之金聲，遄降一封之綸音，則爲百世雲來之寶，永永相傳。俾三韓草昧之功，緜緜不墜，群誠所祝，萬壽無期。”

又移書中書省曰：“小邦篤承仁庇，獲保孑遺。去夏親朝時，伏蒙聖旨，以本國元卿等九人，皆委於予，閣下所共明知，而此九人，到今無故淹延，一不回還，是何違命之多也？惟冀僉照督還。”又曰：“照得本國舊例，自來驅良，種類各別，若有良人嫁娶奴婢者，其所生兒女，俱作奴婢。若有本主放許爲良，所生兒女，却還爲賤。昨於至元八年，有本國達魯花赤衙門，欲改本俗體例，呈奉到至元九年正月初八日省掾周承行中書省劄付：該都省相度，合從高麗王依本俗施行。以此本國驅良公事，止依本俗舊例理斷，到今不曾改例。今有征東省官，欲改本俗體例，爲此已於今年六月，親赴上都，上表聞奏，於大德四年七月初八日，

都省就喚當職元引官員，省會奏過事內一件奴婢的勾當，依本國體例行者，聖旨了也。欽此。續准都省咨文，該王與闊里吉思，那的每言語不歸一，各别的一般，除是别定奪，怎生呵是奏呵。奉聖旨：冬間王差將人來者，你也好生商量，怎生定體的那其間了也者，除這的外，王教奏的言語，依著他的言語者。欽此。啓請照驗事，准此照得，見准咨文，却與先次都省省會稍有不同，爲此今差官再行賫表進呈前去。伏望都省善爲聞奏，乞令依舊省俗施行。如蒙不准，必須變改舊例，除已前年分已成婚聘所生兒女者，止令依舊住坐外，自今以後，諸奴婢不交嫁娶招占良人爲夫婦，似不争競。然此合行啓禀，都省照詳定擬，希明文回示。"

以韓希愈都僉議侍郎贊成事、判軍簿司事，金之淑都僉議贊成事、判監察司事，崔有渰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金富允知密直司事、典理判書，李英柱爲密直副使、軍簿判書，黄元吉、尹萬庇爲三司左右使，俞甫爲軍簿判書。

十二月甲戌，遣副知密直司事李英柱如元賀正。

戊寅，幸平州温泉。

甲午，元遣伯顏忽篤不花以香十五斤、匹段三十匹、絹三百匹、鈔八百六十四錠來轉藏經。

丙申，以宋和爲西北面都指揮使。

己亥，王與伯顏忽篤不花幸妙蓮寺，轉藏經。

庚子，幸慈雲寺轉藏經。

高麗史三十二

世家卷第三十二

忠烈王五

（辛丑）二十七年春正月甲辰，王與元使如興王寺轉藏經。

丙辰，王率百官幸妙蓮寺，爲皇帝祝釐，諸路行省以下官皆以正月朔望行香祝釐，蓋元朝之禮也。

己未，安西王阿難達遣使求童女，以韓孫秀之女歸之。

壬戌，王以先帝忌，幸妙蓮寺行香。

甲子，耶律希逸享王于壽寧宮。

乙丑，王率行省官及群臣幸妙蓮寺，爲帝聖甲日祝壽也。

己巳，耶律希逸享王于壽寧宮。

庚午，王以前王公主誕日，宴于壽寧宮。

二月癸酉，脱脱大王遣人來，獻海青二翮，因求

童女。

丁丑，耶律希逸謁文廟，令諸生賦詩。

庚辰，以皇太后忌日，幸妙蓮寺。

丙申，遣瑞興侯琠入侍于元。

庚子，王不豫。

三月壬寅，移御盧頴秀第。

元以行省平章闊里吉思不能和輯人民，罷之。闊里吉思率官屬還，中郎將朴洪以通事爲闊里吉思腹心，借威市恩，多受賄賂，隨闊里吉思如元，謀變國俗，不遂而歸。

癸卯，李白超還自元，帝賜王楮幣一萬錠，遣使表謝。

元置耽羅軍民萬戶府。

夏四月辛未，僉議參理金賆卒。

己丑，元遣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詔曰："向以爾國自作不靖，遣平章政事闊里吉思等權令與王共事，以鎮遏之，非欲久任於彼，今悉命赴朝。然闊里吉思等所言爾國越禮濫罰、官冗民弊數事，中書省別有公移。來表乞不變更祖宗舊法，朕惟先朝以本國官號與朝廷不殊，已嘗改正。王於是時，即當以類推之，事如害義，改亦何難？今遣塔察兒等齎詔往諭，王其勉思累朝覆育之恩，以宗國生靈爲念，威福予奪，當自己出，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繄爾群僚，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據省移，

事理釐革既定，差官偕去，使以聞。”中書省移咨曰：“王近表奏增置省官，百姓不安，及乞不改祖風等事，已有頒降詔書，委官持詣本國開讀，所有闊里吉思等官，具言國中不便數事，錄連事目。在前都省議得：驅良之事，且以本國舊俗爲辭，此猶可説，至如王國而用天子殿庭之禮，既臣之初，即當論者，昔或不審，自今宜即更之。其餘如民瘼之可除、事弊之應改者，宜體詔旨諭王之意，一一擬定，仍令去使悉知，王就行訖，備細咨來，以憑聞奏。”其錄連事目曰：“闊里吉思等言，大德三年十月開省以來，別無出納錢糧，止告驅良公事，合依通行體例歸斷。又目覩大德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大德四年二月十五日國王二次大會，亦三舉净鞭，山呼萬歲，一如天子儀制，有此僭越。又本國刑罰不中，或人告是何公事，不問證佐，止憑元告，三問不招，無問輕重，流配海島，遇赦並不放還，刑獄狂濫。覩此一事，餘皆概見。又本國王京（裹）〔裏〕外諸司衙門州縣，總三百五十八處，設官大小四千三百五十五員，刻削於民，甚爲冗濫。加之賦役頻併，少有不前，綁縛凌虐，忍痛銜寃，無可伸理。城郭州縣，虛有其名，民少官多。管民官、按廉官半年一次交代，令本處百姓自備牛馬路費等物，迎送新（奮）〔舊〕官員，道路如織，防農害物，民甚苦之。又元立站赤，每處三四十戶。近年不問公移有無文憑，皆乘馹馬。若王近侍者差出即起二三十匹，餘驗高下，各有等差，兼所管官司百色科擾，因此逃

散，三存其一，厥數不補，至甚生受。又本國歷數十年，未嘗加於賦役，比之其他，優恤甚重，近因權臣所行不法，百姓困弊。其餘事理，難以縷陳。”

五月甲辰，耶律希逸還。希逸喻國王理民之術，責宰輔憂國之事，嘗以國學殿宇隘陋，甚失泮宮制度，言於王，遂新文廟，以振儒風。

丙午，併省内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

庚（戌）〔戌〕，遣知都僉議司事閔萱如元請改嫁寶塔實怜公主，表曰：“扶桑地僻，猶經帝女之曾臨；穠李行遲，盍奏邦人之共慕。念我國得存於今日，由王姬早降于先朝。葳蕤寶陰之忽收，嘆其中否；婉孌芳華之繼至，擬不終屯。何期暫返於九霄，而致遂淹於四載，久欲陳其愚意，恐或忤於宸聰。若猶伉儷之未諧，其必兒孫之難見，忍使青春而虛老，空令皎月以却羞。人言：‘不可爲謀，事由天命。’臣謂求改其匹，簡在帝心，天心即是帝心，帝命亦惟天命。”又請罷耽羅總管府，隸本國，置萬戶府。表曰：“地如隣敵，爲備要詳，天必聽卑，所須當聞。庶仗早圖之力，欲消後悔之萌。伏念蕞爾耽羅，接于倭國，恐姦人倏來忽往，或漏事情；令戍卒嚴警肅裝，不容窺覘。於是謂在軍官而作帥，宜加宣令以播威。頃者臣之所以擬議設立軍民都指揮使司者，不知上國曾有是命，徒以本國舊例，凡大官出鎮邊境者，令帶指揮使之名，故欲於是名加受宣命虎符，如合浦鎮邊事耳。今承中書省咨，奏准設立耽羅軍民總管府，勢有大乖，事非

本望，倘許從便而毋固，第期無失於所施。令罷耽羅總管府，依舊隸屬本國，開置萬戶府，如合浦鎮邊事。但於頭目人員頒降宣命虎符，使得增威鎮壓，則譬若毛之有皮，得其所附，亦如臂之使指，動罔不宜。”又請以忽剌歹等奪占田民，悉還本主，以伸寃枉。表曰：“天地量優，兼容荆棘。瓶罌器窄，要辨錙銖。伏念臣適遭小國之衰危，益荷盛朝之矜恤。頃者禍纏蝸角，靡堪吠主之獶；訟釋鼠牙，不忍依人之鳥。猶執渠魁而誠後，悉令餘黨以還元。本國亂臣之首忽剌歹等所作姦計，既以明白，徒欲亂其國家而欺天亦多，罪不容誅。幸賴好生之德，獲保首領，而尚不知足，因受朝旨，欲收本國所在田園臧獲，又所曾分付令還本國，姜裋等亦徘徊不還，以至于今，理甚乖張，事須申聞。若忽剌歹等本以隻身而到此，曾何一物之有將？今所有資財，皆出侵漁賄賂，所有田民，多是强吞勢奪。其中亦有臣所給者，亦因妄告以無主故與之耳。至如金忻之田民，亦亞於彼。自古安有既去其國而仍食其田，又取其民者乎？况其被奪之民，寃枉不小，亦非所忍觀。是可忍也，何以懲惡？何以勸善乎？俾姦賊以爲謀，亦明時之所惡。伏望陛下張不漏之網，闢無私之門，其忽剌歹等所占田民，許依公道以推明，毋滯平民之寃枉，遂令宜與乃與，可還者還。更使徘徊不返之徒，勿違分付有嚴之令，則既承聖澤，得全祖考之風；又仗皇威，復正君臣之分。其爲感祝，曷可敷宣？”中書省移咨略曰：“征東省欲依慶尚、全羅道

鎮邊萬戶府例，於耽羅設立萬戶府事，奉聖旨可依所請者。”其請改嫁公主表，萱不敢進而還。

戊辰，賜盧承綰等及第。

慶尚道安東界大雨雹，麋鹿、鳥雀或有中而死者，雹一枚數人不能舉。

六月癸巳，置田民辨正司。

秋七月丙午，幸壽康宫。

乙卯，忽只各番、宰樞、房庫、重房輪日享王。

命侍郎贊成事韓希愈，贊成事崔有渰，同知密直司事宋和、金台鉉，密直副使金延壽，知申事吴祁，左承旨宋邦英等，議利國便民之事以聞。

贊成事致仕任翊卒。

乙丑，遣密直副使金台鉉如元賀聖節。

贊成事致仕李德孫卒。

八月己巳，命行省杖韓希愈、宋玢。

戊寅，彗星見于北斗。

辛巳，設中秋宴于壽康宫。

壬午，彗見于北斗。

丙戌，贊成事致仕崔守璜卒。

戊子，江南商客享王于壽康宫。

己丑，王欲還宫，諸嬖幸進言曰：“前月野鹿入城，今又彗星見，宜舍郊禳災。”凡王之出遊，嬖幸益横恣，故託避災異，勸王留連如此。

乙未，王自壽康宫入御張瑄家。

彗見于上台，入天市垣。

丙申，元中書省移文云："大將軍金天(錫)〔錫〕奸詐凶回，離間王父子，宜放還鄉里。"

東界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

九月丁酉朔，幸外院，設星變祈禳法會。

己亥，以慶尚道按廉朱印遠兼當道勸農使。

癸卯，彗星見于天市垣，天狗墜地。

乙巳，金長守還自元，言帝將北征。

戊申，遣上護軍高世如元請助征。

郎將崔涓還自元，言帝已寢北征，宰樞喜，贈白金三斤。

親設龍華會于廣明寺。

丁巳，遣大護軍閔甫如元獻鷂。

冬十月甲戌，移御齊安宫。

乙酉，王如元，次銀川，高世還言："帝有詔勿朝。"遂幸海州。

十一月庚子，王至自海州，入御齊安宫。

戊午，遣上護軍康純如元賀正。行省遣郎將林宣如元賀正。

庚申，王獵于南京。

十二月丙寅朔，遣護軍崔涓如元獻鷂。司宰尹鄭良進酥油，上護軍李白超進人參。

壬午，至自南京。

(壬寅)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幸外院。

甲辰，金延壽還自元，報晉王甘麻剌之薨。

戊申，命田民辨正都監籍闊里吉思所斷奴婢爲良

者，歸之本主。

壬子，賜中贊洪子藩象牙杖。

辛酉，密直使全昇暴卒。

二月乙丑朔，遣贊成事柳庇如元弔晉王喪。

癸酉，幸壽寧宮，設百座道場。

戊寅，燃燈，王如奉恩寺。

僉議中贊致仕薛公儉卒。

庚寅，帝賜王葡萄酒。

辛卯，幸廣明寺，設龍華會。

三月乙巳，幸妙蓮寺，爲晉王追福。

庚戌，中贊致仕廉承益棄官爲僧。

乙卯，幸壽康宮。

甲子，元遣種田軍萬戶拔都來頒赦。

夏四月辛未，元遣別帖木兒等來徵寫經僧。

癸酉，賜崔凝等及第。

五月壬寅，飯僧一千于壽寧宮，遂幸壽康宮。

癸卯，以詩賦親試，取曹匡漢等七人，各賜白金三斤、馬一匹。以匡漢等爲殿試門生，故有是賜。

丙午，以黃元吉知都僉議司事，王惟紹爲密直副使，又以惟紹之父昐知都僉議司事致仕。

殿中侍史金英佐論海南館別監金延侵漁百姓，忤旨，貶爲鳳陽副使。

己酉，以金延壽爲典法判書，趙簡爲左諫議右承旨，朴顓爲監察大夫，申汝桂爲右副承旨。

六月癸亥朔，日食，雨不見。

丙寅，還宮。王之幸壽康宮也，宰樞、將軍房、忽赤、內房庫、內僚輪日設宴，後以爲常。

乙亥，命僉議參理閔漬、知密直司事金台鉉聚及第二十人，試以賀聖節表、上丞相國書、祝聖壽佛疏，白仁壽、卜祺、權暉、金芝等連中之，皆授文翰署令。

金元祥建白，請試國學博士能通六經者遷秩。命趙簡、鄭僐、方于宣、薛超等試之，試者纔通一二經，故皆不得敘。

庚辰，以宗室珣琪爲守城，加韓希愈爲重大匡，郭膺爲監察大夫，朴顗爲典理判書，高世爲三司右使，金文衍爲軍簿判書，金琂充史館修撰官、知內旨，金元祥爲秘書尹、知監察司事。

辛卯，以中贊致仕金琿爲僉議侍郎贊成事。

秋七月乙未，幸壽康宮。

辛丑，以宋玢爲都僉議中贊，車信爲侍郎贊成事，柳侑爲參理，趙簡爲密直副使、右常侍，王惟紹爲左常侍，康純爲軍簿判書。

己酉，遣大將軍秦良弼如元獻童女。

辛亥，高世還自元，世嘗以請入朝如元，會帝有所忌諱，不得奏而還。

丙辰，以高世爲密直副使，康純爲三司右使。

八月壬戌朔，侍郎贊成事致仕（葵）〔蔡〕謨卒。

甲子，遣知密直司事權永如元賀聖節。

庚午，行省享王。

癸未，以吴祁爲監察大夫。

甲申，王手批以池禹功權知右副承旨。

乙酉，元遣伯都孛羅來，分揀遼瀋人物。

丙申，贊成事金琿享王。

九月丁未，移御齊安宮。

冬十月乙丑，幸壽康宮。

辛未，作安平公主影堂于妙蓮寺。

乙亥，以密直提學鄭允宜爲西北面都巡問使。

辛巳，以韓希愈爲僉議中贊，吴祁知都僉議司事，金文衍爲監察大夫。

丁亥，自壽康宮入御齊安宮。

十一月壬辰，幸壽寧宮。

戊戌，幸妙蓮寺。

辛丑，以同知密直司事俞甫出鎮合浦。

丙辰，秦良弼還自元，帝命王親朝賀正。

丁巳，安西王阿難達遣使來，獻海青及金段。

己未，宴安西王使臣于壽寧宮。

十二月庚申朔，王如元命齊安公淑權署征東省事。

壬午，贊成事柳庇偕伯都孛羅如元。

是歲，遼陽省奏帝，請併征東遼陽爲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云："言雖巧飾，及于天聽則必明；事若大乖，豈以風聆而不懼。敢高哀籲，庶賜矜容。念小邦接彼頑民，在先朝立兹行省，當奮武威而越海，添設新僚；及修文德以舞干，輒如舊例。制由詳酌，理合久安。今者似聞遼陽省移咨于上司，以革罷遼陽、征東兩省，合爲一省，而置于東京。臣竊思惟，自東

京至王京一千五百餘里，自王京至合浦一千四百餘里，若合浦海外忽有微波之警，則報告往來之際，千里尚遠，況三千里外乎？此於求名分者或便，非是益朝廷之良計。豈順憸人之輕議，遽違聖祖之嘉謀？然自惟虢德之多凉，恐不入堯仁之深恤。故將陳聞以爲急，第恨奮飛之末由。伏望陛下回太陽之明，慮遠地之弊，克遵前典，勿納偏辭。則臣謹當益堅戴舜之誠，倍祈天壽；倘致征苗之效，小助皇威。"又上中書省書曰："照得小邦最係邊遠重地，隣近未附日本國，自於至元十八年大軍過海征進之後，至元二十年欽奉世祖皇帝聖旨，委付當職行征東省事，威鎮邊面，管領見設慶尚道合浦等處，並全羅道兩處鎮邊萬戶府，摘撥本國軍官軍人，見於合浦、加德、東萊、蔚州、竹林、巨濟、角山、內禮梁等所把隘口去處及耽羅等處分俵，置立烽燧，暗藏船兵，日夜看望巡綽，專一隄備日本國賊軍勾當，到今不曾有失。節次曾獲日本賊人，移咨省院，聞奏了當。今知得遼陽行省官員，欲要將遼陽行省並本國征東行省革罷，却要遼陽府在城合併，改立行省，移咨都省定奪去訖。爲此參詳本國合浦等處邊面相去遼陽府，地理極遠，耽羅又比合浦等處至甚窵遠，倘有邊面啓稟緊急公事，往回遲滯，切恐失悞，深繫利害。今來若不啓稟，慮恐都省未知便否。倘若依准遼陽行省所擬，合併本省，寔爲未便，更兼照得本省即係元奉世祖皇帝聖旨立到，若蒙准咨，止令當職依舊行征東省事，專委威鎮東方極邊未附日本

國邊面勾當，似望不致失悮邊關事務。據此合行咨禀，伏望都省照詳定奪，聞奏施行。”

（癸卯）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寅朔，王在元。

二月辛巳，僉議中贊致仕韓康卒。

丁亥，元遣怯里馬赤月兒忽都以官素一十五表裹、毧經裹兒絹三百匹、黄香十五斤、鈔六百一十錠二十五兩來轉藏經。

三月甲午，百官備儀，奉御香，轉藏經。

夏四月丁亥，雨雹。

五月丁未，王至自元。

癸丑，宰樞享王于壽寧宫。

閏月戊午朔，日食。

以旱雩。

庚申，御凉樓後峰觀擊毬戲。

庚午，大雨。

幸妙蓮寺。

戊寅，國學學正金文鼎以宣聖十哲像及文廟祭器還自元。

辛巳，以韓希愈爲僉議右中贊，宋玢爲左中贊。

六月乙未，行省享王。

丙申，都僉議贊成事致仕金富允卒。

己亥，前後殿試及第享王。

己酉，罷興安都護府副使金瑞芝。王之幸姬鳳池蓮者，本府妓也，邑吏裴度嘗有憾於瑞芝，托鳳池蓮（訢）〔訴〕王，遂罷瑞芝，籍其家。

癸丑，震西北面安集使金堅。

秋七月丁巳朔，遣大護軍閔甫如元獻鷂、鶻。

壬戌，賜中贊宋玢爵樂浪公，以秘書尹吴演權知右副承旨。

甲子，賜朴理等及第。

乙丑，元遣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來。中書省奏："奉聖旨：'宰相崔有渰、韓希愈、柳庇與使臣收管石胄及子天補、天卿、天琪赴京'。"帖木兒不花遣其价于安南府，捕金世等四人。先是，世訴石胄於中書省，今欲使胄、世對辨，故執之。

丙寅，金台鉉率新及第詣壽寧宫上謁，賜宴。

庚辰，移御齊安宫。

辛巳，行省遣護軍李翰如元賀聖節。

元冲甲等五十人及洪子藩、尹萬庇等三十人，以書數吴祁罪，告于帖木兒不花、李學士。

八月丙戌，遣右中贊韓希愈、前贊成崔有渰以石胄及子天補、天卿、天琪如元。

己丑，遣密直副使宋邦英如元賀聖節。

庚寅，召致仕版圖判書崔諹曰："聞卿等亦將訴吴祁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諹不從。

乙巳，洪子藩、元冲甲與諸宰相率三軍圍王宫，執吴祁，遣護軍崔淑千押送于元。

九月甲子，以洪子藩爲都僉議左中贊，復尚左也。

乙丑，幸神孝寺。

庚午，王如元請沮前王還國，又欲以公主改嫁瑞

興侯琠。

冬十月癸巳，元遣兵部尚書脱脱帖木兒來捕吴祁，蓋不知祁已赴京也。

乙未，王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

壬子，幸外院，設消災道場。

都僉議中贊致仕蔡仁揆卒。

十（二）〔一〕月己未，太白晝見。

辛酉，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王國家地耶？"王感泣謝曰："臣老耄，聽信憸邪，是以致此，今聞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前王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臣治。"於是，執宋璘及吴祁兄弟、三司右尹蔵、承旨演、正郎珩、少尹連、妹壻中郎將趙深等，囚于行省。

壬申，以韓希愈爲都僉議右中贊、判典理司事，金琿爲侍郎贊成事、判軍簿司事，安珦爲侍郎贊成事、判版圖司事，崔有渰、柳庇並爲贊成事，閔萱爲參理，閔漬判密直司事，鄭瑎爲密直司使，李混、權永並知密直司事，金台鉉、金深同知密直司事，金延壽、金文衍爲密直副使，洪詵爲版圖判書，郭膺爲監察大夫，李瑱爲典法判書，朴頔爲右常侍，高世、康純爲三司左右使。

戊寅，遣密直副使金延壽、大護軍夜先旦如元賀正，又遣齊安公淑請還前王。表曰："乾坤德洽，遐荒亦合爲一家；父子性存，恩愛何忘於兩地？敢陳鄙蘊，

仰瀆亶聰。伏念幸緣早歲之忠勤，獲忝先朝之釐降。方初得子，鍾憐奚止於隋珠；及至成人，割愛令歸於漢闕。既累生孫於帝側，又曾尚主於日邊。喜極事乖，情踈奸入，以任從於膚受，江忽有沱；如能辨其面欺，(王)〔玉〕何爲石。不明由己，可責在臣。屬奸黨之伏辜，知惡言之移意。今兹反本，還復如初。適逢天使之鼎來，悉照臣衷而策發；如解宿醒而自省，益驚睿睠之尤加。况小邦久依穠李之陰，能保苞桑之業。嘆昔人之難復，思佳婦之足憑。伏望哀臣未免於先迷，念臣匪稽於後悟，敕令嗣子王璋陪公主而還國，盡孝撫民。則臣得舊寶，坐消晚景之虞疑；民無貳心，專戴春陽之化育。"

十二月甲午，以金元祥、金琊爲密直左右承旨，金子興、金賆爲左右副承旨。

癸卯，太白晝見。

庚戌，彗見西方。

中書省移文略曰："征東省欲將本國所貯兵糧折支行省官吏俸，都省送戶部議得，高麗錢糧止從東國支用。"

(甲辰)三十年春正月癸丑朔，王在齊安公第，不豫，放朝賀。

甲寅，彗見于奎。

都僉議贊成事致仕伍允孚卒。

癸亥，復析州郡之併者，罷晉州、羅州、溟州、仁州、靈光、密城判官，祖江、河源勾當，羅州道館

驛使。

丙寅，塔察兒、王約流吴演等十人于海島，釋宋璘。

庚午，塔察兒、王約還。

遣密直副使金深如元，表謝遣使來治吴祁之黨，又請還前王。表曰："狐媚之姦，一朝掃地；鶴鳴之懇，千里聞天。伏念猥以蕞資，寄于荒服，唯把忠純之性，賴德享榮，不虞欺蔽之徒，借威肆虐。渠魁向上司而曾往，餘種留此土以尚存。今有塔察兒尚書、王學士銜命遠來，與臣同議，乃拘囚而察罪，當輕重以定刑，公正爲心，神明决事。二星所降，乃知萬國之歆；數月未盈，已得三韓之理。君臣皆正，父子亦和。惟兹賢使之幸逢，端是聖皇之慈護。因思前歲遥奏下情，爲定省之久違，計光陰而佇待。願敕克家之嗣，斯速穩還；亦令宜室之逑，共來相見。"

丙子，以李之氏爲都僉議贊成事，閔萱咨議都僉議贊成事，鄭瑎判三司事，李混判密直司事，權永爲密直司使，金深知密直司事，高世同知密直司事，朴顓爲密直副使，金元祥知申事，洪敬爲右承旨。

丁丑，幸妙蓮寺，祝帝壽。

壬午，以安于器爲右副承旨。

二月辛卯，元遣都古達、也先帖木兒來，頒省刑詔。

丙申，燃燈，王如奉恩寺。是日，以塔察兒、王約言朝廷未有明禁，復用黄袍黄傘。

乙巳，以内僚前護軍宋均黨宋邦英沮毁前王，囚于巡軍。

三月庚申，梨峴新宫成，王幸觀之，大宴，賜護作官白金人一斤，賜工徒酒食。

辛未，命釋宋均，宰樞不肯，使衛士召均，至宫門釋之。

丁丑，元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來，鞫宋均、宋邦英等于行省。

夏四月壬午，伯伯將還，百官請罪宋邦英等。伯伯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郎將金章押邦英等送于元。

癸未，太白晝見。

丙戌，王置酒壽寧宫賞花。戊子，亦如之。

乙未，令内庫宴于壽寧宫。

聚巫禱雨。

丙申，前中贊韓希愈，贊成事崔有渰、柳庇還自元。有渰、庇詣中書省求奏請還前王表，未獲而還。

壬寅，以韓希愈咨議都僉議中贊。

丁未，元遣參知政事忽憐、翰林直學士林元來。時吴祁、石天補繫獄于元，又以其黨肆爲姦欺，無所畏忌，故遣二人鎮遏之。

五月壬子朔，日食。

丙辰，宴忽憐、林元于凉樓，觀擊毬戲。

己卯，贊成事安珦建議置國學贍學錢。

六月乙酉，國學大成殿成。

丙戌，王詣國學，忽憐、林元從之。七管諸生具冠服迎謁於道，獻謌謡。王入大成殿謁聖，命密直使李混作《入學頌》，林元作《愛日箴》，以示諸生。

丙申，安西王阿難達遣使來，求閹人。

秋七月丁巳，内僚宋均賫《金剛山圖》如元，宰樞使人追止之。均曰："王有命。"遂去。

癸亥，宴于壽寧宫。

庚午，以韓希愈爲僉議右中贊，宋璘知申事。

己卯，江南僧紹瓊來，遣承旨安于器迎于郊。瓊自號鐵山。

八月甲申，遣中贊韓希愈如元賀天壽節。

丁亥，王率群臣具禮服，邀紹瓊于壽寧宫，聽説禪。

甲午，宋邦英、宋璘等還自元，王各賜衣。

丙申，命停今年科舉。

丁酉，遣知密直司事高世于瀋陽推刷人物，内僚金儒、高汝舟潛以書達前王。事覺，王怒杖之，下巡軍。

九月甲戌，遼陽行省參政金詵偕高世來。

冬十月，元杖流吴祁、石天補兄弟于安西。

十一月，宦者李淑奉御香來，王出迎于迎賓館，宴于壽寧宫。

乙亥，彗見虚危間。

十二月甲辰，遣同知密直司事宋邦英如元賀正。

（乙巳）三十一年春二月戊寅，以鄭瑎爲都僉議贊

成事，王惟紹知都僉議司事，權永判密直司事，金台鉉爲密直司使，申汝桂爲密直副使。

庚辰，忽憐疾篤，有爲之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奸臣執命，父子相圖，故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况死生有命，雖良藥奚爲。"竟不飲而卒。

壬午，以李淑爲平昌君。

丙戌，林元還。

丁亥，遣護軍鄭恭如元獻童女。

庚寅，停燃燈會。

乙未，以韓希愈判平壤府事，金文衍爲府使。

三月乙丑，以洪子藩爲慶興君、咨議都評議司事，韓希愈爲都僉議中贊。

丙寅，元遣脫剌歹來頒赦。

戊辰，命安于器掌監試取士。時儒士康慶龍家居教授，其徒十人中是試來謁，呵喝之聲，竟夕不絶。宗室益陽侯第在其傍，異日，侯入見，王問民間事，侯因白之。王曰："此老雖不仕，誨人不倦，以底于成，豈曰小補。"命吏載穀就賜其家。

甲戌，遣王惟紹如元獻童女十人。

夏四月癸未，元遣突烈來轉藏經。

丙戌，設賞花宴于壽寧宫。

甲午，設藏經道場于壽寧宫。

壬寅，以星變宥二罪以下。

五月丙午，幸廣明寺轉藏經。

己酉，賜經德齋生張千贇等及第。

癸丑，幸妙覺、妙蓮二寺。

丁巳，幸興王寺轉藏經。

癸亥，淑昌院妃享王。

丁卯，三番忽赤享王。

六月庚辰，都僉議贊成事鄭瑎卒。

甲申，遣上護軍閔甫如元獻鷹。

辛丑，以韓希愈、金琿爲都僉議左右中贊，王惟紹爲贊成事，權永知都僉議司事，安于器爲密直副使，吴演爲左副承旨。

秋七月辛亥，内庫享王于梨峴新宮。

癸亥，永濟倉享王于壽寧宮。

甲子，上護軍秦良弼還自元，帝命王親朝賀正。

己巳，以權永爲都僉議參理，金台鉉知都僉議司事，高世爲密直使，宋邦英知密直司事，韓慎同知密直司（司）〔事〕，金琄爲密直副使。

甲戌，元以冊皇太子，遣咬猪等來頒赦。

八月壬午，遣贊成事王惟紹如元賀天壽節。

己丑，幸妙蓮寺，爲帝祝壽。

甲午，以薛永任爲都僉議贊成事，高世判密直司事，金文衍爲密直使，朴顗知密直司事，趙文簡同知密直司事。

九月戊午，安西王阿難達遣使來，獻金，且賂左右，求童女。使乃婦人也。

冬十月丁丑，承旨崔崇勸王幸壽康宮。崇嘗納校

尉金時悦女，得幸，由是益有寵。

甲申，内僚曹頔享王。

丁亥，自壽康宫還御于淑昌院妃第。

甲午，以星變宥二罪以下。

辛丑，太白晝見。

十一月乙巳，雷震。

丙午，宰樞以王入覲，宴于壽寧宫。

壬子，内庫享王于壽寧宫。

甲寅，移御前王洪妃第。

戊午，王如元，孫廣平公、江陵侯及韓希愈、王惟紹、高世、金文衍、韓慎、宋邦英、宋璘、洪子藩、崔有渰、柳庇、金深、金延壽等從行。

庚午，命右中贊金琿權署行省事。

辛未，右承旨崔崇罷。時承旨一人已受慶尚道祈恩之命，崇求代，自書口傳。又抄奴朴延當從行，崇受人白金三斤而改之。延以告憲司。

十二月癸酉，齊安公淑如元。王欲以淑孫女獻皇后，故淑有是行。

己丑，都僉議中贊致仕鄭仁卿卒。

庚寅，元遣忽都不花來，求寫經僧，選僧一百以遣之。

癸巳，王次遼陽，趙仁規自元放還，謁於道。王以帝旨即拜判都僉議司事。

前王迎王于薊州，至京，舘于前王邸。

（丙午）三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在元。

辛酉，下教，“《傳》曰：‘養老乞言’，本朝制，亦有老人賜設，今欲遵是制，開三老五更之饗，年八九十者，所在官錄名申聞，官給租養。”

閏月己丑，護軍金就起賫批判來自王所，以秦良弼爲密直副使，盧潁秀、蔡宗璘爲左右承旨，朴侶爲右副承旨。

三月辛未朔，日食。

秋七月己卯，行省遣總郎郭元振如元賀聖節。

以旱聚巫禱雨。

辛巳，都僉議左中贊韓希愈卒于元。

八月己亥，遣知都僉議司事金台鉉如元賀聖節。

辛丑，都僉議贊成事致仕曹允通死。

辛亥，前王妃洪氏卒。

九月甲申，都僉議中贊致仕安珦卒。

戊子，慶興君洪子藩卒于元。

冬十一月甲午，遣承旨崔崇如元賀正。

是歲，王惟紹、宋邦英、宋璘、韓慎譖前王於王，又譖于皇后及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欲祝前王髮，以瑞興侯琠繼尚寶塔實憐公主。崔有渰等詣中書省論惟紹惡逆，省官執惟紹等囚之。高世、金文衍、秦良弼勸王還國，王不可，曰：“我聞前王遣人於路，要我沉于河，我雖老，獨不畏死?”世等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罪，請奉王還國，省官以奏，趣王行。王無以爲計，乃飲藥發痢，自夏至秋不起。公主聞惟紹等被訴，怒甚，召文衍杖之。又使人守戶，凡署名告狀

者，禁其出入王所。於是，諸從臣皆離散，惟秘書丞李兆年、内竪崔晉二人侍。

（丁未）三十三年春正月丙寅朔，王在元。

癸酉，元成宗崩。

丙子，中書省、御史臺遣劉學士來，審斷獄囚。

二月戊戌，太白晝見。

三月丙戌，遣郎將姜褶如元告糴。

辛卯，前王遣同知密直司事金文衍、上護軍金儒來，夜入巡軍府宣批判，以崔有渰爲都僉議中贊、判典理監察司事，柳庇爲都僉議贊成事、判軍簿司事，李混爲都僉議贊成事、判版圖司事，金深爲都僉議參理、判三司事，許評判密直司事，金延壽、金台鉉知密直司事，金文衍同知密直司事，尹琺、吴漢卿爲密直副使，朴承功、羅允材爲三司左右使，趙仁規咨議都僉議司事、平壤君，印侯咨議都僉議司事、平陽君，金忻咨議都僉議司事、贊成事，高世咨議密直司事、都僉議參理，金元祥咨議密直司事、密直副使，秦良弼咨議密直司事、同知密直，崔冲紹爲版圖判書、權授贊成事，洪詵爲上護軍、權授參理，閔宗儒爲典法判書、權授判密直司事，朴全之判秘書寺事、權授密直副使，許有全爲監察大夫、權授同知密直司事，鄭之衍爲左常侍、權授同知密直司事，趙簡爲右常侍、權授密直副使，李連松判禮賓寺事、權授密直副使，朴瑄爲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使，李㦅判司宰寺事、權授密直副使，李瑱判衛尉寺事、權授密直副使，趙

瑞、金興爲左右承旨，夜先旦、洪承緒爲左右副承旨，其餘除授者八十餘人。

前王奉太子旨捕王惟紹、宋邦英、宋璘、韓慎、宋均、金忠義、崔涓及其黨惡者囚之于邸，遷王於慶壽寺。自是王拱手，而國政歸于前王。

夏四月甲辰，瑞興侯琠、王惟紹、宋邦英、宋璘、韓慎、宋均、金忠義、崔涓伏誅。

是月，元敕王還國，因署行省以鎮撫。

五月壬申，元遣平章撒勒帖木兒、學士郭貫來鎮之。

丁丑，王至自元，入御淑昌院妃第。

乙酉，幸梨峴宮，設消災道場。

辛卯，內庫享王。

是月，前王與右丞相答刺罕定策，迎皇姪懷寧王即皇帝位，是爲武宗。

六月乙未，龍山別監魯維享王。

甲辰，遣密直副使趙瑞如元賀聖節。

丙午，前王遣左承旨金之兼來啓："令造成都監官桓頤領兵船軍，與內盈尹康順、護軍李珠董役，營造市街兩旁長廊二百間。"從之。

己酉，遣同知密直司事秦良弼如元獻童女。

癸丑，元帝以即位，遣要乙古豆來頒赦。

秋七月辛未，遣上護軍李茂如元獻鶻。

乙亥，典理軍簿更定選法。先是，前王遥命二司分掌文武選，其僉議密直有缺，必須馳稟於我。以故

王欲不聽二司之奏，承旨等强之曰："此爲前王之命，不可不聽。"王雖不恊於心，亦不可否，但頷之而已。

戊子，彗星見于尾。

元冊皇太子，遣使來頒詔。

八月辛亥，元遣前王從臣知監察司事崔實來，加王策命曰："咨爾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王昛，秉心直諒，賦質貞純，早克嗣於先猷，久服勞於王室。身惟國壻，寅居賓日之方；男即皇甥，復豫乘龍之選。築館荷兩朝之眷，分茆襲百祀之傳。肆陞右揆之階，光應上台之象。玆荐頒於寵數，其益效於忠勤。動惟一德之懷，居必正人是與。祖宗世稱漢藩輔，保樂土於三韓；父子並爲周司徒，播清風於萬古。可特加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尚服渥命，以介福祺。"王賜實衣一襲，銀三斤。

丁巳，遣中贊崔有渰如元賀登極。

典法判書李瑱上書前王，王嘉納，超拜政堂文學。

九月癸酉，前王命都評議司，女年十六歲以下、十三歲以上，毋得擅嫁，必須申聞而後許嫁，違者罪之。

冬十月丙午，遣判密直司事金延壽如元謝冊命。

丁未，三番忽赤享王。

壬子，元遣宦者及典酒李彦忠來選童女。

庚申，內庫享王。

十一月甲子，賜安奮等及第。

丁卯，隨從功臣享王，平章徹勒帖木兒、郭貫亦與宴，請設火樹，觀之。

乙亥，王不豫。

壬午，遣同知密直司事秦良弼如元獻童女八人。

丙戌，遣都僉議贊成事李混如元賀正。

以前王命，遣直史館尹頎奉先代實錄一百八十五冊如元，時人皆不可曰：“祖宗實錄，不宜出之他國。”

戊子，遣都僉議參理金深如元獻童女十八人。

十二月丙申，前王杖流前承旨吴演及其弟漣于海島。

前王欲依上國之制定軍民，崔有渰駁之，乃止。

（戊申）三十四年春正月丁亥，遣同知密直司事趙瑞如元賀皇太子誕日。

二月癸巳，地大震。

辛丑，元改元至大，遣許宣來頒詔。

甲辰，燃燈，王如奉恩寺。翼日，侍臣上壽，王酬之。謂曰：“此日觀燈，是吾畢竟事，卿等宜無辭。”侍臣皆爲之盡觴。

丙辰，元詔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丁巳，中贊崔有渰還自元，帝賜王蒲萄酒。

三月庚申，幸梨峴宮，設消災道場。

壬戌，元遣濟州達魯花赤來。

夏四月癸巳，元遣宦者撒勒降香，以皇太后命選

童女。撒勒，本國龍宮縣人也。

丙申，王與淑昌院妃幸奉國寺。

戊戌，王畋于進奉山。

庚子，江陽公滋卒。

庚戌，設賞花宴于壽寧宮。

癸丑，平壤君趙仁規卒。

五月丙寅，王不豫，移御金文衍第。

戊辰，禱雨。

戊寅，知密直司事朴瑄還自元。帝以前王定策功，封瀋陽王。

甲申，禱雨于圜丘。

丙戌，李混、崔鈞、金元具與承旨權準齎瀋陽王所定官制及批判還自元，超資越序者皆近幸權勢，世臣舊官俱退閑。

六月己丑，元遣使禁諸王、駙馬私給驛馬劄子。

辛丑，頒瀋陽王所定官制。

秋七月丙寅，王疾篤，遣禮賓尹韓連以報瀋陽王。

己巳，王薨于神孝寺。是夜，殯于淑妃第。遺教曰："不穀荷天地祖宗之佑，濫處王位，于今三十有五年矣。其間國步多艱，民不安業，邪佞併進，忠良自退，斯皆否德使然，心甚愧焉。然幸得受天之佑，享年七十有三。今遇沉痾，累旬未差，但思一見瀋陽王。嘗寄書促來，大期奄至，豈容相待？噫！有生有死，理固然矣。父傳子受，亘今斯古，祖宗基業，邦國機務，一切委付瀋陽王。惟爾臣僚，各守爾職，以待王

來，傳予遺訓，毋致遺失。”

王在位三十五年，壽七十三。王性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幼嚮學讀書知大義，嘗與大司成金坵、祭酒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行于世。十月，葬于慶陵。忠宣王二年，元賜謚忠烈，恭愍王六年，加景孝。

史臣贊曰：“當忠烈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强敵來侵。一國之人，不死於虐政，則必殲於鋒鏑，禍亂極矣。一朝上天悔禍，誅戮權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主。而公主之至也，父老喜而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王又再朝京師，敷奏東方之弊。帝既俞允，召還官軍，東民以安。此正王可以有爲之日也。奈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畋，廣置鷹坊，使惡小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祖英等昵近左右。公主世子言之而不聽，宰臣臺省論之而不從。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廢其嫡而立其姪。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非忠烈之謂乎？”

高麗史三十三

世家卷第三十三

忠宣王一

忠宣王諱璋，字仲昂，古諱謜，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王長子，母曰齊國大長公主。忠烈王元年乙亥九月丁酉生。三年正月，册王爲世子。九年二月，忠烈將獵于忠清道，時王年九歲，忽泣下，乳母請其故，答曰:“今兹百姓困窮，又當東作之時，父王何爲遠獵?”曹義珣以告，忠烈曰:“小兒怪哉！獵期已定，不能聽。”未幾，公主得疾，忠烈不果行。又見人衣破布衫負柴入于宮門，使問之，對曰:“將作署其人也。”王曰:“我美衣服而百姓若此，於心安乎?”又有宮奴取里中兒紙鳶以獻，問汝安得此，以實對，王曰:“取諸人獻於我，何哉?”即命還之。常謂行李別監魏璇曰:“奇怪妖妄皆所不取，但可以前修之事告我耳。”廉承益嘗進相師天一，天一相王曰:“慈眼不喜

鷹犬。”朴義在側，王顧曰：“每以鷹犬從臾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靦而退。

十三年九月，忠烈在燕，召王入朝。

十月，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領獻王，以助行李之費。王曰：“此物皆剝民斂怨，非吾所欲。”遣人悉還其主。

十四年八月，以聖節宴于大殿，宋人作戲，忠烈召王觀之，王辭不入。時王年十四，嘗踞內僚元奕膝上，從容相語。奕謂王曰：“人主不宜聰察，殿下聰明大過，宜小寬容。”王作色曰：“汝輩使我癡暗，持弄掌（土）〔上〕如軟餅乎?”奕懼。

十五年五月壬午，王聞前博士康煦死，問左右曰：“莫是燃頭燃臂，以救王疾者歟?”對曰：“然。”王曰：“凡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之所爲也。煦乃媚上，敢行非禮，雖死何惜。”聞者歎服。

十七年九月，帝授王特進上柱國、高麗國王世子，賜金印。

十八年七月丙戌，如元。

九月，帝御紫檀殿，引見，問本國事，王奏對詳明。

十月，帝召王入寢殿，問曰：“讀何書?”奏云：“讀《通鑑》。”帝曰：“歷代帝王，誰爲賢明?”對曰：“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帝又問曰：“漢祖、唐宗孰與寡人?”對曰：“臣年少，何足以知之。”帝曰：

"然，問於宰相以來。"

（三）〔二〕十一年八月戊午，至自元。帝冊爲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國王世子、領都僉議使司，賜兩臺銀印。誥曰："幼禀義方，夙標令器，繄我家之自出，爲藩輔之具贍。逮事先皇，恭勤備著，預聞庶議，聲譽加隆。爰寵賁於儀章，仍峻升於命秩。敘其勞，詔其舊，宜懿戚特優；子惟孝，臣惟忠，尚成規恪守。毋忝素履，茂對榮光！"

九月甲申，署事于都僉議司。

十二月癸卯，如元。

二十二年十一月壬辰，王以白馬八十一匹獻于帝，納幣，遂尚晉王甘麻剌之女。癸巳，又以白馬八十一匹獻于太后，太后以羊七百頭、酒五百甕宴王。帝與太后臨軒，諸王、公主、百官侍宴。甲午，以白馬八十一匹獻晉王，仍以酒三百甕、羊四百頭宴。

二十四年正月甲辰，元遣使冊爲國王，以忠烈爲逸壽王。

丙午，受內禪，即位於康安殿。

戊申，教曰："昔我太祖，一統三韓，熙鴻號于無窮，堂構相承，于今三百八十有一年矣。逮我光文宣德太上王在潛邸時，爲安黎庶，斷自睿慮，入侍帝庭，得配王姬，光紹前寧，嗣大曆服，二十五年，昇平之業，於斯爲盛。噫！皇天不弔，我母后貞敏莊宣仁明太后奄忽賓天，上心鬱鬱，倦于聽政，以軍國繁機，歸于幼冲，牢讓再三，不獲俞命，新即王位。惟予小

子，幸爲先帝外甥，又承皇帝、皇太后眷顧，嘉與公主，聿來于玆。倘賴積累之功，永保社稷丕丕之基，宜以殊恩，覃及遐邇。自正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二罪以下，咸宥除之。一、哈丹之闌入也，州郡望風迎降，唯原州以孤城，摧挫賊鋒，然後諸城效之，掃盡賊黨，致三韓之再安，敵先帝之所愾，其功萬世難忘。其防護別監判書致仕卜奎、戰士中郎將元冲甲、其邑守倅與長吏之成功者，雖已褒賞，尚有慊然，宜加擢用，勸勵後人。其邑常徭雜貢，宜復三年。一、三韓壁上功臣、三韓後代代壁上功臣、配享功臣、征戰没陣而亡功臣子孫等，以賤技落在工商匠樂者，凡以功與恩已屬兩班，而父母無痕咎者，宜推明許通，其功臣之田如有孫，外人占取者，勿論年限，依孫還給。同宗中功臣田，若一戶合執者，辨其足丁半丁，均給功臣子孫，屬南班者改東班。一、文武兩班、正雜路凡有職者，加次第同正職，前恩未蒙者，並以今恩許蒙。前有鄉職者，加次第，鄉職官滿者加鄉職階。一、諸司人吏動静，許一度，吏兵部入仕者，各許五十人。近侍、茶房員吏，超等加職，給事許初入仕，南班屬者，年限勿論，改東班。一、諺曰：‘僧多批職，亡國敗家。’今批職之數過多，令有司褒貶申聞。今後有法德殊職者，方加法號。一、前所配者，除謀亂國家、不忠不孝、殺人强盜、謀故劫殺、鈒面充常戶外，其餘入島者出陸餘鄉。餘鄉者通朝見，朝見者量用，公私雜罪者還其職田。終身不敘停職屬散者，量用。一、

日本護送使副知密直司事致仕金有成、供驛令郭麟，一行員將子孫錄用。”

己酉，移御壽寧宫，王以文翰學士承旨崔旵、學士朴全之、侍讀學士吴漢卿、李瑱修撰宥旨，賜綾絹紬紵各十五匹。

庚戌，王詣德慈宫，奉逸壽王宴于壽寧宫。

王舅晉王遣平章扎剌帖木兒來，弔公主喪，仍致祭。

壬子，重房宴王。

癸丑，幸佛恩寺，相營宫之地，置德慈宫。

乙卯，王率百官詣德慈宫，奉牋，上尊號曰太上王。王衣紫袍，太上王衣黄袍，受賀，時稱三韓罕有之盛事。

平陽侯昡、大將軍金精齎王及逸壽王謝表如元。

丙辰，王與公主詣德慈宫，奉太上王宴于壽寧宫，爲公主誕日也。翌日，又奉迎太上王及貞和宫主宴于王宫。

二月戊午朔，王始署征東省事，宰樞及行省左右司官吏謁見，用元朝禮。

庚申，阿木罕太子及甕吉剌歹丞相還，王餞于金郊。

甲子，王朝太上王于貞和宫。王命“莊穆王后宜加太后之號，有司其議以聞。”

丁卯，王與公主移御印侯家。

己巳，命以僉議密直司爲王宫，蓋古彦昌宫基也。

初，王欲以車信家爲宫，既興工，相地者以爲不吉，遂卜於此，大興工役。

庚午，以觀燈，王與公主奉太上王幸康安殿。

辛未，燃燈，王如奉恩寺，賜文翰學士崔昷、朴全之、吴漢卿、李瑱尚乘鞍馬。翌日大會，群臣上壽，次至四學士，王使之前，賜巵酒，謂之曰："惟爾諸學士直言無隱。"

甲戌，以總郎姜用丁爲慶尚道按廉使，正郎柳謙副之；國學司藝許有全爲全羅道按廉使，直講鄭珩副之；總郎李源爲忠清道按廉使，郎將白應龍副之。

丁丑，監察司囚校書郎趙晉成妻趙氏。趙氏，正郎倆之女也，與兄之烈通，其母知而止之。之烈歐母匿妹，其母訟之。

親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

甲申，王率百官賀太上王生日于德慈宫。

王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

是月，王以歲凶民飢减膳，命内廚進橡實嘗之。

三月戊子，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中贊鄭可臣上章乞退，不允。

壬辰，王朝太上王于貞和宫。

癸巳，王召諸道按廉諭以治民之事，爲之流涕，賜酒遣之。

乙未，以方臣祐、李淑爲壁上三韓正匡，吴仁永副知密直司事，洪詵爲右副承旨。

丁酉，王與公主以晉王生日，奉太上王宴于壽

寧宫。

庚子，幸王輪、乾聖二寺。

長陽公溍進頌德詩，賜米三十石。

壬子，親設功德天道場于康安殿。

王與宰臣崔冲紹及翰林四學士論三教業。

癸丑，王朝于德慈宫。

乙卯，高唐王闊里吉思遣使來，歸安平公主之賻。

太上王爲妃金氏奴婢求内傳于王。王曰："臣於即位之日，爲民請命于天，革去宿弊，内傳其一也，臣不敢奉命。"

夏四月戊午，雨雹。

命學士崔昷等四人及承旨金昇掌銓選。

庚申，親設仁王道場于康安殿。

辛酉，王命撥還外吏之在京者，别將以下勒還本役。

甲子，太史局言："城中巫覡淫祀日盛，請徙郭外。"

乙丑，王與公主上壽德慈宫。

丙寅，王命詞臣許有全、趙簡及致仕金孝（巨）〔臣〕、崔瑒直言時事，凡有愆違，即疏以聞。

戊辰，王置賞花宴于壽寧宫。

庚午，王朝德慈宫。壬申，亦如之。

乙亥，前密直司使安戩卒。

辛巳，雨雹。

僉議司請避王嫌名，元、原、源、騵、嫄、羱、

䴡、摞、麣、蒝等字，從之。仍命並諱遠字。

五月丙戌，公主妬趙妃，公主之乳媪與無賴之徒潛謀，以公主失愛，遣闊闊不花、闊闊歹與大將軍金精、吴挺圭等如元告太后。

庚寅，西蕃八哈思等十九人來，王所招也。

辛卯，教曰："先王設官分職，蓋欲得人，而共圖庶務。孤於幼歲入侍天庭，躬承先帝之訓，目覩大都之制既詳矣。及叨重寄，凡諸時弊，一皆蠲罷，惟宰執之數，倍於古制。公家議論，多少異同，事事稽滯，宜當减省。又頃者因避上朝之制，百官名號，早曾改之。然或有同而不改者，有不同而改之者。所更之號，亦不師古，容有未稱。孤當即位之初，遽革成規，懼乖物議，然隨時沿革，古亦有之。載按歷代官職不涉上朝官號者而易置之，或罷不急之司合於一局，庶幾官省而事易理也。"

是日，以趙仁規爲司徒侍中、參知光政院事，洪子藩爲左僕射、知光政院事，洪奎守司徒、領景靈宫事，鄭可臣爲司空右僕射、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參知光政院事，印侯爲光政使、參知機務，金琿檢校守司徒、領奉常寺事，車信、李之氐並檢校司徒資政院使，金之淑同知光政院使、參知機務，安珦參知機務、行東京留守、集賢殿大學士、雞林府尹，柳庇爲光政副使、兼權參知機務，崔有渰檢校司空司憲大夫，李混檢校司空、西京留守、平壤府尹，鄭瑎爲南京留守、廣陵府尹，崔冲紹同知資政院事、行中京留守、

開元府尹、果毅軍都指揮使，朴義同知資政院事，閔漬集賢殿大學士、簽光政院事，元卿爲中京留守、果毅軍都指揮使，閔宗儒爲銓曹尚書、崇福館使，許評爲民曹尚書，尹珤爲弘文館學士、儀曹尚書，崔昷爲詞林學士承旨、刑曹尚書，全昇爲崇文館學士、兵曹尚書，柳栯爲兵曹尚書、鷹揚軍上將軍，吴漢卿爲詞林學士、試左散騎常侍，李瑱爲詞林學士、試右散騎常侍，洪子翰爲金吾衛攝上將軍兼司憲中丞，張碩爲光政都承旨、奉常卿，金恂爲光政副使承旨、成均祭酒，趙瑞爲光政承旨、典客卿，李承休爲詞林侍讀學士、試秘書監左諫議大夫，沈逢吉爲司憲中丞，權永爲詞林侍講學士、試衛尉卿，趙簡爲刑曹侍郎、右諫議大夫。

癸巳，教："僧人既已出家，固當上不拜君王，下不拜父母，况其餘乎？自今僧俗相拜者，重論如法，雖至居家庸僧，勿差官役。"

甲午，以王子宜忠爲永嘉軍承宣使，宜孝爲江陵軍承宣使，以宗室昡爲平陽郡公，維爲咸寧公，璽爲廣陵郡侯，元爲漢山郡侯，禔爲通義軍觀察使，和爲丹陽軍觀察使，琯爲桂陽軍觀察使，祥爲臨海軍觀察使，玖爲漢南軍觀察使，贇爲順正軍觀察使，軒爲延平軍觀察使，珩爲始興軍觀察使，璹爲定山軍觀察使，麻爲寧海軍觀察使，侊爲江陰軍觀察使，温爲晉江軍觀察使，琪爲保寧軍觀察使，許慶爲漢陽軍觀察使、千牛衛上將軍。

甲辰，公主遣徹里如元。

乙巳，王以安平公主小祥幸神孝寺行香。丙午，詣德慈宫。

王使人請公主留徹里，不聽。

壬子，都僉議參理柳陞卒。

乙卯，王與公主受戒于蕃僧。

罷營新宫。

教："自今百寮凡大小公事並除狀申，從宰樞商議處决，然後以聞。"

六月丙辰朔，太上王及國王公主受戒于蕃僧。

徹里還自元。

丁巳，元遣右丞阿里灰、洪重喜，中書左丞楊炎龍來。凡乘傳者百餘，鞫趙仁規，遂與元卿往監察司，收新定官制。

戊午，王朝德慈宫，宥二罪已下。

己未，復遣徹里如元。

僉議中贊鄭可臣卒。

癸亥，復置承旨房，以前承旨張碩、洪詵、全昇爲之。

甲子，楊炎龍封生成庫，乃王府珍寶所藏也。

乙丑，王朝德慈宫。

馬八國王子孛哈里遣使來，獻銀絲帽、金繡手箔、沉香五斤十三兩、土布二匹。先是，王以蔡仁揆女歸丞相桑哥，桑哥誅，帝以蔡氏賜孛哈里。孛哈里與其國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

通之。

戊辰，太后遣僉樞密院事洪君祥及帖木兒不花來。

壬申，幸壽寧宫，飯蕃僧祓呪咀。

甲戌，王朝德慈宫。

乙亥，王受菩薩戒。

王與公主奉太上王宴元使于壽寧宫。

丁丑，楊炎龍還，王餞于宣義門外。

癸未，王與公主以安平公主誕日，奉太上王宴于壽寧宫。

甲申，以天變屢見，放輕繫，減重罪一等。

七月丁亥，王與公主朝德慈宫。

徹里還自元，帝命國王公主以八月入朝。

辛卯，洪君祥享王于內。

壬辰，王朝德慈宫。翌日，偕公主又朝，洪君祥設宴。

戊戌，復改官制。以洪子藩爲三重大匡、僉議中贊、判銓曹事，印侯爲重大匡、僉議侍郎贊成事、判兵曹監察司事，金琿爲僉議侍郎贊成事、判民曹事，韓希愈守司空中京留守、開城府尹、商議都僉議會議都監事，車信爲僉議贊成事、判儀曹事，金之淑爲僉議參理、判工曹事，安珦爲僉議參理、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李之氐爲資政院使、知都僉議事，崔有渰判三司事，李混爲密直司使、銓曹判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鄭瑎知密直司事、兵曹判書、寶文閣大學士，柳庇知密直司事、左常侍，閔漬同知密直司事、

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元㺶同知資政院事、民曹判書，元卿同知密直司事、工（書）〔曹〕判書，金賆同知資政院事、儀曹判書、同修國史，許評同知密直司事、判奉常寺事，吴仁永爲密直副使、判衛尉寺事，閔宗儒爲密直副使、刑曹判書，尹珤爲密直副使、成均大司成、修文殿學士，劉福和爲密直副使、判禮賓寺事，薛景成爲資政院副使、判太僕寺事，金富允爲資政院副使、判司津寺事，皆兼上護軍。崔昷爲資政院副使、右常侍、詞林學士承旨，張碩爲資政院副使、中京留守、判外府寺事、集賢殿學士，柳栯爲資政院副使、判內府寺事，朴全之爲三司左使、詞林學士承旨，吴漢卿爲三司右使、詞林學士，洪詵爲密直司知申事、兵曹判書、知銓曹事，洪子翰知監察司事，全昇爲左副承旨、判秘書寺事、寶文閣直學士，李承休判秘書寺事、崇文館學士，金恂爲右承旨、成均祭酒、寶文閣學士、知民曹事，李瑱爲左承旨秘書尹、知兵曹事、詞林學士，權永爲密直司右副承旨、禮賓尹、知工曹事、詞林侍讀學士。

己亥，王與公主幸神孝寺，設盂蘭盆齋。

癸卯，洪君祥還。

乙巳，幸三大藏所，命寫五大部經。

丙午，王與公主幸安國寺，觀水戲。

庚戌，王與公主朝德慈宫。

癸丑，王朝德慈宫。

八月乙卯朔，遣知密直司事鄭瑎，行省亦遣石抹

也先帖木兒如元賀聖節。

庚申，太上王移御將軍崔仲卿家。

甲子，元遣孛魯兀等來，趣王及公主入朝。

以柳庇判密直司事，朴全之爲密直副使、中京留守，金恂爲三司左使，許評同知資政院事，劉福和爲密直副使，李承休爲密直副使、監察大夫、詞林學士承旨，仍令致仕。

戊辰，追尊安平公主爲仁明太后。

辛未，王與公主如元，宥二罪已下。

壬申，太上王餞于金郊，酒酣，使臣孛魯兀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逸壽王，於是太上王復位。王如元宿衛凡十年，武宗、仁宗龍潛，與王同卧起，晝夜不相離。忠烈王三十三年，皇姪愛育黎拔力八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剌罕、院使別不花與王定策，迎立懷寧王海山。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等謀奉安西王阿難達爲亂，太子知其謀，先一日執阿忽台等，使大王都剌、院使別不花及王按誅之。五月，皇姪懷寧王即皇帝位，是謂武宗。

三十四年五月戊寅，元以定策功封瀋陽王。制曰："咨爾推忠揆義協謀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王璋，世祖外孫，先朝貴壻，方朕纘承之始，寔參翊贊之功，以賞善罰惡之至公，保孝父忠君之大節，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駙馬都尉、進封瀋陽王。"又令入中書省參議政事，賜金虎符、玉帶、七寶帶、碧鈿金帶及黄金五

百兩，銀五千兩，皇后、皇太子亦寵待，所賜珍寶錦綺未可勝計。

七月己巳，忠烈王薨。

辛未，遣僉議評理金利用如元告喪。

八月乙未，市街長廊成。

王命罷近侍茶房。

壬子，王自元來奔喪，在途星行十餘日乃至，先詣殯殿，入哭設奠，百官以玄冠素服侍立，次詣仁明太后殿設祭。

癸丑，王幸壽寧宮，率百官，隷即位儀。

賜政丞崔有渰玉帶，朴景亮、權漢功、金之兼、崔誠之、李彦忠等鞓帶。

甲寅，王服紫袍，設灌頂道場于康安殿，詣景靈殿告嗣位。遂乘輿至壽寧宮即位，受群臣朝賀，班序尚右，文西武東。禮未畢，天大雷電雨雹，既霽，僉議司享王，諸君、宰臣、軍官、忽赤皆獻白馬。

九月丙辰，幸壽寧宮，僉議司享王。

乙丑，杖讞部議郎韓仲熙於宮門，人莫知其罪，既而召仲熙，慰撫之。

庚午，王祭殯殿，又祭仁明殿，遂幸神孝寺，爲帝祝釐。

戊寅，幸神孝寺，遂幸王輪寺，住持仁照進茶，繼以肉膳。

己卯，命藝文詞伯吴詗等改諸宮及內僚官名，又改宮主爲翁主。

壬午，幸龍化池，中護金深享王。

癸未，飯僧尼二千二百餘人於壽寧宮。

甲申，百官賀王誕日，各獻茶果。典儀寺不及，書雲觀梨一器而已。典儀兼官李彦忠、書雲提點崔誠之並徵銀一斤。

十月丁亥，又飯僧尼于壽寧宮。

戊子，以選部銓注多誤，追典書至散郎俸米，始令僉議宰臣同選部議政。

己丑，貼榜中門曰："除王輪住持仁照、龍岩住持用宣、仙巖住持若宏及崔湍、權漢功、金之兼、金士元、崔誠之、桓頤、吴玄良、姜邦彦、李珍、姜融、趙通、曹頔、曹碩、崔玄、鄭子羽、崔仲公、文坫、李伯謙外，餘人非特召不得入。"又飯僧于壽寧宮。

謁高陵，以卜地不吉，囚相地者密直副使致仕姜軒、故贊成事伍允孚婿姜美及外孫二人于巡軍，遂如新陵，賜酒護作官及工徒，勞之。

始令五部點戸。

庚寅，洛浪君金琿邀王享于男山書齋，於是宰樞僧徒日進膳，争極豪侈。

辛卯，王祭殯殿，遂幸壽寧宮，瀋陽路人享王。

癸巳，王祭殯殿，遂幸金文衍家，與淑昌院妃相對移時。妃，文衍妹也。

甲午，大行王晬容來自元，王率百官出迎于郊，入安于殯殿。翌日，王祭殯殿大斂，三臨盡哀，百官皆縞素，停朝市。

是日，宿定安君許琮第。

丙申，有司議上大行王謚。王不可，曰："有上國在，我且請之，竹冊、玉冊亦合於禮乎。"於是但上號曰"純誠守正上昇大王"。

丁酉，葬慶陵。柩初發，王衰麻絰，手擎香爐，步至十川橋，乃乘肩輿至山陵。葬訖，大臨乃還，先世所未嘗行也。遂設釋服道場于西普通，奉安晬容于魂殿，號曰靈真殿。

戊戌，王視事。

己亥，元皇太子遣使賀即位。

庚子，王如妙蓮寺，謁仁明太后真。

召諸道務農使李厚、陸希贄、崔伯倫等諭之曰："予所以置典農司者，欲法漢常平倉與民糶糴，以周其急，非以私之也。且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如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得乎？凡民匿于豪强之家者，日益富逸，孑遺殘民，困於賦歛，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予甚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從者，隨其所犯處决，然後申報僉議府。"

辛丑，親設消災道場于外院。

甲辰，宰臣元瓘享王於壽寧宫。

丙午，幸定安君許琮第，置酒。是日，納故平陽公昡之妻許氏。

丁未，王如神孝寺，設大行王百日齋。

己酉，幸金文衍家，蒸淑昌院妃。未幾，進封爲

淑妃。

辛亥，元遣使來詔曰："繄爾東藩，世守臣職，子承父爵，典制具存。近高麗王王昛遺奏，以其子王璋襲爵。朕惟王璋親惟聖祖之甥，懿乃宗姬之壻，嘉謀偉績，俱有可稱。久侍闕庭，備殫忠力。特授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自今以始，益謹畏天之戒，勉修事上之誠。群工庶職，各守常規，士庶緇黄，無失其業。"

甲寅，帝及太后遣使來宴王。乙卯，皇太子所遣使臣又宴王。

十一月己未，宴元使，贈銀瓶百口、苧布二百匹、綾百餘匹。

甲子，命停八關會。

辛未，王在金文衍家，百官會梨峴新宫，王下教曰："肇自祖王統合三韓，臣服述職者尚矣。逮我父王，上國顧遇憂異於前，獲承釐降，厚沐寵光。孤亦入侍，繼爲駙馬，歷衛三朝，于今十有九年。越於年前，仰憑皇帝、皇太后、皇太子奮庸熙載，肅清四海。至於本國奸佞之儔，亦皆蕩除，内外安寧。孤乃請欲歸寧父王，上天不弔，未獲少延，剋日奔喪，何嗟及矣？皇帝哀予小子，乃許慎終繼襲之命。尋遣使臣，仍授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依前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都尉、瀋陽王。噫！聖恩重大，王位難處，承先父之遺訓，迫臣民之推戴，以否德就位，兢兢業

業，不敢遑寧。追惟祖王開創之初，法度悉備，降及後代，漸致陵夷。矧又近奸臣得志，愚弄國柄，毁綱隳紀，公私田民，併爲所奪，人民艱食，官廩空虛，私門富溢，孤甚痛之。庸是擇遣使人點數民田，均租定賦，遹追前式。此蓋一爲國用周備，一爲俸祿贍給，一爲民産豐足。況司牧之初，宜加異澤。自至大元年十月十六日黎明以前，除不忠不孝謀故殺人外，咸宥除之。一、祖王以降，歷代祖先宜加上德號。一、城隍並國内名山大川載在祀典者，並宜加號。一、圜丘、籍田、社稷，乃國家徼福之所，宜令有司營立齋廚，祭膳之設，要當蠲潔。一、寢園及祖宗墳墓，務在敬崇，邇來有司怠慢，至有欹傾頹毁者，今特設典儀寺，全爲斯任。其寢園一新營構，諸墳墓更加完補，並置看守人戶，禁樵採放火。一、大成至聖文宣王，百代之師，春秋釋奠，朔望祭享，諸儒聚會，宜加精潔。一、孝子順孫、節婦烈女旌表門閭，許加分職。一、地理國師道詵、儒宗弘儒侯薛聰、文昌侯崔致遠並宜加號。一、諸衙門隨時沿革，不拘一體。況本國官多虛設，名存實少。今商酌時便，或併或省，宜加勤恪，各供爾職。一、先於至元十二年，欽蒙世祖皇帝遣阿禿因來傳聖旨，又於至元二十八年予與鄭可臣、柳清臣等詣紫檀殿裏，親奉世祖皇帝聖旨云：'同姓不得通婚，天下之通理。況爾國識會文字，行夫子之道，不應要同姓。'時有李守丘傳說柳清臣，又傳譯鄭可臣。本國因循，未還遽革耳。自今若宗親娶同姓者，以違

背聖旨論，宜娶累世宰相之女爲室，宰相之男可聽娶宗世之女。若家世卑微，不在此限。新羅王孫金琿一家，亦爲順敬太后叔伯之宗；彦陽金氏一宗、定安任太后一宗、慶源李太后、安山金太后、鐵原崔氏、海州崔氏、孔岩許氏、平康蔡氏、清州李氏、唐城洪氏、黄驪閔氏、横川趙氏、坡平尹氏、平壤趙氏，並累代功臣宰相之宗，可世爲婚媾，男尚宗女，女爲宗妃。文武兩班之家，不得娶同姓，外家四寸，亦聽求婚。一、自至元二十七年至大德元年，自大德二年至于今，侍從臣僚多負勞苦，其功可賞，宜别錄敘用。一、大德三年，本國無頼之徒將欲搆亂，萬戶忽刺歹、金忻等先知其謀，有能整亂，其功可賞，宜别錄敘用。一、大德七年春，奸臣佞竪至行在香水園，謀爲不利於孤，評理朴景亮、劉福和、洪詵、許有全、李連松、姜融、李珍、李蒨、趙通等奮義忘生，力沮奸謀，忠勤特異，朴景亮宜别錄敘用，其親子及堂兄弟姊妹至于子孫，一皆爲良。劉福和、洪詵、許有全、李連松、姜融、李珍、李蒨、趙通等尤加敘用，延及子孫。一、大德九年冬，本國宰相洪子藩、崔有渰、柳清臣、金深、金利用等圖安宗社，重義輕身，偕赴朝廷，論列利害，爲孤請還，其功殊異，宜别錄敘用。”是日，下批判，檢校之職益繁矣。

又下旨于典農司：“一、本司所畜米穀，但爲備荒而已，間有無職之人冒求購受，爲費不細，其前後所下賜米鈞旨，盡行封置毋給。一、賜給田租已納到司

者，雖有還給鈞旨，勿用聽受。一、豪勢之家始以賜給占籍土田，因稱祖業者，及其足丁剩於本數者，令各道務農使盡行打量，納租本司。一、京畿八縣祿科口分田外，其餘田租疾早收畜。一、東西積倉，用船軍、其人各一百名及諸色匠人，從宜營造。一、農元倉、東積倉、西積倉，令伍尉隊正失職者九十名，輪日直守，有政，當加敘用。”

壬申，王如元，命齊安大君淑權署征東省事。

閏月壬辰，元遣直省舍人帖哥歹來頒詔。

十二月戊午，遣評理趙璉如元賀正，以王命齎《世代編年節要》並《金鏡錄》以進。

癸未，禁嫌名，改漳州爲漣州，彰善爲興善，章德爲興德，章山爲慶山，麞島爲寧源，麞項寺爲弘濟寺，並禁韇、樟二字。

（己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在元。

戊申，遣檢校評理金元祥如元賀皇太子誕日。

二月乙卯，王傳旨立榷鹽法。

戊寅，命撰《忠憲王實錄》。

三月癸巳，命檢校中護裴挺、內府令姜融重新康安、延慶二宮。中外公私屋材，並令官收，以供營構，朝野怨之。尋罷康安宮之役。及延慶宮上樑，倣上國之制，百官皆賀，用銀絹紵布爲幣，宴六品以上。殿宇廊廡凡四百一十楹，挺之指畫也。

戊戌，毀梨峴新宮。

甲辰，元宣政院遣人來督造船。時皇太后欲營佛

寺，洪福源之孫重喜、重慶等奏：白頭山多美材，若發瀋陽軍二千伐之，流下鴨綠江，使高麗舟載以輸便。於是遣遼陽省宣使劉顯等來，令本國造船百艘，輸米三千石，弊不可言。是時二宮之役方興，造船之事又急，西海、交州、楊廣之民，尤受其害。

丁未，傳旨曰："流竄之人皆免放，唯吴演、梁麟徙置鎮邊。前者各衙門併省之時，士大夫多無故失職，或有勞降官者，予惟念之不置，可依舊勾當。又新設衙門官吏，各勤其職，毋致廢弛。又前所革近侍茶房、三官五軍，皆復之。"時洪重喜以擅改官號訴于中書省，故有是命。

戊申，大司憲趙瑞還自元。帝以參理金深爲高麗都元帥，瑞爲副元帥。

己酉，元以受尊號，遣宦者王家奴來頒詔。

是月，元太后幸五臺山，王扈從。

夏四月甲子，右軍千戶金暹、左軍千戶鄭琦押船五十艘發禮成江，宣政院所遣使臣監送。

己巳，元樞密院遣水軍千戶常仲信來督造船。

辛未，以崔有渰守僉議政丞、監春秋館事、大寧君，印侯爲贊成事、平陽君，柳清臣、朴義、金深爲贊成事，權永、金利用爲評理，金台鉉判三司事，金文衍判密直司事，元瓘爲密直使，趙瑞知密直司事，李瑚、趙璉、鄭之衍同知密直司事，金元祥、權漢功、李連松、李公甫、朴侶爲密直副使，宋英、趙雲卿爲三司右左使，於是密直重房皆復舊。

丁丑，禱雨于圜丘。

己卯，遣吴挺珪如元賀受尊號，政丞崔有渰等仍上箋於王，請還國，曰："命重徵朝，嘗赴雲龍之會；職拘居守，阻成魚水之歡。未獲追陪，徒增延竚。竊以君臣之重，今古所同。觀其勢，則雖堂陛之高卑；比諸身，則猶股肱之左右。必相資於休戚，固難曠於斯須。恭惟國王殿下仁德克寬，神謀果斷。侍天十載，始終一節之勤王；撲地群黎，旦暮同心之徯我。適逢盛際，確立元功，承往譜之綸言，慰來蘇之輿意。邪佞化爲忠正，舊染咸新；呻吟變作謳歌，爾生有望。坐未暇於暖席，詔忽催於還輳。而臣等托付匪輕，論思無狀。事非一二，詎諳蔡仲之彌縫；路隔四千，靡扞晉臣之牧圉。略無毗於彼此，衹自愧於尋常。矧今支應之悉繁，而又稟承之無所。謹率蒼生而瞻企，有如皎日之照臨。伏望國王殿下，知君位久不可虛，諒民情急於何戴。遄回行色，俾償曷月之戀懷；益荷睿恩，永保先朝之賜履。"時帝及皇后、皇太子待王甚寵，故王不納。

辛巳，元遣使來求佛經紙。

六月戊辰，遣僉議評理趙璉如元賀聖節。

秋七月辛巳，上洛公金忻卒。

己丑，郎將宋時還自元，帝命减造船轉米。

壬寅，王遣内僚郎將申彦卿傳旨曰："上昇王請謚表，令密直副使致仕吴良遇製之，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以委之。"

己酉，元遣宦者李三真來，罷獻耽羅牛肉。

八月辛亥，王命令富人就宣義門內閑地，緣道作瓦屋。又命五部民家皆蓋以瓦，命毋禁私窑。

九月乙未，讞部以王命，選州郡奴婢二十五名及凡人相争奴婢、兩造不當，未可歸一者，悉送王所。

庚子，慮囚。

辛丑，元以便民條畫，詔天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遣忽都答兒等來頒詔。

甲辰，王命飯僧一萬於壽寧宫，遂舍其宫爲寺，追福母后，賜額曰旻天。從臣皆阿旨，莫有諫者。

冬十月壬戌，遣大將軍尹吉甫如元獻童女、閹人。

辛未，元以始行至大銀鈔詔天下，遣行省郎中忻豆來頒詔。

己卯，都評議使以王命分遣司憲糾正金成固、都評議録事金禄于慶尚道，糾正崔洳、録事吴石圭于全羅道，糾正盧瑖、録事李石麟于忠清道，糾正趙佾、録事安璵于交州道，糾正金文鼎、録事宋祿松于西海道，廉問提察及守令姦利。

十一月戊子，元遣使來頒赦。

戊申，遣評理權溥如元賀正。

十二月甲寅，遣使如元獻酥油。

辛酉，以閔頔爲平壤尹，金怡爲右副承旨。

丙寅，慮囚。

戊寅，元加上太祖睿宗尊號，遣宦者康祐來頒詔。

（庚戌）二年春正月己卯朔，王在元。

戊子，讞部典書致仕李行儉卒。

己丑，有事于寢園，有司欲不刑牲，司憲糾正卜祺不可，曰："夫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所以降神也。若以生牲爲牢，豈合於禮乎?"於是宰而薦之。

是月，王欲傳位世子，密令人撰表於楊學士，尋爲從臣所沮，乃止。

二月辛亥，遣密直李公甫如元賀皇太子誕日。

夏五月甲申，元丞相脱脱遣使來求閹人、童女。

辛卯，帝命瀋陽路官吏毋得隔越瀋陽奏請，違者理罪。

乙巳，王殺世子鑑及其從者金重義等。

六月戊申，元以册皇后詔天下，遣八扎等來頒詔。

壬子，元遣宦者方臣祐來，監書金字藏經，皇太后送金薄六十餘錠。

癸丑，遣大護軍文天佐如元獻鷹。

癸亥，慮囚。

丁卯，遣內僚評理致仕曹元瑞賀聖節。

秋七月庚辰，元封寶塔實憐公主爲韓國長公主。

戊子，奉安上昇王睟容于明仁殿。

甲午，放輕繫。

乙未，元降制追贈王三代，制曰："昔我太祖皇帝之奮舉漠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麗國王

王暾，深察機運，舉國內嚮，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于時冰雪沍寒，饋餉不通，而暾乃能供偫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興邦，莫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其韙歟？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兹異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崇德報功，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章。酬我舊勳，同兹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曾祖母柳氏，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付，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洪惟我祖，天錫勇智正萬邦；乃眷爾家，世篤忠貞有成績。蓋本深而末茂，其德厚者流光。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祖故高麗國王王禃，祇訓向方，飭躬迪吉，佩服儒雅，奮勵材猷。初父命之親承，以土宜而入貢，會桓肅西巡于川徼，而世皇南撫于江壖，亟期行李之通，寧恤歲華之易。途屯以永，內訌仍構于家艱；號渙其申，還納旋膺于晝接。中統之風雲載啓，三韓之疆宇重臨。從容必中于事機，造次不忘于禮憲。首遣明廷之質，有來家嗣之良。釐降展親，

示渥特殊於他姓；服勤尊主，輸誠益拱于中天。不諶是征，屢爲先導。奉朝斯勤，罔失常期。孫繼尚于皇姬，國允資于碩輔。有爲有守，昔戡濟之功多；言盛言恭，兹弼諧之望著。盍旌舊哲，庸賁嘉稱。大師惟垣，爵以馭其貴；君子如祉，制以象其賢。庶幾往訓之遵，亦曰徽彝之舉。於戲！匪報也，永爲好也，恩隨鸞檢以疊疏；惟有之，是以似之，系與鴨江而並遠。可贈端誠奉化保慶亮節康濟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敬。昭令德于前人，爵以隆于三世；受介福于王母，恩特侈于再傳。具官高麗國王王璋祖母金氏，淑慎其儀，柔嘉維則，東藩作儷，北闕連姻。不墜簪圭，功有武公之父子；親承盥饋，禮如王氏之舅姑。一則彰夙夜之勤，一則示閨門之肅。嗣爲貴壻，况有賢孫。諄襲請疏之來聞，赫奕徽彝之並舉。鳳綈鸞檢，翟茀魚軒。於戲！重莫重於傳家，有懿含飴之訓；榮莫榮于錫號，往欽加襚之章。可追封高麗王妃。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祖宗而臣之，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既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孝爲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釐降；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

遂罷時貢其方物，固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夫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奇兵壓卵以太山，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夫三紀，而享年實過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稀有。矧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没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襟；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黄河之如帶？尚期貞魂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三韓爲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溟之濱，實享南面之奉。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世皇，即公宫而命醮。方穠青軒之桃李，俄晞白露於蒹葭。永懷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宵明，爲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媲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已纘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始終，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曷彰尊屬？於戲！自他邦而北闕，最道里之五千；移近甸於東秦，盡山河之十二。明靈可作，殊報是承，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初，國家雖用宋遼金正朔，然歷代之謚，皆稱爲宗，及事元以來，名分益嚴，而昔漢之諸侯，皆從漢得謚，故王表請上昇王尊號，又請追謚高元二王。詔從之。

己亥，僉議贊成事致仕閔萱卒。

癸卯，世子之喪至自元。

八月戊申，以贊成事柳清臣爲僉議政丞。

丙辰，改諸司及州郡號。

己未，太白晝見。

庚申，葬世子鑑于城南。

九月己卯，元流寧王于我國。寧王，世祖庶子，謀叛事覺，與其家屬五十餘人偕來。

乙酉，以淑爲齊安府院大君，鏞爲江陽府院大君，珣爲丹陽府院大君，維爲咸寧府院大君，並階三重大匡。塤爲延德君，旴爲和義君，琳爲益陽君，淮爲通義君，璹爲順正君，楨爲懷仁君，珪爲保寧君，並階重大匡。瑀、琯、珣、琜、理、琚、璆、玖皆爲元尹，琪、熙、琇、完澤爲正尹。以崔有渰守僉議政丞、大寧君，金琿判三司事、雞林君，柳清臣降爲僉議贊成事、高興君，裴挺爲贊成事、完山君，金深爲密直使、化平君，朴義、權溥、李瑚爲贊成事，洪詵、金台鉉爲三司右左使，朴景亮、金文衍爲僉議評理，趙瑞、趙璉知密直司事，蔡禑、李公甫、權漢功同知密直司事，朴侶、權準爲密直副使。以韓渥爲右代言，郭元振爲左代言，洪綏爲右副代言，趙瑋爲左副代言。洪奎爲益誠君，許嵩爲陽川君，李大順爲泰安府院君，全禿萬帖古思爲寧仁君，金亦剌兀塔爲樂安君，全撒里爲咸昌君，李淑爲平昌君，方臣祐爲中牟君，朴阿不花爲桂陽君，李伯帖木兒爲星山君，劉昌祿爲孝寧君，崔欣莊爲錦城君，鄭買撒爲河東君，李信爲寧越君，權古里爲奉化君，任伯顏禿古思爲庇仁君，李三

真爲淮陰君，崔湍爲僉議政丞、慶原君、行雞林尹，金倫檢校評理、忠州牧使，宋英檢校評理、濟州牧使，張瑄檢校評理、廣州牧使，宰相之出牧始此。

癸卯，以王誕日慮囚。

冬十月丙午，以李公甫知密直司事，朴侶同知密直司事，金怡爲密直副使，柳墩爲左副代言。

乙卯，王傳旨曰："內外官司有同上國官名者，皆革去。且雞林尹崔湍以內庫銀三十斤、米一百石爲贐，給驛馬十五匹送之，餞宴及宿所供億，委倉庫辦之。"

戊辰，以閔甫爲平壤府尹兼存撫使。甫，回回人也。

十一月丁亥，王以資贍司銀一百斤，分施諸寺飯僧。

命罷遣延慶宮役卒。

庚寅，元以加上皇太后尊號，赦天下，遣使頒詔。

乙未，僉議中贊致仕金之淑卒。

壬寅，奉安忠烈王真于景靈殿，移明宗真於靈通寺。

十二月戊申，王傳旨，限三年禁打圍及宴飲宰牛。

甲寅，遣使如元獻海菜、乾魚、乾脯等物于皇太后，贊成事裴挺以王旨如元獻畫佛。

乙卯，慮囚。

傳旨曰："仁州近年凋弊益甚，宜革判官。"又放前贊成事薛永任父子。

高麗史三十四

世家卷第三十四

忠宣王二

（辛亥）三年春正月癸酉朔，王在元。

丁丑，王命月飯僧三千於旻天寺，卒歲爲期。

庚辰，元武宗崩。

庚子，以王命遣刷卷別監于諸道。

元遣使來頒詔。

二月丁未，遣左常侍金之兼如元賀皇太子誕日，獻金鐥二、酒鍾二、銀鐥二十、真紫羅六匹、玳瑁鞘子九。

辛酉，元罷尚書省，復爲中書省，改賜行中書省印。

辛未，元流平章迷里不花于烏安島，丞相三寶奴之（儻）〔黨〕也。

三月辛巳，遣評理金文衍如元獻閹人。

戊子，慮囚。

癸卯，設藏經道場于本闕。舊例春六日、秋七日，今以王旨，俱改十日。

是月，元皇太子即位，是爲仁宗。

夏四月壬子，復置選軍，以知讞部事白元恒爲别監使。

辛酉，元以即位赦天下，遣僉院弗蘭奚來頒詔。

壬戌，以趙璉爲僉議評理，蔡禑爲密直使，權漢功權準知密直司事，朴侶、李思雅、崔誠之同知密直司事，金之兼、金怡爲密直副使，金士元爲平壤尹。

六月癸卯，元以復中統至元鈔法，遣使頒詔。

秋七月辛未朔，以權漢功爲密直使，李公甫知密直事，方于宣爲平壤尹兼安定道存撫使。

乙亥，以資贍副使韓坦私造銀幣，命政丞柳清臣等杖之。

丙戌，式目録事李桂英自王所來，王有旨云："郎將徐敖誘良家子女來托豪勢之家，不進謁王所，又聞母喪不奔，飲酒食肉，故執送之。其置鎮邊所，永不敘用。諸道刷卷别監所申慶尚道提察使姜瑗，全羅道提察使李仲丘，楊廣道提察使金釁，江陵道安集使韓仲熙，别監崔子安、鄭子温及守令九十六人横斂於民而私用之，罪宜痛斷，然係赦前所犯，只徵其物，盡行罷職。"

閏月丁巳，王命選童女絶美者四人以來。

八月庚午，王以雞林、福州、京山府爲食邑，遣

郎將仇懽督其賦稅。

癸巳，元皇太后遣鎖魯花來，賜五千八百錠，賞寫經。

九月戊申，雞林君金琿卒。

壬子，元遣宦者院使李信來，以護興天寺也。晉王以是寺爲願刹，故奏遣之。

己巳，平陽君印侯死。

冬十月戊子，遣僉議評理趙璉于瀋陽推刷人物。

十一月庚子，命修《忠敬王實錄》。

辛亥，停八關會。

壬子，贊成事權溥等齎藏經如元。

己未，太白晝見經天。

乙丑，順正君璹奉御香還自元。

十二月丁卯朔，僉議贊成事致仕權旺卒。

庚午，元以改元皇慶遣使頒詔。

遣贊成事洪詵如元賀正。

癸酉，淑妃如興天寺飯僧。

癸巳，以李之氐爲禮安君，金文衍爲彥陽君，金士元知密直司事，蔡洪哲爲密直副使，元善之爲左副代言。

（壬子）四年春正月丁酉朔，王在元，帝與太后詔王歸國。王不欲行，使朴景亮言於用事大臣曰："今方農月，請待秋成。"制可。

以王命集僧徒於延慶宮轉藏經，卒歲爲期。

丙辰，王命發楊廣、西海丁夫一千赴延慶宮役。

二月丁卯，遣三司使蔡禑如元賀聖節。

三月戊申，淑妃出遊朴淵。

丁巳，以洪奎爲僉議政丞、益城君、知益城府事，薛永任爲贊成事、廣州牧使。

夏四月戊子，陽川君許嵩卒。

五月壬寅，王遣大護軍致仕鄭晟送還歷代實錄。

甲寅，以旱禁酒。

六月乙丑朔，日食。

戊辰，元降制令高麗毋置行省。初，洪重喜訴于中書，欲立行省。王以祖宗臣服之功奏之，故帝有是命。

壬辰，以金恂爲上洛君，金子興爲雞林君，權漢功爲僉議評理。

崔誠之同知密直司事大司憲。

秋七月乙未朔，齊安大君淑卒。

庚子，王命搆淑妃第於三峴。

八月甲戌，命書金字藏經于旻天寺，追福母后。

僉議政丞致仕李混卒。

甲申，分遣刷卷別監于諸道。

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

九月甲辰，元召還寧王，以王命贈銀五十斤、苧布五十匹。

癸丑，遣贊成事洪詵如元謝不置行省。

辛酉，毁古壽寧宮御座，地拆長數步。

壬戌，以王誕日放輕繫。

冬十月丁亥，遣右常侍曹頔如元獻閹人。

十一月丙午，始寧君康瑥坐奪人奴婢免爲庶人。

甲寅，以洪詵爲麟城君，張瑄檢校評理、行平(讓)〔壤〕尹。

乙卯，元遣都魯不花來頒赦。

己未，遣中郎將權碩如元獻皮貨。

十二月癸亥，遣知密直司事朴侶如元賀正。

(癸丑）五年春正月辛卯朔，王在元。

己未，徵楊廣、全羅、西海三道丁夫五百赴延慶宮役，始鑄佛像于旻天寺。

二月乙丑，僉議贊成事致仕薛景成卒。

庚午，遣密直副使蔡洪哲如元賀聖節。

甲戌，停燃燈會。

下僧曉可于巡軍獄。可自言見性，以妖術衒惑士女，嘗持蜜水米屑示人曰："此甘露舍利，皆吾身所出也。"人莫知其詐，至有飲且藏者。又嘗得一窟可容身者，積薪其上而登之，謂其徒曰："吾欲茶毗，後七日當化爲法身。"遂爇薪，烟焰四起。可自薪中投入窟，食柿栗。至期，撥灰而出。憲司覺其詐，案問，可吐實。

丙子，元杖流金深、李思温于臨洮。

三月丁酉，以崔有渰爲大寧君，柳清臣爲僉議政丞，吴祁爲密直（吏）〔使〕，李宏爲左代言，僧用宣爲壽福君。

丁未，有星孛于東井。

辛亥，以權溥爲永嘉君，趙簡、安于器並爲密直副使。

甲寅，以長子江陵大君燾見于帝，請傳位。帝乃策燾爲王。是時，朝廷欲王歸國，王無以爲辭，乃遜其位，又以姪延安君暠爲世子。王嘗封瀋王，故時稱瀋王。忠肅王元年，帝命王留京師，王搆萬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閻復、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從遊，以考究自娱。時有鮮卑僧上言："帝師八思巴製蒙古字，以利國家，乞令天下立祠，比孔子。"有詔公卿耆老會議，國公楊安普力主其議，王謂安普曰："師製字有功於國，祀之自應古典，何必比之孔氏。孔氏，百王之師，其得通祀，以德不以功，後世恐有異論。"言雖不納，聞者韙之。科舉之設，王嘗以姚燧之言白于帝，許之。及李孟爲平章事，奏行焉，其原蓋自王發也。右丞相秃魯罷，帝以王爲相，王固辭曰："臣小國藩宣之寄，猶懼不任，乞付於子，陛下許之。況朝廷之上相哉？安敢貪榮冒處，以累陛下之明，敢以死請。"帝笑曰："固知渠善避權也。"

三年三月辛亥，王奏于帝，傳瀋王位于世子暠，自稱太尉王。

六年三月，請于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陁山而還，權漢功、李齊賢等從之。命從臣記所歷山川勝景，爲《行錄》一卷。

七年四月，復請於帝降香江南，蓋知時事將變，冀以避患也。

六月，王行至金山寺，帝遣使急召，令騎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皆奔竄。

九月，王還至大都，帝命中書省護送本國安置。王遲留顧望，不即發。

十月，帝下王于刑部，既而祝髪，置之石佛寺。

十二月戊申，帝流王于吐蕃撒思吉之地。

十年八月，泰定皇帝即位，大赦天下，召還。

十二年五月辛酉，王薨于燕邸。在位五年，壽五十一。性好賢嫉惡，聰明强記，凡事一經耳目，終身不忘。每引儒士商（確）〔榷〕前古興亡，君臣得失，亹亹不倦。尤喜大宋故事，嘗使僚佐讀《東都事略》，聽至王旦、李沆、富、韓、范、歐陽、司馬諸名臣傳，必舉手加額，以致景慕，至丁謂、蔡京、章惇等奸臣傳，未嘗不切齒憤惋。十一月，葬于德陵。忠惠王五年，元賜謚忠宣，恭愍王六年，加宣孝。

史臣贊曰："忠宣爲世子入侍元朝，與姚燧、趙孟頫諸公遊，間或與聞朝政，其議論有足觀者。及其即位，避上國之制，改易官名，謹侯度也。正田賦、立鹽法，知所本也。第以人君之位，庶民所仰，萬機所萃，不可一日而曠也。王既受命復位，諂事婦寺，淹留燕京，至于五年。國人困苦供饋，從臣久勞思歸，至謀相陷。元亦厭之，再詔歸國，無以爲辭，乃遜位于子燾，又以姪暠爲世子。父子兄弟卒搆猜嫌，其禍至于數世而未弭。貽謀之不臧如此，吐蕃之竄，非不幸也。"

忠肅王一

忠肅王諱燾，小字宜孝，蒙古諱阿剌訥忒失里，忠宣王第二子，母曰蒙古女也速真，忠烈王二十年甲午七月乙卯生。年五歲，封江陵軍承宣使，長封江陵大君，從忠宣王入元。五年三月甲寅，忠宣奏請傳位，帝乃策曰："咨爾高麗王世子燾，國繇勳戚，世立藩維，乃父釋位以圖安，肆爾承家而弘慶，爰稽隆典，載錫休章，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尚堅忠孝之心，永底人民之祐。"

夏四月己卯，元以立后遣使頒詔。

壬午，以旱禱雨于康安殿。

丙戌，王侍上王及公主發燕京，上王遜位欲留，朝廷不聽，故不得已而遂行。傳車百四十兩，馬稱是。帝遣丞相納剌忽、宦者遥授、平章李伯帖木兒等三十六人，皇太后遣怯薛丹納憐等十八人，中書省遣直省舍人脱脱帖木兒等十六人，徽政院遣也先不花等三人，中政院遣宦者察罕帖木兒等三人，宣政院遣八哈思和尚等十六人護送。

五月辛卯，禱雨于圜丘。

丙申，郎將沈淑公妻與所私者毒殺其夫，憲府鞫而杖之。又嘗與其壻金進通，生子曰湜，時人謂之

沈金。

丙午，王下教曰："孤賴皇帝之洪福，荷父王之至恩，已於三月二十四日受傳國印，又於其月二十八日受宣命訖，載惟上之事父，下之長民，任大責重，夙夜憂懼，罔知攸濟。其令諸道朔膳先獻父王，文武官僚賀謝辭見並於父王先行。"

丙辰，上王遣彦陽君金文衍如元，留世子暠爲禿魯花。

六月甲戌，上王及王次西普通寺，百官出迎。是日，二王宿是寺。上王召故大護軍鄭子羽妻幸之，崔仲卿女也。

丙子，入京都，張樂雜戲，七館、十二徒、東西學諸生獻歌謡，上王命止之，以待公主。二王遂入泥峴延德宫。

戊寅，二王率百官出宣義門，迎公主入京都。

己卯，宰樞上壽于延慶宫，公主、上王坐北向南，王坐西向東，護行諸官人皆與焉。

癸未，上王如妙蓮寺，謁齊國公主真，遂幸旻天寺，會百官，宣帝策王之詔。

甲申，王謁景靈殿，即位於延慶宫。

秋七月辛卯，上王謁高陵慶陵。

戊申，三司使趙瑞卒。

八月戊午朔，親設消災道場于外帝釋院，以禳天變。

甲子，上王不豫。

戊辰，遣大護軍金漢貞如元請入朝，帝不許。

壬午，王納益城君洪奎女。

九月戊子朔，賜安震等及第。

乙未，上王飯僧五百于旻天寺二日。

丁酉，以延慶宮爲上王宮，延德宮爲公主宮，玄德宮爲王宮。罷明熙宮，以其土田臧獲屬料物庫。

乙巳，幸王輪、乾聖二寺。丙午，又幸賢聖寺。

戊申，遣上護軍朴從龍如元謝襲位，表曰："襲父之爵，非分所堪，在帝之心，惟命是降，寵光罔極，兢感實深。臣性不啓明，事未通曉，端遇風雲之會，幸自攀龍；遂分（芧）〔茅〕土之封，許令幹蠱。玷左丞相之巍秩，兼東行省之重權，此蓋陛下允義方釋位之安，弘小臣承家之慶。欲觀肯搆，委任于蕃，臣敢不亮採有邦，無忝生成之德，奮庸熙載，益輸報（郊）〔效〕之誠。"

己酉，上王幸旻天寺。庚戌，又幸演福寺。癸丑，又幸龍泉寺。甲寅，又幸安國寺。

以金用爲元尹，閔宗儒、鄭之衍、崔毗一並僉議贊成事，仍令致仕，鄭僐僉議評理致仕，金倫檢校僉議評理。

丙辰，宰樞以上王誕辰，獻手帕于公主。

冬十月甲子，上王自安國寺遂幸奉國寺。

乙丑，王朝于上王，五日一朝。

丙子，上王飯僧二千、燃燈二千于延慶宮五日，施佛銀瓶一百，手擎香爐，使伶官奏樂，邀禪僧冲坦、

教僧孝楨説法，各施白金一斤。餘僧二千，施白金二十斤。上王嘗願飯百八萬僧，點百八萬燈，至是日飯二千僧，點二千燈，五日可滿僧一萬、燈一萬，期以畢願，謂之萬僧會，其費不可勝紀。

辛巳，幸妙通寺。

丙戌，上王如妙蓮、妙覺二寺。

十一月戊子，以王師丁午爲國統，國一大禪師混丘爲王師。

戊戌，上王幸蔡洪哲旂檀園，施白金三十斤。

庚子，設八關會，王御儀鳳樓，上王與丁午、混丘在樓西，公主與王、淑妃在樓東觀樂。翌日大會，權貴僕從入廣庭，相鬨投石，及於樓上，侍臣紅鞓鞫或有中落者，上王命衛士捕數人，皆杖之。

戊申，上王飯僧、點燈于延慶宫五日，浮屠之數、布施之費比前有加。

十二月丙辰朔，遣使如元賀正。

上王幸神孝寺。

丁巳，王訪僧混丘于廣明寺。翼日，又訪丁午于妙蓮寺。

庚午，上王飯僧二千、點燈二千于延慶宫二日，召松廣寺僧萬恒赴會，及還，賜所御軺軺子遣之。

壬申，上王飯僧、點燈于延慶宫，又與萬恒同輦幸演福寺，點燈凡八日，萬恒設酌，王懽甚自歌。

己卯，冊洪氏爲德妃，以崔瑞爲宣誠守節匡輔功臣、鐵原君，洪詵爲江寧君，吴潛爲僉議評理、商議

會議都監事，崔誠之爲密直司使，權準知密直司事，尹宣佐爲司憲執義。

改延德宮爲永安宮。

甲申，王朝于上王，宴群臣于延慶宮。

（甲寅）元年春正月庚寅，王訪僧萬恒于銀字院。

辛卯，轉般若經于延慶宮七日，爲皇太后祈福。

癸巳，上王謁慶、高二陵。

上王下右獻納李樛、右思補禹偁、左思補尹頎于巡軍，明日釋之。時僧俗多有濫受職者，諫官不肯署告身故也。

上王命宰樞及耆老議禘祫禮，計定田民等事。

乙未，上王謁景靈殿，還御康安殿，視殿宇傾圮，歎曰："父王於三十餘年宴樂之際、若新此殿，庶無寡人今日之憂。"遂停燃燈會，促令改營。

戊戌，以洪奎爲南陽府院君，金之兼爲忠勤翊戴功臣、樂安君，李瑚判三司事，吴潛爲三司使，白頤正爲僉議評理並商議會議都監事，李宏爲右常侍，姜邦彦爲左常侍，閔頔爲寶文閣提學。

庚子，上王以元朝三代封贈制告寢園。

上王如演福寺點二千燈。

曹溪宗僧景麟、景聰俱有寵於上王，出入禁闥，授大禪師，諫官不署告身。上王怒，召右獻納李朝隱，思補禹偁、尹頎誚讓，諫官猶不署。又召朝隱等出御別殿南門，歷問其由，欲杖之。偁廷辨慷慨，王悟，怒稍解。然以朝隱主僧批，流祖忽島，既而召還削職，

左遷頎、偁等。以鄭權爲右獻納，李榑爲右思補，崔洳爲左思補。

癸卯，上王飯僧二千于延慶宫五日。

甲辰，上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密下式目，令上箋陳賀。箋曰："功高德厚，惟休無疆。情動言形，永歌不足。恭惟能哲而惠，知幾其神，妙齡入侍於天居，幾歲别承於宸睠。誅姦靖亂，誓存如礪以不忘；盡瘁協謀，信在歃金而彌篤。因被帝心之珍重，便令宗國以輯寧。于時見其寢園與大靈殿，歷歲年也緜遠，爲風雨之漂摇，准前基砌以經營，各立五室；邀我祖先而妥侑，克備多儀。至於籩豆尊罍，亦皆改舊，帳帷傘蓋，無所不新。詣九閽以奏陳，遂成其志；授三主之封贈，兼及厥妃。奉承恩詔以來歸，開讀神宫而禋祀。非但孝誠之尤切，又令時弊以欲蠲。頃者廉恥不行，貪殘斯作，舊所貢於内府，皆擅入於私門，管當時經費者孔艱，僦他家息錢而猶乏，苟不持男而易粟，即皆祝髮以投山。是以節日正旦進獻之資，朝宰使臣贈遺之賮，敢以徵發，出自差抽，内焉文武庶官，外則貧窮百姓，斂以布銀之物，及諸熊虎之皮，然或半落於内姦，又將北上而中廢。思艱圖易，利用厚生，以謂粒米乃儉歲之有備，設倉爲名；鹽税是古人之通行，斂民無弊。蘇醒已遍於庶類，蓄積何止於三年。放鷹犬而絶遊畋，禁先王之不可禁；菲飲食而輟音樂，行古聖之所難行。博愛之謂仁，克勤而又儉。減諸郡之朔膳，無一日之宴遊，凡曰含靈，舉欣有喜。顧惟本

國，元自肇基，弘揚佛法以維持，馴致邦家之帖泰。今承遺範，益發至心，絲毫不費於下民，錢穀特傾於內分。飯僧玉饌，盛如雲委以氤氳；照佛蘭燈，列似星分而燦爛。數期百萬八萬，誠遍三千大千。蔚然龍象之駢闐，殷若鼓鍾之禪講，因祝皇齡之永久，兼祈懿算之遐長。豈唯二聖之康寧，亦是三韓之慶賴。猶夙興而夜寐，欲國富以民安。招退老之厖臣，俾僉謀於宰輔。興利除苛而要令綏撫，輕徭薄賦而酌定差科，出勢田而爲公田，還逃戶以充貢戶，頌聲載路，和氣格天。而臣等幸遇盛時，獲瞻勝事，其爲慶抃，曷可敷宣？”蓋上王欲以聞于上國也。

乙巳，命政丞致仕閔漬、贊成事權溥略撰太祖以來實錄。

丙午，元以行科舉，遣使頒詔。

教曰：“化民成俗，必由學校。邇來成均館不勤教誨，諸生皆棄其業，至於朔望之奠、二丁之祭，辭以他故而不與焉，有乖先王之典。其令祭酒每行奠謁，務崇修潔，諸生不與者徵白金一斤，以充養賢庫。”

丁未，上王如元，道入延慶宮萬僧會，以白金百三十斤施僧萬恒。王餞于金郊驛，奉觴而進，上王流涕，以國事屬王及宰樞。

甲寅，王以江陵道存撫使置司溟州，去塞甚遠，教移登州，以鎮北方。

二月乙卯朔，遣上護軍姜邦彥如元賀節日。

丁巳，元皇太后遣學士李家奴賜酒于上王及公主。

丁卯，公主宴李家奴。

以知密直事蔡洪哲爲五道巡訪計定使，内府令韓仲熙爲副使，民部議郎崔得枰爲判官，量田制賦，凡便民事宜，將式目都監所啓條畫，酌量損益。其諸道提察使及守令有罪者，無論輕重，直行科斷。

己巳，公主幸妙蓮寺點燈。

庚午，元改元延祐，遣別里哥帖木兒來頒詔。

三月辛卯，公主幸王輪寺，點燈。甲午，又以考晉王忌，幸興天寺。

壬寅，宰樞享公主及王于永安宫。丁未，行省又享于永安宫。

己酉，慮囚。

癸丑，幸内願堂，次板上詩，命尹碩、僧戒松及大小文臣、生徒、釋子和進。

閏月乙卯，親醮九曜堂。

丙寅，王命義成德泉倉設賞花宴，將以慰公主。公主先出坐殿，王怒有司緩告，因不出，宰樞入赴終宴。

庚午，王施白金十斤于禪源寺，以資世子鑑冥福。

壬申，幸妙通寺。

上王命前選部議郎尹莘傑、司憲執義尹宣佐、前典校令白元恒侍王講《通鑑》。以辛蕆爲選部直郎、安珪爲散郎，委以銓注。又諭："王專斷國政，兼崇佛法，戒諸倉庫吏，毋以幼主之命，耗費財用。"

己卯，以趙雲卿爲密直副使。

癸未，地震。

元中書省移牒科舉程式。

夏四月丁亥，宰樞宴公主及王于延慶宮。己丑，義成、德泉倉又宴于延慶宮，皆承上王鈞旨，以慰公主。

庚寅，遣上護軍李光逢如元賀改元。

辛卯，移御禮安君李之氐第。

癸巳，僉議贊成事致仕吴詗卒。

庚戌，公主宴王及群臣于延慶宮，王不出。

是月，元皇后崩。

五月甲寅朔，王如永安宮陳慰公主。

甲子，公主宴于旻天都監。

甲戌，公主及王以齊國大長公主忌日如妙蓮寺行香。

己卯，宰樞享公主及王于延慶宮。

六月庚寅，贊成事權溥、商議會議都監事李瑱、三司使權漢功、評理趙簡、知密直安于器等會成均館，考閲新購書籍，且試經學。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未達而船敗，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瀹以太子府參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籍一萬八百卷而還。

彦陽君金文衍卒。

辛卯，遣三司使權漢功如元陳慰，兼賀始行科舉。

秋七月癸丑朔，公主飯僧于永安宮。

甲寅，元皇太后遣使賜公主酒果，帝賜王書籍四

千三百七十一冊，共計一萬七千卷，皆宋秘閣所藏，因洪瀹之奏也。

辛巳，以蔡洪哲知密直司事，金怡同知密直司事。

八月甲申，王詣淑妃宮宴，以妃悼文衍之死，故慰之也。

丙申，命藝文提學尹宣佐試世子府侍學周永等二十一人。

九月己未，幸王輪寺。

己巳，遣護軍尹碩如元賀上王誕日。

癸酉，幸賢聖寺。

冬十月丙戌，幸福靈寺。

十二月己丑，太白晝見。

己酉，以許有全爲駕洛君，禹山節爲豐山君，王安爲定陽君，崔難守爲興海君，尹莘傑爲右副代言。

（乙卯）二年春正月戊午，元遣使來，詔定貴賤服色。

辛酉，賜朴仁幹等及第，遣仁幹等三人應舉于元。

丁卯，王子禎生。

二月壬午，遣密直副使趙雲（鄉）〔卿〕如元賀節日。

癸巳，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卯，公主幸王輪寺。

丙午，遣郎將權碩獻童女于上王。

三月庚午，元以加上皇太后尊號詔天下。

甲戌，慮囚。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丙戌，親醮九曜堂。

辛卯，幸妙通寺。

甲午，幸福靈寺。

辛丑，重房饗公主及王于延慶宮。

五月壬子，宰樞饗公主于延慶宮。

丁巳，禱雨。

癸亥，元加上皇太后尊號，遣使來頒詔。

戊辰，公主及王如妙蓮寺。

己巳，飯僧二千于延慶宮五日。

六月丁丑，王如奉恩寺。

癸卯，慮囚。

秋七月乙卯，遣三司使權漢功如元賀加上皇太后尊號。

己未，公主及王以忠烈王忌辰如妙蓮寺行香。

九月，公主如元。

冬十月戊寅，世子暠謁公主于通州。

十一月壬子，公主在元不豫。十二月甲午，薨。

（丙辰）三年春二月丙子，公主之喪至自元，百官玄冠素服迎于郊，殯永安宮。

庚寅，葬公主。

王如元，以上王請婚于帝，帝許之。

三月乙巳，禁酒。

辛亥，上王奏于帝，傳瀋王位于世子暠，自稱太尉王。

戊午，罷密直副使兼大司憲安于器檢校僉議評理，以元尹、趙延壽代之。

丁卯，上王傳旨，命式目都監遣使五道，禁怙勢之徒縱暴州郡。時王入朝，慮無賴輩侵擾人民也。

夏四月丁亥，以王弟琣爲丹陽府院大君，塤爲延德府院大君，煦爲雞林府院大君，閔漬爲驪興君，朴全之爲延興君，金子興爲義興君，金子延爲義城君，李偰、金士元商議會議都監事，崔元茂檢校評理，趙延壽爲藝文館提學，洪戎爲三司使，趙雲卿知密直司事，閔頔同知密直司事，元忠爲密直副使，李齊賢爲進賢館提學。

五月戊午，以旱禱雨。

丁卯，再雩。

己巳，聚巫禱雨。

六月甲戌，雨。翼日，大雨。

戊子，王謁帝于上都。

壬辰，南陽府院君洪奎卒。

秋七月辛丑朔，三司使蔡禑卒。

戊申，王娶營王女亦憐真八剌公主。

戊午，懿妃薨于元。

八月癸酉，懿妃之喪至自元。庚寅，葬懿妃。

九月庚申，慮囚。

冬十月丁酉，王與公主至自元。

十一月丙寅，遣政丞柳清臣如元賀正。

十二月丁酉，西北方震雷。

（丁巳）四年春正月戊午，王以營王之請，親選童女。

丁卯，王微行，幸妓萬年歡家，厚賜銀幣。

閏月庚午，王及公主移御定安君第。

壬申，元流魏王阿木哥于耽羅，尋移大青島。

庚辰，元以立皇太子遣使來頒詔。

乙酉，魏王館庭磚日照霜潤光彩斕班，有人白王曰："魏王館庭中光彩，皆成牧丹諸花卉狀，豈天降祥，以表聖德。"王甚喜，厚賞其人，乃命畫工圖其狀。先是，彌勒寺僧獻異草以爲靈芝，王重秘之，令文士賦詩。有一人獻詩："安得仙人培養術，更和甘露種庭心。"蓋譏之也。

丙戌，淑妃邀宴公主，贈遺侍女銀帛有差。

二月戊戌朔，王畋于西海道。

甲辰，遣密直洪瀹如元賀節日。

己酉，承安君李之氏卒。

壬子，王畋于峰城。辛酉，又獵于漢陽。三司使洪戎、密直使趙延壽、元忠，大司憲趙雲卿，萬戶張宣、曹碩、權準，代言許富及獵騎三百餘人從之。時方農作，民甚怨咨。

三月戊寅，親醮于康安殿。

癸未，元遣使來，閱軍器所弓弩都監及江華軍器。

壬辰，慮囚。

甲午，遣前上護軍李堅幹如元獻童女。

乙未，光山君金瑫卒。

夏四月庚子，檢校僉議政丞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

丁巳，貶前代言尹碩于金海府。

六月癸卯，遣僉議評理金怡如元賀立皇太子。

癸亥，遣上護軍鄭允興聘于營王。

秋九月庚午，賜洪義孫等及第。

丁丑，移御順天寺。未幾，又移于護軍劉奕第。

己卯，遣選部典書李齊賢如元賀上王誕日。

冬十月丁未，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癸亥夜，王與洪戎、元忠微行出獵。

十一月辛卯，贊成事權漢功還自元，帝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駙馬、高麗國王。

十二月癸巳，遣吉昌君權準如元賀正。

戊戌，遣藝文檢閲安震應舉于元。

甲寅，王畋于温泉。

（戊午）五年春正月丙寅，王及公主宴于延慶宫，還宫。王於馬上記姚安道所賦《玄宗打毬圖》詩："金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沉吟久之。翌日夜，贊成事崔誠之享王，王召權漢功、尹莘傑等，賦詩懽甚，又久吟《打毬圖》詩。

己巳，遣大提學崔誠之如元賀千秋節。

癸酉，命僉議贊成事金士元，以温泉所獲禽薦于太廟。

丙子，召崔元茂、尹莘傑、白元恒等賦詩唱和，

並賜紅鞓。元茂，王之阿闍也，嘗在鄉病，王遣醫療之，其見重如此，故亦與焉。

戊寅，王與公主移御定安君第。

二月乙未，還御康安殿。

己亥，地震。

辛丑，遣泰安君李公甫如元賀聖節。

僉議府令國人避王嫌名。

戊申，移御定安君第。

濟州民使用、金成嘯聚凶徒以叛，逐星主、王子，星主、王子奔告。戊午，遣檢校評理宋英安撫，未至，賊黨自斬渠魁二人來降，乃以英爲牧使。

戊辰，王畋于興天寺之野。

庚辰，以旱大醮于康安殿，王曰："明日必雨。"果驗。

辛巳，慮囚。

夏四月戊申，王以上王鈞旨囚大護軍張公允、濟州副使張允和于巡軍，尋流公允于紫燕島，允和于靈興島，蓋耽羅賊起，由二人貪暴也。

己未，聚巫禱雨。

庚申，罷州郡事審官，民甚悦之。未幾，權豪復自爲之，害甚於前。

禱雨于佛寺。

五月辛酉朔，遣上護軍裴廷芝爲耽羅存撫使。

遣司憲執義金千鎰于慶尚、全羅、忠清道，持平張元組于西北面，問民疾苦，教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比因多苦，民不土著，州郡凋弊，存撫、提察、守令不以爲念。今遣憲臣金千鎰等問民疾苦，嚴行黜陟。如使臣徇私廢公，亦不敢宥。”千鎰懷私誣妄，無所糾舉，王杖于內庭，罷之。元組亦才劣，未有摘發，獨舉宰相金怡橫斂皮幣，上王聞之，以怡時方扈從，流元組于引月島。

雩。

戊辰，再禱雨于佛寺。

癸酉，禁酒。

乙亥，雨。

丙子，置除弊事目所。

乙酉，移御永安宮。

六月庚戌，中贊致仕宋玢卒。

丁巳，以尹莘傑知密直司事，宋英同知密直司事，以藝文檢閱安震中制科，擢爲藝文應教總部直郎。

戊午，改除弊事目所爲摻理辨違都監，尋罷之。

是月，濟州賊悉平。

秋七月辛酉，元遣吏部尚書卜顏、必闍赤賣驢來，責問慰接魏王及耽羅叛狀。

乙亥，遣大護軍孫起如元獻細苧布。

己卯，幸延慶宮，三百人訴于駕前，請復辨違都監，從之。

丙戌，江寧君洪侁卒。

九月乙丑，王畋于慶天寺之野。

冬十月壬寅，親設靈寶道場于內願堂。

十一月戊辰，元遣使賜王衣。

乙亥，復罷辨違都監。

甲申，王畋于臨江。

十二月己丑，遣大司憲閔頔如元賀正。

辛卯，以瑈爲元尹，珣爲正尹，熙爲監門衛護軍。

戊申，營王偏妃來，王出迎，遂畋于西郊。

（己未）六年春正月壬戌，僉議贊成事金士元卒。

庚午，營王偏妃宴王及公主于延慶宮。

二月丁亥朔，日食。

壬辰，王與公主移御于康安殿，燃燈。

丙申，遣贊成事權漢功如元賀聖節。

戊戌，以李偰爲僉議贊成事，朴侶爲評理，元忠爲密直司使，趙延壽、趙雲卿知密直司事，尹莘傑、閔頔、李光逢同知密直司事。

庚子，燃燈，王如奉恩寺。

癸卯，王及公主移御延慶宮。

甲辰，王畋于楊廣道。

夏四月庚寅，王餞營王偏妃于金郊。

丙申，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己亥，貞信府主王氏卒。

六月丁亥，遣大護軍鄭允興如元獻鷂。

秋八月癸巳，元遣使送寶鈔一百錠宴王。

乙未，王獵于龍泉寺之野。

丁未，幸壽康宮，遂畋于鐵原，至孤石亭留詩一絶。

壬子，王畋于德水縣。王怒海青及內廄馬之斃，命焚城隍神祠。

閏月己巳，評理致仕吴良遇卒。

九月癸未夜，王微行，遇人行路，杖之幾死。

丁亥，覆收州縣事審官人民土田，民二千三百六十戶，奴婢一百三十七口，田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結，賜田一千二百二十七結，位田三百十五結。

戊子，王以公主不豫，數移御寺觀及私第。

癸巳，保安君申珩卒。

丁未，公主薨，殯于延慶宮。

移御內願堂，自是屢移寺院。

遣元尹任子松如元告喪，郎將李麟起告訃于營王。

辛亥，口傳李敞爲堂後官。口傳授職自此始。

冬十月己未，僉議贊成事致仕崔毗一卒。

壬戌，移御沙峴宮。

戊寅，放輕繫。

十一月丁亥，營王遣使來弔公主喪。

乙未，停八關會。

戊戌，移御永安宮。

十二月癸丑，元以授冊皇太子，遣徽政院使失烈門來頒詔。

己未，元皇太后遣中使於侁不花來弔公主喪。

丙子，元遣使賜王海青。

高麗史三十五

世家卷第三十五

忠肅王二

（庚申）七年春正月辛巳朔，元來告日當食，停賀正禮，百官素服以待，不食。癸未，乃行賀禮。辛卯，遣總部典書尹碩如元賀千秋節。

丁未，遣吉昌君權準如元賀聖節。

二月庚申，葬靖和公主。

甲子，停燃燈。

丙寅，郎將玉純自元來，報帝崩，皇太子即位，是爲英宗。百官會哭于紫門。

戊辰，遣檢校評理秦良弼如元陳慰。

甲戌，王微行，獵于郊。

戊寅，移御上洛君金恂第。

三月甲申，上王承皇太后懿旨，命刷宦者伯顏禿古思等六人所奪土田臧獲，歸其本主。

庚寅，遣評理金怡如元賀登極。

夏四月辛亥，雩。

乙卯，雨。

丁巳，以權溥爲僉議政丞，金利用爲贊成事，趙雲卿、李光逢爲評理。

戊午，元帝以即位詔天下，遣禮部郎中忽刺出來頒詔。

庚申，宴元使，王醉，杖密直副使尹莘傑。

甲子，宴元使，王作詩，侍臣和進。連夜宴飲，耽樂無度，賜妓纏頭無算，由是府庫虛竭。

五月己卯，王潜與左右打毬於禪興寺前。

癸未，幸旻天寺，命密直使元忠打毬，觀之。

六月己巳，遣丹陽大君珛如元賀登極。

辛未，遣大護軍尹吉甫如元獻鷂。

壬申，夜幸蓮花寺，諸司供膳不備。翼日，又獵。

甲戌，慮囚。

秋七月，以蔡洪哲爲重大匡、平康君，崔誠之判民部，金怡、趙延壽並爲贊成事，元忠爲評理，金元祥爲三司使，尹莘傑、柳墩並爲密直使，尹奕、張瑄檢校評理，李齊賢知密直司事，鄭允興爲密直副使，曹頔爲選部典書。

癸巳，元以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詔天下，遣別里哥不花來頒詔。

丙午，遣贊成金怡如元問上王起居。

八月庚戌，帝遣使來，求童女五十三、火者二

十三。

癸丑，移御于德妃宫。

明順妃卒。

癸酉夜，王微行，畋于近郊。

九月戊寅，塑文宣王像，王出銀瓶三十，以助其費，宰樞皆出幣助之。

癸未，賜崔龍甲等及第，李齊賢、朴孝修所取也。王嘉孝修清白，賜銀瓶五十、米百石，令辦學士宴。

丁亥，幸平州温井。戊戌夜，還宫，百官迎謁中門。判官趙文瑾喝于駕前，馬驚。王怒，命執之，百官皆走。自後微行，見人則輒令歐之。

庚子，慮囚。

癸卯，遼陽人來獻鷹犬馬。

冬十月丁巳，遣丹陽府注簿安軸、長興庫使崔瀣、司憲糾正李衍宗應舉于元。

十一月丁丑，以金利用都僉議政丞，吴潛爲贊成事，尹碩爲密直副使。

癸未，遣吉昌君權準如元賀正。

壬辰，遣大護軍鄭績如元獻童女。

甲辰，遣尹碩、郭惟堅問上王起居。

葬貞信府主。

十二月戊申，帝以學佛經爲名，流上王于吐蕃撒思結之地，去京師萬五千里，隨從宰相崔誠之等皆逃匿不見，唯直寶文閣朴仁幹、前大護軍張元祉等從至流所。

遣政丞金利用如元進方物。

庚戌，遣張沆、尹莘係獻盤纏于上王。

壬子，以韓渥爲選部典書，全英甫爲密直副使。

乙卯，百官上書中書省，訟上王之寃。

戊午，王大集僧徒于旻天寺，爲上王祈禱。

乙丑，慮囚。

戊辰，以許富爲選部典書，李宜風爲總部典書，安珪爲代言。

辛未，復置政房，以代言安珪掌銓注，右常侍林仲沇、議郎曹光漢、應教韓宗愈等參之。

癸酉，寧王送羊一百頭。

（辛酉）八年春正月庚辰，元以改元至治，遣使頒詔。

壬午，遣內書舍人安鈞索盤纏于慶尚道。

癸未，遣永陽君李瑚如元賀聖節。

乙酉，遣陽城君李梴獻童女。

己亥，護軍李仁吉還自元，詔王入朝。

辛丑，元以加上太皇太后尊號詔天下，遣使頒詔。

甲辰，以金利用守僉議政丞，金恂判三司事，吳潛、朴虛中僉議贊成事，趙璉、金台鉉爲評理，金元祥爲政堂文學，朴侶、趙延壽爲三司使，白元恒爲密直使，秦良弼、韓渥知密直司事，尹碩、李伯謙同知密直司事，全英甫、柳有奇、任瑞爲密直副使。

二月丙寅，金利用致仕，復以柳清臣代之。

丁卯，王出畋。

三月甲戌朔，復置察理辨違都監。

遣丹陽大君�如元賀改元、冊太后。

庚子，親醮于康安殿。

夏四月乙巳，王畋于南郊。

辛亥，再雩。

癸丑，隕霜。

癸亥，杖右思補李蒨、左思補王伯于闕下，流于島。

郎將金呂突入，白王曰："人打吾妻，願王治罪。"王曰："以汝室家之故，敢告我耶?"流呂及妻于島。

丁卯，王如元，四更，出自陽善門，百官不及拜辭。柳清臣、吴潜、元忠、韓渥、尹碩、柳有奇、安珪等從之。

壬申，令三司使金恂，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尹碩、全英甫，大護軍李仁吉及監察讞部官杖權漢功、蔡洪哲，流于遠島。先是，上王之留元也，國家政事、倉庫出納，一委親近，雖有過舉，然倉庫盈羨，人心畏服。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謀改忠宣之政，放逐舊臣，倉庫俱竭。英甫弟僧山枳及吴佛老等付伯顔秃古思，蜂起扇亂。

五月丁丑，百官詣青雲寺，奉懿妃真移安妙蓮寺。

庚辰，雨雹大如李梅。

癸巳，禱雨于圜丘。

甲午，前益城君洪瀹奉敕來，求藏經紙。

丁酉，太白晝見犯日。

辛丑，雨。

同知密直司事李伯謙卒。

遣密直任瑞如元獻鷂。

六月癸卯朔，日食既。

庚戌，設星變祈禳法席於内殿。

壬子，鷹揚軍上護軍元冲甲卒。

戊午，禱雨。

甲子，雨。

丁卯，慮囚。

辛未，王遣上護軍孫起宥二罪以下。

秋七月，上王至西蕃獨知里，寄書崔有渰、權溥、許有全、趙簡等云："予以命數之奇，罹兹憂患，孑爾一身，跋涉萬五千里，向于吐蕃，辱我社稷多矣。寢不安枕，食不知味，想諸國老，亦勞心焦思，冞增惶愧。國王年少無知，向之憚我群小輩，必幸我如此，肆其奸巧，焉知不間我父子乎。幸諸國老同心協力，敷奏于帝，俾予速還。"於是有全與閔漬等如元請王還國，爲瀋王之黨所沮，竟不能達而還。

八月丁未，太白晝見五日。

丁巳，大護軍孫琦齎金銀苧布如元獻王。

壬戌，判三司事金恂卒。

九月辛巳，檢校僉議政丞李瑱卒。

戊子，密陽君朴義卒。

冬十月己亥，遣李彦冲如元賀正。

庚戌，以崔有渰爲大寧君，金台鉉判三司事，吴

潛、朴虛中、趙璉僉議贊成事，趙延壽、金元祥爲三司使，白元恒、韓渥僉議評理，秦良弼知密直司事，全英甫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任子松、李宜風同知密直司事，朴孝修、李彦忠、林仲沇爲密直副使，閔漬、裴挺守僉議政丞致仕，許有全、朴全之、尹珤、李瑚、閔宗儒守僉議贊成事致仕，權謙、安文凱爲右左代言，崔之甫、慶斯萬爲右左副代言。

乙丑，奉安靖和公主真于順天寺。

十一月壬午，元以加上尊號，遣使頒詔。

上王寄書崔有渰、權溥、裴挺、李瑱、許有全、金賆、趙簡等曰："予以十月六日到吐蕃撒思結，似聞帝許予還國。其言若實，公等無以爲念。不然，與柳清臣、吴潛議，以高王之於聖武、元王之於世皇，率先歸附，佐運樹功，先考忠烈王得尚公主，予於帝室亦有微勞之意，表請于帝，奏記丞相，俾予無久於此。"

十二月癸卯，元以册立皇后詔天下。

丁未，白元恒、朴孝修等會妙覺寺，上書中書省乞還上王。

乙卯，慮囚。

（壬戌）九年春正月，王在元。代言慶斯萬等托王命，請大寧君崔有渰以下群僚爲書，請王復位還國。書成，付瀋王者多，乃置書妙覺寺，使巡軍任松守之。斯萬等竊取其書，付金之鏡、趙石堅直呈中書省。後瀋王傳寫其本，付河中、仁平，以示宰執。

癸酉，帝遣使賜瀋王母安妃手帕。

戊寅，遣密直使任瑞、大護軍金資如元賀聖節。

二月壬戌，知密直司事林仲沇如元賀册后，行至婆娑府，達魯花赤不給驛馬，不得入而還。

三月癸酉，慮囚。

辛巳，元以王不奉行帝敕，遣翰林待制沙的等來訊。

夏四月丙午，沙的執員外郎阿都剌及式目都監錄事李允緘、别駕徐允公以歸。

五月己丑，遣前僉議評理金怡如元獻盤纏于上王。

甲午，密直副使裴廷芝卒。

閏月庚子，僉議贊成事致仕宋英卒。

己酉，遣密直副使柳有奇如元獻鷂。

秋七月丙申朔，帝遣蔡河中賜安妃滿殿香，且求織紋苧布。

八月辛巳，僉議贊成事趙璉卒。

丙戌，前贊成事權漢功等欲請立瀋王暠，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己丑，漢功等復會慈雲寺署呈省書，未半，天忽大雨雹。

九月乙未朔，漢功等又招百官署名，忽震電以雹，大如李梅。

乙卯，蔡河中齎織紋苧布如元。

壬戌，慮囚。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丁酉，遣僉議評理趙雲卿獻盤纏于上王。

戊午，慮囚。

十二月丙寅，以瀋王釗旨，遣上護軍楊起、三司副使李謙如元賀正。

戊寅，總部典書朴之貞如元弔太皇太后喪。

（癸亥）十年春正月，王在元。

柳清臣、吴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比內地，不從。

甲辰，贊成朴虛中如元賀節日。

濟州萬戶林淑擅自離任，囚于行省，宥復之任。

戊申，太白晝見經天。

己酉，濟州人爲匿名書，揭于市云："林淑甚貪婪，侵漁萬端，民不堪苦。今復之任，吾輩奚罪?"又牓行省門曰："左右司郎中烏赤受淑賄賂，枉法免放，省府若不推劾，吾等千人當訴于上省。"於是罷林淑，以朴純仁代之。

壬子，驪興君閔漬、駕洛君許有全、興寧君金賆如元請召還上王，崔誠之、李齊賢在元，獻書元郎中及丞相拜住，請召還上王。

二月戊子，帝命量移上王于朶思麻之地。

五月庚子，大雨雹。

禁酒。

六月庚午，雞林君金子興卒。

丁亥，倭掠會原漕舡於群山島。戊子，又寇楸子等島，擄老弱男女以去。

秋七月庚子，遣內府副令宋頎于全羅道，與倭戰，斬百餘級。

九月戊戌，式目錄事沈文淑還自元，言：“前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南坡。”

丁巳，元中書省差遣明和尚來言：“皇叔晉王即帝位，是爲泰定皇帝，大赦天下，召還上王。”

冬十月丁卯，前正尹蔡河中齎織紋苧布如元。

戊辰，帝召還魏王阿木哥。

庚午，遣檢校評理梁許如元賀聖節。

甲戌，帝以即位，遣直省舍人阿魯灰、速古赤蠻子等來頒詔，遣定安君琮、內府令金承用賀登極。

戊寅，德妃宴魏王于永安宮。

十二月辛酉，元以改元泰定，遣直省舍人交化的來頒詔。

甲子，遣萬戶曹頔如元獻方物。

安軸、趙廉、崔龍甲應舉于元。

乙酉，上王寄書宰樞曰：“寡人於十一月十日到大都，十三日，利見至尊，猶念國王年少，昵比憸人，多行不義，卿等懷祿，無所匡救，焉用彼相？自今可小心輔國。”

(甲子) 十一年春正月，王在元。

庚寅，延慶宮門火。

甲寅，帝敕王還國，復賜國王印章。

丙辰，帝流孛剌太子于我大青島。

二月丁卯，大護軍張公允齎批目還自元，琮爲大匡定安君，察罕帖木兒爲大匡安山君，琯爲成安君，理爲富平君，鑄、義並爲正尹，權漢功爲醴泉君，崔

有漭守僉議政丞判選部事、大寧府院君，金深守僉議政丞判總部事，權準、金怡僉議贊成事，崔誠之、尹莘傑爲三司使，林仲沇爲推誠亮節功臣，任子松爲直朝言亮翊贊功臣並僉議評理，元忠僉議評理，李齊賢爲密直司使，朴仁幹爲盡誠秉義翊贊功臣、知密直司事，崔天藏爲推誠佐命保節功臣、同知密直司事，金千寶同知密直司事、大司憲，柳仁奇同知密直司事，趙瓊、元善之、全彦爲密直副使，宦者李信爲輸忠保節同德佐理功臣、寧越府院君。

丁丑，吉昌君權準如元賀改元。

以朴瑗爲右副代言。

壬午，以前三司使金元祥、趙延壽貳於瀋王，並下巡軍，籍没其家，杖流于島。

下延德大君塡于巡軍獄。

三月戊戌，以旱禱雨于演福寺。

乙巳，鶯溪里百餘家火。丁未，地藏坊里三百餘家火。己酉，槐洞里火，無風自熾，延爇人物，死者甚衆，人謂之天火。

辛亥，王遣贊成事韓渥來斂盤纏布。

乙卯，上王械送伍尉方連、（官）〔宦〕者方元，囚于巡軍。上王之在吐蕃也，連、元兄弟苦其久從艱險，欲弑之而逃還，中夜火行幄，事覺。

夏四月戊辰，雨雹雪，人有凍死者。

壬申，以旱禁酒。

丁丑，雨。

戊寅，以金仁沇爲知申事，慶斯萬、李揆爲右左代言。

壬午，以李光逢爲三司使，朴仁幹爲密直使，張元祉爲推忠勁節功臣、密直副使。其爲暠署名於書者，皆罷。

辛未，中書省差官脱脱帖木兒來，鞫延德大君奸事。

帝命赦金元祥、趙延壽。

五月己丑，僉議贊成事致仕閔宗儒卒。

壬辰，脱脱帖木兒還，政丞崔有渰率百官軍民附書呈中書省，曰："小邦始自太祖聖武皇帝草創之際，我忠憲王首先附屬，歲修朝聘，依本分，出氣力。至忠敬王，躬親赴闕，令王京去水就陸。以至忠烈王、老瀋王及今國王，欽蒙累朝聖旨，釐降公主，世爲駙馬，優承恩睠，海隅小民，眠食無虞。乃於至治元年四月，國王赴闕朝見，有本國奸臣等捏合虚辭，冒告朝廷，因此折鐙，遷延未還，纔於今年正月内，欽蒙聖恩，復襲王爵，依舊行事，闔國臣民，不勝懽忭。不期奸臣罔有悛心，依前説謊捏告，致有省院臺差來官，前來審問，備知虚僞。某等伏慮，小邦鄰接日本，極邊重地，相離中原四千里，久曠無主，儻有不測之變，無所啓禀，利害非輕。以此某等日夜爲懼，未得寧心。若蒙聞奏天聰，將説謊人等，嚴加禁治，回送本國，毋令再行捏告，令國王早還本國，安撫百姓，似望讒慝杜絶，臣民獲安，幸甚!"

丙申，以成均學諭沈宗叔爲合浦萬戶府錄事。先是，以式目中軍錄事爲之，刀筆吏往往貪污不法，王知其然，特命經術士代之。

丁酉，帝以冊皇后、皇太子詔天下，遣直省舍人禿魯不花來頒詔。

丙午，禱雨。

是月，以林仲沇僉議贊成事，全英甫、尹碩爲評理，朴仁幹判密直司事，崔天藏爲密直司事，元善之同知密直司事，金仁沇爲密直副使。

六月戊午，評理黄瑞如元賀冊皇后太子。

辛巳，慮囚。

秋七月壬辰，元遣闊闊出來求童女。

癸丑，倭舶飄風至靈光郡，凡二百二十餘人，具舟楫歸之。

八月戊午，王娶魏王阿木哥女金童公主。

甲子，上王傳旨曰："判三司事朴虛中年已八十，尚慕利祿，被此交構。韓渥、元善之、金仁沇又有所犯，已令勿仕。渥等略不疑懼，公然視事，殊無臣禮，可自今一從前旨。"

九月乙巳，慮囚。

庚申，三司使尹莘傑如元賀聖節。

冬十二月甲寅，政丞崔有渰如元賀正。宰相會旻天寺，上書中書省云："前於延祐七年十二月間，太尉王欽蒙皇帝聖旨，流去西土住坐，在後至治元年四月內，國王赴闕朝見，因事未還。其間在此有奸臣等，

會聚衆官員省會，‘要具衆人文狀赴都，告乞太尉王回還，恁等於文狀上，各各書名畫字者’，(遂)〔逐〕行粘連到數張白紙，勒要衆官名字。以此各員准信，依從所說，書名畫字了當。在後聽知前項奸臣等謀構却落，寫做干礙國王並瀋王兩王語句文狀，將衆人書名白紙粘連，送與訖在都同黨人員處，賫赴都，並問事官處呈下。聽得如此，今來思忖得前項奸臣等用謀，不行吐露實情，虛稱告乞太尉王回還文狀，誑瞞衆人，於數張白紙，勒要訖名字，衆官委實不知書寫是何詞。因却有奸臣等依憑前狀，到今胡亂告說未絶。爲此今具文狀，付賀正官崔政丞收管前去，代告中書省，伏乞詳狀施行。”

壬申，太白晝見。

丙子，慮囚。

(乙丑)十二年春正月，王在元。

辛亥，僉議評理致仕鄭僐卒。

閏月丙辰，宥二罪以下。

庚申，上王以朝廷寢立省之議，遣人祭告高慶二陵。

甲戌，元遣直省舍人塔不歹舍兒、別赤伯顏帖木兒來頒赦。

二月甲午，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辛未，慮囚。

夏四月甲辰，禱雨。

五月辛酉，王及公主至自元，山棚結彩，陳雜戲，

獻歌謡以迎。

是日，上王薨于燕邸。

甲戌，遣三司使尹莘傑、萬戶姜融迎梓宫于平壤。

六月己卯朔，加上先王先后尊號，又加境内山川神號。

壬寅，三司右使趙延壽卒。

秋七月己巳，知密直事崔雲卒。

癸酉，雞林府院君王煦、密直副使李凌幹等奉上王梓宫至自元，百官玄冠素服郊迎，殯于淑妃宫。

甲戌，延興君朴全之卒。

八月壬辰，王與公主幸漢陽，張氈幕於富原龍山高阜望海處而御之。

癸卯，以公主彌月，宥二罪以下。

九月己酉，以鷹坊内乘之讒，杖中道提察使李衍宗於行宫。

辛酉，以僧祖衡爲王師。

戊辰，慮囚。

冬十月戊子，遣總部典書李光時如元賀聖節。

乙未，教曰："孤承先業，謬荷丕圖，常思置器之難，罙極臨淵之懼。迺者，奉詔入朝，時有負罪奸臣，飾辭誣譖，謀傾寡人。適新皇帝御極，肅將天威，掃清内亂，賞罰至公，曲直自辨。於是紀祖宗之功，廓天地之度，釐降公主，命復侯藩，睠遇之幸，顧不偉哉。孤賴父王嚴訓，得免悔尤。式至今日，皇天不弔，奄爾棄世，萬機之繁，無所咨禀。况近來官吏弄法，

寃枉甚衆，以致乾文屢變，時令不順，慄慄危懼，罔知攸濟。推廣天子好生之德，遹追先考愛物之仁，宜宣實惠，以闡大和，其二罪以下，咸宥除之。於戲！易俗移風，庶啓維新之化；仁民愛物，旁推不忍之心。一、尊祖報本，孝理所先，太祖以來歷代君王加上尊號。一、國内名山大川載諸祀典者，各加德號，修葺祠宇、圜丘、籍田、社稷、寢園、佛宇、道觀，修營以祭，先代陵廟，官禁樵牧，毋令踐蹂。箕子始封本國，禮樂教化，自此而行，宜令平壤府立祠以祭。其祭文宣王、十哲、七十子、本國文昌侯、弘儒侯，務致蠲潔。一、太師、右丞相、東平王拜住於我父子，臨危救難，永安社稷，恩莫重焉。每歲貢獻之時，並餽土物于其子孫。一、父王吐蕃之行，侍從艱險者，忠義殊等，宜加異奬。一、辛酉年以來，隨從功臣，奮義忘身，夷險一節，帶礪難忘，別加褒獎，延及子孫。其留在本國，不顧利害，一心輔佐者，亦加旌賞。其已身没者，追封爵號，賞及子孫。一、孝子節婦，旌表門閭，勸勵風俗。一、前者奸臣謀構，危言以動衆心，能執君臣之義，奮不顧身者實少，而顧望疑遲，中立觀變者，一國皆是，及乎孤之危急，甚於累卵，孰不靡然從於奸黨。義當治罪，以爲人臣之戒。然迹其心，蓋不得已，已皆寬宥，不介于懷。彼尚不曉，自懷疑懼，故玆原宥，以定其志。其忠節雖虧而有才幹者，皆許敍用。一、郡縣大小本有定制，近來無功而升號者頗多，其非先代所設，皆仍舊號。一、守令

分憂宣化，當小心供職，務安百姓。近賞罰不明，無有懲勸，率皆貪污廢職。各道存撫提察，考其殿最以聞。一、內外兩班、鄉吏、百姓，冒受金印檢校職，結銜避役，甚爲淆濫。司憲府、各道存撫提察使，並皆收職，各從本役。如有不從條令，不納職牒者，嚴行斷罪。又冒受總選部入仕上典並僞造謝牒者，不在此例。一、各領府隊正人等俸祿歲減，勞役日深，孤甚恤焉。宜令重房體察完護。甲戌年以來有戰功人及戰亡人子孫，各加敍用。”

丁酉，公主薨于龍山行宮。

丙午，遣右代言李揆如元告公主喪。

十一月庚戌，王至自漢陽。

甲寅，葬上王于德陵。

乙卯，公主之喪至自龍山。

丙辰，移御于吉昌君權準第，自是屢移私第。

庚午，以李齊賢爲推誠亮節功臣、政堂文學。

十二月癸未，元中書省移牒曰：“自成吉思皇帝以來，出氣力有功者，抄錄史策以進。”從國史院之奏也。

乙未，元遣左司郎中脱必歹賜王寶鈔一百錠、宣醖二十壺，弔慰兼致奠公主。

（丙寅）十三年七月丁卯，教曰：“間者亂賊之徒欲覆邦家，擅呈都省，請立省比內地。于時諸臣同心戮力，奏帝罷之，再造邦家，其功莫大，帶礪難忘。以贊成事金怡、全英甫、甘泉君全彥、評理尹碩、知

密直司事李凌幹、密直副使朴仲仁、左常侍尹莘係、上護軍崔安道、中郎將孫守卿等爲一等功臣，賜土田臧獲及父母妻子爵有差。”

（丁卯）十四年夏五月，僉議中贊金怡卒。

冬十一月戊子，教曰：“寡人在都五年，姦臣謀移國祚，侍從之臣，盡節輔佐，終始一心，其功可錄，以僉議政丞尹碩，化平君金深，上黨君韓渥，西河君任子松，贊成事元忠、全英甫，參理安文凱、李恭、崔濬，甘泉君全彦，豐壤君趙瓊，密直使孫琦、朴仲仁，同知密直司事曹碩，密直副使金之鏡，軍簿判書李那海，判司宰寺事李仁吉，判繕工寺事張逸，右副代言奉天祐，鷹揚上護軍崔安道，上護軍申時用、韓季輔，上護軍致仕姜彦，護軍全世貞、朴松中，郎將崔孫祐等爲一等功臣。贊成事鄭方吉，密直副使鄭孫英，内府寺事羅英秀，淳昌君林仲沇，通化君金千寶，政堂文學朴遠，密直副使李揆，判典儀寺事趙石堅，檢校評理金富，民部典書權謙、鄭順，判典校寺事李兆年，奉翊致仕裴英之、李連，檢校判書韓永，羅州牧使張沆，上護軍崔德符、劉方世，檢校上護軍朴連、尹吉甫，執義鄭瑚，大護軍張英伯、金彦丘、洪贇、金梓，前典客令朴永林，護軍吴挺仁、宋善莊、崔昌義、李重陽、李暉、鄭仁伯、尹安淑、趙甫，典醫副正金碩，平海副使朴玄柱，中郎將崔雲、桓允全、白元泰、金壽、金成傑、文成柱、高宗甫、金迪、朴成瑞、金天鏡、庾良俊，密城副使劉臣啓，郎將白仁庇、

金琈、韓璡、劉椿，散郎金仁鏡爲二等功臣。賜田及臧獲，父母妻子爵有差。”

（戊辰）十五年春二月丁巳，遣世子禎如元宿衛，又遣左常侍尹莘傑獻童女。

夏四月甲午，以尹碩爲海平府院君，鄭方吉僉議政丞，姜融、林仲沇、全英甫爲贊成事，孫琦、崔濬爲評理。

乙未，元以改元致和，遣闊里帖木兒來頒詔。

戊戌，郎將李自成還自元，言：“帝封我化平君金深女達麻實里爲皇后。”先是，深女爲仁宗皇帝偏妃。

辛亥，王率內豎畋于西海道。

五月辛未，幸木村高圓寺。

辛卯，幸白州。

六月戊申，遣密直副使李揆如元賀改元。

秋七月己巳，帝遣平章政事買驢、舍人亦忒迷失不花等來，興禮君朴仲仁及曹頔、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等從之，皆瀋王之黨也。時柳清臣、吴潛詣中書省，誣王盲聾暗啞，不親政事，遂訴云：“上王奏仁宗皇帝以燾爲高麗王，以暠爲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顔禿古思謀，令金怡説上王奪暠世子印，又奪上王所賜暠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十人田宅等事。”於是，帝遣買驢來質問。王辭疾不迎，買驢意王實聾噁，徑詣王宫宣詔詰問，王對曰：“世祖皇帝賜我父王高麗王世子印，武宗皇帝授父王瀋王爵，未幾，襲封高麗王。洪重喜來曰：‘一身上不宜兼綰兩王

印。’奏于帝，命我爲高麗王。延祐三年，我朝京師，父王授我世子印，謂曰：‘世祖皇帝賜此印曰：待胤子長傳與之。’今黨暠者言父王聽金怡說，以印與我，然仁宗賓天二年，父王竄吐蕃，時予在國，何暇與伯顏禿古思謀？且印乃延祐三年所授，而言英宗時所與，其言謬妄，但使吾父子相夷耳。我父王以世祖外甥，又有累朝佐命之功，重喜尚曰‘一身不可兼兩王’。暠有何功，既爲瀋王，又要高麗世子印耶？父王田宅已與暠者，曾蒙帝旨，孰敢違異？但懿州所置廨典庫店鋪、江南土田，父王所與，文契俱在。營城、宣城兩掃里，世祖爲高麗王朝見往來供給，許置之。子不得傳之於父，而他人有之，豈其理也？又清臣等田地，皆奪他人所有，非其傳於祖父者，令有司考其文契，還與舊主耳。”買驢見王禮容嚴肅，言辭有敘，曰：“帝所以命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訴皆誣也。”於是頔等惶懼無言。時上國使臣絡繹而來，王皆不接見。使臣陵辱宰相，擅作威福，多納賄賂，荒淫聲色，淹留旬月，買驢疾其所爲，並督令還歸。

辛未，元遣不家奴來求童女。

乙亥，下政丞尹碩于巡軍獄，杖之。

丙子，買驢、亦忒迷失不花還，王遣崔安道于平壤餽金銀、綾羅、苧布，買驢不受。

壬午，遣護軍尹桓如元獻苧布及紙。

庚寅，胡僧指空說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雞林府司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之任，令州民祭城隍

不得用肉，禁民畜豚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豚。

是月，泰定皇帝崩。

八月癸丑，盜竊寢園祭器。

甲寅，王微行，幸禮成江，以商人子李奴介爲密直副使，内竪壻金就起爲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

乙卯，幸平州。

下瀋王黨趙湜、金温、權賀、田宏等于巡軍，流之。

丙辰，貶樂安君金之謙爲寧海府使，流判事金千鎰于田里。先是，之謙、千鎰與萬戶洪綏歸心于暠，誣以本國背上國，又以王盲聾喑啞譖于元，故及。

九月壬申，武宗皇帝次子懷王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爲文宗，遣使來，告改元天曆，赦天下。

左散騎常侍尹莘係還自元。元欲徵兵本國，令莘係同洪伯顔不花齎文牒以歸。莘係還國，匿不見。

冬十月乙巳，地震。

十一月乙酉，地震。

十（一）〔二〕月庚寅，遣監察大夫李凌幹如元賀即位改元，海平府院君尹碩賀正。

壬寅，遣密直使金承用如元賀聖節。

（己巳）十六年春正月，王在平州。王自去年八月出次天神山下，構假屋以御，問虞人曰："蓋屋何物爲佳?"虞人對曰："樸木皮最佳。"即命取之，民甚苦之。王耽于遊田，支費浩繁，招集虞人，皆授檢校郎將、別將，賜衣服穀米，動以百計。

己未，瀋王公主訥倫之喪至自元。

丁亥，元遣崇祥院總管府判洪明理和尚來頒赦。

三月甲戌，金承用還自元，道卒。

庚辰，帝召還孛剌太子。

夏四月，帝讓位周王。周王即皇帝位，是爲明宗，以文宗爲皇太子。

庚寅，葬訥倫公主。翼日，盜發其墓。

丁未，王不豫，移御雙峰寺。

五月戊午，帝遣洪末的里、廉悌臣賜王衣酒，又召還金之謙、金温、趙湜。

庚申，以旱禁酒。

丁卯，聚巫禱雨六日。

乙亥，幸白州般若寺。

丁丑，遣朴之環如元獻文苧布。

癸未，雨。

丙戌，以王不豫，禱于氈城。

六月庚戌，高興府院君柳清臣死于元。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太白晝見。

丙寅，僉議政丞致仕鈴平君尹琣卒。

戊寅，賜政丞鄭方吉杖。

八月，帝崩，皇太子復位，赦天下。

九月，前忠州牧使金用卿從瀋王留于元，其妻私義女壻别將王之祐，監察司鞫問，俱服。

丙寅，檢校贊成事安于器卒。

辛未，元帝以即位，遣直省舍人完者、省委（宫）

〔官〕文伯顔不花來頒詔。(元)〔王〕在白州，病不出迎。壬申，完者詰問其由，鄭方吉以實對。王猶憂懼，完者遣忽赤閔子明謂王曰："上國稱高麗多過失，今宜先賀登極。"王喜曰："使臣右我，復何憂。"

冬十月丁亥，完者、文伯顔不花、洪末的等見王于白州藤巖寺。左右皆匿，完者等直入卧内，王慰諭之。

己亥，遣定安君琮如元賀帝復位。庚戌，又遣金之鏡請傳位世子禎。

壬子，廣興倉頒祿。時國無紀綱，人無廉恥，諸衛别將、散員等親到倉門，或冒受、或劫奪，糾正不能糾治，手執鞭杖，終不能禁。

(庚午) 十七年春二月壬午朔，元策世子禎爲王，遣客省副使七十堅來取國璽。

秋閏七月甲申，王如元。王傳國後至復位，凡二十四(序)〔月〕，在《忠惠世家》。

(壬申) 後元年，正月以前入忠惠二年。春二月甲子，元遣留守寶守前理問郎中蔣伯祥等來，命王復位。王以蔡洪哲、林仲沇爲贊成事，尹莘傑爲評理，金資、金仁沇爲密直使，曹頔、閔祥正知密直事，又令伯祥、仲沇攝行征東省事。

戊辰，王遣閔祥正、趙炎輝下前王嬖幸政丞尹碩，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吴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侅、尹桓，大護軍丘天佑，護軍崔安壽、

金天佑,[1] 郎將盧英瑞于巡軍。

三月庚午，伯祥囚判事權適、上護軍金銳于巡軍。壬申，又囚奉翊尹佺知，申事尹之賢，前大司成高用賢，大護軍洪瑞、尹之彪、金上璘、梁宣，前内府令桓允佺，護軍金鏡、韓不花，中郎將宋明理、梁和尚、林仲甫。

癸酉，遼陽使者以崔安道及護軍孫遠辭連朱帖木兒不花，執之以歸，中書省亦遣其掾任志搜撿軍器，因前日之誣訴也。

乙亥，杖金天佑、丘天佑、崔安壽、孫琦、尹桓、梁宣、金銳、吴子淳、洪瑞、尹之彪、桓允佺、盧英瑞、金鏡等，追奪職牒，並權適、韓不花，流于海島。

庚辰，杖李君侅、高用賢、林仲甫，流于島。金之鏡（瘦）〔瘐〕死獄中。

夏五月癸未，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囚伯祥、仁守、祥正、炎輝于行省，釋尹碩、之賢、康庶、裴佺、朴連、尹吉甫，召還配島孫琦等二十餘人。

乙酉，百官以書訴伯祥不法于都赤。丙戌，都赤執伯祥以歸。

辛卯，聚巫禱雨。

甲午，雩。

丙申，雨。

六月，以蔡河中爲密直使。

---

〔1〕 金天佑，下文亦有作金天祐，今統一作金天佑，不另注。

秋八月，帝崩。

冬十月，明宗次子鄜王即皇帝位，是爲寧宗。

十二月，帝崩，年七歲。

（癸酉）二年春正月，王在元。

三月，右丞相燕帖木兒奏于皇太后、皇太子曰："高麗隣于倭境，今其王久在都下，請令還國。"制可。時文宗、寧宗相繼而崩，皇太子未即位，王以文宗舊臣，不忍遽還，遷延不發，朝廷督之。閏月丁酉，王與公主發京，是爲慶華公主。皇太子遣院使阿也赤餞之，千官出餞者頗多。

庚子，王至通州，太子又遣集賢學士舍羅八餞之。

庚申，王禁迎駕油蜜茶食。

夏四月丁卯，王至臨江卵山寨，瀋王暠來謁行宮，遂從王東還。

丁亥，王至平壤府，謁御容殿，權省丹陽大君王珣及贊成事曹頔、密直使鄭頎奉國印上謁。

己丑，幸大同江，張水戲，慰瀋王，晚御樓船，自浮碧樓沿流而下，歌吹聞于十里。

六月，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是爲順帝。

遣密直金資等如元賀即位。

戊子，帝以即位，遣都兒赤來頒詔，王率百官出迎于郊。王宴使臣，懽甚，賦絶句，命文臣和進。

（甲戌）三年。

（乙亥）四年夏四月己巳，王獵于海州。

丁丑，命佑文君梁將、前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以

姜融僉議左政丞、判三司事，蔡河中僉議贊成事，崔老星爲懷義君，曹莘卿爲左代言，申時用爲大匡、元尹，尹賢爲持平。

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

五月壬午朔，以旱徙市，聚巫禱雨。

庚子，禁酒。

庚戌，雨。

六月辛酉，王至自海州。

秋七月丁亥，大雨。

元以冊皇后，遣直省舍人月魯博兒來頒詔。

元斷事官教化哥里厮哥來，斬御香使塔思不花，梟首于市，籍其家，囚其妻及黨惡護軍宋允時、中郎將許瑺於行省，人大悦。

八月辛亥，元遣舍兒八赤伯顔不花來，詔王曰："慎簡庶僚，各供爾位，一遵世祖皇帝聖訓，祇率舊章，整治邦家。"

己未，幸海州。初，王欲游獵海州，憚朝議未果。御香使金信，本國人，希旨，口宣聖旨云："祝壽于海州神光寺"，乃托以行。

乙丑，納前左常侍權衡女，冊爲壽妃。

九月甲辰，忠宣王順妃卒。

冬十月己巳，王聞元使黑厮來。庚午，還自海州，至國清寺。王性厭人，左右不得近。忽赤李敘慮王獨行，從其後。王怒罪之。翌日昧爽，百官會迎賓館迎詔，始知車駕先至，驚惶行禮。王使人逐之，百官皆

走匿。王之忌人如此。俄而元使至，王聽詔於行省，還幸國清寺。

甲戌，復幸海州。

十一月丙午，王以夢改諱燾爲卍，典理司貼牓喻人。

十二月辛酉，葬順妃，元遣完者來會葬。

己巳，元以改元至元，遣使來頒詔。

戊寅，遣姜好禮、鄭天佐如元賀正。

閏月甲午，元遣使詔王入朝。

乙巳，至自海州。

丙午，上護軍安士由還自元，以前王悔過白王，王泣下。

初，宦者帖木兒不哥有罪，王命李精杖流于島。精故縱之，帖木兒不哥亡入元。一日，王問精以帖木兒不哥安在，精對以死。至是，大護軍朴青來自元，告："帖木兒不哥在大都，揚殿下過惡。"王怒，杖精，流于島，籍其家，復屬延慶宮爲奴，人多快之。

（丙子）五年春正月丙辰，賜南宮敏等及第。

戊辰，召還德妃。

乙亥，遣贊成事閔祥正如元賀改元。

是月，幸海州。

二月戊寅朔，立公主府曰慶華，置官屬。

三月丙辰，王將如元，發海州。時王不欲入朝，久留西京。

乙亥，命右常侍鄭天起、執義王伯等，徵前王所

用財物，免賤爲良者還屬賤隸，又收前王功臣田，並還本主。

夏四月戊戌，禱雨。

冬十月壬辰，辛彦卿還自元，曰："漢人盧康忠、王誼、王榮等十二人訴王之罪，謀欲除國，夷爲軍民，王宜急入覲。"

十二月辛卯，王渡鴨綠江，帝以前王不謹，遣還國。

（丁丑）六年春正月，王在元。

二月乙未，杞城君尹莘傑卒。

夏五月己酉，贊成事元忠卒。

庚戌，帝敕："漢南、高麗人不得虛藏軍器、執把弓箭，除官員存留馬匹外，其餘盡行拘刷。"於是，百官皆不視事。

戊午，征東省據世祖皇帝不改土風之詔，奏聞于帝，請令百官騎馬。

丙寅，彗見，長丈餘。

六月庚午朔，彗星見。癸酉、癸巳、丁酉亦如之。

秋七月庚子，彗見天市垣，四十日乃滅。

壬寅，樞密院遣人索鴉鶻。

八月丙子，前王率群小獵于東郊。

庚辰，典理判書李謙如元賀冊太皇太后。

甲午，以鄭頎爲錦城君。

九月壬寅，延昌君朴孝修卒。

甲子，前王率群小數微行街里，會夜司宰副令李

平遇諸沙峴，意謂群小，擊傷王臂，仆地。

冬十月己卯，禮城縣地震。

乙未，前王獵于東郊。

十一月丙寅，遣開城尹高允温如元賀正。

十二月壬申，流趙得球于靈興島。得球爲前王近幸，全以財利獻計。

癸酉，帝命勿收兵器，許騎馬。

是月，王至自元。

（戊寅）七年夏六月丙寅，幸白州藤巖寺。

地大震。乙亥，地三震。壬午，又震。丙戌、丁亥亦如之。

壬申，禁酒。

秋七月庚戌，大風雨，拔木偃禾。

甲寅，元遣失里迷詔冊皇后，且求宦者、童女及馬。失里迷到金郊驛，聞王在白州藤巖寺，不入城。宰相遣上護軍全思義饋羊酒，不受，曰："王若不迎，吾當不入城。"宰相遣人以聞，王先知之，禁（人）〔入〕，故不得白。

乙卯，地震。

失里迷入城，以王不迎詔責問。政丞權漢功，贊成事閔祥正、趙瑋等以王有疾對。

丙辰，元遣使來求佛經紙。

八月癸亥，宰樞以金二丁賄失里迷，不受。

乙丑，失里迷詣藤巖寺見王，王辭以浴，良久乃見。失里迷責王不迎詔，欲取招狀。王對以不知，不

肯承，又待之不禮。失里迷怒，退宿白州。翌日，王命贊成事高謙宴慰之。

乙亥，王餽失里迷鈔三百錠，宰樞亦贈銀、綾、苧、虎豹熊皮。

閏月乙未，贊成事安文凱卒。

甲辰，以曹頔爲僉議左政丞，洪彬爲贊成事。

（己卯）後八年春三月癸未，王薨于寢。在位前後二十五年，壽四十六。性嚴毅沉重聰明，善屬文，工隸書。又性好潔，一月湯浴之費，諸香十餘盆，苧布不下六十餘匹，名曰手巾，多爲內竪所竊，王不之知。忠惠王後五年十二月，元贈謚忠肅恭愍王。六年閏九月，加上尊號曰懿孝。

史臣贊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之訟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後世。且父子天性之親，孝爲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其他無足觀者。忠肅晚年遺棄國事，出舍外郊，信任朴青等三竪，威福下移，若子若孫，皆罹凶夭，可勝嘆哉！

高麗史三十六

世家卷第三十六

忠惠王

忠惠獻孝大王諱禎，蒙古諱普塔失里，忠肅王長子，母曰明德太后洪氏。忠肅王二年乙卯正月丁卯生。十五年二月，以世子如元宿衛。十六年十月，忠肅王奏請傳位。十七年二月壬午朔，帝命典瑞院使阿魯委、頭曼台、客省太史九住策王曰：“世篤忠貞，足任人民之寄；家興仁讓，宜膺爵土之傳。庸非其人，胡能立國。咨爾高麗國世子王禎，肇由懿戚，獲建鴻名。奕葉相仍，奉聲教而彌謹；歷年滋久，守臣節而靡虧。兹因乃父之求閑，爰承正系之攸屬。於戲！藩維宗社，毋忘爾先世之忠；帶礪山河，永固我大邦之慶。勉修令德，丕集繁禧。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遂遣客省副使七十堅來，取國王印。

癸巳，王放鷹于平則門外，凡六日。

西河君任子松、萬戶權謙等從七十堅，齎國印如元。

丁未，帝御奎章閣，授王國印。王命政丞致仕金台鉉權征東行省事。

戊申，王置知印房，以三司右尹尹之賢、起居注李湛、都官正郎李君侅、典籤金漢龍充其任。

己酉，王與右丞相燕帖木兒放鷹于柳林。

三月，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柱等，日與內豎爲角力戲，無上下禮。由是，君子見斥，直言不得進。起居注李湛白王曰："君舉不可不慎，一動一靜，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歟?"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者皆書生也。"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

丁巳，大護軍崔成等齎白苧布、虎豹皮如元獻王。

戊寅，王尚關西王焦八長女，是爲德寧公主。宣徽院宴王及公主於燕帖木兒第。

夏四月壬午朔，護軍趙得圭如元，白王曰："上王囚權省金台鉉及尹碩、元忠等，以鄭方吉權行省事。"

庚寅，以金深爲都僉議中贊，任子松、元忠、全彥爲贊成事，李凌幹、李揆爲僉議參理，李齊賢爲政堂文學，全英甫、韓渥爲三司使，尹奕爲密直使，權謙、金文貴、金之鏡爲密直副使，全信爲監察大夫，韓宗愈知申事，李湛、尹安庇爲右左代言，李君侅爲右副代言。

甲午，王獻白馬八十一匹。帝御興聖殿，會諸王、駙馬，置酒，敕王以屬序坐。

戊戌，王宴闊西王。

上王遣張沆如元請太醫。仍以書諭王曰："聞俗儒有冒進者，王其勿用。"

癸卯，王享右丞相燕帖木兒于其第。酒半，丞相起舞，王亦起舞，獻酬劇飲。

五月己未，帝命王，之國。

壬戌，以代言李君侅、前掌令安牧、成均丞鄭頫、都官佐郎鄭世忠掌銓注，賜從臣爵，嬖幸冒濫者頗多。

乙丑，帝御大明殿，受尊號，改元至順，大赦天下。王就駙馬之列以賀，翰林學士闊闊歹獻王玉帶。

乙亥，帝幸上都。丙子，王從至龍虎臺，拜辭。帝賜衣慰諭。

六月丙申，監察司論楊廣道按廉馬季良、慶尚道按廉趙方珚貪污不法，流于島。

丁未，祔忠宣王于寢園，以忠正公洪子藩、文靖公鄭可臣配享，遷仁宗主，權安康宗主于東夾室。

秋七月丁巳，元流明宗太子妥懽帖睦爾于我大青島，年十一歲。

癸亥，光陽君崔誠之卒。

閏月戊子，郎將金天佑還自元言："朝廷據前征東行省左右司郎中蠻人蔣伯祥狀，議於東國，將置行省。"庚寅，王寄書太師右丞相曰："禎專荷洪造，尚主受封，今已就國，天地父母，恩何報謝。竊聞前行

省左右司郎中蔣伯祥，上告都堂，欲於小邦，立省置官，變更國俗，上下無不驚惶。况予東來，坐席未暖，遽聞此事，安得無恐。切念小邦臣服聖朝，歲修職貢，百有餘年，未嘗小懈。歲戊寅，太祖聖武皇帝應天奮舉之初，有亡遼遺種金山王子，驅掠中原，陸梁東土，略無歸順之意，妄有興復之謀。朝廷命哈真、扎剌以討其罪，天寒雪深，粮道不繼，我五代祖忠憲王遣趙冲、金就礪，助兵餽餉，恊力攻破。於是，兩元帥聞奏朝廷，與冲等結兄弟之盟，世世子孫，無忘今日。歲己未，世祖皇帝回軍江南，我四代祖忠敬王率群臣，跋涉六千餘里，迎拜於梁楚之地。世祖大加褒賞，即降聖訓，不改國俗，依舊管領。中統元年，詔諭安南國有曰：'本國風俗，一依舊制，不須更改。况高麗比遣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至元三年，賜日本國書有曰：'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懽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其後我三代祖忠烈王入侍輦下，釐降帝女，世叨甥舅之親。當其立諸處行省，獨於小邦不設。後因征日本，雖有名額，不拘常選。大德末，我祖太尉王佐仁宗皇帝平定內亂，行至央骨，迎立武宗皇帝，爲定策一等功臣。時有遼陽人重喜，請立省小邦，天心赫怒，杖重喜，流遠方。今伯祥挾恨飾辭，謀欲覆我宗國，不畏累朝聖訓。朝廷若從其說，小邦所以首先歸服，歲修職貢，不敢自以爲功，其於累朝存恤之

意何？其賜日本、安南之詔何？又念小邦，黑誌之地，山川林藪，土石磽薄，税地賦民，不周於用，地遠民愚，言語趨舍，婚姻風俗，不同中國。若其聞此，必皆惶懼。伏望大丞相閤下，無納巧言，導開天意，許土風之不改，令祖業以相安，則豈惟山澤之民，皆懷聖德，抑亦宗祧之鬼，益感至仁。”遂寢立省議。

上王將如元，至黄州，王道上胡跪迎謁。上王曰：“汝之父母皆高麗也，何見我行胡禮？且衣冠太侈，何以示人？可速更衣。”訓戒嚴厲，王涕泣而出。

丙午，王及公主還自元，入御延慶宫。帝遣翰林學士阿塔歹、户部郎中禿憐、宣使孟士泰，護行而來。

八月丙辰，王即位於康安殿。

戊午，赦。

辛酉，遣上護軍朱柱如元賀加上尊號。

九月己卯，幸王輪、乾聖二寺。

壬寅，王如見州，謁德妃。

冬十月癸丑，檢校政丞金台鉉卒。

辛酉，賜宋天鳳等及第，賜知貢舉安文凱玉帶，同知貢舉李湛紅鞓，及第第二人洪彦博馬，第三人李達尊鞓帶。

甲子，遣僉議評理李凌幹如元賀改元，謝釐降公主。

移御永安宫。

戊辰，王畋于海安。

甲戌，禿赤國王遣使，獻馬六匹。

十一月丙戌，地震。

十二月己酉，以韓宗愈爲密直提學，李兆年爲掌令。

乙卯，遣上護軍朱柱如元賀正。

甲子，王如見州，謁德妃。

癸酉，自見州巡南京，乃還。

（辛未）元年春正月乙酉，元遣郎中摩合冒鑠南來頒赦。

丁亥，王宴元使。

壬辰，王獵于江陰。

辛丑，地震。

二月庚戌，以韓渥爲中贊，崔安道爲監察大夫。

癸丑，移御康安殿。

甲寅，王畋于西郊。

戊午，以公主生日，宴于延慶宫。

己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壬戌，以僧乃圓爲王師。

乙丑，王獵于海州。

三月壬寅，王畋于江陰。

夏四月辛酉，王畋于郊。

癸未，王率宰臣幸延福亭，觀水戲、擊毬。

戊子，賜周贇等及第。

庚寅，以五道人民，流入雙城、女真、遼陽、瀋陽等處，表請刷還，曰："天本無私，雖高即聽；人如有告，所欲必從。故罄卑情，冀回大度。欽惟世祖，

偏恤我邦，高曾繼以親朝，適此一千年際；父子因而入覲，于今七十歲餘。緊當時凡所奏陳，自先代悉皆俞允。欽蒙世祖皇帝，元降聖旨，自己未年二月已後，被擄逃來人等，凡有司刷會見數，悉令歸國。至至元二十一年，又降聖旨如前。本國以此，累次差官，前去遼陽、瀋陽等處，欲行分揀，所在官司濫稱軍戶，或稱農氓，沮遏不刷者久矣。而又比年間，本國州縣當役人民，並官寺私奴婢人口，逃往遼陽、瀋陽、雙城、女真等處，影避差役，散漫住坐。雖或差人前去，將欲推刷，所轄官司並頭目人，擅自挾帶，當欄不與，甚爲未便。矧今特降聖旨云：'元附籍冊人民，水土文字，有的人每根底奴婢，不揀是誰，休争者麼道。'前後制敕，一皆如此。然彼處人等久爲淵藪，仍要堤防。更依累降之明文，欲行分揀，第恐罔悛其固執，不使發還。伏望皇帝陛下，紀臣翊戴之世功，察彼挾持之戶計，命馳使節，刷復民編。則臣謹當樂與群黎，益飽包荒之德；勉供弊賦，永酬字小之恩。"

辛丑，王率幸臣幸延福亭，觀水戲。

六月己未，幸廣德寺，觀水戲。

辛酉，嬖人中郎將韓不花矯旨放囚，典法司請治其罪，不報。

秋七月丙子，幸壽康宫。

辛丑，大寧府院君崔有渰卒。

八月丙辰，以尹碩爲中贊，宋瑞爲監察大夫，朴連亦拜典理判書。連居母喪娶妻，每入見，王不之咎。

嘗有僧白王曰：“官寺之奴，或有拜高官大職者，不可與士族齒。”王怒曰：“以吾愛朴連耶?”連聞之，涕泣曰：“他日豈念吾等功乎?”王賜酒慰諭之。

丙寅，王畋于馬堤山。

丁卯，元遣宦者洪大不花來，求童女。

九月，西北普賽因遣使來獻土物。

元遣文伯顔不花來頒赦，王出迎。

丙申，命修《忠敬王實錄》。

冬十月癸亥，王畋于西郊。

丙寅，幸壽康宫。

十一月壬申朔，日食。

辛丑，遣贊成事元忠如元賀正。

十二月甲寅，元遣樞密院使尹受困、中丞厥干等，召還妥懽帖睦爾太子。王遣護軍曹益清，奉迎于大青島。

（壬申）二年二月以後，入忠肅後元年。春正月庚辰，遼陽省遣人來索朱帖木兒、趙高伊。先是，二人誣譖于帝曰：“遼陽與高麗謀，欲奉妥懽太子叛。”已而來奔。乙酉，盜殺二人于街。

丙戌夜，王率嬖人梁宣、宋明理等微行。

二月丁未，王畋于西海道。

盜發高陵。

庚申，王至自畋。

甲子，元遣留守寶守、前理問郎中蔣伯祥等來，王郊迎。伯祥傳聖旨云：“已於正月三日，命上王復

位。”王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國璽，封諸庫，王遂如元。初，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悦，視猶己子。因忠肅辭位，奏帝錫王命。時太保伯顔惡燕帖木兒專權，待王不禮。及忠肅復位，燕帖木兒已死，伯顔待王益薄。王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骨少年輩，飲酒爲謔。因愛一回骨婦人，或不上宿衛。伯顔益惡之，目曰撥皮，奏帝云：“王禎素無行，恐累宿衛，宜送乃父所，使教義方。”制可。忠肅王後五年，帝遣王還國。八年三月癸未，忠肅王薨。忠肅常呼王曰撥皮，待之少恩，然遺命襲位。由是，行省左右司轉達中書省，王亦遣前評理李揆等，求襲位。而伯顔爲太師，寢不奏，且言：“王燾本非好人，且有疾宜死矣。撥皮雖嫡長，亦不必復爲王，唯暠可王。”揆等百計請之，不得。

夏四月戊午，王遣三司右尹金永煦如元獻畫佛。

五月己未朔，王私置寶興庫。

辛酉，地震。

乙丑，王與公主移御萬戶印承旦第。

丙寅，王淫其舅三司左使洪戎繼室黄氏。

庚午，王蒸庶母壽妃權氏。

辛未，王聞宦者劉成妻印氏美，率丘天祐、康允忠幸其家，命成進酒。既而，成白王曰：“殿下明日當復位，宜存撫百姓，毋惜賞賚。”王意在挑其妻，成不知，反以爲王心誠眷我，進退惟謹，左右竊笑。

壬申夜，巡軍萬戶全英甫邀王，宴其家。

丙子，王遣大護軍孫守卿、全允臧賫金銀及大頂兒如元賂執事者，求復位。大頂兒乃仁宗皇帝賜德陵者也。

戊寅，王宴慶華公主于永安宫。

癸未夜，黄氏邀王宴其家。王命醫僧福山治黄氏淋疾。王常餌熱藥，所幸婦人多有是疾。

丙戌，王貶曹益清爲濟州安撫使，放尹桓於漆原郡，杖吴子淳放于海州，杖洪瑞流于島。執前大護軍金鏡，叱曰："此奴何故，昔與洪瑞等同謀?"遂以鐵骨朶擊之。

大護軍韓不花還自元，傳李揆言曰："丞相固執如初，他省官雖欲申覆，固無可假以爲辭者。若有本國耆老上疏陳請，則庶可因以圖之。"王命耆老宰樞會議。

六月壬辰，耆老權溥等上書行省曰："藩翰之寄，難以久虚；蒭蕘之言，或有可採。事係安危，理宜詳審。小邦自開國以來四百二十二年，而王氏子孫相繼以牧斯民者二十有八代矣。太祖聖武皇帝應天奮起，我忠憲王首先内附，修其職貢。歲戊寅，有契丹遺種金山王子者，妄圖興復，陸梁肆毒，驅掠人民，東入海島。太祖遣哈真扎臘討之。時方雨雪，粮道不繼。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左提右契，卒擒滅之。兩元帥與趙冲等指天日以同盟，分俘虜而爲信。此則小邦盡力於太祖者也。憲宗皇帝南征而晏駕，阿里孛哥搆患於朔方，世祖皇帝班師襄陽，我忠敬王跋

涉山川，蒙犯霜露，拜於梁楚之郊。於是，天下覩遠人之自服，知天命之有歸。此則小邦盡力於世祖者也。世祖感誠念功，下詔云：‘苟裕民而治國，當適便以從宜，尚體朕懷，綏爰有衆。’其諭安南國詔，若曰：‘本國衣冠風俗，一依本國舊例。高麗遣使來請，已經下詔，悉依此例。’賜日本國書，若曰：‘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褒奬小邦，誇示諸國，光寵至矣。繼以帝女齊國大長公主，嬪于忠烈王，誕得一子，即太尉王。年十六，入侍天庭，冊爲世子，詔曰：‘嗣惟汝嫡，親是我甥，世爲藩輔。’前王禎，即太尉王之嫡孫，小邦之人，歸心屬望。先王燾於本年三月，不幸即世，遺書云：‘宜以長子前王禎聞奏襲位。’已蒙省府，申告朝廷，計日數程，尚稽明降。山澤無恒之俗，不可不係其心；海倭未服之隣，不可不虞其變。三月無君，遑遑如也。聖賢之訓，豈徒然哉？溥等獲蒙皇元之澤，以至白首之年，情有所懷，安敢隱忍。心欲馳赴闕庭，仰陳事體，齒衰力薄，末由自致。伏望念小邦事大之功，愍黎老願忠之志，給其傳遞，俾以敷奏。儻紆如綍之俞音，早定分茅之世業，豈惟小邦之慶賴，實亦世祖綏遠字小之意。”行省以其書轉達中書省。

乙巳，判三司事金元祥卒。

己酉，葬忠肅王于毅陵。

乙卯，禱雨。

秋七月戊午朔，雨。

庚申，王以外姑金氏老病垂死，遣前大護軍金贇、前郎將宋明理索土田、臧獲及其券。

甲子，王宴慶華公主于永安宮。丁卯，又宴。

八月丁亥朔，王以南氏妻盧英瑞。南氏曾適士人，大行王奪而幸之。至是王亦私之，既而以與英瑞，又數幸其家。

辛卯，元遣使索耽羅酥油。

甲午，慶華公主邀王宴。及酒罷，王佯醉不出，暮入公主卧内，蒸焉。

庚戌夜，曹頔等襲王宫，衛士射殺之，尸于巡軍南橋下。

辛亥，前大護軍劉方世爲西北面存撫使。

九月，義、静二州之人聞國亂，渡江而去者甚衆。癸亥，王遣護軍康因安撫之。

丁卯，地震。

征東省員外韓帖木兒不花、前贊成事金仁沇、前郎將盧英瑞如元請王襲位。

辛巳，王移御政丞姜融第。

冬十一月丙辰，元遣中書省斷事官頭麟、直省舍人九通來，王迎于宣義門外。頭麟等先至慶華公主宫，進御酒，遂往王邸，授傳國印，王拜受。

癸亥，頭麟以帝命，使樂安君金之謙、前僉議評理金資權管國事。

丙寅，頭麟等執王及洪彬、韓帖木兒不花、趙雲卿、黃謙、白文舉、王伯、朱柱、趙炎輝、李安、韓昇、張巨才、裴成景以歸，蓋因頔黨之訴也。

辛巳，慶華公主囚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

癸未，德寧公主釋鄭天起，匿之宫中。

十二月戊子，慶華公主命金之謙權征東省，金資提調都僉議司事。

庚寅，遣辛伯、金逸逢如元賀正。

丙申，判密直司事辛蕆卒。

（庚辰）後元年春正月癸亥，順天君蔡洪哲卒。

辛未，元囚王于刑部，又繫金仁沇、金倫、韓宗愈、洪彬、李蒙哥、李儼、盧英瑞、安千吉、孫守卿、尹元佑、南宫信于獄，命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宗正府雜問之。

二月丙戌，元流孛蘭奚大王于耽羅。

庚戌，彗見東方，入太微。甲寅，又見東方。

三月甲子，蔡河中自元來言："脱脱大夫奏于帝，釋王復位。"

丙寅，元遣宦者普賢來求佛經，以聖旨召院使楊安吉、少府尹趙興門押倭如元。

戊寅，遣奇轍、權適如元賀聖節。

夏四月乙酉，壽妃卒。

王在元，以韓渥爲右政丞，尹碩爲左政丞。

癸巳，元遣都府經歷忽都來，告安置伯顔于陽春縣，以馬札兒台爲丞相，赦天下。

王還自元。

元封奇氏爲第二皇后。

以李兆年爲政堂文學。

辛亥，詔曰："洪惟太祖皇帝應天啓運，世祖皇帝混一垂憲，列聖繼承，統緒有定。迨我皇祖武宗皇帝嗣登大寶，昇遐之後，祖母太皇太后惑于憸慝，俾皇考明宗皇帝出封雲南，英皇遇害，正統寢偏。我皇考以武皇之嫡，逖居朔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肇起大事。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之攸當，假讓位之名，懷欺天之實，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授皇太子寶。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阿、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思欲自解於天下，乃謂夫何數日之間，宮車不駕，海內聞之，靡不切齒。既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內懷愧慊。即殺也里阿以杜口。上天不右，隨降殞罰。叔嬸布答失里怙其勢燄，不立明考之寵嗣，而立孺稚之弟亦輦真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推朕踐位，國之大政，動不自遂者，詎能枚舉。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賴天之靈，權姦屏黜，盡孝正名，豈容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有不勝誅。其命太常，撤毁脱脱帖木兒在廟之主。布答失里本朕之嬸，乃陰搆奸臣，不體朕意，僭膺太皇太后之號，

迹其閨門階禍，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削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昔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蹈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除月魯不花、也里阿已死，其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仍令有司即定議皇考忽都篤皇帝尊號，擇日具儀。朕將躬祀太廟，少盡報本之禮。於戲！永言孝思，慨父天之莫報；建用皇（拯）〔極〕，冀民德之還淳。誕告多方，孚予痛蠹。”燕帖古思昔行至瀋陽，暴薨。

（辛巳）二年春二月庚寅，元以改元至正，遣使來頒詔。

甲午，以宦者高龍普爲三重大匡、完山君。

戊戌，王宴元使。

三月戊申朔，王聞醴泉君權漢功二室康氏美，使護軍朴伊剌赤納之宮中。伊剌赤先奸，事覺，王怒，皆撲殺之。

夏五月己未，禱雨。

癸酉，元遣使召王弟江陵大君祺入朝，政丞蔡河中、前僉議評理孫琦、朴仁幹等三十餘人從之。

閏月甲午，玄孝道欲鴆王，事覺，伏誅。

己亥，囚前贊成事吳季儒于行省。金彦丘坐殺人繫獄，季儒受其玉帶，矯旨釋之。

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來言：“海賊三十餘艘，著青黄衣，鳴鑼擊鼓，截海殺掠人物。”

八月癸亥，元遣使來問海賊事，仍令本國備軍須。

丁卯，王獵于東郊。王日以遊獵爲事，從者苦之。

九月丙戌，以李凌幹爲政丞。

辛丑，賜安元龍等及第。

冬十月乙巳朔，王畋于東郊，遂幸鄭天起第。

丁巳，王宴元使。

十一月戊寅，至日，諸道賀箋不至。

己丑，幸內侍田子由家，襲其妻李氏，强污之。

癸巳，王杖嬖人胡帖木兒，燒其舌，又燒其陰，配島。行至青郊驛，行路皆喜，即命召還，遣醫治之，人猶恐其不死。

乙未夜，幸朴守明家。

戊戌夜，幸故護軍朴伊剌赤妾家。

十二月癸丑，星山君李兆年乞退。

前僉議評理李那海卒。

乙卯，輸西海粟于北殿，結轍于道，人不能行。

丙寅，王獵于江陰。

壬午，政堂文學朴遠卒。

（壬午）三年春正月丁亥，王與總管李壽山較馬步於青郊驛，王親洗馬。

丙申，王出畋。己亥，亦如之。自是日以遊獵爲事，出入無度。

二月，册評理洪鐸之女爲和妃，將納之。林氏妬之，乃封爲銀川翁主，以慰其意。

丁未，王出畋，仍宴于鄭天起第。

庚戌，遣雞林郡公王煦如元請大行王謚。

戊午，王發義成、德泉、寶興布四萬八千匹，開

鋪於市。

癸亥，王畋于江陰縣，扈從惡小托餔鷹，争掠里閭雞犬，人莫敢言。

三月庚辰，以密直商議李玳爲三道巡撫使。

辛巳，元遣大卿終骨賫浮車十五、鈔三千錠、段子百匹來，王出迎于迎賓館。

壬午，幸延慶宫，宴元使。

辛卯，以武人前郎將韓用規爲典校副令。

遣政丞李凌幹如元賀聖節。

丙申，遣南宫信賫布二萬匹及金銀鈔，市于幽燕。

夏四月戊辰，王擊毬于崇仁門外，去儀衛，止令螺匠啓道。

五月乙亥，幸市廛，觀擊毬。

壬午，幸延慶宫，觀火山。

癸巳，幸賞春亭，觀手搏戲。

丙申，頒禄，内竪以不支禄，訴之。王使護軍承信縛提調郭之保、黄和尚杖於宫門，以承信代之。

六月庚子朔，下教曰："賊臣曹頔，搆難之後，寡人赴都，國家虞疑，奸臣餘黨，捏合虚辭，扇亂不已。而侍從之臣，終始一節，夾輔寡躬，其功莫大，帶礪難忘。以海平府院君尹碩，政丞蔡河中，化平府院君金石堅，政丞李凌幹，理問洪彬，上洛府院君金永旽，西河君任子松，贊成事金仁沇，彦陽君金倫，金海君李齊賢，星山君李兆年，僉議評理韓宗愈，三司右使金永煦，左使李蒙哥，判密直司事李雲，開城尹尹莘

係，前知密直司事李儼，前同知密直司事尹桓、朴青，前密直副使康允忠、安千吉、盧英瑞，員外郎韓義臣，軍簿判書裴佺、崔濡，知申事黄石奇，判宗簿寺事孫守卿，判司僕寺事尹元佑，大護軍金添壽、金善莊，護軍南宫信、林成等爲一等功臣，圖形壁上。父母妻超三等封爵，一子除七品，無子，代姪甥女壻除八品，給田百結，奴婢十口。永昌君金承澤，鶴城君朴仁壽，前軍簿判書安子由，上護軍金鏡、全允臧，前判書雲觀事孫遠，大護軍李光遠、金莊，護軍陳教化、承信、李軒、孫襲，中郎將王碩、李冲、李元龍、李光桂，郎將全卿、洪買奴等爲二等功臣。父母妻超三等封爵，一子除八品，無子，代女壻除九品。給田七十結，奴婢五口。”

甲寅，幸神孝寺，燈燭輩結香徒，設祝壽齋於是寺，王押座齋筵。

丙辰，王宴于龜山寺。

己未，元遣高龍普、帖木兒不花等來迎奇皇后母李氏，王迎龍普等于郊。

辛酉，幸洪法寺，見僧翯仙，因問長生訣，翯仙對曰：“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爲惡以促之。”時王信術士言，欲撤崇教寺。翯仙問其故，王曰：“書雲觀云：‘此地有寺，逆臣必生。’予恐曹頔復生，是以毁之。”對曰：“自穆宗時已有此寺，其間逆臣有幾?”。

戊辰，王宴高龍普于延慶宫。

秋七月庚辰，幸花園賞蓮，遂幸密直副使元顥第。從金善莊、金鋭等數人，王自持繖以行。

癸未，賜李資乙等及第。

甲午，王宴帖木兒不花于花園。

八月辛丑，幸皇后母李氏第，設餞宴。

戊戌夜，松岳鳴，王怪而問之，陳無作金對曰："無傷也，古詩有'嵩岳三呼繞殿青'之句。"王悦，賜布，授郎將。

（癸未）四年春二月甲辰，王率勇士觀角觝戲。夜，與左右司郎中金永煦飲于北宫。永煦醉卧，王使左右扶上馬，遂召從者曰："汝郎中已贈我以所乘之馬。"永煦翼日乃獻之。

己酉，王放鷹于東郊，還幸和妃宫，觀手搏戲。

丙寅，幸嬖臣林洪甫家，洪甫獻侍婢。

三月辛未，幸東郊，以彈丸射人爲戲，行路皆遁。

王召富人大護軍林檜、前護軍尹莊等十餘人授内庫貨，如元販賣。

癸酉，地震二日。

甲戌夜，王率嬖人登旻天寺閣，捕鳩，遺火焚閣。

乙亥，作内廐，破人家百餘區，廣築墻宇。又奪人田屬之，命護軍韓範收其租，輸車日用百兩。

丙子，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

己卯夜，幸宰臣裴佺第，淫其妻及其弟金琣妻。時佺在元。

遣益城君洪鐸如元賀聖節。

王起新闕于三峴。

夏四月丙申朔，日食。

庚子，王下僧畵仙獄。畵仙善琴畫醫術，亦解漢蒙語。王敬重稱爲師傅，上殿不拜，時人疾之。至是，矯旨放囚，王怒，命監察司鞫之，流濟州。

甲辰，幸奇皇后母李氏第置酒。

丙午，大雨雹，如李梅。

庚戌，京城民訛言："王欲取民家小兒數十，埋于新闕礎下。"家家驚駭，有抱兒逃竄者。惡小乘間，恣行剽竊。

甲寅，王宴于崇教寺。己未夜，又宴于上護軍宋明理第。初，嬖臣崔遠告王曰："進士井洞有處女，美而艷。"是夜，王與俱至其家索之，主家嫗謝以本無女。王疑匿之，又疑遠欺罔，皆殺之。

庚申，以康允成爲贊成事。

壬戌，密直商議李玳卒。

五月乙丑朔，王通尹桓妻柳氏。

戊辰，幸山臺岩，擊毬。

己巳，星山君李兆年卒。

癸酉，地震。丁丑、戊寅，亦如之。

壬午，元遣直省舍人實德來，索宋、遼、金三國事蹟。

癸未，幸延慶宮，宴元使。

乙酉，王餉新宮役徒，文武臣僚及倉庫皆獻酒饌、

綾帛，以助其費。王置酒，觀儺戲，歡甚起舞，又命宰相舞。宰相遞拍檀板以舞。王出銀百兩，公主及銀川翁主亦各出五（一）〔十〕兩以爲宴幣。有人作乞胡戲，賜銀五十兩，餘皆收之。自是命群臣盛辦酒饌，逐日餉之，争極華美，一食之費，累布二三百匹，人甚苦之，尋罷。

戊子，大雨雹。

辛卯，公主移御延慶宫，王置酒慰之，夜觀角觝戲。

六月丙申，幸馬巖，觀手搏戲。

復其人法。

癸卯，王遊東郊。甲辰亦（始）〔如〕之。

丁未，王放鷹于青郊。

己酉，王出遊炭峴門外。

壬子，幸花園，置酒。

甲寅，王微行，捕雀于東郊。

丁巳，幸觀音房，以嬖臣金善莊設忌日齋也。

戊午，幸南宫信第。

王求取四件奴婢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及人相貿易者。

秋七月庚午，幸鄭元龍第。

辛未，元使實德道見造成都監牓文有曰："納木石不及期者，徵布配島。"乃取歸館。謂政丞蔡河中曰："爲人君者，當使民以時。今役民妨農，此邦之民，其何以生？吾將奏于帝。"河中以告，王大怒曰："此必

伴接人所誘也。”河中對曰：“臣願殿下無輕怒，人君不可輕。殿下平日小事即振聖威，固非人主所宜爲也。”王使河中等請之，實德不聽，令其所親固請，乃止。有白王者曰：“訴實德者，前判閣崔天雨也。”王召入内，批頰流血。

幸和妃殿。晚，幸判司僕寺事安義第。

壬申，以李倩爲僉議評理商議。

戊寅，幸花園。

癸未夜，幸承信家，置酒歡甚。雞鳴，王曰：“雞知主人意矣。”提刃斷雞頭，謂承信曰：“汝必傷心。”對曰：“雞鳴有時，無辜見殺，誰敢不傷？”即賜布百匹。

戊子，以萬戶全贊强奸李包恭妻，杖流之。

八月丙申，幸妙蓮寺，凡六日，自是數幸。

庚子，元使監丞吾羅古請享王，王曰：“今日須往妙蓮寺爲樂。”吾羅古先至候之，王率二宫人及晡乃至，登寺北峰張樂。天台宗僧中照起舞，王悦，命宫人對舞，王亦起舞，又命左右皆舞，或作處容戲。

李芸、曹益清、奇轍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言王貪淫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初，芸兄儼與僧波哥景有隙，波哥景譖王曰：“儼常叱臣，以爲汝王何等人，吾不畏也。”王怒，命囚儼奴。儼見於王，欲自明。王歐之，儼厲聲曰：“王何辱我，王之初立，伊誰之功？”王雖激怒於波哥景，實惡芸也。

乙巳，元遣太監朴帖木兒不花來索童女。

丁未，幸妙蓮寺，以寺僧辦宴請幸也。

戊申，王出内帑五綜布百匹，加斂近侍左右番，宴中秋於新宫樓。有一嬖人白王曰："知人室家，莫若盲人巫女，上若求美女，當問此輩。"王即命惡小侵虐盲巫。

辛亥，王微行，遊于青郊。

九月丁卯，以僉議評理康允忠爲楊廣、全羅、慶尚道問民疾苦使，贊成事尹桓爲江陵、交州道都巡問使，右常侍全允臧爲西海、平壤道巡慰使。

乙亥夜，王以單騎遊巖花路，夜半還宫。

丙子，王獵于東郊。

丁丑夜，王微行，遊城中，崔安義家奴叱之，王怒，杖之幾死。

壬午，夜幸妙通寺。

甲申，王令崔安義買駱駝三頭來，飾以錦幪珠玉，載以寶鈔。

丙戌夜，以商賈齎内帑入元行販，並授將軍。

己丑，幸尹桓家。

庚寅夜，惡小鳳骨等三人詐稱大家，入注簿孔甫家，奸其妻，行省執殺之。

冬十月癸巳朔，評理致仕尹宣佐卒。

己亥，王畋于伯顔平，三日乃還。

王以石壓殺强奸囚三人。

癸丑，新宫成。

甲寅，移御。丁巳，百官皆賀。監察大夫申仲佺

先獻綵段二匹，人譏其諂。

有人入内廚取饅頭，王怒，以爲盜，即命殺之。

壬戌，元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大監朴帖木兒不花賜王衣酒，王出迎。

十一月丙寅，王與高龍普御市街樓，觀擊毬及角觝戲，賜勇士布無算。

壬午，元遣乃住等八人來，稱索鞍轎。

甲申，托以告郊頒赦，遣大卿朵赤、郎中別失哥等六人來。王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常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百官朝服郊迎，聽詔于征東省。朵赤、乃住等蹴王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使者皆拔刃執侍從群小，百官皆走匿。左右司郎中金永煦、萬戶姜好禮、密直副使崔安祐、鷹揚軍金善莊等中槊，持平盧俊卿及勇士二人被殺，中刀槊者甚多。辛裔伏兵禦外以助之，朵赤等即掖王，載一馬馳去。王請小留，朵赤等拔刃脅之。王悶甚，索酒，有一嫗獻之。萬戶權謙、羅英傑爲押領官，龍普與朴帖木兒不花及諸軍萬戶李中敏、金珠慶、金上琦等執弓劍搜索勢家。朵赤等命龍普整治國事，德成府院君奇轍、理問洪彬權征東省。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群小朴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之。宋明理、趙成柱、尹元佑、韓暉、康贊等素與龍普善，故免。龍普與轍、彬、蔡河中等封内帑。

丁亥，放銀川翁主等宮人百二十六人。

己丑，高龍普還。

庚寅，王至肅州，索衾於州守安鈞。鈞不獻，告朶赤等曰："王以貪淫得罪，又欲奪我衾，如何?"朶赤曰："汝爲此州，誰使之耶? 汝王怕寒索衾，汝不與，其於人臣之義何?"遂以鐵尺擊之垂死。

壬辰，判密直司事朴仁幹卒于元。仁幹時爲元子師傅。

十二月乙未，遣漢陽君韓宗愈、判密直司事孫守卿如元進方物。

辛丑，前代言印璫以檻車載林信、朴良衍、林以道、南宮信、崔安義、金添壽、閔涣、王碩、承信等九人如元。

丁未，宰相及國老會議上書中書省，請赦王罪。

癸丑，帝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諭王若曰："爾王禎爲人上而剝民已甚，雖以爾血啖天下之狗，猶爲不足。然朕不嗜殺，是用流爾揭陽，爾無我怨，往哉。"揭陽去燕京二萬餘里。元子使裴佺獻衣一襲。佺獻已即行，王使呼之則不及矣，無一人從行者。王手持衣袱而去。

(甲申) 五年春正月，王在元。

元以柳濯爲合浦萬戶，舊萬戶僉議商議楊之秀不肯受代，久而乃出，遊于道內，莫有問者。

戊辰，宰相會百官及國老，欲署名呈省書，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王傳車疾驅，艱楚萬狀，未至揭陽，丙子薨于岳陽縣。或云遇鴆，或云食橘而殂。國人聞之，莫有悲之者，小民至有欣躍，以爲復見更生

之日。初，宮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來?"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王在位前後六年，壽三十。六月癸酉，喪至。八月庚申，葬永陵。恭愍王六年閏九月癸亥，上尊謚曰獻孝大王。十六年正月丁亥，元賜謚曰忠惠。王性游俠，好酒色，耽于遊畋，荒淫無度，聞人妻妾之美，無親疏貴賤，皆納之後宮，幾百餘。於財利，分析絲毫，常事經營。群小争進計畫，奪人土田奴婢，盡屬寶興庫，良馬以充内廐。給布回回家，取其利，令椎牛進肉，日十五斤。新宮之役，張旗設鼓，親登墻督之。宮成，徵漆諸道，丹艧之輸，後期者徵布倍蓰。吏緣爲姦，百姓愁怨，群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者，必加誅戮，人人畏罪，莫敢言者。

史臣贊曰："忠惠王以英鋭之才，用之於不善，昵比惡小，荒淫縱恣。内則見責於父王，上則得罪於天子，身爲羈囚，死於道路，宜矣。雖有一老臣李兆年言之剴切，其如不我聽，何哉?"

高麗史三十七

世家卷第三十七

忠穆王

忠穆顯孝大王，諱昕，蒙古諱八思麻朵兒只，忠惠王長子，母曰德寧公主。忠肅王六年丁丑四月乙酉生，性聰慧，入元宿衛。忠惠王五年二月丁未，高龍普抱王以見帝，帝問曰："汝學父乎，抑學母乎?"對曰："願學母。"帝嘆其天性好善惡惡，遂令襲位。時王年八歲，下教戒國內臣僚，一革弊政，慰恤百姓。

〔二月〕乙卯，元遣不哥奴等來閱內廐馬。

閏月丙寅，王命政丞蔡河中，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司事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參議國政。以咸陽君朴忠佐、陽川君許伯判田民都監事。竄韓范、張松、沈奴介、田頭乞不花等十五人于島，鄭天起、蘇敬夫、趙成柱放歸田里，皆先王之嬖幸也。

丁卯，監察司悉收先王時惡小告身。

壬申，遣僉議商議李蒨如元賀郊赦。

三月癸卯，雞林郡公王煦、前典法判書崔文度如元賀聖節。

乙巳，元遣使來求苧布。

夏四月，政丞奇轍、萬戶權謙、前總郎盧永奉國璽詣行宮。

癸酉，王封叔祺爲江陵府院大君，玹爲益興府院君，慎爲大匡元尹，怡爲正匡元尹，以蔡河中爲右政丞，韓宗愈爲左政丞，李齊賢判三司事，金倫、權謙、朴忠佐爲贊成事，羅益禧、孫守卿爲參理，金承嗣、金上琦爲三司右左使。

乙酉，王至自元。

丙戌，元遣桑哥來，頒詔曰："昔我祖宗，奄有萬方，外薄四海。于時高麗，慕義效順，用建東國，傳之子孫，世守藩輔。不謂近者高麗國王寶塔實里，肆爲無道，荼毒境内，民不堪命，來訴京師。今正厥罰，遷之嶺表。然念自其先世事我列聖，罔有二心，一朝後嗣，不克繼承，遂失世爵，在朕奚忍。又念海隅蒼生，皆朕赤子，久罹塗炭，良切予懷。乃命其子八禿麻朵兒只，仍襲征東行省左丞相、高麗國王，布朕德澤，輯寧吾民。其寶塔實里所行虐政，並從釐革。人民逃避山林，亟令有司，剋日招撫，勸農興學。凡合整治事宜，悉遵成制，俾爾有衆，各保生業，共兹昇平之樂，豈不偉哉。其或荒棄朕命，邦有常憲，寧不

知懼?”是日，王宴桑哥，用女樂。百官侍坐，皆簪花，名曰君臣慶會宴。

五月甲午，元遣李庥、秦瑾來冊王曰：“東方有國，蓋數百年。北面歸朝，已三四世。不謂人倫之多變，致煩天討之屢加。顧惟甥舅之親，重以君臣之義。用明保夫小子，俾獲承于先王。咨爾八禿麻朶兒只，齠齔之年，英敏之器，非有父師之訓，已知稼穡之難。式紹王封，匪加于舊，載登宰路，其命維新。毋侮老成，毋虐鰥寡，毋謂己知，毋恃己能。思乃祖事大之誠，以保其社稷；謹爾父亡身之戒，而利其民人。所以輯寧爾邦，亦惟敬典在德。於戲！內外交正，尚蓋前人之愆；左右皆賢，永篤後來之慶。其聽朕命，毋易攸言。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嗣封高麗國王。”

宴元使于延慶宮，母后公主在北向南，王在西向東。各贈廐馬一匹、白金五十兩。

己酉，元遣使來求皮幣。

丙辰，遣密直全思義如元謝冊命。

丁巳，元流忠惠王嬖人崔和尚于靖州路，林信于郴州路，朴良衍于沅州路，閔渙于辰州路，金添壽于永州路，林以道于桂陽路，承信于歸州路，南宮信于道州路，王碩于金州路。

六月壬戌，發新宮所貯三食邑布四千餘匹，歸廣興倉，金玉重器還王府。

甲子，前僉議贊成事劉方世卒。

壬申，詔書使直省舍人奇完者不花來，王出迎于迎賓館。

慶華公主薨。

癸酉，大行王之喪，至自岳陽。

乙卯，置書筵，以右政丞蔡河中，左政丞韓宗愈，判三司事李齊賢，贊成事朴忠佐、金倫、權謙，興海君裴佺，直城君盧英瑞，判密直司事李蒨，知密直司事黄石奇，同知密直司事許伯，前僉議參理辛裔，僉議參理孫守卿，密直副使奉天祐、安震、安軸，典理判書閔思平，知申事金光轍，右代言韓仲禮，左代言河有源，右副代言李公遂，左副代言尹忱、鷹揚軍上將軍羅英傑，上護軍尹之彪，判通禮門事趙文瑾，大司成梁温，判典校寺事鄭怡，右司議李衍宗，左司議吴珣，執義趙淵，祭酒田叔蒙，大護軍鄭琙，掌令李餘慶，司藝許齡，典儀副令鄭天濡，宗簿副令成元度，起居注朴允文，起居郎宋天鳳，典理正郎金君發、李達衷，都官正郎金希祖，左獻納鄭思度，持平金玎[1]、金瞽[2]、左正言尹安之，典校丞全忠，典儀注簿孫涌，德寧府注簿洪俊，更日侍讀。

秋七月己酉，以母后不豫，放囚。

八月庚申，葬忠惠王于永陵。

丁卯，書筵罷講，起居郎朴允文後出，宦者李伯告王曰："請令允文速署奴家兄告身。"王曰："若是，

[1] 同玑。

[2] 同瞴。

則何異前代崔和尚之所爲乎？汝宜以私請之。”

丙子，王命毁新宫，作崇文館。

癸未，元遣使來索鞍。

丙戌，元遣兵部尚書溥花、同知資政院朵兒赤來，傳皇后懿旨曰：“凡吾親戚，勿倚勢奪人田民。如有違異，必罪之。法司知而故縱，亦當罪之。”

九月丁亥朔，日食。

己丑，僉議參理羅益禧卒。

癸卯，以母后不豫，赦二罪以下。

甲辰，葬慶華公主。

甲寅，王宴元使。

冬十月庚申，禁王嫌名姓氏從外家。

甲子，以王煦爲右政丞，金倫爲左政丞，金永煦康允成爲贊成事，全思義、姜祐爲參理，李蒨爲政堂文學，權適判密直司事，許伯爲密直司使，奉天祐、安軸知密直司事，閔思平爲監察大夫。

丙子，幸内院，設靈寶道場。

癸未，王宴皇后母李氏。

十一月癸巳，賜河乙沚等及第。

十二月戊午，遣德城府院君奇轍如元賀正，王餞于迎賓館。

己巳，瀋王暠至自元。

丁丑，元遣使來錫忠宣、忠肅王謚冊。

己卯，公主貶直城君盧英瑞于光陽、右代言田叔蒙于東萊。

（乙酉）元年春正月丙戌，王率百官賀正于行省。

甲午，地震，凡二日。

壬寅，親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

丁未，復置政房，以贊成事朴忠佐、金永旽，參理辛裔，知申事李公遂爲提調官。

乙卯，地震。

二月丙寅，定安府院君許琮卒。

辛未，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丁亥，元直省舍人也速迭兒等來頒詔，王率百官出迎。

戊子，宴元使于内殿。

丙申，幸乾聖、王輪二寺。

丁酉，遣判三司事權謙、密直副使柳濯如元賀聖節。

乙巳，親醮于康安殿。

己酉，幸福靈寺。

庚戌，幸外帝釋院。

夏四月丙辰，雨雹。

丁卯，以金永旽爲左政丞，朴忠佐判三司事，全思義、孫守卿、安軸爲贊成事，李倩、李蒙哥、張沆爲參理，鄭乙輔爲政堂文學，印瑺爲密直使。

五月甲申，元遣使來索紋苧布。

戊申，以旱禁酒。

六月癸丑朔，僉議評理崔文度卒。

甲寅，王如奉恩寺。

丁卯，王受菩薩戒于内殿。

秋七月甲申，彗見紫薇垣。

丁亥，太白晝見，彗見北河北。

壬辰，元遣使來賜王衣酒，索熊羔皮。

乙未，瀋王暠薨。

九月乙巳，幸妙通寺。

丙午，慮囚。

冬十月癸丑，分遣廉察蘇復使于楊廣、全羅、慶尚三道。

辛酉，王謁景靈殿。

十一月乙未，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己亥，以大寒放囚。

十二月癸丑，遣左政丞金永煦如元獻方物。

乙丑，王煦罷，以金永煦爲右政丞，印承旦爲左政丞，李穀爲密直使。

（丙戌）二年春二月庚戌朔，日食。

乙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三月丙申，幸王輪、乾聖二寺。

乙巳，親醮于康安殿。

戊申，東界芋陵島人來朝。

夏四月己酉朔，奉安大行王真于景靈殿。

乙亥，元遣使來賜王衣酒。

丁丑，元遣使來索紋苧布。

五月乙酉，祔大行王于太廟，以政丞韓渥、參理李揆配享。

丙戌，延安君李儼卒。

庚寅，右政丞金永煦還自元，帝賜王衣酒。

以旱禁酒。

壬辰，親設祈雨道場于内殿。

癸巳，徙市。

六月己酉，王如奉恩寺。

癸丑，王宴元使于内殿。

壬戌，慮囚。

甲寅，雨。

壬午，化平府院君金石堅卒。

秋八月戊申，延德大君塤卒。

九月甲申，遣贊成事金永旽如元請親朝賀正，兼謝衣酒。

甲午，幸演福寺。

壬寅，慮囚。

冬十月庚申，教曰："太祖開國，四百二十有九年于兹，其間典章文物，嘉言善行，秘而不傳，何以示後？故我忠宣王命臣閔漬修《編年綱目》，尚多闕漏，宜加纂述，頒布中外。"乃命府院君李齊賢、贊成事安軸、韓山君李穀、安山君安震、提學李仁復撰進，又命修忠烈、忠宣、忠肅三朝實錄。

甲子，王謁景靈殿。

贊成事尹繼宗卒。

己巳，永嘉府院君權溥卒。

閏月戊戌，元遣直省舍人金葴來頒詔，王出迎于

行省。

辛丑，宴元使于内殿。

十一月丁巳，設八關會。翼日，王御儀鳳樓觀樂，墜榻傷臂。

十二月戊子，火者伯顔帖木兒奉御香來，王賜金帶及鞍。

庚寅，天狗墮康安殿西。

（丁亥）三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日官不告。

丁巳，元使白狗兒奉聖旨來，王出迎于郊。

庚申，太白晝見。

丁卯，元遣人取政丞盧頙二女以歸。

壬申，以同知密直司事全允臧爲交州道都巡問使，令檢括雙城人口。

二月丙子，以平壤尹尹之彪爲西北面存撫使。

庚辰，盜入太廟。

甲申，元使阿丹不花奉詔來，王出迎于郊。

丙戌，燃燈，王如奉恩寺。

己丑，置整治都監，以雞林郡公王煦、左政丞金永旽、贊成事安軸、判密直司事金光轍爲判事，鄭琠等三十三人爲屬官。

辛卯，分遣李敏、金玔于楊廣，李元具、金英利于全羅，南宫敏、李培中于慶尚，朴光厚、崔元祐于西海，鄭琠于平壤，金君發于江陵，郭珚于交州道，令度民田並兼按廉存撫使。

甲午，以左政丞金永旽、贊成事李君侅、右代言

鄭思度提調政房。

三月癸丑，親醮三界于康安殿。

乙卯，遣政丞盧頙如元賀聖節。

壬戌，幸外帝釋院。

戊辰，整治都監，以奇皇后族弟三萬奪人田，杖之，下獄死。

夏四月辛丑，以旱禁酒。

五月壬寅朔，幸旻天寺。

癸亥，雨雹，大如梨。

丙寅，徙市。

六月甲戌，遣參理安子由如元獻苧布。

元遣中書省右司都事兀理不花賜王衣酒。

丁亥，元放院使高龍普于金剛山。

戊子，王宴高龍普及諸元使于內殿。

監察司論安子由，攝事太廟，不殺牲之罪。王以子由有功於父王，且方奉使上國，原之。

丙申，遣三司右使廉悌臣如元謝賜衣酒。

秋七月癸卯，以星變，設祈禳道場于內殿。

丙午夜，天霓自東起，墜于男山，俄而復起爲二，分向南北。

辛酉，元使阿魯欲自濯衣，索米屑，左右曰："國家待帝使有禮，豈宜親澣?"强之乃進，償以鈔五兩。

壬戌，親設星變祈禳道場于內殿。

八月乙亥，以星變，設祈禳道場于內殿。

丁丑，阿魯等還，王宴于內殿。

戊寅，元太僕寺遣李家奴帖木兒、安伯顔不花來取耽羅馬。

九月丁未，親設藏經道場于康安殿。

丁卯，飯僧四千一百于旻天寺。

冬十月壬申，理問所以撤宦者及豪强田莊，囚密城副使李孫慶、驪興副使李蒙正、西州副使趙冬暉。

甲戌，賜金仁琯等及第。

庚辰，遣蘇復別監于諸道。

辛巳，以平壤尹金用謙兼西北面都巡問使。

癸未，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置孩兒都監。

乙酉，元召還高龍普。

癸巳，遣益城君譎如元獻童女。

甲午，元以三萬之死，遣直省舍人僧家奴，杖整治官白文寶、申君平、全成安、河楫、南宮敏、趙臣玉、金達祥、盧仲孚、李天伯、許湜、李承閏、安克仁、鄭光度、吴璟、徐浩、田祿生，唯安軸、王煦以聖旨原之，前判密直司事金光轍、前大護軍李元具以病免。帝仍降璽書，復置整治都監，令王煦判事。

丙申，遣行省郎中李壽山如元獻童女。

十一月壬子，以王煦領都僉議司事。

十二月丙子，遣天水郡公康伯、贊成事康允忠如元賀正。

（戊子）四年春二月己巳，彦陽府院君金倫卒。

辛未，遣使賑飢于西海楊廣道。

辛巳，遣慶山府院大君盧頙，請入朝。

乙未，元中書省移咨云："至正七年九月十四日，咬咬怯薛第三日，明仁殿內有時分，速古赤佛家奴云：'都赤撒迪米失、殿中監給事中燕古兒赤等有來，帖木兒答失左丞相特奉聖旨："在前高麗百姓，未曾歸附的時分，他每倚本俗行來也者，托賴上天屬了咱每的時分，昨前知道不答失里將那百姓好生殘害的。"上明知道一介害高麗百姓麽道，將不答失里罰去迆南地面，爲他依勢力不依法度行來的勾當。已嘗命諳知彼中事體王脱懽、金那海教正理去來，時下促急，便怎生正理的有。如今交八麻朵兒赤和王脱懽等與省得的勾當的好人一同，不揀是誰，依勢力欺壓百姓的，並民間不事理，好生正理，奏將來者。'"

三月丁酉朔，以判三司事李齊賢、永山君張沆、密直提學安牧提調經史都監，又以張沆及僉議參理全允臧、軍簿判書李衍宗、前典法判書朴元桂、前成均祭酒李達衷、前右司議尹禋等爲史學都監判事，典理總郎安輯、司藝李允升爲副使，典理佐郎成俊德、直講孫光嗣爲判官。

庚子，禁酒。

壬寅，遣寧川府院君李凌幹如元賀聖節，仍請忠惠王謚，帝不允。

己酉，遣三司右使金那海如元請改正先王之罪。

丙辰，幸妙通寺。

壬戌，親設三界大醮于康安殿。

夏四月丁卯朔，封宗室譓爲德興府院君，眂爲慶昌府院君，元爲延昌君，李廣爲宜春君，白文舉爲僉議參理致仕。

癸未，雨雹，大如梅。

丁亥，遣評理柳濯如元獻苧布。

是月，京城大飢疫。

五月癸丑，海平府院君尹碩死。

乙丑，大雨，松岳崩，水溢，飄没人家甚多。

六月己巳，以雨災，設消災法席于内殿。

丙戌，興寧君安軸卒。

壬辰，慮囚。

秋七月壬申，以天變，宥二罪以下。

戊申，上洛府院君金永旽卒。

戊午，貶監察掌令宋天鳳爲光陽監務。

八月壬申，下獻納元松壽、郭忠秀于行省，鞫之。

丙戌，元松壽、郭忠秀罷，以鄭尚德爲持平，鄭國鏡曹淹爲左右獻納。

戊子，元遣孫元之帖木兒來求閹人。

冬十月丙寅，王不豫，放囚，移御于乾聖寺。自是數移御寺院及私第。

癸酉，德寧公主徙居于密直副使安牧第，庶務皆决焉。

十一月癸巳朔，公主以王疾，遣前贊成事李君侅設水陸會於天磨山，禱之。

吴王遣完者帖木兒來獻佛經、鷹犬。

癸卯，平壤君趙瑋卒。

十二月乙丑，杖流僧宗範于濟州。宗範，判事任瑞生子，欲刃其父，其弟琦救之，以劍擊割琦鼻。

丙寅，遣僉議評理孫洪亮、密直副使金仁浩如元賀正。

丁卯，王薨于金永旽第。在位四年，壽十二。忠定王元年三月丁酉，葬明陵。恭愍王六年閏九月癸亥，上尊謚曰顯孝大王。十六年正月丁亥，元賜謚曰忠穆。

忠定王

忠定王諱眡，蒙古諱迷思監朶兒只，忠惠王庶子，母曰禧妃尹氏。忠穆王四年四月，封慶昌府院君。十二月，忠穆王薨，德寧公主命德成府院君奇轍、政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

丙子，遣護軍申元甫如元告哀。

己卯，王煦等遣李齊賢如元，上表曰："聖明在上，曲垂丕冒之恩；誠敬由中，可格居高之鑑。恭惟皇帝陛下繼天立極，亘地稱王。視遠聽聰，察庶邦之情願；仁滂施厚，令品物以生成。邊境乂安，臣隣悦服。伏念王氏自五代而爲國，遇元朝而作臣，列聖嘉內附之功，累世被東漸之澤。及嗣王之不祿，愧陪臣之匪材。一國遑遑，惟恐人心之無係；百寮拳拳，竚聞俟命之有歸。竊惟本國，自太祖聖武皇帝以來，舉

國臣服，而忠烈王尚世祖皇帝之女忽禿怯烈迷實公主，生益知禮不花忠宣王。忠宣王生阿剌訥忒失里忠肅王，忠肅王生普塔失里王，尚亦憐真班公主而生（十）〔一〕子八思麻朵兒赤，是爲先國王，乃於近日得疾而薨，舉國哀慟。王年幼無後，而本國隣於日本不庭之邦，不可一日而無主。今有王祺，普塔實里王之母弟，已嘗入侍天庭，年十九歲。王眂普塔實里，王之庶子，見在本國，年十一[1]歲。伏望陛下簡在帝心，以從民望，特降德音於繼絶，得承制命以安邊，則陪臣等敢不小舒戀主之憂，益著勤王之節。"

（己丑）元年春二月甲戌，前知都僉議事崔濡來自元，帝命忠惠王庶子眂入朝，慶陽府院君盧頙，前判三司事孫守卿，前贊成事李君侅、閔評、尹時遇、崔濡等，奉眂如元，臺諫、典法官會議，欲沮其行，不得。

丙戌，遣安集別監于諸道。

丁亥，判密直司事薛玄固卒。

三月丁酉，葬忠穆王于明陵。

壬寅，政丞王煦如元賀聖節。

甲辰，遣上護軍趙得珪如元獻龍席及竹簟。

乙巳，日有五色重輪相貫。

庚申，下羅州牧使韓光漢、知古阜郡事朴顥于監察司，驗治贓罪。光漢斂民布百匹、米二十餘石，魚

〔1〕《高麗史節要》作"十一"，據改。

鹽等物不可勝計。顯受盜所賂布千五百端、馬一匹。

夏四月己丑，雨雹。

五月戊戌，帝命元子昕嗣王位。

丁未，僉議贊成致仕柳暾卒。

六月戊辰，王命鐵城君李君侅聽斷國務。

丙子，化平君金光轍卒。

秋七月辛卯，母后、公主兩殿及皇后母李氏，令義城、德泉兩倉供膳。

癸巳，政丞王煦卒。

癸卯，月城君李靖卒。

甲辰，杖流前密直金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爲宣州勾當，前代言尹澤爲光陽監務。

丙辰，王至自元，帝遣翰林學士雙哥護行。雙哥授國印于王。是日，王即位于康安殿。

閏月癸亥，王與德寧公主宴雙哥于延慶宫。

丁卯，以鐵城君李君侅、驪興君閔思平、代言洪峻提調政房。

己巳，以盧頙爲僉議政丞、慶陽府院大君，孫守卿爲推誠宣力翊戴定遠功臣、判三司事、義昌府院君，李君侅爲推誠守義同德贊化功臣、都僉議贊成事，尹莘係爲都僉議贊成事，孫洪亮爲推誠保節佐理功臣、都僉議贊成事，金仁浩爲純誠翊贊保理功臣、都僉議參理，閔思平爲輸誠秉義協贊功臣、都僉議參理，黄石奇爲都僉議參理，李謙爲都僉議參理商議，金那海爲推誠翊戴功臣、三司右使，尹安淑爲推誠佐理功臣、

三司左使，陳斯文爲政堂文學，李權知都僉議事，劉革檢校僉議評理、平壤尹，李公遂判密直司事，李峴爲密直司使，黄河衍知密直司事，柳之淀、韓大淳、韓仲禮同知密直司事，尹佺、金用謙、黄順爲密直副使，崔濡爲誠勤翊戴協贊保定功臣、鷲城君，尹時遇爲純誠協德贊理功臣、杞城君，洪峻爲密直司知申事，李春富、崔源爲右左代言，尹仁貴、尹時彦爲右左副代言，吴子淳爲典理判書，盧永吉爲版圖判書。

丁丑，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

己卯，遼王遣使享王及德寧公主。

帝復以脱脱爲右丞相，遣中書省宣使党忽歹、直省舍人定先等來頒詔，王出迎于迎賓館。

八月辛丑，德寧公主享王。

癸卯，元遣使求酥油于濟州。

甲辰，罷整治都監。

乙卯，以盧頙爲右政丞，孫守卿爲左政丞，尹安淑爲贊成事，崔天澤爲三司左使，趙瑜知都僉議事，李堅同知密直司事商議，洪法莊、吴子淳爲密直副使，尹桓爲輸誠亮節宣力保理功臣、漆源府院君，尹莘係爲誠勤協贊佐命功臣、鳳城君，黄石奇爲檜山君，李謙爲春城君，尹忱爲純誠輔理翊衛功臣、鈴原君，康之衍爲信原君，辛孟爲寧城君，印暉爲誠勤贊理功臣、陽原君，辛唐係、丘天祐、尹仁貴爲典理判書，金光祚爲軍簿判書，康允暉、李英遠並爲版圖判書。

丁巳，幸榮安王大夫人第。

是月，立王母禧妃府曰慶順。

九月庚申，遣贊成事李君侅如元謝襲位。

甲戌，元遣使來，推太史府田民，兼刷御馬。

戊寅，醴泉府院君權漢功卒。

冬十月戊子朔，盧頙罷，以孫守卿爲右政丞，李君侅爲左政丞，孫洪亮判三司事，廉悌臣、許伯爲贊成事，柳濯、陳斯文爲都僉議參理，李公遂爲政堂文學，黄河衍判密直司事，趙雙重、金龜年爲密直副使，崔源爲開城尹，洪峻爲密直提學，郭珝爲知申事，李春富、尹時彦爲右左代言，李培中、閔抃爲右左副代言。

丁酉，以孫守（鄉）〔卿〕、閔思平、尹時遇、李培中提調政房。

癸丑，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分遣察訪別監于諸道。

（庚寅）二年春正月庚午，王以父王忌日，如神孝寺。

庚辰，曲宴師傅商議閔思平，侍學申德隣、安吉祥、奉質、孫桂。

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濟，合浦千戶崔禪、都領梁琯等戰，破之，斬獲三百餘級。倭寇之侵始此。

壬辰，以持平崔龍生爲慶尚道按廉使。龍生疾宦寺恃寵上國，流毒東民，牓其惡，以示國人。御香使宦者朱完之帖木兒訴龍生于王及公主，以金有謙代之。

遣權謙、吴子淳如元賀聖節。

壬寅，親設倭賊祈禳法席于延慶宮。

三月乙丑，雲南王遣使來。

庚辰，以延城君李權爲慶尚、全羅道都指揮使，僉議參理柳濯爲全羅、楊廣道都巡問使，以備倭。

夏四月戊戌，雨雹，大如李梅，殺禾。

倭船百餘艘寇順天府，掠南原、求禮、靈光、長興漕船。

五月丙辰，元遣使頒赦，王出迎于迎賓館。

己未，王宴元使。

乙亥，以尹時遇爲都僉議，崔濡、趙瑜爲參理，崔天澤知都僉議事，姜得龍爲三司左使，韓仲禮爲政堂文學，韓大淳判密直司事，尹侄、李堅、黄順並知密直司事，吴子淳、金龜年同知密直司事，洪瑜、金承漢、金尚璘、李春富、高忠並爲密直副使，郭珚爲密直提學，尹時彦爲知申事，李居敬爲左代言，尹陟、孫得壽爲右左副代言。

庚辰，倭船六十六艘寇順天府，我兵追獲一艘，斬十三級。

六月丁酉，倭船二十艘寇合浦，焚其營及固城、會原諸郡。

辛丑，倭寇長興府安壤鄉。

秋七月庚申，王以聖甲，幸旻天寺行香。

九月癸丑朔，以李凌幹爲川寧府院君，金光載爲三司右使，孫洪亮爲福川府院君，李台寶爲星山君，陳斯文爲昌陽君，韓仲禮爲繼城君，朴延俊爲清原君。

己未，德寧公主如元，王餞于金郊。

乙丑，遣蘇復別監于諸道。

冬十月庚寅，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己巳，倭寇東萊郡。

十二月甲申，遣贊成事廉悌臣、前贊成事尹莘係如元賀正。

（辛卯）三年春正月辛亥，贊成事李穀卒。

二月壬午，祔忠穆王于太廟。

三月乙卯，幸廣明寺，醮三界。

秋八月丙戌，倭船一百三十艘寇紫燕、三木二島，焚廬舍殆盡。

戊子，遣萬戶元顥于西北面，令萬戶印璫、前密直李權屯西江以備。

己丑，倭又寇南陽府雙阜縣。

癸巳，又命印璫等入海捕倭，李權還白王曰："臣非將，又不食祿，不敢奉命。"固辭不行。

丙申，以金那海判三司事，柳濯、金仁浩爲贊成事，權適、崔天澤、趙瑜爲參理，金光載、姜得龍爲三司右左使，韓大淳知都僉議事，李珍知都僉議商議，郭珊爲密直提學監察大夫，李成瑞、高董士爲密直副使。

冬十月壬午，元以江陵大君祺爲國王，遣斷事官完者不花封諸倉庫、宮室，收國璽以歸，王遜于江華。恭愍王元年三月辛亥，遇鴆薨。在位三年，壽十四，

葬聰陵。恭愍王十六年正月丁亥，元賜謚忠定。嘗夜王與近侍相戲謔達曙，或以墨灑侍學官衣，或有近女而行者，便生妬心。雖宰相至見撞擊，往往以鐵椎擊人幾死，或於冬月取冰雪水和凍飯食人，狂悖類此。

史臣贊曰：“忠穆、忠定皆以幼冲即位，德寧禧妃以母之尊用事於內，奸臣外戚用事於外，二君雖有穎悟之資，何能爲哉？且當忠定之時，江陵君親爲叔父，得國人之心，又有上國之援，諸尹不此之顧，朋比逞欲，醸成禍胎，卒使王不幸遇鴆，悲夫。”

高麗史三十八

世家卷第三十八

恭愍王一

恭愍仁文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諱顓，古諱祺，蒙古諱伯顔帖木兒，忠惠王母弟。忠肅王十七年庚午五月生，封江陵大君。忠惠王後二年五月，元順帝遣使召入朝宿衛，時稱大元子。忠穆王即位，封爲江陵府院大君。忠穆薨，國人欲立王，元以忠定襲位，仍留王宿衛。初，忠肅以王托尹澤。忠定元年，澤與李承老獻書中書省，請立王。是歲，王尚魯國公主。三年十月，元封爲國王，遣完者不花收國璽。忠定遜于江華，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于元。王命前判三司事李齊賢攝政丞，權斷征東省事。齊賢修葺道殿神祠，令法官考覈諸道存撫按廉功過，遣前密直洪元哲及金鏞送完者不花還。元哲仍巡問平壤道，鏞留備倭賊，以通禮門判官許猷爲西北面察訪。

十一月壬子，倭寇南海縣。

乙亥，贊成事趙日新齎批目還自元，以李齊賢爲都僉議政丞，李蒙哥判三司事，曹益清、全允臧爲贊成事，趙日新、趙瑜爲參理，康得龍、崔天澤爲三司右左使，李公遂爲政堂文學，韓可貴判開城府事，金逸逢判密直司事，李衍宗爲密直使兼監察大夫，金普知密直司事，洪由道、鄭頠同知密直司事，金敬直、李成瑞爲密直副使，尹澤爲密直提學，崔德林、李濟爲右左代言，金得培、柳淑爲右左副代言，孫琦爲平海府院君，朴仁柱爲咸陽君。

李齊賢下理問裴佺及朴守明于行省獄，流直城君盧英瑞于可德島、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貶贊成事鄭天起爲濟州牧使、知都僉議韓大淳爲機張監務。

十二月辛卯，髠永陵孽子釋器，置萬德寺。

庚子，王及公主至自元，帝遣失秃兒太子及直省舍人牙忽護行。

壬寅，謁景靈殿，即位于康安殿。

（壬辰）元年春正月丙午朔，王率百官賀正于行省，還宮設宴。

庚戌，監察司啓諸君閑居食祿，請停俸，從之。

庚申，王欲親享太廟，判書雲觀事姜保言："今年不可親祀。"僉議府責保曰："祀，大事也。汝何沮王？"又有奸臣告王大妃，固止之。

二月乙亥朔，罷政房。

丙子，宣宥境内曰："恭惟我太祖，統一三韓，列

聖相承，以小事大。迨我聖元龍興，先天下而歸附。我忠敬王，入覲世皇，寵賚異常，忠烈、忠宣世館貳室，而我仁考忠肅王，亦承釐降之榮，嗣德臨邦，二十有五年。厥後不弔，再世不禄。而耆艾之臣，以余爲忠宣之孫、忠肅之子，以德以年，合主宗祧，獻書天子，願奉爲君。天子俯採其言，故有今日之錫命。越至正十一年十二月庚子，與公主歸宗國，謁慈闈。蓋違顔者十一年，今得相見，誠孝之至，感動上下。壬寅，承事景靈宫，踐位康安殿，衣冠禮樂，猶有古國之風。顧以何德，獲濟登兹？然屬時世陵夷，風俗頹靡，朝多倖位，倉無宿儲，隣寇侵疆，乾文告變。若不克己勵精，日慎一日，革邪僞，去憸壬，用惻怛之誠，行寬厚之政，何以報天子之德，保祖宗之業，慰慈闈之心，塞耆艾之望。凡百在位，尚克匡其不逮，圖惟厥終。夫宗廟之重，祭享之誠，固所自盡。嘗遣近臣齎銀物，備宗器，修祠宇，其薦時食，予將親莅。自太祖以至歷代先王，宜上德號。其守山陵人戶，有逃者，官爲之推，還復其徭役。諸陵直謹守厥職，禁樵牧樹松檟，以明予奉先追遠之意。社稷諸祠，凡奠物，務盡蠲潔。名山大川及神廟載祀典者，亦加德號。箕子受封於此，教化禮樂，遺澤至今，宜令平壤府修祠奉祀。其餘忠義之祀，並如舊儀。且近代，近習壅蔽，所以下情不得上通，以致誤主。如代言轉對，所司申覆，不可不親，書筵之侍，虎賁之衛，不可不擇。然則正人君子，常宜在側，言官拂士，何有不通？其

設施之規，仰有司集議申聞。祖王代創置禪教寺院，所以裨補地德，以利國家，今多頽圮，只有遺基。其有土田者收其租，有臧獲者收其庸，以備重修。又遵太祖信書，諸人毋得擅起寺舍，爲僧者必須度牒，不許居家。貧民鬻子女，如過三年不放者，監察司、按廉使痛加理罪。田民詞訟日繁，仰監察典法都官，先舉仍執據執田民，於元告人取甘結，限日平決，誣告者反坐其罪。其權豪仍據執者，亦當知過歸還本主，否者理罪。又毋焚山林，毋殺孩虫，毋麛毋（卯）〔卵〕，載諸月令。今後春夏三四月內，諸人毋得放火田獵，違者痛理。絲花紅大燭，無益之費，莫此爲甚，忠宣王嘗有禁令，此後宜令禁斷，有敢違者，監察司舉劾其罪。倭賊寇邊，屠燒室屋，搶奪漕船，皆由防守失律，儲偫無素。其有能爲策者，許令條奏，擇善從之，優加賞賚。前後征戰有功者，典理、軍簿並加官爵。自募追捕者，兩班超三等官之，賤者賜錢。州郡被擄掠者，官爲檢其虛實輕重，與減賦稅。其軍人逃役者，隨所犯，杖之。吏民有罪者，亦加笞杖，並勿罰布。貪污、犯贓者，不在此限。鰥寡孤獨、篤疾癈疾，官爲賑恤，毋令失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依例旌表，以美風化。太祖開國功臣、歷代功臣、忠宣忠肅兩代功臣子孫，並加甄錄，其身見在者，皆從優賞予。十年于朝，從臣終始一心，功力尤著者，頗已官而賞之，有司依遵舊典，錄券施行。光山君金仁衍、密直使朴仁幹及政丞王煦，不幸先没，予甚悼之，

宜加贈謚，錄其子孫。自至正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昧爽以前，除不忠不孝，謀故劫殺，但犯上國罪條外，境內罪囚咸宥除之，庶幾與一國更始。前代臣僚，隨才敘用。爾等亦宜盡心勿貳，以稱予志。於戲！立綱陳紀，寔寧濟于斯民；登賢使能，尚有爲於今日。”

甲申，改大妃德慶府曰文睿，置公主府曰肅雍。

戊子，燃燈，王如奉恩寺。

戊戌，元以討捕河南賊魁，遣萬寧府提點七十來頒赦，王出迎于行省。

三月辛亥，前王遇鴆，薨于江華。王之遜江華也，典校令申德隣、典校丞安吉祥、義盈庫使孫桂及辭，朴成亮、朴思慎從行，皆追繫巡軍，止許思慎從之。供膳不充，往來又絶，憂愁號泣。及訃至，都人莫不流涕。癸丑，王停朝。

捕倭使金暉南以戰艦二十五艘禦倭，至楓島，遇賊船二十艘，不戰而退。至喬桐，又望見賊船甚盛，還西江，請濟師。

乙卯，金暉南及副使張成一與賊戰于窄梁、安興、長巖，獲賊船一艘。王除暉南左常侍，成一中郎將。

倭屠巴音島。

丙辰，瑞州防護所獲倭船一艘，殲之，獻俘二人。

丁巳，王如奉恩寺，加上太祖尊號。

己未，倭船大至，金暉南兵少不能敵，退次西江告急。調發諸領兵及忽赤，分遣西江、甲山、喬桐以備之。婦女闌街痛哭，都城大駭。又斂百官民戶軍餉

及矢有差。

庚申，倭焚喬桐、甲山倉。前代言崔源與戰，獲賊船二艘。

戊辰，王以忠肅王忌日，如旻天寺行香。

己巳，幸賢聖寺。

閏月甲戌朔，令宰樞至吏胥人備弓一，矢五十，劍一，戈一，閱于崇文館。

辛巳，幸福靈寺。

辛卯，遣三司右使洪彦博、密直副使李成瑞如元賀聖節。

夏四月癸卯朔，元告日食，不果食。

丁未，元賜王弓三百、矢三萬、劍三百。

戊申，公主幸王輪寺。

庚戌，王以佛生日，燃燈禁中，飯僧一百，設火山雜戲，奏妓樂以觀。

丁巳，密直提學尹澤上疏言時事，不允，遂辭，以開城尹致仕。

辛酉，榮安王大夫人李氏宴王及公主于其第。

五月癸酉朔，命放生于西江。

戊寅，以誕日，設道場于内殿三日。宰相欲上壽，王曰："宴必殺生，其以宴錢飯僧一千于地藏寺。"王方信佛，百官皆爲王設祝壽齋。

己丑，地大震。

王遣使，召僧普虚于益和縣。普虚號太古，歷諸方，入江南，自言傳衣鉢于石屋和尚。寓廣州迷元莊，

聚親戚，遂家焉。盧白王陞迷元爲縣，置監務。盧主號令，監務但進退而已。廣占田園，牧馬滿野，皆以內乘稱，雖害禾穀，人不敢逐。盧既至，王引入內問法，盧曰："爲君之道，在修明教化，不必信佛。若不能理國家，雖致勤於佛，有何功德？無已，則但修太祖所置寺社，慎勿新創。"又曰："君王去邪用正，則爲國不難矣。"王曰："予非不知邪正，但念其從我于元，皆效勤勞，故不能輕去耳。"

六月壬寅朔，錄燕邸隨從功臣。以贊成事趙日新，僉議評理金普，判密直司事金逸逢，前代言柳淑，上護軍鄭桓，宦者大護軍申小鳳等爲一等上；平海府院君孫琦，判三司事李蒙哥，前贊成事曹益清，知密直司事鄭頠，前同知密直司事洪由道，判開城府事韓可貴，前平壤尹洪元哲，密直副使姜千裕，密直提學李濟，版圖判書李宗、全普門，知申事崔德林，鷹揚軍上護軍金鏞，判司僕寺事車蒲温，大護軍鄭世雲，中郎將睦仁吉，郎將金湑、全以道等爲一等；上護軍李也先帖木兒、姜仲卿，大護軍孫襲，親從李陽，中郎將鄭鎮，寺丞王碩，別將任碩、任用等爲二等；判事金元、護軍玄瑾、監察掌令許猷、中郎將鄭璇、小府注簿辛廉等爲三等；並賜田民。

丁未，監察司劾錄事崔宗、玄思德犯禁飲酒，請罪之。王謂宗曰："試爾長技，若能則宥之。"宗即擊毬於前。王喜，免其罪。

己酉，元賜本國所請戎器。

丙辰，王受菩薩戒于康安殿。

設金剛道場于內殿，以禳星變。

丁巳，諫官上疏，閹人授檢校官，食祿者太多，請加汰減。

庚申，禁土木之役，限二年。

丙寅，倭寇全羅道茅頭梁，知益州事金輝領舟師擊之，不克。沃溝監務鄭子龍坐逗遛不進，杖配突山烽，卒。

倭寇江陵道。

丁卯，元遣大監孫完澤帖木兒來賜王衣酒。

秋七月壬申，全羅道都巡問使獲倭船二艘。

癸酉，葬前王于聰陵，葬具多闕。諸司各一員服斬衰。奉安神御于普濟寺，殿曰宣明。

丁丑，萬戶印璫獲倭船，命泛東池觀之。

乙酉，吉昌府院君權準卒。

丁亥，合浦萬戶獻倭俘。

乙未，以太妃疾，宥二罪以下。

八月乙巳，判開城府事郭延俊卒。

戊申，王與公主幸福靈寺。王遂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是日，移御陽川君許伯第。

庚戌，教曰："古昔君王，勵精圖治，欲保邦家，須躬親機務，以廣聰明，以達下情。今寡人亦欲如是，僉議、監察、典法司、開城府、選軍、都官，凡所決訟，五日一啓。"

壬子，宰樞享王于時御宮。

戊午，元遣直省舍人普思泥賜王金帶及鈔二千錠。

己未，開書筵，以寧川府院君李凌幹，金海府院君李齊賢，福昌府院君金永煦，漢陽府院君韓宗愈，延安府院君印承旦，前僉議政丞李君侅，政丞致仕孫琦，前贊成事許伯、金資，安山君安震，菁川君鄭乙輔，永昌君金承澤，永山君張沆，樂浪君李遷善，密直副使安牧，典理判書白文寶更日侍讀。教曰："元老大臣、大夫、士輪次入侍，進講經史法言。凡權勢所奪田宅奴婢，積年之訟，與夫寃滯之獄，其審治之。僉議、監察是予耳目，時政得失，民間利害，直言勿諱。"

福安府院君權謙如元，納女于皇太子。元拜太府監大監。

丁卯，捕倭使印璫帥禁軍及東西江、喬桐水手一千人禦倭，以逗遛不進，下璫獄。

九月壬申，以宋瑞爲都僉議政丞判典理事，趙日新判三司事。

倭船五十餘艘寇合浦。

戊子，以大護軍成士達在政房私授人職四十餘，下獄。

上將軍全普門妻宋氏私普門族姪曹復生，繫獄按治，俱坐罪。

己亥，趙日新聚其黨鄭天起、崔和尚、張升亮殺奇轅，圍時御宮，殺宿衛判密直司事崔德林等數人。庚子，日新劫王開印，自除爲右政丞，官其黨鄭天起

等有差，又封義成、德泉倉。王與公主移御別宮，衛士稀少，導從皆賊黨，國人爲王危之。是夜，公主潛移御太妃時御宮。

冬十月辛丑朔，趙日新殺崔和尚，勸王斬張升亮等八九人，梟首于市。

壬寅，以宋瑞爲右政丞，趙日新爲左政丞、判軍簿監察事，加賜贊化安社功臣之號，洪彦博判三司事，柳濯、鄭乙輔、趙瑜爲贊成事，金普、金逸逢、崔天澤爲評理，姜得龍、洪元哲爲三司右左使，安震爲政堂文學，金信知都僉議司事，姜之衍僉議評理商議，韓可貴判開城府事，俞真爲密直使，姜千裕知密直司事，高忠節、李成瑞、黄順同知密直司事，金龜年爲密直副使商議，李宗、洪開道、孫佛永爲密直副使，李濟爲密直提學，金玔、申輯爲開城尹，任君輔爲密直司知申事，田大有、元松壽爲右左代言，李君常、朴曦爲右左副代言。

癸卯，移御丹陽大君�第。

乙巳，幸行省，誅趙日新，囚其黨鄭乙輔、李權、羅英傑、高忠節、李君常等二十八人。是時連日陰霾，及斬日新，天日開霽。

丙午，以李齊賢爲右政丞，曹益清爲左政丞，賜純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之號。柳濯判三司事，洪彦博、金承澤爲贊成事，趙瑜爲都僉議評理，李公遂爲三司右使，文伯、金光鉉同知密直司事，金鏞、崔源、朴壽年爲密直副使，安輔爲密直提學，金玔、田大有爲

右左代言，元松壽、金光利爲右左副代言。貶洪鐸爲會原縣令，鄭乙輔爲光陽監務，李權爲濟州牧使。

壬子，以高仲瑞爲開城尹，李達衷、全普門爲典理判書，車蒲温、安祐爲軍簿判書，李也先帖木兒、許禧爲版圖判書。

戊午，遣上將軍姜碩如元賀千秋節。

辛酉，下宥旨曰："寡人承天子之命，守祖宗之業，夙夜憂勤，庶幾致理。知有所不逮，誠有所未孚，皇天不弔，災變屢興。賊臣趙日新、鄭天起等，集聚凶徒，謀爲不軌。賴祖宗之靈，大憝伏辜。凡爾內外百姓，皆安心作業，勿復驚動。若其他罪囚，除不忠不孝、謀故劫殺外，咸宥之。"

十一月壬申，移御韓仲禮家。

丙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內殿。

乙酉，遣密直副使朴壽年如元謝賜戎器，兼賫百官論趙日新書以去。

己亥，遣都僉議司使韓可貴如元賀正。

十二月庚子，遣密直副使李成瑞如元獻方物。

癸卯，元遣宗正府常判梁烈帖木兒、吏部尚書不花帖木兒來，鞫趙日新之變。

（癸巳）二年春正月丙子，幸榮安王大夫人李氏第。

乙酉，親祼太廟。

戊子，以洪彬爲右政丞，曹益清爲左政丞，洪彦博、柳濯、李公遂爲贊成事，李達衷爲監察大夫，元

顗爲典理判書，宋天逢爲監察執義，金承矩爲監察掌令，鄭國卿爲起居郎，朴絢爲左獻納，吕渭、金成甲爲監察持平。

遣上護軍姜仲卿、金成寶如元獻熊羔皮。

己丑，永山君張沆卒。

二月丙午，平陽君金永純卒。

乙卯，元遣前征東省照磨石抹時用賜王衣酒。

丁卯，雲南王甫剌太子遣使來，宴王及公主。

礪良府院君宋瑞卒。

三月甲戌，元遣宗正府斷事官哈兒章、兵部郎中剛升等，誅趙日新黨鄭天起、高忠節、廉伯顏帖木兒、郭允正、李君常、李龜龍，籍其家。

乙酉，遣僉議贊成事柳濯、三司右使崔天澤如元賀聖節。

壬辰，以忠肅王忌辰，如廣明寺。

癸巳，遣左藏庫提點金光鉉如元獻苧布。

甲午，幸旻天寺，設仁王道場。元賜寶鈔一百錠，設道場以鎮兵。

夏四月戊戌朔，公主幸旻天寺。

庚子，雨雹。

甲辰，地震。

乙卯，王與公主幸福靈寺禱嗣。

五月己巳，賜李穡等及第。

壬午，王與公主宴榮安王大夫人李氏于其第。

乙酉，遣密直使李也先帖木兒、鷹揚軍上護軍安

祐如元貢方物，仍獻皇后誕日禮物。皇后誕日之賀始此。

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

壬申七夕，王與公主祭牽牛、織女于内庭。

乙亥，元以册皇太子赦天下，遣太府監太監山童、直省舍人金波豆等來頒詔。太子即奇皇后所出也。王出迎于迎賓館。詔曰："朕荷天地之洪禧，纘祖宗之正統，若稽古訓，惟懷永圖。皇子愛猷識理達臘，温文日楙，仁孝夙成。朕爲之開端本堂以親學，立宫傅府以觀政。選任老成，以躬輔導，使之寅贊時雍。在朕左右，十五年矣，講藝迪德，善譽益聞。邇者宗王大臣合辭懇請，至于再三。元良之位，國本所崇，以長以賢，中外屬望。宜遵世皇之盛典，以爲億載之貽謀。是用俯徇輿情，聿隆丕祚。已於今年六月初二日，授以金寶，立爲皇太子。中書令、樞密院使悉如舊制，其諸册禮，具儀舉行。屬慶典之肆成，宜普天之均惠，可大赦天下。"王頒宥境内，仍宴使臣。

丁丑，元御香使宦者崔伯帖木兒以處女六人及琴瑟等鄉樂還。

辛巳，王與公主如延慶宫宴元使，遣衛尉注簿韓元發于江陵交州道，索孛兒扎宴及供使臣所需。

乙酉，金寧君金普、上護軍安祐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丙戌，山童等還，王餞于迎賓館，宰樞贈白銀二錠、苧麻布各九匹、綾三匹，舊例也。皆不受而去。

八月庚子，元遣巒巒太子定安平章來，錫孛兒扎宴于榮安王大夫人。

乙巳，設孛兒扎宴于延慶宮，王及公主與焉。是宴用布爲花，凡五千一百四十餘匹，他物稱是，窮極奢侈。由是物價騰湧，禁公私用油蜜果。時國用罄竭，貸永福都監布二千六百匹，又貸於富民。

丙午，幸太子館，設防没宴。元法，留宴日大肉馬頭，翌日復宴，謂之防没。

甲寅，幸太子及平章館，贈禮幣。丁巳，太子、平章還，王餞于郊。太子約娶金允臧女，以其女歸。先是，實逗太子之來也，亦娶萬戶林淑之女而還。

謁德陵。

九月乙丑朔，元告日食，不果食。

丁卯，幸王輪、乾聖寺。

壬申，遣密直副使李也先帖木兒如元謝賜孛兒扎宴，表曰："乾坤邈矣，敢期呼籲之聞；草木微哉，忽致恩榮之沐。感驚交至，蹈舞不知。皇帝陛下體禹勤儉，躋湯聖敬。遵祖宗之典禮，雖舊惟新；擁廟社之休祥，於斯爲盛。兼屈聽卑之鑑，克敦字小之仁。眷言出日之邦，生我俔天之妹。美鍾坤順，遵母儀於六宮；慶毓離明，固邦本於萬歲。於是降璿源之貴戚，馳玉節之重臣，陳飲食以賜歡，賁金繒而將意。既飽以德，爲永好於舅甥；不顯其光，想歆覿於夷夏。臣敢不念其（卯）〔卵〕翼，報以粉縻，專述職於箕封，每輸誠於華祝。"

癸酉，慶尚道合浦萬戶獻倭俘八人。

丙子，王令資贍注簿咸柔鼓琴，除郎將。

己卯，幸西郊，觀射。

壬午，以印承旦爲左政丞，趙瑜判三司事。

戊子，公主幸福靈寺禱嗣。

辛卯，幸西郊觀射。

冬十月甲辰，贊成事柳濯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戊申，下教慶尚道都巡問使曰："海寇連年爲邊患，每念何日報平。今省卿申報擒倭至十餘級，予甚嘉之，賜卿酒及銀五十兩。所管軍士有功者以名聞，予將錄用。"

戊午，遣蔡河中如元賀千秋節。

辛酉，遣軍簿判書金希祖如元賀冊太子。

十一月乙酉，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

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以禳星變。

庚寅，前政丞曹益清卒。

壬辰，遣南陽君洪彦博如元賀正。

（甲午）三年春正月庚午，以內府告罄，除賜百官人勝。

辛未，幸榮安王大夫人第。

乙亥，王宴百官于延慶宮。

長寧翁主女壻魯王遣使送宴錢楮幣一百五十錠。

癸未，以蔡河中爲右政丞，廉悌臣爲左政丞，姜千裕判三司事，李仁復爲政堂文學。

乙酉，元遣宦者院使金光秀、僉院迦剌撥皮賜王

楮幣萬錠、黃金一錠、白銀九錠，王悉歸之公府。光秀請王除官三百餘人。

二月丙申，王與公主宴元使于延慶宮。

己酉，以蔡河中領都僉議，廉悌臣爲右政丞，柳濯爲左政丞，康允忠、元顗爲贊成事，崔天澤、奇輪爲三司右左使，金信、金敬知、李珍爲評理，姜之衍爲評理商議，朴壽年知都僉議，奇完者不花判密直司事，朴之椿爲密直司使，康舜龍、姜仲祥知密直司事，姜碩、全普門同知密直司事，闊辛哥、朴頲、崔用滋、朴君正、池贇爲密直副使，安輔爲密直提學。

丁巳，王與公主幸延慶宮，與元使宴耆老及六品已上官。帝賜楮幣所辦也。

三月癸亥朔，日食。

辛未，元遣帖古思來求紋苧布。

癸酉，王與公主幸福靈寺。

甲申，遣僉議評理金敬直如元賀聖節。

丙戌，幸妙蓮寺。

庚寅，王觀擊毬于市街。

夏四月甲午，以奇輪爲贊成事，奇完者不花爲三司左使，鄭頫爲僉議評理，黃順知都僉議，尹忱判密直司事，姜碩知密直司事，朴頲、朴君正同知密直司事，孫就、徐臣桂爲密直副使。

己酉，以石抹時用爲典理判書，李壽林爲軍簿判書，金天寶爲版圖判書，洪有龜爲左代言，鄭之産爲右副代言，洪師範爲左副代言，金英利爲左司議大夫。

倭掠全羅道漕船四十餘艘。

五月辛未，以旱禁酒減膳。

壬申，王召監察大夫金玔、典法判書洪仲元問民冤枉。

丁丑，設雲雨道場于康安殿，又禱于群望、佛宇。

元遣太府少監宦者安童來求紋苧布。

庚辰，雩。

辛巳，巷市。

元遣使來求毛皮。

遣密直使李也先帖木兒如元賀皇后誕日。

丁亥，再雩。

戊子，大雨。

慶陽大君盧頙納女于元，帝拜集賢殿學士。

六月辛卯朔，平康府院君蔡河中還自元，傳丞相脱脱言曰："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鋭以助之。"時元政陵夷，河南妖寇韓山童、韓咬兒等始鼓亂，穎川妖人劉復通[1]又起兵，以紅巾爲號，與其黨𨷺先生、沙劉二、王士誠等寇掠中原，分據山東，其勢大振，盜賊群起，天下大亂。

壬辰，如奉恩寺。

甲午，以年饑，發有備倉粟減價市民。時米貴，二斗直布匹。

丁酉，以蔡河中爲僉議政丞，李壽山、康仲祥爲

〔1〕劉復通，《元史》、《明史》均作劉福通。

僉議評理，廉悌臣爲曲城府院君，柳濯爲高興府院君，鄭頠爲西原君，宋帖木兒爲仁城君，姜之衍爲信山君，崔用滋爲義興君，帖古思爲達城君，朴壽年爲僉議評理，朴頲知密直司事，朴蒙古不花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爲密直副使，石抹時用爲開城尹，安祐爲典理判書，慶千興爲軍簿判書。

戊戌，漢陽府院君韓宗愈卒。

庚子，元告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相。

癸卯，元遣吏部郎中哈剌那海、崇文監少監伯顔帖木兒、利用監丞林蒙古不花，召柳濯、廉悌臣、權謙、元顥、羅英傑、印璫、金鏞、李權、康允忠、鄭世雲、黄裳、崔瑩、崔雲起、李芳實、安祐等及西京水軍三百，且募驍勇，期以八月十日集燕京討張士誠。伯顔帖木兒，本國人康舜龍。

丙午，元遣工部寺丞朴賽顔不花齎寶鈔六萬錠賜赴征將卒。

己酉，移御延慶宫。

辛亥，以印璫爲碩城府院君，李權爲五原府院君，羅英傑爲錦城君，孫佛永爲敦城君，金鏡爲義城君，金鏞爲安城君，安祐爲龍城君，崔源爲龍城君，印安爲延城君，崔安守爲咸城君，具貞爲沔城君，趙忠信爲祥原君。其餘將卒並加爵秩，自募軍皆超三級。令百官及各宗僧徒出馬有差，使軍士平價以市。時赴征軍官奪民馬，或多抑買，行省禁之不止。

全羅道萬戶印璫獻倭俘。

秋七月癸亥，柳濯、廉悌臣等四十餘人率軍士二千如元，王幸迎賓館親閲送之。帝所召皆將相之有名望者，且精兵鋭卒皆從征，宿衛虛弱，王疑懼，募弓手于西海道，以備不虞。

乙丑，元遣中尚監丞崔濡來，督赴征軍士，兼求稍秉。

丙寅，以倭俘分屬諸司。

癸酉，以蔡河中爲侍中，康舜龍、朴賽顔不花爲贊成事，崔濡爲三司右使，姜千裕爲河城府院君，奇輪爲德山府院君，奇完者不花爲德陽府院君。

庚辰，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辛巳，以康允忠判三司事，洪彦博、尹桓、金敬直爲贊成事，姜得龍、李壽山、朴壽年爲評理，柳之淀爲三司左使，李仁復兼監察大夫，李承老知密直司事，申仲侄同知密直司事，孫就、徐臣桂、姜仲卿、權恒爲密直副使，康舜龍爲銀城府院君，朴賽顔不花爲延安府院君，元顥爲成安府院君，崔濡爲龍成府院君，李凌幹爲寧川府院君，裴天慶爲達成君，辛孟爲寧城君，姜碩爲永昌君，車蒲温爲龍山君，李明安帖木兒爲豐山君，任君輔爲知申事，柳淑、洪有龜爲右左代言，鄭之産、權益爲右左副代言。

丙戌，以朴德龍爲監察大夫。賽顔不花之兄也。

戊子，以三司右使柳之淀爲楊廣道都巡問使。

八月己酉，王與公主幸王輪寺祈禱，放輕囚。

癸丑，諸道按廉陛辭，王問宣化之方，仍教毋用

贖罰。

九月丁丑，親設仁王道場于康安殿。

冬十月乙未，元遣宦者院使賽罕來，宴榮安王大夫人，王與公主幸其第。

己酉，親設靈寶道場于康安殿。

庚戌，前右政丞廉悌臣還自元。

十一月辛酉，遣處仁君李珍如元賀千秋節。

乙亥，全羅道都巡問使申仲佺獻倭馘。

壬午，以金敬直、林淑爲三司右左使，金仁浩爲贊成事，李承老爲政堂文學，洪元哲判開城府事，全普門、王梓知密直司事，池贇同知密直司事，金元富、崔伯、石抹時用爲密直副使，韓可貴爲僉議評理，姜碩知密直司事。

丁亥，印安還自元，言："太師脫脫領兵八百萬攻高郵城，柳濯等赴征軍士及國人在燕京者總二萬三千人，以爲前鋒。城將陷，韃靼知院老長忌我國人專其功，令曰：'今日暮矣，明日乃取之。'麾軍而退。其夜，賊堅壁設備，明日攻之，不克拔。會有人譖脫脫，帝流于淮安。"

十二月己丑，遣贊成事金普、知密直司事全普門如元賀正。

壬寅，設消災道場于延慶宮。

乙巳，龍山君車蒲溫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戊申，王以天災，如奉恩寺、孝思觀，禱于太祖真。

甲寅，以蔡河中領都僉議司事，李齊賢爲右政丞，洪彦博爲左政丞，姜仁伯判三司事，崔天澤爲贊成事，康得龍、洪元哲爲三司右左使，尹忱知都僉議司事，李春遇判開城府事，全普門判密直司事，金成寶知密直司事，安輔爲密直提學，姜仲卿、徐臣桂同知密直司事，車蒲温爲密直副使，康敬淳爲監察掌令，鄭之祥爲監察持平。

（乙未）四年春正月壬戌，太白晝見。

戊辰，教曰："凡爾百僚，恪勤乃職，聽訟之官審理寃抑。違者，憲司劾之。"

庚午，元誅妖賊韓山童、韓咬兒，策免丞相脱脱，遣直省舍人訥速兒來頒赦，王出迎于宣義門外。

閏月丁未，以洪有龜、申君平爲右左代言，李瑞龍、金續命爲右左副代言，金元命爲監察執義，李夢庚爲監察掌令，李穡爲內書舍人，李延慶爲興安君，姜仲祥爲晉原君。

二月己未，鷲城府院君辛裔死。

癸亥，元來錫公主號承懿。

辛巳，賜安乙起等及第。

全羅道按廉鄭之祥囚元御香使埜思不花于全州，自詣白王，王驚愕，下之祥巡軍獄。

三月庚子，倭寇全羅道。

甲辰，遣前僉議金信、贊成事朴壽年如元賀聖節，密直副使尹之彪謝封公主。

己酉，元告以汪家奴爲右丞相，定住爲左丞相。

庚戌，以忠肅王忌辰，如廣明寺。

丙辰，贊成事金普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夏四月戊午，雨雹。

庚辰，元遣使來求女樂。

辛巳，倭掠全羅道漕船二百餘艘。

五月丁酉，以安輔爲政堂文學，尹守常爲密直提學。守常以宦者妻親得拜是職，爲世所譏。

戊戌，以李齊賢爲金海府院君，姜仁伯爲奈城府院君，金敬直爲彦陽府院君，權皐爲永嘉君，辛富爲鷲山君，孫就爲清城君，尹之彪爲海平君。

癸卯，遣知申事任君輔如元賀皇后千秋節。

乙巳，元遣斷事官買住來，鞫鄭之祥。

壬子，遣密直副使崔仁遠如元獻紋苧布。

是月，征南萬戶權謙、元顥、印璫還自元，云："南賊日盛，我軍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

六月乙丑，召臺官諭曰："僧禪近所犯，不須窮治。"禪近，內願堂僧也，素有寵於王，至是通士人妻，爲憲府所鞫，故王命釋之。時僧徒恣淫，慈恩宗僧英旭通宦官金不花妻，臺官鉤致欲罪之，旭曰："若欲罪我，須罷宗門，今宗門僧誰非我乎？"

辛巳，地震。

秋七月甲申朔，前知都僉議司事韓大淳卒。

丁亥，設消災道場于康安殿，以禳地震。

贊成事朴壽年卒于元。壽年，丞相汪家奴之婦翁也，丞相宴慰，過飲暴卒。

辛丑，知申事任君輔還自元。帝賜王酒，除貢紋苧布。

八月癸亥，元皇太子遣月魯帖木兒來，宴榮安王大夫人，王幸其第。王與李氏並南面，皇后弟趙希冲妻坐東，奇轍與月魯帖木兒坐西，宰樞坐階上。

甲戌，親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王手書疏文。

九月甲申，下除目，皆奇氏及元使之請也。

壬寅，元遣資政院使姜金剛吉思來，宴榮安王大夫人，兼降御香。

冬十月乙卯，宴金剛吉思于宮中。

癸酉，流密直副使任君輔于濟州。

乙亥，命金鏞、洪義、鄭世雲、柳淑逐日入宮，事無大小，一切啓稟。

十一月庚戌，遣定原君鈞、大護軍金瑨如元獻方物。

十二月辛未，流知都僉議司事金鏞于濟州。

是歲，我桓祖以雙城等處千戶來見，王曰："乃祖乃父，身雖在外，乃心王室，我祖考實寵嘉之。今卿無忝祖考，予將玉汝於成矣。"雙城地頗沃饒，東南民無恒產者多歸焉。國家聞于中書省，奉聖旨差官來，遼陽省亦差官來。王遣行省郎中李壽山往會，區別新舊籍民，謂之三省照勘戶計，其後撫綏失宜，稍稍流徙。王命桓祖主之，民由是得安其業。

高麗史三十九

世家卷第三十九

恭愍王二

（丙申）五年春正月辛卯，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

甲午，赤氣挾日，長數尺餘，其中皆有日輪，人言三日並出。

甲辰，益城府院君洪鐸卒。

二月乙卯，幸榮安王大夫人第。

庚申，版圖總郎宣天桂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乙丑，燃燈，王如奉恩寺。

辛未，元遣使錫王功臣號，曰親仁保義宣力奉國彰惠靖遠。王出迎宣義門外，宴群臣。

甲戌，遣福昌府院君金永煦如元謝功臣號，表曰："千載一時，欣戴自天之命；四方萬國，聳聞稀代之榮。銘骨何忘？粉身難報。欽惟皇帝陛下，以簡臨下，

惟精執中，率祖攸行，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順帝之則，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至如草木之生成，皆是乾坤之休養。臣爰從弱歲，獲覲清光，充宿衛於龍樓，既乏絲毫之補；襲藩宣於鰈域，亦微尺寸之功。何圖十有二字之褒，謬及百無一能之品。伏遇皇帝陛下記累歲勤王之效，憐愚臣戀主之誠，特垂綸綍之言，用比鼎鐘之列。臣謹當志求仁而務惠於物，身服義而願忠於君。保遠民蠢蠢之情，庶幾致於安靖；嚴上國明明之訓，敢不奉以周旋?"

丙子，王飯僧普愚于內佛堂。普愚即普虛。

三月丙戌，王及公主奉太妃如奉恩寺，聽普愚説禪，頂禮，施幣帛、銀鉢、繡袈裟，積如丘山，其徒三百餘僧，皆施白布二匹、袈裟一領，士女奔波，猶恐不及。

甲辰，王以忠肅王忌辰，如神孝寺。

以孫涌爲監察大夫，元太師汪家奴之請也。是月，我桓祖來朝，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奇氏族倚后勢暴横，人有密告："奇轍潛通雙城叛民，結爲黨援謀逆。"王諭桓祖曰："卿宜歸鎮吾民，脱有變，當如我命。"

夏四月壬戌，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

戊辰，知都僉議車蒲温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癸酉，封普愚爲王師，立府曰圓融，置官屬左右司尹、丞、舍人、注簿、左右寶馬、陪指諭、行首。

戊寅，王邀普愚于延慶宮，行師弟禮，其儀衛擬

於鹵簿。

五月庚辰朔，王御報平廳觀棊，慶千興、元松壽侍。

壬午，定原君鈞、大護軍金瑨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乙酉，王以誕日，邀普愚于内殿，飯僧百八。時僧徒求住寺者，皆附愚干請，王曰："自今禪教宗門寺社住持，聽師注擬，寡人但下除目爾。"於是，僧徒争爲門徒，不可勝計。

丙戌，前密直安祐奉賜王衣酒還自元。

戊子，元遣奇完者不花來，改冊榮安王爲敬王，追贈三代爲王。

丁酉，太司徒奇轍、太監權謙、慶陽府院君盧頙謀反伏誅，親黨皆逃，宫城戒嚴。釋鄭之祥爲巡軍提控，令侍衛，以洪彦博爲右政丞，尹桓爲左政丞，元顗判三司事，許伯、黄石奇爲贊成事，全普門、韓可貴爲三司右左使，金逸逢、金鏞、印璫爲僉議評理。尋以故縱奇、權、盧支黨，下顗、可貴、沔城君具榮儉于獄，殺之，籍其家。

罷征東行中書省理問所。

以評理印璫、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爲西北面兵馬使，司尹辛珣、俞洪、前大護軍崔瑩、前副正崔夫介爲副使，攻鴨江以西八站。以密直副使柳仁雨爲東北面兵馬使，前大護軍貢天甫、前宗簿令金元鳳爲副使，收復雙城等地。璫先發，仲卿被酒後至，使氣，璫止之不聽。璫目辛珣斬之，報王曰："仲卿有二心，處以

軍法。”國家莫知其故，物議紛紜。

己亥，以鄭暉爲西北面兵馬使，洪巨源、李思敬爲副使，鄭絪爲江陵交州道都指揮使，申青爲平壤道巡問使。

庚子，前密直洪義卒。

壬寅，命收諸軍萬戶、鎮撫千戶、百戶牌。

癸卯，設鎮兵道場于康安殿及諸佛宇五日。

六月癸丑，印璫引兵渡鴨綠江，攻婆娑府等三站，破之。

乙卯，以金敬直爲全羅道都巡問使。

己未，雙城人趙都赤來朝，賜金牌，授高麗雙城地面管軍千戶。

庚申，以前贊成事尹時遇爲濟州都巡問使。

癸亥，元使直省舍人賫奇轍太司徒宣命印章而來，西北面兵馬副使辛珣遇諸道，奪宣命印章，囚舍人，殺傔從三人。舍人夜逃。

乙丑，王聞前護軍林仲甫欲奉永陵孽子釋器圖不軌，繫巡軍，辭連前政丞孫守卿等十餘人。己巳，斬守卿等，貶其黨贊成事康允忠爲東萊縣令，杖漢陽尹洪仲元等，放釋器于外。

乙亥，停至正年號。

教曰：“洪惟我太祖創業，列聖相承，咸能繼述，衣冠禮樂，燦然可觀。比來國俗一變，惟勢是求。奇轍等憑震主之威，撓爲邦之法，選調隨其喜怒，政令由之伸縮。人有土田則攘之，人有人民則奪之。斯豈

寡人無德之所致歟？抑紀綱不立，無術以御之歟？無乃理亂循環，必極而變，天道之然耶？深惟兹故，每用惕然。日者幸賴祖宗之靈，轍等伏辜。釋器非止庶孽，又係私婢所出，而倚望謀逆，若孫守卿等亦置典刑。自今伊始，勵精圖治，修明法令，整頓紀綱，復我祖宗之法，期與一國更始。敷實德於民，續大命于天，二罪以下，一切除之。其轍、頙、守卿等詿誤連累者，亦從原免。太祖及歷代先王加上尊號，修其祀事，務盡精潔。守陵人戶，復其徭役。社稷山川諸祠在祀典者，亦加德號。其諸淫祀，一皆撤去。賊臣之奴，倚其主勢，占奪土田，役使平民，多聚良家子女，成群逞惡。存撫按廉，究治渠魁，撤毀屋舍，量罪罪之。良家子女，歸其父母，籍没家產，以贍國用，所占民戶，仍令安業，以從公役。漕運不通，凡所轉輸，皆從陸路，宜令有司，量地遠近，營立院館，復其土田。又以行省及逆賊所占人民廬其旁，以便止宿。於戲！撥亂反正，宜施寬大之恩；任賢使能，庶致隆平之治。”

元囚本國節日使金龜年于遼陽省，聲言發八十萬兵來討，西北面兵馬使印璫請濟師以備。

丙子，洪翊、黃河衍賜死。

丁丑，命判書雲觀事陳永緒相地于南京。

籍萬戶洪瑜家，以米千石賑貸貧民。

秋七月己卯朔，魏王太子到鴨綠江，王命許傔從二人渡江。

壬午，禁人挈家出城。自相地南京，人心動摇，負戴南行者如歸市，故禁之。

乙酉，置忠勇四衛。

丁亥，復改官制，以洪彦博爲門下侍中，尹桓守門下侍中，柳濯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伯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黄石奇爲門下平章事，金鏞爲中書平章事，金逸逢、印璫參知政事，李仁復爲政堂文學，全普門、鄭珚守司空左右僕射，慶千興判樞密院事，崔仁遠爲樞密院使，安祐知樞密院事，裴天慶、黄裳同知樞密院事，柳仁雨、李春富爲樞密院副使，金希祖簽書樞密院事，柳淑爲樞密院學士。

東北面兵馬使柳仁雨陷雙城，總管趙小生、千戶卓都卿遁走，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静邊等鎮。咸州以北，自高宗戊午没于元，今皆復之。

癸巳，設盂蘭盆齋于内殿。

丁酉，元遣中書省斷事官撒迪罕、尚衣奉御朵歹到鴨江，傳帝旨曰："高麗自我世祖混一之初，灼知天命，舉國臣服，爰結婚親，于今百年。邇者姦民遽生邊釁，越我封疆，擾我黎庶，焚我傳舍，阻我行人，揆諸天憲，討戮何疑。尚慮叢爾賊徒，或得罪爾邦，逋逃嘯聚，或從他國，妄稱汝民，盜用兵戈，以間世好。若不詢問情僞，大兵一臨，玉石俱焚，誠所不忍。特遣撒迪罕等前去，爾其毋生疑貳，發爾士卒，就便

招捕。或約我天兵，併力挾攻，期於靖國安民，永敦前好。具悉奏聞。”

戊申，斬西北面兵馬使印璫，附表撒迪罕，表曰：“下愚啻命，但要生全，大聖原情，儻加存恤？肆陳瞽説，庶感聰聞。竊惟小邦，邈處東極，隋唐之盛，羈縻而已。世祖龍興，灼知天命，首先歸附，世著微勞，東漸恩澤，日新月盛。不意賊臣奇轍與盧頙、權謙謀爲不軌，生我禍階。切詳轍等連姻掖庭，假威大朝，氣焰熏天，脅制國主，人有人民，不奪不已，人有土田，不奪不饜。臣畏天朝，一不敢問，群黎百姓，怨豈在明？轍等自知罪盈惡積，人所不容，而又妄意天下擾攘，甲兵方熾，一朝勢去，身不能保。乃謀自安，務固其權，中外官司，皆置親戚，凡曰要職，無非腹心。擅造兵器，閑習射御，公然爲之，不少隱匿，扇動訛言，惑亂衆聽。今年五月十八日，召集無賴，一時俱起，舟載兵器，已至江口。又令數輩，詐爲天使，稱有詔旨，已至宮門，將欲殲我君臣，以逞己欲，安危死生，間不容髮。尚賴聖德，粗能應變，既獲賊徒，恐有他變，不暇申聞，俱致於法。誠惶誠恐，無地措躬。又慮邊鄙之民，乘釁妄動，或有奸人往來，亂我情實，故置關防，以謹出入。而其吏士過江劫掠，實非本意，考其罪人，以正邦典。伏望弘天地之仁，霽雷霆之怒，垂蕩蕩之洪恩，保哀哀之微喘。則四千餘里，永爲薄海之藩；億萬斯年，專祝如岡之壽。”

八月壬子，以僉議評理黄順爲江陵、朔方道都巡

問使。

戊午，流蔡河中于順天，印承旦于保安，貶鄭珚爲清州牧使。

己巳，命寫《無逸篇》二十餘本賜近臣。

九月庚辰，遣使于楊廣、全羅道，刷濟州人及禾尺才人，充西北面戍卒。

辛巳，新設内詹事、内常侍等官。

癸未，以曲城伯廉悌臣爲西北面都元帥，刑部尚書柳淵、判司宰寺事金之順、上將軍金元命，副之，賜貂裘金帶，仍授鉞遣之。

平壤都巡問使李餘慶獻俘女真男女二十餘人，分置楊廣道。

己丑，東北面兵馬使獻俘女真女二十人，分屬各司爲婢。

己亥，閱兵于毬庭。

是月，以我桓祖爲大中大夫、司僕卿，賜第一區。

冬十月甲寅，元復遣撒迪罕等齎詔來，王盛陳兵衛，出迎于宫門外。詔曰："昔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夏，爾高麗國率先效順，建爲東藩，請婚帝室，帝亦允從，今將百年，錫貢相望，靡有間言。玆夏爾國游兵，入我疆域，毁我驛置，邊民不寧，是用遣使，往告厥由。使還附奏，具稱：'近者境上乘間侵軼之徒，已正其罪。'又言'事釁之生，在於倉卒，志圖靖難，不及禀命。'其間應變之狀，中書悉以告朕。肆朕察其事情，追惟我祖宗憫下之惠，先臣慕義之誠，詎以一眚，

輒虧舊恩。然裁以至公，若爾初獲首事，具罪以聞，善善惡惡，朕與天下共之，奚肯徇私，以紊大法？如云倉卒不遑陳奏，事定之後，盍先馳聞。事既已往，况能悔罪陳情，兹示寬容，特釋爾咎。自今伊始，小心敬慎，率順彜章，撫我黎庶，固我東圉，勿替朕命，惟爾之休。於戲！赦過宥罪，廣推大造之心；懷遠招携，誕布至仁之德。”

王與公主宴元使。

戊午，遣政堂文學李仁復如元上表，曰：“乾坤洪造，曲全庶物之生；父母至仁，旋棄癡兒之過。賊子亂常，殆將覆國，愚臣應卒，不及聞天。伏蒙推視遠之明，廓包荒之度，揆事機之非所得已，矜情實之無可奈何。霽雷霆之威，既往不咎；霈雨露之澤，咸與惟新。乾坤全物之生，父母棄兒之過，亦不可爲喻也。人非石木，豈不知感哉？臣謹當布德音於臣庶，以寧一邦；修職貢於歲時，無替萬世。”又上書曰：“近者逆臣奇轍等，謀動戈兵，欲危社稷，專憑聖德，得遏禍萌。然而失火之家，迫于救焚，倉皇無以先告；弄兵之子，幸而脱死，惶恐難於自言。跼天蹐地，無所措躬。伏蒙特降赦恩，糜身粉骨，奚足以報？既荷天地父母再造之恩，敢陳國病，冀達天聰。切惟世皇征東，令國王爲丞相，行省官吏委國王保舉，不入常調，非他行省比。其後續立都鎮撫司、理問所、儒學提舉司、醫學提舉司。比來省官，皆托婦寺，濫受朝命，擅作威福。小邦有監察司、典法司掌刑聽訟，糾正非

理，而省官聽人妄訴，拘取諸司所斷文卷，以是爲非，莫敢誰何，人疾之如狼虎。况今省官，有與逆賊謀者。願自今其左右司官，令臣保舉，勿蹈前弊，其理問所等官司，一切革去。世皇東征日本時所置萬户，中軍、右軍、左軍耳。其後增置巡軍、合浦、全羅、耽羅、西京等萬户府，並無所領軍，徒佩金符，以夸宣命，召誘平民，妄稱户計，勒令州縣，不敢差發，深爲未便。

如蒙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三萬户鎮守日本外，其餘增置五萬户府及都鎮撫司，乞皆革罷。朝廷使臣及府寺院監司所差人吏，多是小邦之人，不務宣上德意，專要誇耀鄉閭，威福自恣，恩讎必報，屈辱宰相，陵犯國主，經年不還，增娶妻妾，無惡不爲。金剛山諸寺，歲再降香，勞民生事，反戾陛下求福之意。本國自有倭寇以來，備禦無或小弛，樞密院所差體覆使，亦宜停罷，宣徽院、資政院、將作院、太府監、利用監、太僕寺諸衙門所差人吏，一切禁斷。其方物可充用度者，明立額數，聽本國自獻，庶使站路邊民獲寧。雙城、三撒元是小邦之境，先臣忠憲王戊午，趙暉、卓青等犯罪懼誅，誘致女真，乘我不虞，殺戮官吏，繫累男女皆爲奴婢，父老至今言之流涕，指爲血讎。

比來逆臣奇轍、盧頙、權謙交結酋長，召集逋逃，及其謀逆，約爲聲援。轍等既死，支黨多奔于彼，故令搜索，彼反用兵助逆，勢不獲已，以致行師。其總管趙小生、千户卓都卿，今在逃竄，竊恐構釁生事。

恭惟朝廷，薄海内外，莫非王土，尺寸不毛之地，豈計彼此哉？伏乞歸我舊疆，雙城、三撒以北，許立關防。女真人等於泥城等處山谷之間，越境來居，擾百姓，掠牛馬，導本國犯罪之人，逃閃莫追，即與雙城、三撒無異。乞立禁約，毋得擅入，似前侵害。祖王以來，庶孽之子，必令爲僧，所以明嫡庶之分，杜覬覦之萌。今有塔思帖木兒，自謂忠宣王孽子，亦嘗剃髮，及長還俗，奔于京師，誘致本國群不逞之徒，扇起訛言，眩惑人心。若此人者，其於朝廷，豈有小益？乞將此人及其黨與發還本國。"

丙寅，濟州加乙赤、忽古托等叛，殺都巡問使尹時遇、牧使張天年、判官李陽吉。

丙子，遣樞密院使金希祖如元賀皇太子千秋節。

十一月己卯，洪彦博免，流尹桓、許伯、柳濯，以李齊賢爲門下侍中，廉悌臣守門下侍中，慶千興參知門下政事，李千善參知中書政事，李仁復爲政堂文學兼御史大夫，安祐知門下省事。

乙酉，以知樞密院事裴天慶爲東北面兵馬使，姜仲祥爲全羅道都巡問使。

十二月丁未，遣參知政事李千善、吏部判書李壽林如元賀正。

丙寅，宥輕罪。

修葺南京宮闕。

（丁酉）六年春正月丙子朔，放朝賀，宴群臣。

庚寅，王邀王師普愚于内殿，賜黄金五十兩，金

線一匹。

辛卯，加上先代先王、先后尊號。

壬辰，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卜遷都漢陽。王探珓得“静”字。癸卯，更命李齊賢卜之，得“動”字。王喜曰：“卿禋祀得吉卜，實副予心。”

命修中外學校。

甲辰，以營南京宫闕，除楊廣道今年屯田，宥二罪以下。

乙巳，命賊臣家財平價市賣，其寶玉屬内庫，金銀屬户部，以支國用。

二月己酉，命李齊賢相宅于漢陽，築宫闕。

辛亥，濟州來降，獻方物。

壬子，以彦陽府院君金敬直爲西北面都元帥。

三月辛卯，以金敬直守司徒、上柱國、彦陽伯，車蒲温爲東京留守，李安爲南京留守，崔仁遠爲右僕射，申青爲樞密院副使。

夏四月丙辰，賜廉興邦等及第。

辛酉，慮囚。

五月丁丑，雨雹。

乙酉，李齊賢上箋請老，遂致仕。

戊子，倭寇喬桐，京城戒嚴。

王命寫《無逸篇》賜宰相，命尹澤進講。

六月甲辰朔，日食。

以蔡河中與全贇謀逆，並繫獄鞫之。贇逃，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

己巳，元告以撒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

秋七月乙亥，江浙省丞相遣理問實剌不花來獻土物。

甲午，門下侍中致仕李凌幹卒。

獲全贊，斬之。

己亥，前平章事許伯卒。

壬寅，濟州星主來獻馬，賜蓋紅鞓、米三十石。

八月癸卯朔，以檢校大護軍崔龍角私役全州良民七十餘戶，奪人土田，肆行侵漁，籍其家，充戍卒。

甲辰，以辭連蔡河中，杖流全祐祥、辛貴、趙暉、趙萬通、洪開道、李稱、鄭珚、康贊、洪尚載。

丁巳，以金得培爲西北面紅頭軍倭賊防禦都指揮使。

戊午，以大將軍崔瑩爲東北面體覆使，以吏部尚書洪有龜爲東北面兵馬使。

都堂呈行省書曰："照得雙城、三撒等處，元是本國地面，北至伊板爲界。在先，因失關防，致被女真人衆盡殺州縣官吏，就得地土人民，擅自稱爲採金戶計。及將和州更名雙城，設置總管府千戶所，其子孫又行召誘本國避役民吏並官私逃驅，影占私役，無有紀極。近有奇轍、盧頙、權謙等，密與本處頭目交結，私置亦里干，多引本國犯罪之人，萃於淵藪，及其謀逆，約爲聲援。賊臣既敗之後，其支黨等多有潛藏，以此差令根捉，彼乃用兵相拒，致有殺傷，自知犯法，便行逃散。其地本是險阻深僻，以致本國負罪亡命之

徒，往往越境閃藏，即與愚民交構生事。若於伊板隘口設置關防，以謹出入，庶無後患。雙城等處年例辦納金子等物，本國自委廉幹人員臨督採納。恐趙小生、卓都卿指以採金爲由，妄捏虛事，赴告遼陽行省，兹起訟端，深繫利害，宜從省府轉咨遼陽行省，照詳施行。”

九月丙子，政堂文學安輔卒。

遣鹽鐵別監于諸道。

庚辰，放囚。

丙戌，王觀射于東門外。

庚寅，以濟州牧使林熙載兼安撫使。

戊戌，倭入昇天府興天寺，取忠宣王及韓國公主真而去。

閏月乙巳，命李仁復編修《古今錄》。

大雨雹。

戊申，司天少監于必興上書言：“《玉龍記》云：‘我國始于白頭，終于智異。其勢水根木幹之地，以黑爲父母，以青爲身。若風俗順土則昌，逆土則災。’風俗者，君臣衣服冠蓋、樂調禮器是也。自今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僧服黑巾大冠，女服黑羅，又於諸山栽松茂密，凡器用鍮銅瓦器，以順土風。”從之。

丙辰，地大震。

丁巳，遣判閤門事楊伯顔如元賀皇后千秋節。

戊午，以地震，宥二罪以下。

壬戌，遣上將軍李云牧、將軍李蒙古大追捕倭寇。

癸亥，加上忠烈、忠宣、忠肅、忠惠、忠穆尊號。

乙丑，倭侵喬桐，李云牧、李蒙古大怯懦不戰，繫巡軍。

丁卯，召臺諫百司，問民間利害。

冬十月辛巳，諫官李穡等請行三年喪，從之。

丁酉，遣判開城府事孫登，開城尹高用賢如元賀正。

庚子，遣刑部尚書李嶠如元賀皇太子千秋節。

閱兵于毬庭。

東北面大飢。

十一月庚申，以樞密院直學士金得培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西京尹上萬戶，前戶部尚書金元鳳爲西北面紅頭軍倭賊防禦指揮兼副萬戶。

十二月丙子，復歸銓選于吏兵部。

癸未，教曰："人命至重，絶不復續。聞獄官多不詳刑，以致寃死，自今有枉刑者，都評議使司、御史臺申聞糾理。"

（戊戌）七年春二月戊子，以成元揆爲江陵道存撫使，王面諭曰："銓司擬卿最居後，念卿嘗牧海州有惠政，故特遣之。"尋改東北面兵馬使。

丙申，判樞密院事元顗卒。

以廉悌臣爲門下侍中，黄石奇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鏞爲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全普門爲門下平章事，金逸逢爲中書平章事，慶千興知門下政事，李千善參知門下政事，安祐參知中書政事，

鄭世雲知門下事，柳仁雨、崔仁遠守司空、尚書左右僕射，裴天慶判樞密院事，黄裳爲樞密院使，李春富知樞密院事，柳淑、李餘慶同知樞密院事，鄭暉、金元鳳爲樞密院副使。

三月己酉，倭寇角山戍，燒船三百餘艘。

甲子，遣前僉議評理姜之衍、刑部尚書崔堧如元賀節日。

静州副使朱永世、全羅道萬戶姜仲祥來謁，王怒曰："今國家多難，西憂紅賊，東患倭奴，沿邊之民，不獲寧居，若等何敢擅離所管耶?"即下獄。

命修京都外城。

夏四月，大旱，王減膳，撤樂，禁酒。

丙子，教曰："自正月至今，旱氣太甚，其於農民何？寡人日夜不遑寢食，其悉原中外二罪以下。"

戊寅，禱雨于福寧寺及諸神祠。

己卯，雨。

辛巳，以大將軍崔瑩爲楊廣全羅道倭賊體覆使，仍命不能禦賊者，按廉以下悉以軍法論。

丙戌，以戶部尚書李達衷爲東北面兵馬使。

丁酉，倭寇韓州及鎮城倉，全羅道鎮邊使高用賢請徙沿海倉廩於內地，從之。

賑東北面。

五月庚子，台州方國珍遣人來獻方物。

倭賊至窄梁，以樞密院副使李春富爲防禦使，尋發諸領兵，赴東西江，以少尹鄭之祥爲察訪。

甲辰，趙小生、卓都卿逃據海陽，海陽人完者不花率兵千八百人來投。

丁未，賑交州江陵道。

戊申，倭侵沔州、龍城，我軍與戰，獲賊船二艘。

辛亥，倭焚喬桐，京城戒嚴，發坊里丁爲戰卒。

以李春富爲西江兵馬使，安祐爲東江兵馬使，前護軍李元琳爲喬桐倭賊追捕副使。

以十二徒無糧儲，將遣徒官于諸道鬻布市米，歲以爲式。宰樞以時方海漕不通，取其布，販尚乘馬粟。徒官曹漢卿等矯公牒，私市米于楊廣道，事覺。甲寅，囚漢卿等于刑部，徵布籍米。

辛酉，遣大將軍趙天珪如元賀皇后千秋節。

壬戌，以軍餉不繼，召安祐、李春富還。

六月戊辰朔，日食。

壬午，大赦。

癸未，以參知政事慶千興爲西京軍民萬戶府萬戶，樞密院直學士金得培副之，參知政事安祐爲安州軍民萬戶府萬戶，樞密院副使金元鳳副之，樞密院副使鄭暉爲朔方道軍民萬戶府萬戶，上將軍韓方信副之。

乙未，全羅道鎮邊使獻倭俘八人。

秋七月己亥，太白晝見，凡三（月）〔日〕。

中書平章事致仕金承澤卒，謚良簡。

甲辰，江浙行省丞相張士誠遣理問實（剌）〔剌〕不花來，獻沉香山、水精山、畫木屏、玉帶、鐵杖、彩段，寄書略曰：“邇者中夏多事，區區不忍生民塗

炭，遂用奮起淮東，幸保全吴之地。然西寇肆凶，殘虐百姓，雖志存掃蕩而未知攸濟耳。稔聞國王有道，提封之内，民樂其生，殊慰懷想。”時士誠據杭州，稱太尉。又江浙海島防禦萬戶丁文彬通書曰：“文彬眇處海邑，欽仰大邦久，欲一拜殿下，以覲耿光，惜乎微役所縈，不果。兹因大邦治下黄贇至此，故得聞安吉。今車書如舊，儻商賈往來，以通興販，亦惠民之一事也。黄贇回令親郁文政進拜，聊獻土宜。”王答士誠書曰：“竊惟太尉馳英淮左，固已佩服餘風；移鎮浙右，益欽令聞。匪遠伊邇，顧予寡昧，徒以祖宗之故，獲保遺黎，苟安歲月。雖常欲拜問起居，自揣無狀，不足煩侍御者之道達。迺蒙太尉不鄙夷小邦，且辱使蕃之惠，不勝至幸。兹因使回，謹奉此所有薄禮，具如内目。”又命右副承宣翰林學士李穡答文彬書曰：“今親郁文政，賫來書札，同兩府官入啓于内，王答曰：‘吾已領萬戶厚意矣，其送以白苧布若干，黑麻布若干，虎皮若干，文豹皮若干，少答盛惠。’且命臣穡爲書以謝之。臣穡待罪翰林，辭命固職司，又嘗竊歆萬戶公高誼之日久矣，雖欲通名於左右，未有階也。兹因王命，並達下情。”

丁未，親設百高座道場，以禳星變。

幸廣明寺。

辛亥，都評議使奏：“全羅道都鎮撫俞益桓與倭戰，殺獲數十人，慶尚道鎮撫牛承吉、固城縣令魏良用與倭戰，殺獲七人，請皆擢用。”王從之。

壬戌，倭侵黔毛浦，焚全羅道漕船。時倭寇爲梗，漕運不通，以漢人張仁甫等六人爲都綱，各授唐船一艘，戰卒百五十人，漕全羅税租。賊乘風縱火焚之，我師敗績，死傷甚多。

八月己卯，倭焚花之梁。

甲申，王如奉恩寺，謁太祖真殿。

庚寅，以慶千興爲西北面都巡問使，韓方信爲東北面兵馬使。

辛丑，倭寇仁州。

以李喦守門下侍中。

九月丁酉朔，命同知樞密院事柳淑、判司天臺事陳永緒、于必興相都于遂安、谷州。

冬十月庚午，以判宗正寺事李子松爲楊廣全羅道察理使。

御史臺言内侍李邦貴通玄德宫婢，請罪之，王留其狀。

壬午，地震。丁亥，亦如之。

庚寅，遣兵部尚書洪師範如元賀皇太子千秋節。

十一月丙申，以災異屢興，宥中外二罪以下。

庚子，親設仁王道場于内殿，以禳災異。

甲寅，前密直提學鄭珚卒。

庚申，遣定原伯均如元賀正。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

丙子，遣判太常寺事洪淳如元獻人參。

（己亥）八年春正月己亥，以判司農寺事柳方癸爲

喬桐防禦指揮使。

壬戌，命翰林院寫《無逸篇》賜宰相。

黄石奇罷，以李承慶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得培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乙酉，紅賊移文于我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踰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欵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嚴戒士卒，毋得擾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

壬辰，倭寇海南縣。

三月壬子，全羅道都巡問使黄順獻倭馘四級。

丙辰，王以忠肅王忌辰，如廣明寺。

夏四月辛未，雨雹。

辛巳，江浙張士誠、丁文彬遣使獻方物。

丙戌，宰樞言公主無子，請選名家女宜子者，於是納李齊賢女，封爲惠妃。

五月丁酉，以誕日，放囚。

己亥，倭寇禮成江。

丙午，以倭賊充斥，禱于太廟。

己酉，倭焚瓮津縣。

丁巳，全羅道追捕副使金鋐擊倭于甫若島，擒二十餘級。

六月丙寅，知沔州事郭仲龍監洪州倉，出米二十石給官妓官奴，削官充軍。

乙亥，命翰林院進《尚書》及歷代諸書。

丁亥，定誅奇轍功臣，下教曰：“奇轍、權謙連姻帝室，依勢作威，不畏紀綱，奪占田民，恣行非義。頃年以來，天下始亂，自顧其身，積惡斂怨。度其一朝勢去難保，預爲深計，以固藩籬。以其親戚腹心，桀驁之輩，布列權要，陰樹黨援，圖爲不軌，私造兵仗，外方軍人，亦閱弓矢。詐爲詔使，兼扇訛言，眩惑人心。密諭會期，約以同舉，宗社安危，只在須臾。南陽侯洪彦博奮不顧身，殄殲賊徒，再安社稷，功大難忘。其以南陽侯洪彦博、參政商議慶千興、參政安祐、知門下省事鄭世雲、判樞密院事黄裳、知樞密院事柳淑、上將軍睦仁吉、將軍李蒙古大爲一等。簽書樞密院事金得培，樞密院副使金元鳳，工部尚書金琳，判司天監事陳永緒，判太僕寺事金湑，上將軍金元命、李云牧，前太府卿文璟，將軍朱永世，内侍監方節朵赤帖木兒，中郎將張必禮爲二等。爵其父母妻，蔭及子孫，賜田民有差。姜仲卿身雖已死，功大難忘，並賜錄券，爵其父母，蔭及子孫。”

楊廣、全羅、慶尚道大旱。

秋七月癸巳，放還諸道流人。

辛丑，延安伯印承旦卒。

乙巳，西原伯鄭頫卒。

戊申，前贊成事閔思平卒。

甲寅，張士誠遣范漢傑、路本來獻彩段、金帶、美酒，丁文彬亦獻方物。文彬書曰：“嚮者不揆謏陋，輒儐菲儀，上干冕聰，戰兢無措。文彬先是奉使浙左，

忽家人報吴尚書來，出内翰李相公書，宣示教命，寵錫踰量，無以仔肩，企思耿光，昭若在邇。羈縻末役，拜覬無能，人由大邦，深獲仁覆，感恩膺寵，江海與同。太尉張公鎮綏浙右，向風不忘。特遣使祗奉禮儀，仰徹殿下，文軌不異，祈望弘仁。僑寓中不及備，聊以微儀，少罄葵心。”王引見士誠使者，使李穡答文彬書曰：“迺者祗承王命，拜書左右，自以僭踰，迄今爲愧。不意使者回舟如是之速也，書札信物，謹以入啓，王皆忻納。太尉之使，待遇如書。使王與太尉，自今永以爲好，未必不由執事也。土宜別幅，冀領王意。”

江浙省平章火尼赤漂風來，泊黄州鐵和江，賜米一百石，苧布二十匹，以行省員外申仁適女妻之。

八月癸亥，以李仁復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御史大夫，柳仁雨判開城府事，李春富判樞密院事，柳淑爲樞密院使，李餘慶知樞密院事，孫登、金希祖、鄭暉、金得培同知樞密院事。

丁卯，火尼赤獻水精鉞二。

戊辰，方國珍遣使獻方物。

冬十月癸亥，親設百高座道場，以禳天變，仍放罪囚。

十一月辛卯，東北面兵馬使鄭暉獻海青，王曰：“今軍務方興，宜崇儉約，安用珍禽？”放之。

甲辰，遼瀋流民二千三百餘户來投，分處西北郡縣，官給資糧。先是，本國人亦有渡鴨緑江居者，以兵亂皆自還。

癸丑，賀太子千秋節，宴群臣。時與元雖不相通，不欲遽廢也。

乙卯，王宴火尼赤于内殿。

戊午，紅頭賊三千餘人渡鴨緑江摽竊而去。都指揮使金元鳳匿不報，遣户部侍郎鄭之祥切責，不之罪。

己未，以慶千興爲西北面元帥，安祐副之。

十二月丁卯，紅頭賊魁僞平章毛居敬，衆號四萬，冰渡鴨緑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人。

戊辰，賊陷静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陷麟州。

庚午，以守門下侍中李喦爲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興[1]爲副元帥，金得培爲都指揮使，李春富爲西京尹，李仁任爲西京存撫使。賊入鐵州，安祐、李芳實等擊却之，賊退屯麟、静等州。

甲戌，殺前贊成事康允忠、前代言洪開道、上將軍孫巨源，時議寃之。

乙亥，賊復入鐵州，寇掠旁縣。安祐遇于清江，破之。復戰，敗績。祐退屯定州。

己卯，以同知樞密院事金希祖爲西海道都指揮使。李喦至西京，諸軍未集，退屯黄州，中外洶懼，京城皆爲走計，争以穀市輕貨。先是，大布一匹直米二斗，時穀賤貨貴，直至五六斗。

辛巳，發諸司吏胥補西北面戰卒。

丁亥，賊陷西京。

---

〔1〕原誤作與，上下文均作興，據改。

戊子，遣戶部尚書朱思忠齎細布、鞍轡、酒肉遺賊帥，仍覘虛實。

以李喦懦不能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命前僉議贊成事權適帥僧兵赴征。

是歲，大饑。

（庚子）九年春正月己丑朔，以知門下省事鄭世雲爲西北面都巡察使，賜軍中有功者銀器、絮帛、衣服有差。

丁酉，朱思忠持賊書還，辭極倨傲。

己亥，判事金縝還自義州，啓："賊入西京，臣潛往義、静等州，徵旁縣散民，殺賊所留徒兵百五十，奪其積穀，招集團結，使守義州。"王嘉之，除刑部尚書。

癸卯，刑部尚書金縉、宦者金玄領數百騎趣西京，遇賊三百餘人，斬百餘級。

命御史臺會百官，具兵仗、僕從、鞍馬、芻糧，宿衛毬庭數旬，以擬倉卒避賊之行。又王與公主夜出後苑習騎馬。王（姓）〔性〕不喜騎，非宗廟朝會之事，未嘗出房闥，故怯於跨馬。

甲辰，上將軍李芳實遇賊於鐵化，斬百餘級。

丙午，諸軍次生陽驛，總二萬人。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皴，顛仆甚衆。賊知我軍將進攻，遂殺所擄義、静州及西京人以萬計，積屍如丘。

丁未，我軍進攻西京，步兵先入，躪死者千餘人，賊兵死者亦無慮數千人。賊退屯龍岡、咸從。

乙卯，以安祐爲安州軍民萬戶府都萬戶，李芳實爲上萬戶，金於珍爲副萬戶。

丙辰，卜遷都于太廟，不吉。時修漢陽城闕，人多凍死。

二月己未，安祐等進軍咸從，與賊戰，失利。

以江陽伯李承老爲遂安、谷州等處築城監督使。

戊辰，曲赦。

辛未，政堂文學安震卒。

壬申，我軍又戰于咸從，判開城府事辛富、將軍李堅死之。諸軍力戰，斬二萬級，虜僞元帥沈剌、黃志善，餘賊萬餘退保甑山縣。

癸酉，安祐、李芳實等追賊至古宣州，斬數百級，餘賊三百餘人渡鴨綠江而走。

壬午，都元帥李承慶以疾還。

三月戊子朔，慶千興、安祐、金得培上箋告捷。

乙未，班師。

己酉，紅賊船七十艘來泊西海道豐州碧達浦，又泊西京德島、席島，入鳳州，燒城門。又百餘艘入安岳郡元堂浦，掠錢穀，燒廬舍。我軍與戰數日，死者三十餘人。賊又侵黃州琵琶浦。

壬子，賜李承慶忠勤勁節協（諆）〔謀〕威遠功臣，慶千興盡忠同德協輔功臣，安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中書平章政事，金得培輸忠保節定遠功臣、政堂文學，李芳實推誠協輔功臣、樞密院副使。

甲寅，紅賊寇安州城垣浦。

乙卯，斬黃志善，遣戶部尚書朱思忠如元告平賊，至遼陽，道梗而還。

丙辰，張士誠遣使來聘。

夏四月丁巳朔，紅賊侵黃州鐵和浦，牧使閔珝與戰，斬二十餘級，虜一人，並獲兵仗以獻。

己未，遣李芳實擊紅賊于豐州，斬三十餘級。賊乘舟遁去。

壬申，遣金伯環、權仲和報聘于張士誠。

癸酉，宴群臣，賜李芳實玉帶、玉纓。

甲戌，王出西亭，聞有女哭甚哀，問之，曰："吾兄戰死，母哀毁三日而死，家貧無以葬。"命賜布五十匹。

丙子，禱雨。

倭寇泗州角山。

辛巳，禁酒。

癸未，大饗征北將士。

丙戌，教曰："今玆百姓勞於兵革，困於飢饉，予甚憫焉。而又獄囚久在縲絏，或有冤抑，以傷和氣，其宥二罪以下。"

自二月至是月旱甚，王爲之日一食。

慶尚、全羅道大飢，民多餓死。

五月戊子，順興君安牧卒。

倭寇全羅道會尾、沃溝等處。

己酉，淳化侯琛卒。

倭寇楊廣道平澤、牙州、新平等縣，又焚龍城等

十餘縣，京城戒嚴。以前平章事柳濯爲京畿兵馬都統使，判樞密院事李春富爲東江都兵馬使，我桓祖以判軍器監事爲西江兵馬使，發坊里丁爲軍，又令百官助戰。

辛亥，杞城侯尹莘傑卒。

閏月丙辰朔，倭寇江華，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餘石。有沈夢龍者斬倭十三級，竟死於賊。

癸酉，門下侍郎平章事李承慶卒。

倭焚喬桐縣。

六月丁亥，命百官行三年喪。

以大水宥獄囚。

京城饑。

秋七月乙卯朔，幸白岳，相視遷都之地。白岳在臨津縣北五里。

乙丑，司天臺以天文失序，請徵賢用士，行科舉。

辛未，始營白岳宮闕。先是，欲遷都南京，遣前漢陽尹李安修其城闕，民甚苦之，卜于太廟，不吉。又興是役，時人謂之新京。

遣益山君李公遂、戶部尚書朱思忠、宦者方都赤如元審賊勢，行至湯站，道梗，還渡鴨綠江。王大怒曰："雖死不可還。"固遣之。至瀋陽數月，又不得達而還。

丙子，江浙省李右丞遣張國珍來獻沈香、匹段、玉帶、弓劍，復遣少尹金伯環報聘。

八月丙戌，教曰："四方兵興，用人爲急，其除三

年喪制。”

己丑，王及公主移御昌和寺。

平章事致仕鄭子厚卒。

封尹桓爲漆原侯，柳濯爲高興侯，偰遜爲高昌伯，以安祐參知政事。

冬十月甲申，賜鄭夢周等及第。

十一月辛酉，移御白岳新宫。

（辛丑）十年春正月戊辰，以崔瑩爲西北面都巡察使。

二月辛卯，教曰：“予自踐位以來，畏天愛民，祖訓是式，願治之心，常切于衷。屬時多艱，澤罔下究，干戈迭興，災異屢見。予爲此懼，用道詵言，于胥斯原，蓋將續大命于無窮也。載惟臣庶，奔走服事，勞費實重，豈不知恤。國之大計，不敢不圖，庶事伊始，宜布仁恩。其二罪以下，並皆原免。北征戰亡者，宜加贈恤，仍令悉官其子，無後者贍恤其家。近因兵荒，民不聊生，又遼瀋流民，歸化者衆，並令攸司，優加賑恤。於戲！應天者惟以至誠，愛民者莫如實惠。惟爾臣僚，各盡乃心，以輔台德。”

丁酉，我桓祖以判將作監事爲東北面兵馬使，御史臺上疏以爲：“李桓祖諱東北面人而又本界千戶也，不可使爲鎮守。”王不允，賜宴慰行。宰樞又餞于會賓門。既行，授戶部尚書。

桓祖至北道，未幾，馳報本國人入彼土者，皆順命出來。

甲辰，命李齊賢講《書·無逸篇》。

全羅楊廣道防禦使金鉉捕倭船五艘，殺獲三十餘人。

三月丁巳，王及公主奉太妃至自白岳。

張士誠遣人來獻綵段、玉斝、沉香、弓矢。

淮南省右丞王晟遣使來，獻綵帛、沉香。

倭焚南海縣。

丁丑，興海君裴佺死。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既。

遼陽省總官高家奴遣使來，獻玉斝及犬。

辛卯，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

乙未，門下平章事致仕李謙卒。

丙申，倭寇固城、蔚州、巨濟。

郎將朱彦英奸料物庫副使李中明妻，郎將鄭元奸將軍李元立妻，御史臺劾之，會赦，皆原免。元不悛，御史臺杖殺之。

庚戌，我桓祖薨。訃聞，王悼甚，遣使弔哭，致賻如禮。士大夫咸驚曰："東北面無人矣。"

五月甲寅，以樞密院直學士韓方信爲東北面都兵馬使，前都僉議評理姜仲祥爲慶尚道都巡問鎮邊使。

壬戌，上洛侯金永煦卒。

癸亥，命左承宣李穡講《書·洪範》。

丁卯，禱雨于太廟。

己巳，巷市。

甲戌，都僉議使司啓曰："年凶餓莩甚多，無以賑

活，良人不能自食者，令富人食而役止其身，人有奴婢而不能養，令食之者永以爲奴婢。”王惡其認民爲隸，焚其書。

乙亥，命前密直提學田大有講《書·無逸》。

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二日。

乙未，御史大夫李嶠卒。

秋七月壬子，張士誠遣千戶傅德來聘。戊午，又遣趙伯淵不花來聘。

八月癸巳，王邀僧普印等于內殿，日講《傳燈錄》。

倭焚掠東萊、蔚州，奪其漕船。又寇梁州、金海府、泗州、密城郡。

九月庚申，遣戶部尚書朱思忠如元賀道路復通，表曰：“辰居星拱，服四海萬國之心；雷厲風飛，通九夷八蠻之道。量同覆載，明並恒升。遵聖武規模之張，御以寬而臨以簡；撫世皇聲教所暨，綏斯來而動斯和。故令蠢爾之氓，咸入醺然之化。但恃聖朝之扶佑，何圖強寇之侵陵。藩翰任專，幸得敵王所愾；梯航路梗，末由觀國之光。馬戀主而長鳴，鶴唳天而難聞。兹者馳星華於漠遠，而聖德之惟新。解和渴飢，不知蹈舞。”

癸酉，復置征東省官。

元以韓咬兒等搆亂，四方兵興，遣使來頒赦。

丙子，禿魯江萬戶朴儀叛，殺千戶任自富、金天龍，命刑部尚書金璡往討之。

冬十月戊子，地震。

乙未，金璡請濟師。時我太祖以金吾衛上將軍爲東北面上萬戶，王命往援璡。

太祖以親兵一千五百人赴之，儀已率其黨逃入江界，盡捕誅之。

丁酉，紅賊僞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等十餘萬衆，渡鴨綠江，寇朔州。以樞密院副使李芳實爲西北面都指揮使，遣同知樞密院事李餘慶柵岊嶺。

戊戌，遣鶴城侯諝如元賀正，以道梗不果行。

己亥，集都人修城門。

壬寅，紅賊寇泥城。

癸卯，以參知政事安祐爲上元帥，政堂文學金得培爲都兵馬使，同知樞密院事鄭暉爲東北面都指揮使。

十一月己酉，紅賊屯撫州，李芳實以彼衆我寡，斂兵退，請移順、殷、成三州，陽岩、樹德、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岊嶺柵，從之。

庚戌，廉悌臣罷，以洪彥博爲門下侍中。

安祐、李芳實與指揮使金景磾，各帥麾下兵擊賊于价、延、博等州，連戰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王以祐爲都元帥。

丙辰，賊襲安州，我軍敗績，上將軍李蔭、趙天柱死之。賊獲指揮使金景磾，爲其元帥，移文于我曰："將兵百十萬而東，其速迎降。"

丁巳，令公侯以下出戰馬有差。

己未，以參知政事鄭世雲爲西北面軍容體察使。

庚申，遣前密直提學鄭思道、金玔守岊嶺柵，平章事李公遂屯竹田。

辛酉，我太祖斬賊王元帥以下百餘級，擒一人以獻。

癸亥，以平章事金鏞爲總兵官，前刑部尚書柳淵爲兵馬使。賊以萬餘兵攻岊嶺柵，破之，我軍大潰，安祐、金得培等單騎奔還。

乙丑，賊先鋒至興義驛。

丙寅，王及公主奉太后南狩，渡臨津，次兜率院，從者唯侍中洪彦博、李喦，平章事金鏞、慶千興、柳濯，僕射金逸逢，參政鄭世雲，判樞密院事李春富，簽書金希祖，知樞密院事柳淑、孫登，知奏事元松壽，承宣金績命、洪彦猷、李穡、金達祥，兵部尚書睦仁吉，上將軍金元命，前吏部尚書洪師範，前刑部尚書柳淵，諫議金漢龍，將軍李琳、張伯顔，員外金君鼎，刑部侍郎郭忠秀，正言朴思慎，御史朴太陽，侍御史田祿生而已。王駐駕江岸顧瞻山河，謂松壽、穡曰："如此風景，卿等正宜聯句。"

丁卯，駕發，公主去輦而馬，次婢李氏所騎馬羸弱，見者皆泣下。至焚修院，按廉使安宗源、忠州牧使朴曦來謁，遂次迎曙驛，南京留守崔仁遠、清州牧使金成甲來謁。

戊辰，尚州判官趙縉以兵千四百來，使大將軍金得齊領之。駕至沙平院，開寧監務來獻刷馬百餘匹。駕次廣州，吏民皆登山城，惟州官在。以柳濯爲慶尚

道都巡問兼兵馬使，李春富爲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崔安沼爲楊廣道巡問使。

己巳，駕次慶安驛。以尚書右僕射李成瑞爲楊廣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知門下省事姜碩爲交州江陵道都巡問兼兵馬使，緡及開寧監務皆進秩。

辛未，雨雪，駕次利川縣，御衣濕凍，燎薪自温。是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緣上。又屠炙男女或燔孕婦乳爲食，以恣殘虐。

壬申，駕次陰竹縣，吏民皆逃匿，判閣門事許猷獻米二斗。王以按廉使安宗源、安撫使許綱不能供張，繫頸以來。縣人裴元景言於宰相曰："吾勸留同里十餘户，以待大駕。"宰相嘉之，奏除元景散員，監陰竹務。

乙亥，駕次忠州。

丁丑，將軍洪瑄自請爲遊擊將軍。王嘉之，擢爲南京尹、楊廣道管軍上萬户，以趙希古爲廣州牧使，楊廣道副萬户李之泰代宗源。下綱及宗源于巡軍。

十二月壬辰，王至福州，以鄭世雲爲總兵官，賜教書遣之。

甲午，王射于西樓下。

乙未，幸暎湖樓，遂乘舟遊賞，仍射於湖邊。按廉使享王，觀者如堵。或有反袂興嗟者，或誦讖而嘆曰："忽有一南寇，深入卧牛峰"，又云："'牛大吼，龍離海，淺水弄清波。'古聞其言，今見其驗！"

丙申，以鄭世雲爲中書平章事。

丁酉，鹽州人檢校中郎將金長壽起兵擊賊，殺遊騎一百四十餘人，遣州人崔英起走報行在。以長壽爲上將軍兼萬戶，英起爲西海道安撫使。

丁未，紅賊三百餘騎陷原州，牧使宋光彥死之。賊二十九人又至安邊府，邑人詐降饗之，酒三行，(樸)〔撲〕擊盡殺之。

江華府詐降饗賊，裨將王同僉伏兵盡殺之，賊不敢入境。

高麗史四十

世家卷第四十

恭愍王三

（壬寅）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朔，王在福州賀正。

甲子，安祐、李芳實、黄裳、韓方信、李餘慶、金得培、安遇慶、李龜壽、崔瑩等率兵二十萬屯東郊，總兵官鄭世雲督諸將進圍京城。乙丑昧爽，諸將四面進攻，我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奮擊先登，大破之，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賊徒自相蹈籍，僵尸滿城，斬首凡一十餘萬級，獲元帝玉璽、金寶、金銀銅印、兵仗等物。餘黨破頭潘等一十餘萬遁走，渡鴨綠江而去，賊遂平。

己巳，金鏞矯旨密諭安祐、李芳實、金得培殺總兵官鄭世雲。

庚午，鄭世雲露布至行在，王遣内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

遣參政李仁復收國史秘書。

辛未，將軍睦忠至自軍前，言諸將殺鄭世雲，秘不發。

壬申，頒宥旨于諸將，仍令督赴行在，以安其心。

甲戌，判太醫監事金賢、上將軍洪師禹來，獻諸將論世雲書，王悅，賜賢等金帛。

乙亥，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以李芳實爲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己卯，趙小生誘引納哈出，入寇三撒、忽面之地。元季兵燹，胡虜納哈出據有瀋陽之地，稱行省丞相。

庚辰，宦者高龍普伏誅。

辛巳，東京尹裴天慶來享王，請幸東京。

丁酉，倭焚晉州岳陽縣。

減扈從諸司支給有差。

辛丑，王發福州。

癸卯，駐駕尚州。牧使崔宰供進無缺，不行饋遺，爲左右所短，遂罷之。

甲辰，東北面都指揮使與納哈出累戰敗績，請遣我太祖。

乙巳，安祐還詣行宮，金鏞使門者殺之，遣使分捕李芳實、金得培。萬戶朴椿殺芳實于龍宮縣。

三月丁未朔，搜捕得培于山陽縣，殺之，梟首于尚州，觀者莫不嗟悼。下教曰："國家不幸，遭罹寇難，播遷南土。惟予小子，否德所召，亦惟將帥，用

軍無律，不克禦侮故也。方懷嘗膽之憂，始寢敗軍之罰。乃命門下平章事、商議會議都監事、鷹揚軍上將軍鄭世雲爲總兵官，賜之節鉞，代予行事。繼降敕書，宣示所以委任之意，大將小將，並聽約束，俾無敢違。果賴祖宗之靈，啓迪於上，忠志之士，奔走於下，四面合攻，盡殲其衆。方俟凱旋，疇賞報功，不期祐等恃功驕恣，構釁世雲，不畏大法，以快一朝之憤。總兵官代予行事，而居下者敢擅殺之，是不有我也。陵上干犯，罪孰大焉？顧惟祐等爲國爪牙，血戰數年，頗著勞效，而一念之謬，前功盡棄，予實悼焉。雖然，破賊之功，一時之所或有；無君之罪，萬世之所不容。輕重灼然，有不相掩者。釋此不誅，何以示後？故命有司將都元帥安祐、元帥得培、芳實、閔渙、金琳等，明正典刑。尚念舊勞，罪不及孥。所管大小官吏，具令有司，量功敘用。其黨惡背功，手害世雲郎將鄭贇，在逃不宥外，其餘知情不首者，悉皆原免，布告中外，咸使聽知。惟爾士衆，務盡乃心，無越爾職，以保終始。"

遣平章事李公遂、參政黃裳、樞密院使金希祖守京城。

丁巳，命諸司分司京城。時京城宫闕無遺，閭巷爲墟，白骨成丘。

己未，黑山島人獻倭俘。

辛酉，赦，大酺于行宫，勞赴征將士。

甲子，地震。

改官制。

李嵓乞辭，以柳濯爲左政丞。

乙亥，前史館編修官李韌上書陳時務十條，王嘉之。

夏四月丙子朔，遼陽行省同知高家奴邀擊紅賊餘衆，斬四千餘級，擒其魁破頭潘，遣使來報。

丙戌，朔方道都指揮使擊女真獻捷。

丁亥，王閱射於西門，觀雜戲，賜布五十匹。

庚寅，發龍門倉穀一萬石，賑貸京畿飢民。

乙未，王射於南樓，令近臣擊毬以觀。

丙申，地震。

以密直副使李龜壽爲全羅道鎮邊使，典理判書崔瑩爲楊廣道鎮邊使，我太祖以上護軍爲東北面兵馬使。

五月丁巳，元遣太子詹事院僉同奇田龍賜王衣酒。

乙丑，遼陽省平章高家奴遣使來請兵。

六月丙子，以同知密直司事安遇慶爲西北面都兵馬使。

戊寅，遣判三司事金逸逢如元獻方物。

辛巳，彗見，長尺許，凡三日。

丙申，監察司上言："竊聞乘輿欲幸水原，營宫闕。水原陜隘濱海，倭寇可虞，首降紅賊，人心難保。清州已備巡幸，且居三道之衝，便於轉餉，賊不能近。願姑駐駕清州，徐俟農隙，擇京城近地，以爲移御之所。今農務方殷，豈可用經亂之民，以興工役？"下都僉議司議之。

遣典法判書李子松如元告平紅賊，獻所獲玉璽二、金寶一、金銀銅印二十餘及金銀牌。

監察大夫金續命辭，不允。

秋七月，納哈出領兵數萬，與卓都卿、趙小生等屯于洪原之韃靼洞，遣哈剌萬戶那延帖木兒、同僉伯顔甫下指揮率兵千餘爲先鋒。

太祖遇於德山洞院平，擊走之，踰咸關、車踰二嶺，幾殲，委棄鎧仗，不可勝數。是日，太祖退屯荅相谷，納哈出怒，移屯德山洞。太祖乘夜襲擊敗之。納哈出退還韃靼洞，太祖屯舍音洞。太祖遣斥候至車踰嶺，賊登山樵蘇甚衆，候卒以白，太祖曰："兵法當先攻弱。"遂令擒斬殆盡。自以精騎六百繼之，踰車踰嶺，至嶺下，賊乃覺，欲逆戰。太祖率十餘騎衝賊，射殪其裨將一人。初，太祖至，問諸將累敗狀，諸將曰："每戰酣，賊將一人鐵鎧飾以朱旄尾，揮槊突進，衆披靡無敢敵者。"太祖物色其人，獨當之，陽北走，其人果奮前，注槊甚急。太祖翻身著馬韂，賊將失中，隨槊而倒，太祖即據鞍射，又殪之。於是，賊狼狽奔北，太祖追擊至賊屯，日暮乃還。

納哈出之妻謂納哈出曰："公周行天下久，復有如此將軍乎？宜避而速歸。"納哈出不從。納哈出之妹在軍中，見太祖神武，心悦之，亦曰："斯人也，天下無雙。"後數日，太祖踰咸關嶺，直至韃靼洞。納哈出置陣相當，率十餘騎出陣前。太祖亦率十餘騎出陣前相當。納哈出紿曰："我之來本追沙劉、關先生、潘誠等

耳，非爲侵犯貴境也。今吾累敗，喪卒萬餘，亡裨將數人，勢甚窮蹙，乞罷戰，惟命是從。”時賊兵勢甚盛，太祖知其詐，欲令降之。有一將立納哈出之傍，太祖射之，應弦而倒。又射納哈出之馬而斃，改乘又斃之。於是，大戰良久，互有勝負。太祖迫逐納哈出，納哈出急曰：“李萬戶也，兩將何必相迫。”乃回騎。太祖又射其馬，斃之。有麾下士下馬以授納哈出，遂得免。

日且暮，太祖麾軍以退，自爲殿。嶺路盤紆數層，宦者李波羅實在最下層，急呼曰：“令公救人，令公救人。”太祖在上層視之，有二銀甲賊將逐波羅實，注槊垂及。太祖回馬射二將，皆斃之，即連斃二十餘人，於是更回兵擊走之。有一賊逐太祖，舉槊欲刺，太祖忽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即還騎。又一賊進，當太祖而射之，太祖即於馬上起立，矢出胯下，太祖乃躍馬射之，中其膝。又於川中遇一賊將，其人甲胄護項，面甲又别作頤甲，以便開口，周護甚固，無隙可射。太祖故射其馬，馬作氣奮躍，賊力引轡，口乃開，太祖射中其口。三人既斃，賊大奔。太祖以鐵騎蹂之，賊自相蹈籍，殺獲甚多。還屯定州，留數日，休士卒。先設伏要衝，乃分三軍，左軍由城串，右軍由都連浦，自將中軍當松原，與納哈出遇於咸興平。

太祖單騎鼓勇，突進試賊，賊驍將三人並馳直前。太祖陽北走，引其轡，策其馬，爲駛馬狀，三將争追逼之。太祖忽跋馬右出，三將未能控而前，太祖從後

射之，皆應弦而倒。轉戰引至要衝，左右伏俱發合擊，大破之。納哈出知不可敵，收散卒遁去，獲銀牌、銅印等物以獻，其餘所獲，不可勝數，於是東北鄙悉平。桓祖嘗入朝元，道過納哈出，稱道太祖之才。至是，納哈出敗歸曰："李桓祖諱緜日言我有才子，果不誣矣。"後納哈出遣人通好獻馬于王，且遺鞞鼓一、良馬一于太祖，以致禮意，蓋心服之也。

庚戌，張士誠遣使來，獻沉香佛、玉香爐、玉香合、綵段、書軸等物。

西北面兵馬使報紅賊將復入寇。

女真達魯花赤所音山、總管不花殺趙小生、卓都卿及家口麾下五十餘人。

八月庚辰夜，王微行出西門習騎馬。壬午夜，亦如之。

乙酉，王發尚州。

丁亥，幸俗離寺，取觀通度寺所藏佛骨、設利、袈裟。

戊子，駕次元岩驛，大雨，扈從諸司帳幕漂流，或有死者。

庚寅，駕指沃州，以水漲，取間道，次報令縣，命旁郡造舟十艘。

辛卯，駕次懷仁。

壬辰，駕至清州。初幸尚州，許扈從臣僚僑寓人家，令其主勿避，亂其妻妾子女者頗多，至是清州人皆挈家避之。

甲午，以判開城府事李仁任爲西北面都指揮使，又遣使于遼陽省，體探紅賊。

乙未，元以滅紅賊之功，遣集賢院侍讀學士忻都賜王衣酒，兼諭與高家奴挾攻蓋、海州紅賊餘黨。

丙申，以判衛尉寺事金蘭爲西北面兵馬使，判典客寺事池龍壽、判衛尉寺事鄭文祐知兵馬事，遣使調兵于慶尚、楊廣、全羅、江陵、朔方、交州道，凡四萬餘卒。

留都監察司上疏曰："京都近經兵火，人民離散，里閭空虛，其還者亦因訛言，隨合隨散。蓋以分司官淹留不來，而諸道貢賦，又不輸京，由是人無所繫，狐疑未定，日就殘弊。乞貢賦依舊悉輸京都，扈從百司，定額侍衛，餘悉赴都。祭祀，國之大事，而堂後禮儀司主之。今堂後尚不來，亦宜遣還。史庫所藏實錄史藁，僅有三樻十餘笥，置之文廟，恐至遺失，宜令史官曝曬以藏。又令直宿。"

判密直司事宋卿罷。

贈忻都金帶、綵衣、苧麻、纖布，不受。

耽羅牧胡古禿不花、石迭里必思等以星主高福壽叛。

己酉，命政堂文學韓方信往江華修龍藏寺，將欲移御也。

以楊廣道巡問鎮邊使崔瑩爲都巡問使，判宗簿寺事金鋐爲全羅道沿海巡訪兼漕轉使。

庚戌，以左政丞柳濯爲西北面紅賊防禦諸軍都統

使，密直使李珣爲都兵馬使，金漢貴爲東京道，許綱爲安東道，金瑱爲尚州道，李之泰爲晉州道，成元揆爲全州道，林堅味[1]爲羅州道，金桂生爲南京廣州道，朴椿爲清州水原道，柳繼祖爲公州道，張熙載爲忠州道，金長壽爲交州道，金庾爲江陵道兵馬使。時有紅賊聲息，又帝有挾攻之命，故有是舉。未幾，聞賊潰，乃止。

監察司論丹陽公�、前典理判書印安、前大護軍金瑞光、親禦軍護軍洪義、前都官侍郎閔玹、前護軍李乙柔、淮陽府使康元祐降于紅賊之罪，錮其子孫。

命僉議評理李仁復詣開泰寺太祖真殿，卜遷都江華，不吉，乃止。

甲寅，以政堂文學韓方信爲西海道都巡察使。

辛酉，遣僉議商議姜之衍如元賀正，典理判書李瑞龍賀千秋節。幸北亭拜表，遂登拱北樓，命文臣和板上詩韻。

甲子，設星變消災道場于內殿。

冬十月壬申朔，李穡上箋辭，不允。

癸酉夜，王微行習馳馬於路，人有不知而犯蹕者。甲戌，亦如之。

乙亥，留都宰樞啓“紅賊後，史庫破敗，實錄散在露地，宜遣史官收貯”，從之。

戊寅，地震。

---

〔1〕原作咮，上下文均作味，據改。

以楊廣道按廉邑從行在，權置察訪別監代其務。

辛巳，地震。

丙戌，以災異，命百官及守令奏陳時政得失、民間利害。

庚寅，命停八關、冬至賀。

賜朴實等及第。

癸巳，以李瑞龍、丁贇爲密直副使。

濟州請隸于元，元以副樞文阿但不花爲耽羅萬戶，殺萬戶朴都孫。

甲午，留都宰樞以紅賊聲息，請移太廟神主及先王真。

京城懲前日之變，避入江華者十四五。

十一月甲寅，地震。

戊午，命放各處戍卒。

庚申夜，王雜於徼巡，習騎馬。

十二月癸酉，王聞元立德興君塔思帖木兒爲國王，疑朝臣有貳，遣吏部尚書洪師範爲西北面體覆使，審察情僞。

丙子，以成俊德爲濟州牧使。

癸未，以壽春君李壽山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定女真疆域。

癸巳，以密直副使柳芳桂爲文阿但不花接伴使，往勞于濟州。

遣贊成事柳仁雨如元賀聖節，僉議評理黃順謝賜衣酒。

高家奴遣使來獻羊四頭，且請處女，以前中郎將金光徹女送之。

辛丑，以崔宰爲星山君。

（癸卯）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在清州。

遣三司右使李仁復詣開泰寺太祖真殿，卜還都，吉。

癸卯，命贊成事金鏞往慰僉同奇田龍母，賜土田。

乙巳，選李蒙古大女，賜布一千五百匹，粧送于元，官其伯叔兄弟。

丁未，王召兩府及耆老議還都，皆曰："松都，宗廟所在，國家根本，宜速還駕，以慰民望。"書雲觀以陰陽拘忌奏："宜先駐駕城南興王寺，俟修康安殿。"從之。

二月乙亥，駕發清州，次鎮州，命禁中外迎駕綵棚、宴享。

丙子，次竹州，謁太祖真于奉業寺。

庚辰，地震。

辛巳，駕次峰城縣，留都宰樞奉迎于臨津。壬午，百官班迎通濟院。癸未，駕次興王寺。

甲申，百官賀還都，留都宰樞上壽，王謂宰樞曰："不圖今日得還京城，此皆卿等之功也。"極歡而罷，以僉議評理李仁任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

乙酉，宴群臣於行宮。

癸巳，以贊成事金鏞提調巡軍。

判事李績妻與僧通，杖僧一百七，績妻七十七。

三月壬寅，地震。

遣贊成事李公遂、密直提學許綱如元，進陳情表曰："御下之方，要使言而無隱；事上之義，苟有懷則必陳。惟其氣合而意孚，是以德隆而業廣。稽振古而若此，矧明時而何疑？敢將無已之求，庸瀆蓋高之聽。臣降才譾薄，識事迂踈。千載風雲，早承恩於盛旦；一區山海，甘席寵於餘生。顧報效之無從，惟職貢之是謹。豈意遭罹寇賊，俄而隔絶朝廷。前平壤之蔓延，後開城之發及。每交鋒而示弱，固非多算之所爲；不旋踵而合攻，竟使隻輪之無返。其不避南遷之困，蓋欲寬東顧之憂。果聞天聽，獲瞻星使，冒恩已極，揆分何堪。況兹尺寸之微勞，何與鼎鍾之顯刻？然遠人之敵愾，其可取者或存；在昭代之報功，雖至微而必錄。撫躬踧踖，俟命屏營。伏望皇帝陛下，敦字小之仁，擴包荒之量，回九重之獨斷，察萬里之孤忠。渙發德音，播之多方之口；丕視功載，編之太史之書。不寧耀今，于以示後。則臣謹當勸歌七德，移箕封按堵之風；祝壽萬年，奉舜殿垂衣之化。"又賀平海蓋賊表曰："大人之造，基緒彌隆；妖寇之平，寰區共慶。皇帝陛下仁敦及物，德洽好生。干羽兩階，謂昏迷之可格；耕桑萬里，欲黎庶之載安。誅討不加，猖狂未已。長驅而直抵箕壤，再聚而復污松京。自念爲寄維藩，不可遺君以賊。發軍盡口，與士同心。果仗皇靈，累殲醜類。何枝黨之餘喘，尚海蓋之爲栖。聽帥指而往從，助兵威而耀示。姦萌銷沮，殘蘖降投。時升泰

平，聖化既敷於率土；境絶陵侮，洪恩偏及於小邦。臣敢不恪修朝聘之儀，益貢康寧之祝?”

乙巳，命收瘞暴骸，廪埋者日三食，五日給布一匹。

己酉，倭國歸我被擄人三十餘口。

辛亥，王遊賞興王寺北松嶺。

甲寅，三司右使金光載卒。

庚申，親設華嚴三昧懺道場于時御宮。

閏月辛未朔夜五鼓，金鏞密遣其黨五十餘人犯行宮，宿衛皆奔竄，殺宦者安都赤及僉議評理王梓、判典校寺事金漢龍，又殺右政丞洪彦博于其第。密直使崔瑩、副使禹磾、知都僉議安遇慶、上護軍金長壽等，自京城帥兵詣行宮擊賊，平之。長壽死之。亂定，王入御康得龍家，令百官宿衛徼巡。

命李仁復、丁贇、禹磾、洪善福鞫賊于巡軍。

壬午，以判密直司事李珣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出鎮長巖。

乙酉，錄興王討賊功，以三司右使李成瑞，知都僉議安遇慶，密直使崔瑩，密直副使禹磾、韓暉，開城尹梁伯益，典理判書吴仁澤、版圖判書金漢真，文睿府司尹金湑，右副代言柳繼祖，上護軍楊伯淵、金庾，判小府寺事金之瑞，判典醫寺事李春英，司宰令李芬，護軍李龍吉爲一等功臣；版圖判書崔龍雨，典工判書李陽，大護軍權禧、李得霖，典客令全甫，版圖總郎文天起、朴良吉，親從護軍李松，三司副使孔

帖木兒，通禮門副使趙臣佐，護軍崔潭，中郎將金安壽爲二等功臣。

扶侍避難功，以瑞寧君柳淑，判典校寺事成士達，左代言金達祥，鷹揚軍上護軍朴椿，宦者延城府院君金玄，上護軍李剛達爲一等功臣；禮儀總郎柳實，司宰副令崔忠輔，典校寺丞金文鉉，中郎將金萬爲二等功臣。

建議集兵定難功，以左政丞柳濯爲一等功臣。又錄辛丑扈從功，以卒右政丞洪彦博，贈政丞鄭世雲，鐵城府院君李嵒，判三司事金逸逢，唐城府院君洪元哲，贊成事商議慶千興、黄裳，瑞寧君柳淑，奉化府院君鄭松壽，漢陽府院君朴有文，泗城君睦仁吉，前密直副使許猷，版圖判書金漢真，肅雍府左司尹宋仁績，前安東都護府使洪彦猷，判典校寺事成士達，文睿府右司尹張得安，判司僕寺事車安道，知申事元松壽，右代言李穡，左代言金達祥，前鷹揚軍上護軍洪師禹，前判司僕寺事朴元澤，檢校評理金桂，前上護軍許瑞，判司僕寺事李良，判典醫寺事李春榮，前判小府寺事黄大都，檢校評理李難守、李天暉、徐俊、玄之妙、金生麗、鄭之信、金勇麗、李絢，監察執義李成林，前大護軍馬天麟、李華，宗簿令金廣，前衛尉尹俞伯，前典客令楊贇，司僕正尹松，典醫副令金君鼎，通禮門副使趙臣佐，前典客副令南大剛，前軍器監金元世，護軍李邦英、玄臣祐，前護軍金天佐、金良壽、朴英祐、李乙卿、禹連、金仁雨、李光祐，

典農副正孫廉，司僕副正孫元、劉信，檢校上護軍朴資、申之善、張成吉、崔伯顔，故親從護軍金承德，中郎將金龍、崔公、朴石連，宦者延城府院君金玄，寧原府院君申小鳳，晉原府院君金壽萬，上護軍李剛達，判内府寺事尹忠佐，大護軍尹祥爲一等功臣；密直副使柳淵，前開城尹洪師範、朴元鏡，監察大夫金續命，前版圖判書金元命，肅雍府右司尹金忠信，前判衛尉寺事張天志，判典客寺事張伯顔，前上護軍慶補，檢校評理洪深、宋璟，故典校寺事金漢龍，故軍器監金敦民，前司議朴太陽，前大護軍金阿赤、朴普安，大護軍羅光滿、金立堅，三司右尹金光乙，軍器監金光乙，前司宰令金暉，典理總郎田祿生，典法總郎權鑄，禮儀總郎柳實，親從護軍金世德，三司副使朴璘，前護軍趙君玉，前水原府使金興祖，前典農副正鄭世文，前護軍金斯革、康福龍、奉仁輔，護軍裴吉、李逢雨、薛松，典醫副正禹顯，軍簿正郎朴思慎，考功正郎洪師瑗，檢校上護軍宋忠、金貴萬、朴守英、金古都不花，中郎將金天老、吴守、李存敬、趙成、朴伯顔、李石丑斯、林祐、羅元，郎將李遷、張龍、劉德爲二等功臣。

錄僉兵輔佐功，以左政丞柳濯，三司右使李成瑞，僉議評理李春富，知密直司事李龜壽，前判典農寺事全以道，大護軍林堅味爲一等功臣；判軍器監事尹海，前大護軍睦忠，典法總郎柳冲爲二等功臣。

又錄收復京城功，以贊成事商議黄裳，政堂文學

韓方信，知都僉議安遇慶，判密直司事李珣，密直使崔瑩，知密直司事李龜壽，密直副使禹磾、柳淵、韓暉，前密直副使許猷，開城尹梁伯益，僉議評理李仁任，典理判書吴仁澤、金貴，禮儀判書洪瑄，典工判書趙希古，版圖判書金漢真，前版圖判書金元命，前典工判書金漢貴，前判閤門事金得齊，左常侍金鋐，判司宰寺事權長壽，判内府寺事邊安烈，判宗簿寺事李太祖諱，左代言柳繼祖，鷹揚軍上護軍朴椿，前鷹揚軍上護軍洪師禹，判宗簿寺事池龍壽，判司僕寺事朴元澤，前上護軍慶補，判司宰寺事金之瑞，大護軍林堅味、羅光滿、趙思敏、睦忠，前大護軍李元琳、金良劍、金阿赤、正尹魯哲，典客令全甫，護軍金世堅、康永、張龍、吴六和，前護軍劉富、曹金剛，親從護軍金世德，版圖總郎朴良吉，典工正郎河乙沚，前知文州事朴仁桂，中郎將朴允清，宦者延城府院君金玄，温陽府院君方節爲一等功臣；延安君宋卿，前密直副使金光祚，軍簿判書尹陟，判書雲觀事禹吉生，判典客寺事張伯顔，衛尉尹廉興邦，廣州牧使宋良遇，漢陽尹崔安沼，安邊府使李昉，前判内府寺事閔珝，前判典農寺事全以道，上護軍金庾，判内府寺事李善，前安州牧使鄭文祐，前判繕工寺事林完，前判典醫寺事石抹天英，大護軍辛廉、李用藏、李得霖，前大護軍李華、馬天麟、金光富、許瑞、邊光秀，前典儀令金光雨，海州牧使金桂生，小府尹李廣大，安邊府使金彦龍，判典醫寺事崔英氣，内府令李元桂，前軍器

監韓邦彦，小府尹金長柱，護軍趙仁璧、金允精，前宗簿副令康元甫，都官正郎柳珣，尚州判官崔仲清，中郎將辛之奕、尹善，典儀注簿張夏，知咸州事朴仁葳，前護軍韓仲明、趙君玉、金斯革，軍器少監李芳年，護軍洪久佐，典理總郎河源，前成均司藝金銖，書雲副正鄭居吉，寢園令李子修，中郎將趙平、李子芬，前奉車令都千遇爲二等功臣。

一等圖形壁上，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壻一人拜八品。驅史五人，真拜把領七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一百結，奴婢一十口。二等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壻一人拜八品。驅史三人，真拜把領五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五十結，奴婢五口。

癸巳，以廉悌臣爲右政丞，柳濯爲左政丞，崔瑩爲盡忠奮義佐命功臣、判密直司事，禹磾爲宣力保協功臣、密直副使，韓暉爲推誠翊戴功臣、密直副使，吴仁澤爲端誠亮節功臣、典理判書，楊伯淵爲推誠翊衛功臣、開城尹，金漢真爲純誠保節功臣、版圖判書。

流金鏞于密城郡。

乙未，以興王之變，不能捍衛，流護軍安吉成、郎將池升景、元大有于外。

夏四月庚子朔，祈雨于毬庭。

丙午，教曰："近因師旅，民不安業。大小朝官，避難在外，侵奪土田，剥民自利，民生益艱。其令督

赴京師。"

壬子，張士誠遣使賀平紅賊，獻彩段及羊、孔雀，王以孔雀賜前侍中李嵓。

甲寅，遣密直商議洪淳、同知密直司事李壽林如元，呈百官耆老書于御史臺，曰："平輕重者惟衡，辨邪正者惟鑑。天下之枉直是非，孰不取正於憲臺之衡鑑乎？伏念小邦，賊平通路之後，獻捷、賀正、謝恩、賀聖節等使相繼，而未有一人東還者。而又春盡而朔不頒，赦出而使不至，此必朝廷內讒人而外小邦也。小邦果何罪哉？爰自太祖皇帝以來，先王所立之功，藏在盟府。今王自就國以來，朝聘之禮，不懈益虔。適遇紅賊成功者再，具已申於中書省矣。儻有過誤，累蒙恩赦，不知讒言何所構而輒有異議，朝廷何所信而乃用讒言。有功而反傷於讒，無功而反冒其寵，四方聞之，得無議乎？'讒人罔極，交亂四方'，詩人之所戒，'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所美。伏望照以至明，權以至平，旌我王之功，正讒人之罪，天下所望於憲司者益光矣。"

又呈書中書省曰："勢窮則情不可掩，情迫則言不可飾，所以顛倒之言，徑至於至嚴之前也。小邦爰自太祖、世祖以來，世爲藩翰，親則甥舅，字小之恩，事大之禮，有加無已。逮今我王，尤荷寵眷，圖報之誠，曷嘗少懈。邇者紅賊犯上都，污穢宮闕，攻破遼省，焚蕩郡邑，山東之賊，航海而來，與之相合，勢甚猖獗。己亥之春，小邦賤价，賀正而回，盡爲所害。

至其年冬，來寇平壤，隨即殄滅。至辛丑冬，沙劉、關先生等十餘萬衆，又復奄至，誘以空城，卒以擒獲。蓋、海餘黨，不敢復肆，小邦有力焉。四方賊起，十有餘年，尚有未盡平者。東方之寇，四五年間，便致廓清，天子無東顧之憂，朝廷無遠討之勞，我王之功，未必在諸將之下也。然當道梗，捷奏未即上達，小邦群不逞之在都者，因而欲濟其私，倡爲虚辭，眩惑朝廷。而小邦之獻捷賀正之人不還，頒朔赦詔之使不至，一國臣民，且疑且懼。伏惟中書總百揆，撫四夷，察之以明，鎮之以静，豈惟聽不逞之徒，反吠其主之言乎？國既有君，而又求君，此必朝廷所深嫉而誅絶者也。萬一有過，朝廷决不與妖賊等視，賊尚見宥，且爲大官，况我王之有功無過者乎？我王小心謹慎，畏天之威，德罔有缺，民懷其德。是以紅賊之逼，倭寇之侵，每戰每克，不辱釐東之命。若（被）〔彼〕不逞之徒，得行奸計，是朝廷自撤其藩籬，而奪我父母也。且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與彼不逞之徒，論辨曲直，聒於朝廷之聽，豈不紛紛然乎？伏望燮理之暇，敷奏之餘，曲爲我王論功行賞，以慰遠人之望。取彼凶徒，迸諸四裔，使天下咸知朝廷報功去讒之義，豈不美哉？”

又呈詹事院曰：“平常之言，其事或誣，窘急之言，其事必直。竊見我王，嘗以世子入侍天庭，陪書端本堂，尤荷睿眷。其襲爵賜環之命，出自宸衷，亦莫非皇太子殿下（卯）〔卵〕翼之恩。今王不幸爲讒

邪所構，事迫而勢窮矣，不訴於諸執事而何哉？我王襲位以來，小心謹慎，民附士悅。頃值紅賊，出奇制勝，屢獲軍功。然以道梗，未即獻捷，不意讒人，眩惑朝廷，以致異議，一國老幼，罔不痛心。竊伏惟念有功而必賞，去邪而勿疑，天下古今之通義也。我王既勤職守，又立戰功，雖有大過，猶當見宥，况累經恩赦乎？且我王非幼而昧於事，非耄而倦於政，不知讒人何所籍而飾其辭乎？伏望參贊之餘，煩爲我王旌獲賊之功，雪遇讒之恥，公道幸甚。”

丁巳，廉悌臣罷，以柳濯爲右政丞，李公遂爲左政丞。

己未，倭船二百十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爲倭賊防禦使。

金鏞伏誅。

倭寇守安縣。

丙寅，太白晝見經天二日。

五月庚午，教曰：“予自襲位以來，畏天愛民，罔敢或怠。理與意乖，內難屢作，外寇再侵，深惟厥咎，實在眇躬。幸賴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之靈，聖善保佑之恩，忠臣義士之助，用克制變，以至今日。矧當還都之初，天不悔禍，星芒示警，旱魃爲災，宜先責己，以惠于民。於戲！惟爾中外大小臣僚，尚克相余，務求實效，毋事虛文，用底中興之理。”

丙子，罷百官徼巡。

丁丑，以旱禁酒。

丁亥，還安九室神主于太廟，復配享功臣。

王聞元使李家奴齎遞位詔來，遣密直副使禹磾爲接伴使，令沮之曰："近有奸人詐稱使臣謀亂者，故本國使我來迓，敢請使事。"

以知密直司事丁贊爲西北面都安撫使，閲各領諸司兵，以備南幸。時軍功政數下，王督臺省署告身於闕下，群小得志，揚言曰："臺省多不署吾輩告身，今署乎否？不署，則將率若曹赴征矣。"

壬辰，譯語李得春還自元，言："帝以德興君爲國王，奇三寶奴爲元子，發遼陽兵以送。"得春嘗從姜之衍如元，德興君僞授護軍。王引見，問何官，得春以實對，王即除大護軍，曰："汝若一心輔我，宰相非難，否則禍必速矣。"群臣會議曰："上即位以來，至誠事大，再殲勍敵，勤勞既著。賊臣濡誣瞞朝廷，構釁遞位，又欲使本國區別軍民，運粮出兵。已遣洪淳具由呈省，姑發兵拒守，以俟明降。"王未敢如何，乃以慶千興爲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安遇慶爲都指揮使，屯義州，李龜壽爲都巡察使，屯麟州，李珣爲都體察使，屯泥城，洪瑄爲都兵馬使，屯静州，禹磾、朴椿爲都兵馬使，分屯江界、秃魯江等處，典工判書池龍壽爲巡撫使，屯龍州，以備西北，皆受都元帥節度。命李仁任爲平壤尹，以調兵食，都安撫使丁贊與韓暉將遊兵，往來諸營之間，以察軍情動静。以韓方信爲東北面都指揮使、金貴爲都兵馬使，屯和州，以備東北。

癸巳，李公遂罷，以柳濯爲左侍中。

甲午，以全普門爲慶尚道都巡問使，全以道爲安東道兵馬使，安克仁爲東京道兵馬使，柳濡爲尚州道兵馬使，林堅味爲晉州道兵馬使，安楫爲全州道兵馬使，成元揆爲羅州道兵馬使，金漢貴爲廣州道兵馬使，張天志爲富平水原道兵馬使，權禧爲洪州道兵馬使，趙思敏爲公州道兵馬使，成元完爲清州道兵馬使，玉天柱爲忠州道兵馬使，權長壽爲交州道兵馬使調兵。

乙未，流密直商議金希祖于順天。

丙申，以密直副使朱思忠爲德興君內應，殺之。思忠謇直，累建功，初下獄，大言曰："我本無罪，二三執政無功驟貴，逼人如此。"及死，人惜之。

六月己亥，以版圖判書金湑、開城尹楊伯顔爲棘城防禦使。

辛丑，李家奴入境，執其從者問廢立之故。

戊申，耽羅萬戶文阿但不花遣弟仁富獻羊馬。

諸州兵屯東郊，壬戌夜五鼓，平澤縣人於良大等憚於征役，脅衆謀亂，突入城門，天明自潰，追捕斬其魁八人。

遣使盡誅金鏞黨于流所。

甲子，太白晝見二日。

秋七月甲戌，李家奴來，百官陳兵迎於宣義門外。丙子，贈家奴及副各金帶二腰、鞍馬二匹、衣二襲、苧麻布十匹，又以布分賜傔從。宰樞宴家奴于行省，以百官耆老上中書省書，就付家奴，曰："吾雖不能達

於皇帝、皇太子，可達中書省。”其書曰：“世祖皇帝嘉我忠敬王先天下朝覲之功，釐降帝女于忠烈王，且許不革國俗，以至于今。德興君塔思帖木兒，是忠宣王出宮人嫁白文舉所産者也，而奸臣崔濡誣告朝廷，奪我王位，至煩天兵，其於世爲甥舅之意何哉？伏望敷奏天聰，執塔思帖木兒、崔濡等，歸之小邦，以快國人之憤。”

戊寅，李家奴還，百官會宣義門外，陳兵以送。

辛卯，王聞征北軍多餓死，爲之減膳。

八月己亥，央土萬戶全景來投。

戊申，以李仁復爲西北面都察軍容使。

冬十一月壬申，錄己亥擊走紅賊功，以守僉議侍中慶千興，贊成事宋卿、安遇慶，前贊成事李成瑞，判開城府事李珣，三司左使禹磾，前評理睦仁吉，前知都僉議柳方啓，密直使金光祚，知密直司事池龍壽，檢校密直副使趙暾，版圖判書許子麟、辛珣，典法判書柳繼祖、金先致，前典法判書崔準，典工判書李善，護軍金斗達，前護軍趙璘，判事張臣輔、皇甫琳，上護軍魯哲，前上護軍金孫，司僕正王伯等爲一等功臣；僉議評理韓暉，密直副使邊安烈，密直商議趙希古，前密直副使金蘭，開城尹金漢真、朴元，版圖判書羅世，禮儀判書李守、張必禮，判典儀寺事崔公哲，前上護軍睦忠、康永，判事金良劍、李元桂、金千年、王福命、金蔕、金珍、金長柱、王普門、金光富，大護軍方天奉、朴修敬，前大護軍王安德、孔仁貴、宋

希玉、高如意，前司宰令張之寶，書雲正張補之，前司宰令尹有麟，宗簿令金於巨，江華府使吳漢臣，宗簿副令李益，前內府副令俞之哲，小府少尹韓仲寶，前護軍高世、元奇、金于魯不花，中郎將李貴榮，宦者府院君金玄、方節等爲二等功臣。

一等圖形壁上，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壻一人拜八品。驅史五人，真拜把領七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一百結，奴婢一十口。二等父母妻超三等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壻一人拜八品。驅史三人，真拜把領五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五十結，奴婢五口。

錄僉兵濟師功，以西北面都巡問使李仁任、安州牧使李金剛、定州牧使林熙載、順州府使曹敏修等爲二等功臣。父母妻封爵，官其子一人七品，若無子，則甥姪女壻一人拜八品。驅史三人，真拜把領五人，許初入仕子孫，蔭職敘用，賜田五十結，奴婢五口。

十二月，德興君屯遼東，侯騎屢到鴨綠江，朝野震懼。

（甲辰）十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崔濡以元兵一萬，奉德興君渡鴨綠江，圍義州，都指揮使安遇慶七戰却之。復出與戰，都兵馬使洪瑄被擒，我軍敗績，走保安州。濡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爲都巡慰使，將精兵急趣安州，節度諸軍。又命我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都體察使李珣、都兵馬使禹磾、朴椿引

軍來會，我軍復振。

以羅世代洪瑄。

乙亥，以廉悌臣領都僉議，洪彦猷、金元命爲密直副使。

丁丑，以平昌縣令裴仲連貪殘不法，籍其家。

以黄裳爲東北面都巡討使。

庚辰，以贊成事宋卿知密直司事，金續命爲西北面體覆使。

女真三善、三介等寇忽面、三撒，王命交州道兵馬使成士達發精騎五百往擊之。賊陷咸州，守將全以道、李熙棄軍走還。都指揮使韓方信、兵馬使金貴進兵和州，亦潰，退保鐵關。和州以北皆没。

壬午，大護軍金斗體覆西北而還。時軍卒寒餓，著蓑自温，斗米换馬，道殣相繼，亡卒行乞滿路，形容羸瘁。而用事之臣，壅蔽不聞，是以體覆之使，雖相望於道，軍中虚實，王竟莫之知。

癸未，我軍行至定州，賊已屯隨州之㺚[1]川。我軍擊敗之，賊遂焚營渡江而走。

丙戌，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興遣人告捷。王喜，遣使賜千興酒，布告諸道。

己丑，東寧路萬户朴伯也大入寇延州，崔瑩擊却之。

辛卯，以金光祚爲東北面都巡慰使。

---

〔1〕同獺。

二月乙未朔，我太祖自西北面引軍至鐵關，與韓方信、金貴三面進攻三善等，大敗之，悉復和、咸等州。

丙申，以金逸逢領都僉議，慶千興爲左侍中，我太祖爲密直副使，賜端誠亮節翊戴功臣之號，權長壽、趙希古爲密直副使。

丁酉，賜韓方信彩段，我太祖及金貴金帶。

戊戌，西北面都元帥慶千興，都巡慰使崔瑩、安遇慶、李珣、禹磾、李龜壽、池龍壽、朴椿、洪師禹等凱還。王命有司郊迓，如迎駕儀，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

己亥，以賊臣田宅財産，分賜諸將。

罷京城戍卒。

下西北面都兵馬使丁贇獄，憂憤而卒。

護軍裴自富與德興君交通，僞授密直副使，斬之。

壬子，東北面都指揮使韓方信、都兵馬使金貴凱還。

甲寅，王宴赴征將士于時御宮。

辛酉，彗見一在太微南，一在大角邊，一在北斗東北，一在氐北，色赤，長尺餘。

以曹敏修爲楊廣道都巡問使。

三月戊辰，以年饑，禁酒。

己巳，倭船二百餘艘泊葛島。

壬申，倭寇河東。

乙亥，倭寇固城泗州。

己卯，以知密直司事金續命爲慶尚道都巡問使。

甲申，倭寇金海府。

乙酉，倭寇密城郡。

丙戌，倭寇梁州，焚二百餘戶。

以宋仁績爲西北面都巡察使。

左正言金齊顔罷。

全羅道漕船阻倭不通，王命京畿右道兵馬使邊光秀、左道兵馬使李善往護之，遇賊，大敗。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死之，士卒死者十八九。

夏四月丁酉，全羅道都巡禦使金鉉以漕船至內浦，與倭戰，敗績，死者大半。

辛丑，燃燈，觀呼旗戲於殿庭，賜布。國俗以四月八日是釋伽生日，家家燃燈。前期數旬，群童剪紙注竿爲旗，周呼城中街里，求米布爲其費，謂之呼旗。

甲辰，張士誠遣萬戶袁世雄來聘。

戊申，雨雹。

甲寅，淮南朱平章遣萬戶許成來獻鎧稍。

五月，慶尚道都巡問使金續命擊倭三千於鎮海縣，大破之，獻捷。王賜衣酒金帶，爵戰士有差。

戊辰，鐵城府院君李喦卒。

癸酉，遣大護軍李成林、典校副令李靭報聘于張士誠。

戊寅，元遣使來，告竄搠思監于嶺北，朴不花于甘肅，復以孛羅帖木兒爲太尉。

六月癸巳，禁酒。

戊戌，倭寇海豐郡。

庚子，倭寇窄梁，命密直副使邊安烈判開城府事，石文成領兵禦之。

乙卯，明州司徒方國珍遣照磨胡若海偕田祿生來獻沉香、弓矢及《玉海》、《通志》等書。

辛酉，慮囚。

秋七月丁丑，設百高座道場于康安殿。

丁亥，吴王張士誠遣周仲瞻來獻玉纓、玉頂子、綵段四十匹。

八月癸巳，流判密直司事吴仁澤于清風郡，密直副使金達祥于沃州，尋拜達祥爲漢陽尹。

丙午，檜山君黄石奇卒。

甲寅，以金湑爲西北面都巡問使，以知都僉議梁伯益爲都指揮使，前同知密直司事柳淵爲東北面都指揮使。

九月己巳，護軍張子温還自元，言："帝命王復位，檻送崔濡。"王大悦，賜子温廐馬一匹，金帶一腰，銀一錠，米豆五十石，布二百五十匹，拜上護軍，其從者二人各賜銀一錠、米十石。

乙酉，洪淳、李子松、金庾、黄大豆還自元，各賜米豆三十石。

冬十月辛丑，元遣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詔王復位，曰："我世祖皇帝混一文軌，高麗王瞰向風歸附，授以王爵，遂結懿親，迨兹有年，朝貢不絶。汝伯顔帖木兒克承先業，世篤勤勞。比者妖賊陸梁，轉掠遼霫之

境，犯其疆埸，乃能出奇制勝，殲除群醜，璽章寶玉，復歸天府，功在我家，允有光于前烈。不圖崔濡陰萌險譎，妄希進用，倚權臣搠思監爲葭莩，構閹官朴不花爲媒孽，矇聾奏請詔旨，無辜易位，爰及干戈，一方騷然，朕所深嘆。厥今公論昭著，重以臺評是用，大明黜陟。其塔思帖木兒收還印綬，俾居永平。肆命伯顔帖木兒仍復舊爵，綏輯其民，爲朕東藩。爾其益篤忠孝，毋替厥勳。尚欽哉。”

壬寅，元執送崔濡，繫巡軍。

癸巳，王宴元使奇田龍於内殿，賜鞍馬，田龍不受。

丁未，以李公遂領都僉議，洪淳知都僉議兼監察大夫，李子松爲密直副使，金庾爲密直副使。

己酉，以王重貴同知密直司事。

辛亥，遣贊成事李仁復如元謝復位，表曰：“恩還爵秩，事辨罔誣，感動（千）〔于〕天，涕零如雨。切以邪正之實，欲蓋而彌彰，上下之情，終通而難否。有讒言之或售，而公論之必明。比者，本國奸人崔帖木兒不花，謀立先祖臣益智禮普化王，出妾所生塔思帖木兒爲國王，因懷廢臣之心，遂肆欺天之計。表箋禮物，公爲白日之奪攘；符璽捷書，卒沮明庭之論賞。既自幸陰謀之中，又必欲顯罰之加。而臣孤囚山海之間，極目雲霄之表，剝膚雖切，素節何移？顧影自傷，赤心誰諒？惟冀悟於萬一，以忍死於須臾，果天道之不差，而罪人之斯得。旌別淑慝，特頒當寧之言；振

肅紀綱，丕視錄功之載。星軺聿至，日角若臨。釋貝錦之前疑，已爲多幸；復藩屏之舊職，益添殊榮。矧又宮錦晝鮮，仙醪春盎，豈意非常之寵，荐加不肖之躬？茲蓋伏遇，踐懷遠以德之猷，存去邪勿疑之念。察彼蔽聰，而明其冒膺異渥之責；憐臣敵愾，而賜以有光前烈之褒。遂令謗毁之餘，終荷保全之惠。臣敢不對揚休命，倍輸述職之誠；綏輯遺民，永戴同仁之化？”

乙卯，李公遂還自元。

己未，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如元賀千秋。

十一月辛酉，崔濡伏誅。

丙寅，以田祿生爲監察大夫，廉之范爲密直副使。

戊辰，遣密直副使韓公義如元賀正。

癸未，宥二罪以下。領都僉議金逸逢女壻版圖總郎李林伯，欲脅姦良家女，其母不聽，使奴歐殺之。王以逸逢故，並宥之。典法司以罪不入赦，不奉旨。

十二月庚寅，倭寇阻江，殺關吏，命贊成事崔瑩將兵擊之。

辛丑，命宰相條便民事以聞。

戊申，贊成事李龜壽棄官，至瑞原高領寺，欲祝髮。王聞之，遽使人追還，復其職。

高麗史四十一

世家卷第四十一

恭愍王四

（乙巳）十四年春正月戊辰，遣密直副使金庾如元請執送德興君。庾至遼陽，知樞密院事黑驢謂庾曰："帝敕臣杖塔思帖木兒，還其本國，今方背疽，待其愈，杖而歸之。"庾聞之乃還。

丙子，以密直鄭思道爲慶尚道巡問使，僉議評理李金剛爲全羅道巡問使，知僉議洪淳爲西北面巡問使，左常侍李成林爲西海道巡問使，判典校寺事申翼之爲楊廣道巡問使。

己卯，地震。

二月丁酉，以公主有娠彌月，赦二罪以下。

甲辰，公主病劇，又赦一罪。是日，公主薨，王奉太后移御于德寧公主殿，輟朝三日，百官玄冠素服。

癸丑，遣黃原君崔伯、左副代言金精如元賀聖節。

丙辰，遣密直副使李子松往遼陽，餽黑驢白金及鞍。

三月庚申，倭寇喬桐、江華，命東西江都指揮使贊成事崔瑩帥兵出鎮東江。

壬戌，遣密直副使楊伯淵如元告公主喪。

戊辰，女真所音山、所應哥、阿豆剌等請降，處之朔方。

己巳，元遣吏部侍郎王朵例禿，吏部奏差胡天錫來，册王爲太尉，仍賜酒。又以壬寅平紅賊功，宣授韓方信秘書監丞，安遇慶廣文監丞，黄裳經正監丞，李龜壽太僕寺丞，李餘慶崇文監丞，並階奉訓大夫。王迎于行省，仍宴使臣。

倭入昌陵，取世祖真以歸，以金續命爲東西江都指揮使。

己卯，命領都僉議李公遂詣昌陵，復安世祖位板。

庚辰，以柳濯爲都僉議侍中，慶千興守侍中，李壽山判三司事，李仁復、宋卿、安遇慶、崔瑩、李龜壽爲贊成事，李仁任、金續命爲三司右左使，李珣、安遇祥判開城府事，禹磾、韓暉、金貴、李金剛、梁伯益爲僉議評理，洪淳知都僉議，元松壽爲政堂文學，朴椿判密直司事，池龍壽、宋仁績爲密直使，柳淵、梁伯淵知密直司事，李穡簽書密直司事，王重貴、金元命、趙希古同知密直司事，邊安烈、韓公義、李子松、金庾、廉之范、洪師範爲密直副使，崔孟孫爲密直提學，韓方信爲西原君，柳淑爲瑞寧君，不花帖木

兒爲高城君。

戊子，遣密直副使洪師範如元謝冊命，表曰：“踐修先緒，光膺千里之封；迪簡上心，又錫三公之命。恩非意及，感與愧並。臣斗筲謭材，藩輔遺裔，由弱歲入承睿眷，以致立揚；雖寸心恒抱愚衷，莫伸報效。偶值豕蛇之至，少輸犬馬之誠。然蠅止樊，竟遭誣構之禍；如魚脱網，實荷保全之私。甫獲更生，絶無他望，忽星軺之戾止，驚璽書之在兹。欲辭讓則近名，故僶俛焉就職，遠慙止足，深戒滿盈。皇帝陛下運撫中興，仁同一視，遂頒茂渥，以寵遐邦。臣謹保家聲，益彰聖化。九霄雖遠，如瞻黼黻之光；四境粗安，惟祝岡陵之壽。”

夏四月辛卯，吴王張士誠遣使來獻方物。

壬辰，葬公主于正陵。

戊戌，平城府院君金逸逢卒。

己亥，倭寇喬桐、江華，至于東西江，命贊成事安遇慶、李龜壽領兵禦之。

辛丑，以旱雩。

以楊伯淵爲西北面都巡慰使，前漢陽尹金達祥爲楊廣道都巡問使。

遣監察大夫田祿生、宦者府院君方節如元，進禮物于皇太子，又贈廓擴帖木兒及瀋王等。

崔伯、楊伯淵、洪師範等以元亂道梗，不至而復。

壬寅，以典理判書金先致爲東北面都巡問使，禮儀判書李守爲西北面都兵馬使。

甲辰，以田祿生爲密直提學，金先致爲密直副使，金光祚爲缶川君，金達祥爲和義君，李子松爲公川君，金漢貴爲監察大夫。

丙午，以知平州事李守貪污，杖百七，除名。

五月，以妖僧遍照爲師傅，咨訪國政。

乙丑，地震。

庚午，以金普、李春富爲都僉議贊成事，任君輔、金蘭、朴曦爲密直副使，卓光茂爲內書舍人，許少遊爲監察掌令，李仁復爲興安府院君，趙希古爲東川君，洪師範爲南陽君，崔孟孫爲鐵原君，貶贊成事崔瑩爲雞林尹。

甲戌，以久旱置刑人推整都監，按雪寃抑。

己卯，以姜仲瑞爲普寧君，金君鼎爲左代言，金精、王福命爲右左副代言。

四都監、十三色官吏及凡與公主喪事者，悉除官。

庚辰，流贊成事李龜壽于會原，評理梁伯益于春州，判密直司事朴椿于光陽，芮城君石文成于長岩，宦者晉原府院君金壽萬于利川，府院君李寧于沃州，皆籍其家。命柳濯、李仁任掌庶政于都堂，金蘭、任君輔、睦仁吉掌庶務于宮中。

是月，京畿蝗。

六月庚寅，以李公遂爲益山府院君，慶千興爲清原府院君，李壽山爲壽春府院君，宋卿爲延安府院君，韓公義爲清城君，朴曦爲春城君，以金普守都僉議侍中，李仁復判三司事，李仁任爲僉議贊成事，權適、

睦仁吉爲僉議評理，朴元鏡爲密直副使，洪永通爲監察大夫，崔元祐爲監察執義，金龜壽、柳源爲監察持平。

王重貴、元松壽罷。

辛卯，王射于佛福藏，觀群童擲草戲。

甲午，流陽川君許猷于清州，前典工判書邊光秀于三陟，判事洪仁桂于順興。

庚戌，流僉議評理金貴于金州，春城君朴曦于春州，杖流典理判書許瑞。

秋七月，削崔瑩、李龜壽、梁伯益、石文成、朴椿三品以上爵，金壽萬除名，並籍其田民。

癸酉，竄監察掌令許少遊爲全羅戍卒。初，監察司鞫前護軍牛宣佐殺人狀，宣佐逃，收宣佐故舊吴季南家奴，索之。王以季南方鞫瑩等，命勿問，少遊不奉教，王怒竄之。少遊嘆曰："臣罪當誅，吾君聖明。"聞者傷之。僉議司詣闕，請宥少遊，王曰："少遊之罪，卿等所未知。"因謂左右曰："少遊父邕强暴，爲世所憎，少遊真其子也。"

庚辰，以田祿生爲雞林尹，李昉爲漢陽尹，金漢貴爲開城尹，李子松爲平壤尹，李成林爲軍簿判書，成准得爲版圖判書，許佺、金安利並爲典法判書，林顯、朴中美爲右左司議大夫，吴承庇爲監察掌令，許時爲左獻納，李得遷、李存吾爲右左正言。

辛巳，王親設文殊會。

癸未，封遍照爲真平侯。

八月庚寅，明州司徒方國珍遣使來聘。

庚子，瑞寧君柳淑乞歸田里，許之。

九月乙丑，皇太子遣僉院成大庸宣令旨，賜王衣酒。

庚午，以權適爲僉議贊成事，睦仁吉、金續命爲僉議評理，池龍壽知都僉議，金元命爲三司左使，金庾同知密直司事，安元崇、金漢貴爲密直副使，成大庸爲右代言，王福命、權仲和爲右左副代言，韓弘度爲監察持平，金光祚爲洞山君，朴元爲芮城君。

都僉議侍中金普罷。

乙亥，以漆原府院君尹桓爲東西北面都統使，評理禹磾爲都元帥，知都僉議池龍壽爲上元帥，前同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爲副元帥。

冬十月癸巳，方國珍遣使來聘。

閏月丁巳，以全普門判三司事，崔伯爲密直使商議。

癸亥，遣密直使商議崔伯如元賀千秋節。

甲子，賜尹紹宗等及第。

元遣太府少監安僧來，詔皇太子討平逆賊孛羅帖木兒。

十一月癸巳，元遣直省舍人阿敦也海來，詔以伯撒里爲太師、右丞相，廓擴帖木兒爲太傅、左丞相。

十二月丁丑，以辛旽爲守正履順論道燮理保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領都僉議使司事、判監察司事、鷲城府院君、提調僧錄司事兼判書雲觀事。旽即

遍照。

（丙午）十五年春三月庚子，親設文殊會於宫中。

遣密直提學田禄生聘于天下總兵官、河南王廓擴帖木兒。

遣使賀皇太子定難還都，箋曰："龍旗攸指，肅將天子之威；鶴駕言旋，大慰都人之望。屬兹播告，舉有欣歡。皇太子殿下偉量淵冲，英猷果斷，勵精弘化，贊文德於誕敷；受命啓行，揚戎兵於克詰。匪徒振耀，惟以敉寧。妖寇如鼎魚，應悔乞降之不早；逆臣爲社鼠，方知犯順之必誅。何狷獗之足虞？蓋指揮之有定。風霆動蕩，詎容邪氣之留？日月清明，遂絶浮雲之蔽。兹皆睿算，上協宸衷。事有萬全，與神謀，與衆共；心無貳適，爲子孝，爲臣忠。是宜出紓國步之艱，入奉天顔之喜，聲名廣被於中外，功業卓冠於古今，凡在見聞，疇非蹈舞？臣跡慙蠖屈，心慕鷹揚，萬騎來朝，遥想凱歌之奏；四方稱慶，倍祈胡考之休。"

夏四月壬子，上將軍趙藺通宫女，有孕。王赦藺，黜宫女。

癸丑，貶監察執義崔元祐爲貞海監務。

乙卯，鑿溝于市北街。

戊午，王觀呼旗童戲於殿庭，賜布百匹。

庚申，賀正副使林大光還自元。大光至遼陽，爲群盜所圍，以所齎賜王衣酒及皇太子令旨示之，盜曰："無以此物爲也，但爲高麗王。"釋之。

壬戌，大雨雹。

甲子，左司議大夫鄭樞、右正言李存吾上疏論辛旽。王大怒，貶樞爲東萊縣令，存吾爲長沙監務。

丙寅，以卓光茂爲左司議大夫，金南得爲監察執義，奇仲脩、朴興陽爲監察持平，徐鈞衡爲右正言。

辛未，賀正使、判三司事全普門還自元，帝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普門目不知書，國人大駭，元末官爵之濫如此。

乙亥，竄僉議評理睦仁吉于全州，判密直司事任君輔于驪興。

戊寅，王率百官幸王輪寺，觀舍利，施黃金、綵帛，賜僧布八百匹。

五月壬午朔，益山府院君李公遂卒。

倭寇深嶽縣。

乙酉，遣鄭元庇聘于河南王廓擴帖木兒。

丙戌，王出時御宮東岡，觀擊毬。

丁亥，以誕日，飯僧七百于內殿，賜布千餘匹。

壬辰，侍中柳濯謝病乞退。

癸巳，正陵役，大伐德陵木殆盡，以營齋室，守陵者不敢禁。又大起公主影殿于王輪寺東南，令百官以秩出，役夫輦木石，數百人挽一木，尚不能進，呼耶聲動天地，晝夜不絕，牛死者相繼于道。

甲午，百官會于辛旽家，地大震。

庚子，判三司事全普門卒，謚安敬。

乙巳，倭屠喬桐，留屯不去，京城大震。王命贊成事安遇慶、評理池龍壽、判開城府事李珣等領三十

三兵馬使，出屯東西江、昇天府。時影殿正陵役大興，百司所事，不出土木，庶事廢弛，倉廩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至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賊不敢進。

六月辛酉，修九齋。

壬戌，田祿生不達河南而還，書狀官金齊顔欲達使命，留燕京。

乙丑，以辛旽黨上護軍李得霖爲全羅道按廉使，憲司劾得霖嘗盜廣州貢紬，王命勿治，督令之任。

丙子，前政堂文學元松壽卒。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既。

己酉，王步至佛福藏，訪僧千禧。

八月丙辰，太白晝見經天，至于九月。

丙寅，髠李龜壽，置于松廣寺，金貴于盧山寺，朴椿于裂巖寺。辛旽尋遣人殺之。

丁卯，瀋王篤朵不花遣使來。

壬申，王更名顓，遣使如元，表請曰："命物以類，宜莫尚於自嫌；登名于朝，敢無因而輒改？故當敷奏，罙切凌兢。切惟小國之風，尚仍其舊；蓋由世皇之詔，毋變其初。自臣名祺，襲封歸國，大而官司案牘，微而里巷書詞，凡爲字從示從其，而其聲相同相近，悉皆請避，謂是故常。臣久乃知事多有礙，故衆情之莫奪，惟自改之爲便。臣曾祖忠烈王諱諶，改昛；祖忠宣王諱謜，改璋；考其所由，罔不在此。臣今亦擬顓字爲名，儻垂兼聽，曲貸擅更。謹當期一節

以釐東，立揚終始；誓專心於拱北，報答生成。”

設文殊會於宮中，凡七日。

丙子夜，王微行觀影殿。

戊寅，幸奉先寺，觀星象圖。

己卯，遼陽平章高家奴獻鷂，王放之。王性慈愛，不忍害物，嘗見狗鳴，急曰“此必腹痛也”，命出內藥。藥未至，王立待之。在位踰紀，未嘗一爲遊畋之樂。

九月辛巳，西方流星晝隕。

戊子，幸洛山寺。

丁未，倭入陽川縣，掠漕船。

冬十月癸丑，地震。丙辰，又震。

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庾募兵得百艘，討濟州，敗績。

庚午，淮王遣使獻羊百二十頭。

丁丑，幸板房庵，納宗室德豐君王義女、右常侍安克仁女爲妃。

十一月庚辰，宰樞享王于板房庵。

壬辰，遣檢校中郎將金逸如日本，請禁海賊。

庚子，設北帝天兵護國道場于內殿。

辛丑，河南王遣中書檢校郭永錫偕金齊顏來報聘。

十二月戊申朔，郭永錫謁文廟。

辛亥，郭永錫以百金享王，承河南王之命也。酒半，永錫請侍臣聯句，左右皆武人，相顧失色，王甚慙。癸丑，王宴郭永錫，贈襲衣、金帶、鞍馬，不受。

甲寅，封王氏爲益妃，賜姓韓氏，安氏爲定妃。

己未，郭永錫還，至平壤府，題箕子廟，詩曰："何事佯狂被髮爲？欲將殷祚獨扶持。去之祇爲身長潔，諫死誰嗟國已危。魯土一丘松柏在，忠魂萬古鬼神知。晚來立馬朝鮮道，仿佛猶聞麥秀詩。"

癸酉，遼陽省同知高家奴遣使來，獻田犬。

無冰。

（丁未）十六年春正月丁亥，元遣前遼陽理問忽都帖木兒，追錫永陵曰攄誠宣忠崇仁秉德協恭寅亮功臣，謚忠惠；明陵曰協誠輔理演德宣惠奉化保慶功臣，謚忠穆；聰陵曰守誠履正佐理翊順保義迪慶功臣，謚忠定；忠肅王妃伯顏忽都公主曰肅恭徽寧公主；王妃寶塔實里公主曰魯國徽翼大長公主；封永陵妃亦憐真班公主爲貞順淑儀公主。

戊戌，彗見垂地。

丙午，幸公主魂殿，告錫命，仍設大享，教坊奏新撰樂章。王坐對公主真侑食，禮如平生。宗室、宰樞侍宴，辛旽與王並坐殿上。

二月庚戌，皇太子遣太府卿大都驢賜王衣酒。王以衣一襲賜公主魂殿宦者尹忠佐，令宿衛向忠佐三拜。

壬子，王宴大都驢。

癸亥，元使高大悲來自濟州，帝賜王綵帛、錦絹五百五十匹，宰樞亦有差。時帝欲避亂濟州，仍輸御府金帛，乃詔以濟州復屬高麗。時牧胡數殺國家所遣牧使、萬戶以叛，及金庾之討，牧胡訴于元，請置萬戶府。王奏："金庾實非討濟州，因捕倭追至州境樵

蘇，牧胡妄生疑惑，遂與相戰耳，請令本國自遣牧使、萬戶，擇牧胡所養馬以獻，如故事。”帝從之。

庚午，元以辛吨爲集賢殿大學士，賜衣酒。

三月庚辰，遣典法判書白漢龍如元謝恩，前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賀聖節。

己丑，倭掠江華府。

辛卯，幸演福寺，大設文殊會。王手擎金爐，逐僧行香，略無倦容。

癸卯，遼陽平章洪寶寶、知遼陽沿海行樞密院事於山帖木兒遣使來聘。

夏四月甲寅，有奴背其主托永安君思濟者，都官佐郎堅思濟决還其主。王曰：“永安監我影殿役，雖所爲實非禮，當申聞。遽决與彼，豈臣子義乎?”即下思濟獄。

乙卯，大雨雹。

命辛吨相宅于平壤。

庚申，遣典校令林樸宣撫濟州。

壬戌，大雨雹。

甲子，王步至奉先寺松岡，觀擊毬。

丙寅，命放影殿役夫，止留工匠及僧徒。時徵發六道丁夫，督役太急，逃者相繼，以久旱放之，乃雨。

五月戊寅，遣張子温報聘于河南王。

庚辰，王與益妃、定妃幸高羅里，觀擊毬戲，大陳百戲，百官皆從。僉議評理韓暉與伎對舞，王顧謂曰：“韓宰臣其樂耶?”

甲申，王如太后殿上壽。

丙戌，命重營國學。

甲辰，大雨，民始播種。

乙巳，元中書省遣直省舍人乞徹牒曰："倭賊入寇，必經高麗，宜出兵捕之。"

秋七月丙子，以李岡爲密直副使，廉興邦爲密直知申事，李云牧爲典理判書。

壬辰，以田祿生爲慶尚道都巡問使，金漢貴爲全羅道都巡問使，池龍壽爲西北面都巡問使，李成林爲東北面都巡問使。

丙申，地震。

癸卯，雞林府院君李齊賢卒。

八月丙午，王謁文廟，又幸王輪寺，觀影殿。

乙卯，元遣直省舍人山塔失里來，告以完者帖木兒爲左丞相。

己未，宰相會雲岩寺，設大酺，陳妓樂，祭正陵，宫人皆會。

壬戌，幸安和寺，還至影殿，大餉役徒。

九月丁丑，元遣長秋寺少卿篤怜帖木兒來，告罷廓擴帖木兒總兵官，命皇太子總天下兵馬。

甲申，王步幸辛旽家。

辛卯，幸洛山寺。

己亥，王率百官幸吉祥寺，遂遊朴淵，三日乃還。

冬十月己未，幸辛旽家，置酒落成。

納哈出遣使來獻馬。

辛酉，幸辛旽別室。

辛未，杖流前侍中慶千興、知都僉議吴仁澤、前評理睦仁吉、三司右使安遇慶、三司左使金元命、前密直副使趙希古于南裔，没爲官奴，籍其家。

十一月戊寅，流評理韓暉，判開城府事李珣，上護軍趙璘、尹承順、柳仁梓、姜元輔，大護軍韓德卿于外。

丁酉，地震。

左司議申德隣，獻納朴晉孫、李瓆，正言鄭釐、安勉罷。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天陰不見。

甲辰，以金續命爲平壤道都巡問使。

乙巳，王步幸辛旽家。

甲子，以判開城府事李穡兼成均大司成，宦者申小鳳爲都僉議評理、商議會議都監事。

（戊申）十七年春正月壬申朔，放朝賀。

丙戌，王步幸辛旽家。

戊子，日本國遣僧梵盪、梵鏐偕金逸來報聘。

遼陽省平章洪寶寶、哈剌不花等遣客省大使卜顔帖木兒來諭："大明兵勢甚盛，請悉心備禦。"

二月丁未，幸法王、王輪二寺，遂幸影殿。

己未，彗見于西方，長丈餘。

乙丑，王步幸辛旽家。

三月辛未朔，王謁顯陵、毅陵、善陵，遂幸正陵。

甲申，彗見西方。

庚寅，彗出大陵、積屍間。

辛卯，彗出大陵、卷舌間。

甲午，王以忠肅王忌辰，如妙蓮寺行香。

乙未，王步幸辛吨家。

丙申，彗出卷舌上。

己亥，彗出大陵上。

夏四月辛丑朔，彗見。

庚戌，幸辛吨家，觀燃燈火山。

壬子，幸九齋，賜李詹等及第。

戊午，幸演福寺，設文殊會，凡九日。

庚申，密直提學李岡卒。

五月乙亥，以誕日，飯僧三千於王輪寺。

辛巳，幸辛吨家。

壬辰，王以王輪影殿佛宇狹小，不能容僧三千，欲改營，幸福源宮相之。

甲午，幸馬岩，相影殿基。

乙未，撤王輪影殿，改營于馬岩，怨咨大興。

六月辛丑，盡發坊里丁及四十二都府，鑿溝于馬岩。

甲辰，王微行幸馬岩。

乙巳，幸定妃宮，乳媪白王曰："今方農月，旱甚，願停影殿之役。"王怒黜之。

己未，幸定妃宮，與李云牧圍碁賭宴。

庚申，以旱甚，禁宰牛，理寃獄，放二罪以下囚。

秋七月乙亥，日本遣使來聘。

己卯，對馬島萬戶遣使來獻土物。

戊子，遼陽省於山帖木兒遣使來聘。

甲午，幸王輪寺影殿，遂幸馬岩。

閏月，以旱放影殿役徒。

遣講究使李夏生于對馬島。

壬寅，雨，國人相謂曰："影殿小弛而天小雨，若罷則天必大雨。"

乙巳，幸奉先寺，設消災道場。

壬戌，隕霜殺菽。

八月庚午，下都僉議侍中柳濯、簽書密直鄭思道于巡軍，以李春富爲都僉議侍中。

乙未，王聞大明兵圍皇城甚急，以左常侍曹敏修爲義、静州等處安慰使，前典理判書林堅味爲安州巡撫使。

九月，遼陽省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

辛丑，以李成林爲楊廣道都巡問使，李金剛爲全羅道都巡問使。

戊申，幸馬岩影殿。

甲寅，始賜正陵光岩寺米，月三十石，又養鳩宫中數百，作籠費布一千匹，飼穀月十二斛。

乙卯，本國人金之秀自元來，言："大明舟師萬餘艘泊通州，入京城。元帝與皇后奔上都，太子戰敗，又奔上都。"

丙辰，杖柳淑于洪州，金達祥于清州。辛旽尋遣人殺之。

丁巳，令百官議通使大明。

始賜辛旽妾般若米，月三十石。

冬十月癸酉，遣判宗簿寺事文天式如元賀千秋節。天式至遼陽，道梗而還，杖，復遣之。

甲戌，以金蘭爲西北面都體察使。

十一月丙午，對馬島萬戶崇宗慶遣使來朝，賜宗慶米一千石。

丁未，遣禮儀判書張子温聘于吴王。吴王禮待甚厚，使六部、御史臺宴慰。至臺宴日張樂，大夫謂子温曰："臺宴未嘗用樂，今日之樂，爲使臣也。"子温曰："樂以和爲主，諸公既以和氣相接，何必樂爲？夫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大夫曰："尚書既知禮樂之本，不必用樂。"乃止。吴王聞之，加厚禮以送。

己酉，幸康安殿觀樂。

丙辰，元遣利用監太卿巒子罕來，詔分命諸將，以圖恢復。王迎于行省。

己未，王宴元使于時御宫。

甲子，遣贊成事李成瑞如元賀正。

十二月甲申，以李春富爲都僉議右侍中，李仁任爲左侍中。

（己酉）十八年春正月辛丑，遼陽省納哈出及平章洪寶寶遣使來聘。

壬寅，王親祭公主魂殿，奏妓樂，極懽如平生。德寧公主及辛旽侍宴，夜分乃罷。

二月丁卯，親祭正陵。

癸酉，幸王輪寺。

戊子，元遣中書省右丞豆利罕賜王衣酒，王贈豆利罕衣服、金帶，不受。

三月癸卯，元遣使進王爲右丞相。

甲寅，遣同知密直司事王重貴如元賀聖節，又謝恩，表曰："敷告明綸，方深驚省，登庸峻級，采極震惶，重以匪頒，益知顚隕。竊以分封建長，譬腹心之賴股肱；敵愾勤王，猶手足之捍頭目。此古今共由之大體，實上下相與之至情。如臣者，係出館甥，恩叨襲爵，當天弋月捷南土，恨未報於分毫；值龍馭冬巡上都，誠不辭於糜粉。想方召中興周室，思郭李再造唐家，抗表出師，非敢後也；飛芻輓粟，厥惟艱哉！時易逝而功莫成，志徒勤而力不逮。何圖聖慮，遠燭愚衷。賜温言於前，既先之以奬誘；進右揆於後，復繼之以褒崇。斯皆希世之至榮，况乃連旬而倂得？酒導投河之飮，衣興挾纊之情，祗荷寵靈，愈增憂責。皇帝陛下躬生知之聖，履交泰之時，恭默淵冲，洞進退存亡之故；作興振起，收予奪廢置之權。屈群策以雜施，感衆心而齊奮，神明協贊，旦夕削平。賞不遺遐，悉令歸極，非謂臣多多益辦，蓋緣臣斷斷無他。臣敢不誓節義金石之堅，惟一終始？伸壽考岡陵之祝，倍萬尋常。"重貴道梗，不達而還。

命宰樞議移都。

夏四月丁卯，辛旽設文殊會於演福寺。王往觀之，

賜僧布五千五百匹。

辛未，幸影殿。

壬申，幸公主魂殿，飯僧。

癸酉，王觀火山戲。

甲申，慶昌大君瑜卒。

壬辰，大明皇帝遣符寶郎偰斯賜璽書及紗羅、段匹，總四十匹。王率百官出迎于崇仁門外，其書曰："大明皇帝致書高麗國王：自有宋失馭，天絶其祀，元非我類，天命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隕絶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忽暴兵疾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不寧。荷天之靈，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吴王於姑蘇，南平閩越，勘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報，故修書遣使，涉海洋，入高麗，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天監其德，豈不永王高麗也哉？朕雖德不及中國之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斯以去年十一月發金陵，海道艱關，至是乃來。斯即遜之弟也。

遣禹磾聘于淮王。

旱。

五月甲午朔，日食。

乙未，偰斯以二羊享王。丁酉，斯還王鞁鞍馬、衣服，不受。宰樞贈人參、藥物，亦不受。王命文臣賦詩以贈。

戊戌，幸高羅里，觀擊毬。

己亥，以誕日飯僧三千於影殿。

辛丑，停至正年號。

甲辰，遣禮部尚書洪尚載、監門衛上護軍李夏生奉表如金陵，賀登極，仍謝恩。其表曰："秉籙膺圖，復中國皇王之統；體元居正，同萬邦臣妾之心。景命有歸，懽聲旁達。皇帝陛下文明邁舜，勇智蹟湯，雷厲風飛，集大勳於戡定；鼎新革古，熙洪號以創垂。典章文物之粲然，華夏蠻貊之率俾。臣邈處東表，顒望北辰，雖未參稱賀之班，願恒貢蕲傾之懇。"

六月丙寅，皇帝遣宦者金麗淵致書曰："去年冬專使涉海，具述安定中國之由，諒達已久。繼又削平晉冀，以及秦隴，生民庶有休息之期矣。比移幽燕之民，南來就食，内有高麗民百六十五人，豈無鄉里骨肉之思？朕甚憫焉，即命有司具舟，欲遣使護送東歸。適内使監丞金麗淵在側，麗淵亦高麗人，嘗言家有老母，久不得見。朕念其情，就令其行，並遂省親之願。仍賫紗羅各六匹，侑緘至可領也。"

己巳，改官制。

庚辰，王微行幸影殿。辛巳，亦如之。

壬午，王以倖臣上將軍盧璹奸閹人妻，令左右棒八百。又謂倖臣大護軍鄭熙啓曰："爾亦行同於璹，不

罰何懲?”棒四百，命憲府鞫之。二人瀕死，不得更訊，璹尋死。

癸未，賜柳伯濡等及第。

秋七月戊戌，王疑盧璹詐死，發其塚，梟其首，流其父楨及妻于東京。以憲府不能理璹罪，流雜端閔壽生于驪興。

辛丑，巨濟南海縣投化倭叛歸其國。

甲辰，幸佛恩寺，又幸興國、法王二寺，下教曰：“昔我太祖，每當四仲之年，巡駐三蘇，予亦將幸平壤，巡金剛山，駐駕忠州。”

八月乙丑，置萬戶、千戶于西京、義州、静州、泥城、江界等處。

時以巡駐三蘇之教發民除道，多損禾穀，又於平壤、忠州皆作離宮及公主魂殿，儲峙供頓，民甚苦之。丙寅，判司天監事陳永緒以爲近者太白晝見，年又凶荒，静吉動凶，王悦曰：“何晚奏耶?”即收巡駐之命。

戊辰，遣總部尚書成准得如京師賀聖節，大將軍金甲雨賀皇太子千秋節，工部尚書張子温賀正，仍請賜本國朝賀儀注。

癸酉，設功德天道場于康安殿。

丙戌，北元中書省及太尉丞相奇平章遣使來聘。

九月己亥，北元吴王、淮王、雙哈達王皆遣使報聘，獻馬四十餘匹。時吴王等先聘于我，我遣禹磾回謝，吴王請昏于我，淮王待磾甚厚，且欲以其女歸于

我，請觀其女。磾辭曰："臣受命修聘耳，若請昏，非臣所知。"王强使見之。

庚申，遣使度田于京畿。

辛酉，幸王輪寺，設天兵神衆道場，七日乃還。王手書疏賜僧布一千五百匹，辛旽亦施千五百匹。

是月，伐礎石于崇仁門外，輓致馬岩，大如屋，震且吼，聲如牛。又發丁州縣，需材水運，或壓或溺，死者無算，中外困弊，無敢言者。時王召元朝梓人元世于濟州，使營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而來，世言於宰輔曰："元皇帝好興土木，以失民心，自知不能卒保四海，乃詔吾輩營宮耽羅，欲爲避亂之計，功未訖而元亡。吾輩失衣食，今被徵復衣食，誠萬幸也。然元以天下之大，勞民以亡，高麗雖大，其能不失民心乎？願諸相啓王。"宰輔不敢以聞。

濟州降，以朴允青爲牧使。

冬十月甲子，王在王輪寺，宴淮王、吴王使，二使各獻黄金佛一軀。時王方惑浮屠，故因所好爲贄。

丁卯，幸影殿，餉役徒。

乙酉，遣參知門下大將軍崔伯、柳雲歸侍中金逸逢女于吴王，且逆女于淮王。伯道卒，淮王不果送女。

丙戌，王微行幸辛旽家。

十一月壬辰朔，牙州獲倭船三艘，獻俘二級。

戊午，納哈出遣使來獻馬。

倭掠寧州、温水、禮山、沔州漕船。初，倭人願居巨濟，永結和親，國家信而許之，至是入寇。

庚午，以我太祖爲東北面元帥，知門下省事池龍壽爲西北面元帥兼平壤尹。

辛未，下前侍中柳濯于獄，尋釋之。

瑞原君盧㫜奉元詔至黃州，王遣大將軍宋光美殺之。

以守門下侍中李仁任爲西北面都統使，賜大纛以遣之。王嘗巡御西京，製大纛，置官守衛，以時致祭，至是授仁任出鎮，禡于大清觀。及行，令五軍衛送于黃橋，又以密直副使楊伯顔爲副元帥。自秋以來，東西北面要害多置萬戶、千戶，又遣元帥將擊東寧府以絶北元。

高麗史四十二

世家卷第四十二

恭愍王五

（庚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彗見東北方。

我太祖以騎兵五千、步兵一萬，自東北面踰黃草嶺，行六百餘里，至雪寒嶺，又行七百餘里。甲辰，渡鴨綠江。是夕，西北方紫氣漫空，影皆南，書雲觀言猛將之氣。王喜曰："予遣李太祖舊諱，必其應也。"時東寧府同知李吾魯帖木兒聞太祖來，移保于羅山城，欲據險以拒。太祖至也頓村，吾魯帖木兒來挑戰，俄而棄甲，再拜曰："吾先本高麗人，願爲臣僕。"率三百餘戶降。吾魯帖木兒後改名原景。其酋高安慰帥麾下嬰城拒守，我師圍之。太祖適不御弓矢，取從者之弓，用片箭射之，凡七十餘發，皆正中其面，城中奪氣，安慰棄妻孥，縋城夜遁。明日，頭目二十餘人率其衆出降，諸城望風皆降，得戶凡萬餘，以所獲牛二

千餘頭、馬數百餘匹，悉還其主，北人大悦，歸者如市。東至皇城，北至東寧府，西至于海，南至鴨綠，爲之一空。

戊申，女真萬戶弓大獻方物，以部落一百戶請隸正陵。

壬子，地震。

甲寅，幸王輪寺，觀佛齒及胡僧指空頭骨，親自頂戴，遂迎入禁中。

丙辰，王親祀圜丘。

二月丙寅，以林堅味爲密直副使。

己巳，倭寇內浦，破兵船三十餘艘，掠諸州租粟。

癸酉，倭寇宣州，楊伯淵邀擊，斬五十餘級。

王以公主忌日，幸魂殿，飯僧三日，用布爲花，費五千餘匹，他物稱是。

戊寅，我太祖以元樞密副使拜住及吾魯帖木兒、李伯淵、李長壽、李天祐、玄多士、金阿魯丁等三百餘戶來獻。

壬午，楊伯淵亦以東寧府頭目五十餘人還。

納哈出遣使來獻方物，仍求官，且以黃金八兩求婦人腰帶。授三重大匡、司徒，賜細布二匹，婦人金帶一腰，還其金。

三月庚寅朔，達靼王哈剌八禿及也先不花遣使來聘。

甲午，吴王、淮王遣使來獻方物。

王憂無嗣，將改葬毅陵，命知申事廉興邦、判司

天監事陳永緒等相地，不果。

癸丑，以忠肅王忌日如敬天寺。

甲寅，幸雲巖寺，祭正陵。

夏四月，作觀音殿於影殿，凡九楹，制甚高廣。

癸亥，放役徒五千餘人歸農。

戊辰，幸演福寺，設文殊會。

甲戌，又幸演福寺，飯僧千四百餘。

庚辰，帝遣道士徐師昊來祭山川，祝文曰："皇帝遣朝天宮道士徐師昊，致祭于高麗首山及諸山之神、首水及諸水之神。高麗爲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境土安寧，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神功爲大。朕起自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高麗奉表稱臣，朕喜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修其祀事，以答神靈，惟神鑑之。"師昊又載碑石而來，問曰："都城南楓川，何地?"乃以會賓門外陽陵井對，遂立之。其文曰："洪武三年春正月三日癸巳，皇帝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於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岳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高麗遣使奉表稱臣，朕已封其王爲高麗國王，則其國之境內山川，既歸職方。考諸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行實禮達其敬者。今當具牲幣，遣朝天宮道士徐師昊前往，用答神靈。'禮部尚書臣崔亮欽承上旨惟謹，乃諭臣師昊致其誠潔以俟。於是，上齋戒七日，

親製祝文，至十日庚子，上臨朝，以香授臣師昊，將命而行。臣師昊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其國，設壇城南。五月丁酉，敬行祀事於高麗之首山大華嶽神及諸山之神、首水大南海神及諸水之神，禮用告成。臣師昊聞帝王之勤民者，必致敬於神。欽惟皇上，受天明命，丕承正統，四海內外，悉皆臣屬，思與溥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遣臣師昊，致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文于石，以垂視永久。臣師昊謹記。”師昊之來也，王疑道士行厭勝之術，稱疾不出，乃命百僚迎詔。

五月己丑朔，雨，王恐防影殿之役，祈晴于佛宇、神祠。

丁未，置守正陵戶，納田民于雲岩寺。

己酉，祈晴于宗廟、社稷、山川、佛宇、神祠。王謂辛吨曰：“今年恒雨，深思厥咎，必刑獄不平，使陰陽失和。予若親諭法官，恐其煩也，卿以予意諭之，自今其務平允。”

庚戌，以久雨放囚。

壬子，王聞公主父魏王誅死，輟朝素膳。

甲寅，帝遣尚寶司丞偰斯來錫王命，王率百官郊迎。誥曰：“咨爾高麗國王王顓，世守朝鮮，紹前王之令緒；恪遵華夏，爲東土之名藩。當四方之既平，嘗專使而往報，即陳表貢，備悉忠誠，良由素習於文風，斯克謹修於臣職，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齎印，

仍封爾爲高麗王，凡儀制服用，許從本俗。於戲！保民社而襲封，式遵典禮；傳子孫於永世，作鎮邊陲。其服訓辭，益綏福履！今賜大統曆一本，錦綉絨段十匹，至可領也。”並賜太妃金段、色段、線羅、紗各四匹，王妃亦如之。相國辛旽、侍中李春富、李仁任色段各四匹，線羅各四匹，紗各四匹。

成准得還自京師。帝賜璽書曰：“近者使歸問國王之政，言王惟務釋氏之道，經由海濱，去海五十里，或三四十里，民方寧居者。朕詢其故，言倭奴所擾，因問城郭何如，言有民無城。問甲兵何如，言未見其嚴肅。問王居何如，言有居而無聽政之所。朕因思之，若果如是，深爲王慮也。朕雖德薄，爲中國主，王已稱臣修貢，事合古禮。凡諸侯之國，勢將近危，朕所以持危之道，不可不諭王知之。中古以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王有民而無城，則民命將危；爲國者未嘗去兵，今王武備不修，則國威將危；民以食爲天，今王濱海之地不耕，則民食將危；凡有國者，必有聽政之所，今王有居室而聽政之所不設，非所以示尊嚴於陪臣，若或設之，但不當過於奢侈耳。歷代之君，不間華夷，惟行仁義禮樂，可以化民成俗。今王舍而不務，日以持齋守戒爲事，望脱愆寃，以求再生之福，佛經之説雖有，然不崇王道而崇佛道，失其要矣。佛之道幽微，三皇五帝之時，未聞有佛而天下大治，何也？蓋古人淳朴而易化，故王道可治。後世帝王之治，不及於古，釋氏因出其間，密贊王綱，以助治化，此

天意也。王者舉王道以應之，則無不治矣，若真僧化民爲善，密贊之功，已成佛之大乘，斯非小補。國王大臣儻昧於此，而誤國之政，亦非小殃。所可汰者冗僧耳，敬之則遊食者衆，慢之則使民不敬於佛，不敬不汰則善惡不分，在王處之如何耳。朕幼嘗爲僧，禪講亦曾參究，惟聞有佛而已，度死超生，未見盡驗。古今務釋氏而成國家者，實未之有，梁武之事，可爲明鑑。今乃惟佛教是崇，非王之所宜。王之所以王高麗者，莫不由前世所積，今既爲王，有土有民，能舉先王之道，與民興利除害，使父母妻子飽食暖衣，各得其所，生齒日繁，此道若舉，佛家之齋戒，其可與並驅乎？在朕思之，必不能出此道之上，誠能行此道，則福德之應，王子必生於宫中，此則修行之大者也。朕爲人神之主，天地百神之祀，犧牲未嘗敢闕，聞王之國孳生不育，何以供境内山川城隍之祀乎？有國之君當崇祀典，劉康公有言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戎事不備，祀事不合典禮，其何以爲國乎？今胡運既終，沙塞之民，非一時可統，而朕兵未至遼瀋，其間或有狂暴者出，不爲中國患，恐爲高麗之擾。況倭奴出入海島，十有餘年，王之虚實，豈不周知？皆不可不慮也。王欲拒之，非雄武之將、勇猛之兵，不可遠戰於封疆之外。王若守之，非深溝高壘，廣其儲蓄，四有援兵，不能挫鋭而擒敵。由是而觀，王之負荷，可謂甚重，惟智者能圖患於未然，轉危以爲安也。前之數事，所言喋喋，不過與王同憂耳，王其審圖之！

使至，且知王欲制法服以奉宗廟，朕深以爲喜，今賜王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統曆，至可領也!”又賜王六經、四書、《通鑑》、《漢書》。皇后賜王妃冠服。

六月癸亥，構觀音殿第三層上梁，壓死者二十六人，太后聞之，請罷役，王不聽。

甲戌，張子溫還自京師。

帝賜本國朝賀儀注一册及金龍紵絲、紅熟裏絹各二匹。

乙亥，徐師昊還，王表謝云:“誕受厥命，海嶽既歸，咸秩無文，山川是望。百神受職，一國與榮。臣於夏月以來，病不視事，間朝天宮道士徐師昊以中書省欽奉聖旨公文，齎香、祝板、幡、幣並買牲牢、段匹前來。臣欽依涓日差官，行祭了當。師昊所製記文，緣備載聖訓，謹令立石。惟祭祀之及兹，實古今之罕有。皇帝陛下類禋繼舜，明恤躋湯，道兼帝王之隆，德叶神人之望，用頒實禮，爰及遐方，臣謹當慎守世封，恭陳時祀，斂龜疇之五福，上虎拜之萬年。”

辛巳，辛旽、李春富等再請罷馬岩影殿，王從之，復修王輪影殿。

帝封諸子，遣禮部主事柏禮來頒詔，又遣侍儀舍人卜謙來頒科舉程式，詔曰:“朕聞成周之際，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

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明經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材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之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所有合行事宜，條列于後。

一、鄉試、會試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氏、朱氏注、古注疏，《書》蔡氏傳、古注疏，《詩》朱氏傳、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注疏，四書疑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箋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試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算觀其乘除明白，律聽其講解詳審，律用見行律令。

一、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

一、出身，第一甲三名，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

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一十七名，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

一、鄉試各省並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以五百名爲率，其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選不及數者，從實充貢。河南省四十名，山東省四十名，山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三十名，江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東省二十五名，廣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

一、會試，額取一百名。

一、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一、開試日期：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殿試，三月初一日，三年一次開試。

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

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人各具籍貫、年甲、三代本，經鄉里舉保，縣州申府，府申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

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於前元登科並曾仕宦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氏並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

一、有過罷閑人吏、娼優之人，並不得應試。

一、應舉下第之人，不許喧閧、摭拾試官及擅擊

登聞鼓，違者究治。

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違者許赴省臺，指實陳告。

一、科舉取士，務得全材，但慮開設之初，騎、射、書、算、律未能徧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三年之後，須要全備，方得中選。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

中書省又移咨曰：“試場合用人員，考試官主文二人，同考試二人，須用明經公正之人，於儒官儒士內選充，以禮敦請。提調官、中書省官一人，禮部尚書一人。在外行省官、監試官、監察御史二人，在外監察司官、供給官、應天府官一人，在外所在府官、收掌試卷官一人，彌封官一人，謄錄官二人，對讀官四人，受卷官二人，並選用清慎人、巡綽官四人，都督府委官，在外守禦官委用鎖院監門，搜檢懷挾，禁約喧鬧。其塔蓋試院房室，並合用筆墨紙劄及供給試官、舉人、執事人等飲膳，就於係官錢粮內，從實支用。試院四圍，用棘針圍護，舉人入院，每一人用軍人一名看守，不許互相講問。鄉試中選舉人，出給公據，官爲應付廪給脚力，赴京會試，就將所試文字徼咨。”

中書省遣百戶丁志、孫昌甫等來究蘭秀山叛賊，陳君祥等咨曰：“君祥等積年在海作耗，大軍克平浙東之後，本賊既降復叛，劫殺將官，已嘗調兵往討，其賊畏罪逋逃。今有明州人鮑進保自高麗來，告君祥等挈其黨，見於王京古阜，匿罪潛居。王國必所未知，

撫以爲民，其賊詭計偷生，姦心實在。若使久居王國，將見染惑善良，爲患匪輕。忽然復歸其穴，則往來既無少阻，請將賊徒解來，明正其罪，庶絶姦惡。”王命並其妻子及貲産以送，凡百餘人。

秋七月癸巳，全羅道體覆使崔龍蘇還京，先見辛旽，後謁王，命有司杖之。

乙未，始行洪武年號。

壬寅，帝遣秘書監直長夏祥鳳來，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鍊兵，平定華夷，大統既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明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敬，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號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神號，開列于後：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

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吴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州府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祀，有司毋得致祭。

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

甲辰，遣三司左使姜師贊如京師，謝冊命及璽書，並納前元所降金印，仍計禀耽羅事。其謝冊命表曰：“賜履舊邦，頒正大統，恩非望及，感與愧並。臣性闇資庸，才疏識短。當興師始自葛，悔無助於初征；及受貢會于塗，責宜加於後至。洪武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尚寶寺丞偰斯至，欽奉詔書，封臣爲高麗國王，鑄降金印一顆，儀制服用許從本俗，仍賜大統曆一道，錦繡絨段十匹，並賜臣母、臣妃及陪臣段匹紗羅，總六十八匹，寵焉希世，惠又光今，揆涯分而何堪，忸心顔而交作。皇帝陛下大度含垢，至仁固存。建侯旁摭於周書，以蕃王室；欽天若稽於堯典，敬授人時。分

在笥之珍以勸忠，定班瑞之制而示信，令殊俗各安其性，故盛德無能爲名。臣謹當祗率保釐，恪勤平秩。服訓辭之深切，不二不三；祈壽算之洪延，時萬時億。”

謝璽書表曰：“聖謨諄切，曲賜矜怜，天貺便蕃，尤加獎掖，感銘曷已，圖報末由。臣學問之無本也，不足以誠心；政事之乖方也，不足以治國。蒙先祖之遺業，玩歲月於餘生，何圖睿訓之丁寧，乃及小邦之闕失。威不違於咫尺，難施有靦之顔；恩莫重於丘山，猶喜自新之路。況法服所以辨上下，而雅樂所以事神祇，經稽道德之精微，史覈古今之興替，頒正朔以廣聲教，釋俘虜以示懷柔。玆蓋端居九重，明見萬里，發一札十行之詔，塞三韓百弊之源。慮之深故言之詳，推赤心置人腹；仁之至而義之盡，爲萬世開太平。臣謹當見善即遷，非禮不動，措諸事業，第勤懷德之寧；樂與臣民，共祝齊天之壽。”

耽羅計禀表曰：“居高聽卑，從欲是急，以小事大，禀命宜先。玆用控陳，輒增隕越。切以耽羅之島，即是高麗之人，開國以來，置州爲牧。自近代通燕之後，有前朝牧馬其中，但資水草之饒，其在封疆如舊。乃者奇氏兄弟謀亂伏誅，辭連耽羅達達牧子忽忽達思，差人究問，宰相尹時遇等盡爲所殺。其後前侍中尹桓家奴金長老，黨附前賊，謀害本國，俱各服罪。島嶼雖云蕞爾，人民屢至騷然，病根苟存，醫術難效。伏望體容光之日月，辨同器之薰蕕，將前朝太僕寺、宣

徽院、中政院、資政院所放馬匹、騾子等，許令濟州官吏照依元籍，責付土人牧養，時節進獻。其達達牧子等，亦令本國撫爲良民，則於聖朝馬政之官，豈無小補？而小國民生之業，亦將稍安。區區之情，焉敢緘嘿？”

乙巳，帝遣中書省宣史孟原哲來，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壞，由是豪傑並起，海內（爪）〔瓜〕分，雖元兵轉戰華夏，終不能治，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疆土，欲爲王霸，觀其所行，未合於禮，故皆滅亡，此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擾攘之秋，盤桓避亂，終不寧居，遂乃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覩群雄無成，徒擾生民。朕乃率衆渡江，訓將鍊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彊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今年六月十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沙漠，於應昌府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並寶冊等物。知庚申之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因痢疾殁於應昌。大軍所至，俘獲無遺。’中書上言，宜將其孫及其后妃並寶冊，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深有不忍。其君之亡，係于天運，所遺幼孫，若行獻俘，加殃其身，朕所不爲也。況朕本元民，天下之亂，實非朕始，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所致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所有事宜，條列于後。

一、總兵官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北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號來歸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故存元之祭祀，禮法前王，不肯過虧。

一、元君之子愛猷識里達臘畏懼，倉卒流離塞地，豈不知天運既去，人力難爲？若審度朕心，籌之左右，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先帝王之禮，使作賓於吾朝。果能如是，朕不食言。

一、元君隨駕人員倉卒回避者有之，賢智者豈不自度？曩者有元興起，係是外夷，猶能胡越一家。況我中原歷代之君，每居中國而統四夷，非止一朝而已。如果審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任，即今在朝諸色人物，皆已官之，朕言不謬。

一、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絶望，詔書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愛馬頭目人等，並依舊制來朝，或遣使歸順。當與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本居地方，羊馬孳畜，從便牧養。

一、迤北各枝諸王並各愛馬人等，昔遵前元約束，得安其生。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治如前。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一、迤北達達百姓，因元喪亂，連年起取軍人，供給羊馬，差發煩重，朕甚憫焉。朕今混一天下，甲

兵錢穀，倍於前代，今後迆北人民，各安所居。於戲！君舟民水，覆載不常，可不畏哉？然禮德尚矣，使民懷仁，天下寧有不治安者乎？”

八月戊午，司憲府請易服色，從之。

己巳，命我太祖及西北面上元帥池龍壽、副元帥楊伯淵等往擊東寧府。

壬申，以元樞密院副使拜住判司農寺事，賜姓名韓復。

癸酉，幸壽昌宫，相舊基，乃命營宫。

甲戌，遣判宗簿寺事尹控如京師賀聖節，又賀封建親王。表曰：“秉籙握樞，奄宅輿圖之廣；分茅胙土，肇基盤石之安，喜溢臣民，事關宗社。皇帝陛下乃神乃聖，克類克明，尊國體而係人心，大行封建；貽孫謀而示帝範，永保盈成。金枝玉葉之交輝，航海梯山之畢至。臣猥將淺薄，叨遇休明，雖阻跡於梟趨，倍馳情於燕賀。”

九月丙戌朔，王以影殿規模狹隘，撤而更營，民甚苦之。

乙未，幸籍田。

丙申，幸藥王院北岡，宴群臣。

丁酉，僉議贊成事致仕尹澤卒。

辛丑，幸廣明寺，大會僧徒，命僧惠勤試功夫選。

遣工部尚書權鈞如京師賀正，舉子朴實、金濤、柳伯濡從行。濤中制科。

乙巳，元丞相廓擴帖木兒遣使來。

冬十月己卯，王謂侍中李春富等曰："冬雷木稼，天道不順，是雖否德所召，亦由獄多寃滯。推整都監之設，本欲糾察諸司，卿等爲判事，不治其職，於治道如何？上古先王，皆親聽政，自今其令臺諫六部，日仕本官，各稱啓事。"

甲申，放影殿役徒。

十一月丁亥，我太祖與池龍壽等至義州，造浮橋，渡鴨綠江。己丑，進襲遼城，急攻拔之。

辛丑，令每月六衙日，六部臺省官親奏事，又令史官近侍。

乙巳，女真達麻大遣使獻地，以達麻大爲大將軍、鎮邊都護府使賜衣。

命前禮儀判書韓脩書《無逸篇》，揭于報平廳。

十二月丙辰朔，以禮部尚書張子溫爲鎮邊都護府安撫使。

丁巳，都評議使司移咨東寧府曰："奇賽因帖木兒自伊父謀亂伏誅之後，挾讎懷怨，常畜異謀。近因車駕北遷，不肯扈從，竄身東寧、遼陽等處，結構分省分院官，志在假威。大行訃音亦不通報，專逞己私，肯恤公義？又慮遼瀋元係本國舊界，事大以來，結親甥舅，任爲行省管轄。賽因帖木兒占作巢穴，上不爲朝廷效忠，下則爲本國生事，以此去歲遣軍追襲，緣彼姦回，累及良善，尚不悛過，復圖前計。茲復調兵問罪，彼乃稔惡，捍拒力戰，勢難中止，遂進攻破，本人逃去，未即捕獲。本人既是忘本，好生釁端，省

院官吏，他日恐爲所誤，除惡務本，兵非得已，前日之事，唯爲賽因帖木兒一人而已，蒙古漢人並無干涉，本人如或透漏在彼，即便捕送。”令江界萬戶府牓諭遼瀋人曰：“遼陽元是國界，大軍又出，恐害及良善。其願渡江爲民者，官給粮種，各令安業。”

丙寅，王始御報平廳視事，史官二人侍左右。司憲府理部奏奴婢事，王曰：“憲司彈糾百官，理部專任刑獄，何奏奴婢事乎？自今各供其職，勿侵官。”又謂諫議大夫吳中陸曰：“民間利病、寡人得失，悉陳無隱。”

丁卯，辛吨請每月六衙日內，惟初二、十六兩日視事，從之。

庚午，日有黑子，太白晝見，日官請禳之。王曰：“日黑子咎在寡人，勿禳，太白應在卿相，其禳之。”

癸酉，納哈出遣使來朝。

戊寅，幸辛吨家問疾。

以知門下事李金剛爲全羅道都巡問使，以達麻大爲元帥府元帥，賜銀印一顆。

高麗史四十三

世家卷第四十三

恭愍王六

（辛亥）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王親祭公主魂殿。

己丑，又幸影殿，飯僧八百。

庚寅，幸魂殿。

己亥，幸演福寺，設談禪會。

二月己未，幸魂殿，飯僧。

甲子，以韓蕆爲慶尚道都巡問使，楊伯顔爲全羅道都巡問使。

己巳，王以公主忌日，幸王輪寺，飯僧千餘。

甲戌，女真千戶李豆蘭帖木兒遣百戶甫介，以一百戶來投。

三月丁亥，幸雲岩寺，飯僧，祭正陵。

倭入海州，火官廨，虜牧使妻及女以歸。

庚子，王出報平廳視事，謂諫官曰："初以一月再

聽政，若有故，則一月不視事必矣。自今大事，不待報平奏之，且憲府職掌彈糾，有訴誤斷者，宜令憲府聽理。”

辛丑，王謁大妃問疾。王久闕定省，至是大妃有疾，乃往省之。

戊申，王以忠肅王忌日，如寶國寺。

閏月丙辰，諫官請禁奢靡之俗，從之。

己未，幸演福寺，又幸影殿。

北元遼陽省平章劉益、王右丞等欲歸附大明。

慮遷居民，以遼陽本我地，若我國請命，可免遷徙，遣使來告。

庚午，幸長湍，謁靖陵。命大將軍李和率工人乘舟中流，奏伎樂。王觀之，樂焉。上將軍金興慶侍側，曰：“請上親自御舟。”王曰：“吾雖樂此，不爲是也。”

壬申，王乘舟張女樂，遊觀石壁。

癸酉，謁憲陵，駐駕龍遁野，觀射。以李沃、金用貂善射，各賜鞍馬。

甲戌，謁景陵。

夏四月癸未朔，雨雹。王曰：“天之動威，責在法司斷獄不公，”乃命放囚。

戊戌，中書省咨告：“前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金、復、蓋、海等地歸順，帝以爲本衛指揮。”

幸演福寺，設文殊會。

庚戌，太白晝見。

幸影殿觀上梁，仍幸慈恩寺。

五月癸丑，劉平章、王右丞、和尚院使遣人來賀誕辰。

丁巳，以誕日幸魂殿，飯僧八百。有忽只一人善弄杖，王喜，賜內乘馬。

壬戌，幸靈通寺。

壬申，王以久雨妨影殿役，祈晴于順天寺。

癸酉，命監春秋館事李仁復、知春秋館事李穡等增修本朝《金鏡錄》。

甲戌，前長沙監務李存吾卒。

乙亥，吴王遣使來聘。

六月癸巳，以姜仲祥判開城府事，鄭思道知密直司事，洪仲元爲總部尚書。

壬寅，貶左司諫閔壽生、右司諫奇叔倫、右正言李詹、司憲雜端金孝先補外。

丁未，賜金潛等及第。

秋七月癸丑，倭寇禮成江，焚兵船四十餘艘，杖流兵馬使金立堅于安山，以我太祖爲西江都指揮使，楊伯淵爲東江都指揮使。

高家奴、王右丞遣使來聘。

丙辰，選部議郎李韌上匿名書，告辛吨謀逆，鞫其黨奇顯、崔思遠、鄭龜漢、陳允儉、奇仲脩等，誅之。

己未，流辛吨于水原。

庚申，召前侍中慶千興、前贊成事安祐祥、前評

理李珣、上將軍尹承順于貶所。

辛酉，辛旽伏誅，誅其黨大護軍李伯脩，流成汝完、趙思謙、柳濬。

丙寅，以尹桓爲門下侍中，韓方信爲贊成事，李穡爲政堂文學，我太祖知門下府事。

丁卯，王以前侍中柳濯黨於旽，將殺之，太后使宦者沙顔不花請宥之。王怒，囚沙顔不花，遂殺濯。又誅旽黨白絢、孫演、金斗達、金元萬，杖流宋蘭、石蘭、孫湊、金安、金仲源、朴千祐。

戊辰，召牟尼奴納太后殿。

己巳，流大司憲孫湧，以田祿生代之。

乙亥，遣判開城府事姜仲祥如京師賀聖節，知密直司事鄭思道賀正，總部尚書洪仲元賀千秋節。

丙子，誅辛旽黨李春富、金蘭、李云牧，編配其子，又斬旽子二歲兒及奇顯子仲平，杖流金縝及大護軍金鼎。

丁丑，教曰："太祖創業垂統，列聖相承，傳次在予，夙夜兢惕，敬天勤民。適時多艱，責成輔弼，不圖辛旽擅行威福，覬覦非分。春富、金蘭爲其腹心，及高仁器妄發大言，陽爲首告，陰實蔽覆，致令仁器逃刑三年。奇顯、崔思遠事覺伏誅，春富、金蘭猶黨於旽，不即加誅，尚賴天地祖宗之靈，斷自予衷，流竄辛旽，廷臣憲司交章請誅，即置極刑，春富、金蘭情見事白，亦伏其辜。鄭龜漢、陳允儉、韓乙松、奇仲修、柳濯、李云牧、李伯修、白絢、孫演、金元萬、

林仁茂、妖僧哲觀、天正並正典刑，外連累人等，悉從輕決。屬兹靖亂之初，宜示推恩之典。自洪武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除謀叛、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蠱毒魘魅但犯强盜外，其餘罪犯，咸宥除之。”

己卯，羅州牧使李進修上疏曰：“內宰樞不可不去也。宰臣樞密會于都堂，爕理陰陽，題品人物，如有議事，皆詣紫門，禀命而發，安有非時入見，出專威福，使同列莫知其由，朝野皆聚其門？僭逾之心，於是乎起矣。國制，知申事一人，承宣四人，位皆不過三品，更日入直，執禮報平，出納王命，雖片言不敢自發，是謂龍喉，又謂內相。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君臣相安之要，在除內宰樞一舉。”王嘉之，除判典校寺事。

八月丁亥，以僧惠勤爲王師。

辛卯，誅旽黨辛純、辛貴、林熙載、奇叔倫、奇仲齊、崔津，流洪永通、金鉉、許完、吴仲華、成俊德、吴一鶚及李春富弟光富、原富。

癸卯，倭寇鳳州。

乙巳，以黄裳、安遇慶、崔瑩爲門下贊成事，李珣爲三司左使，以武臣侍中尹桓監春秋館事。

九月辛亥，遣西京都萬戶安遇慶、安州上萬戶李珣往伐五老山城。

癸丑，東平王遣使來。

乙亥，以廉悌臣爲西北面都統使。

冬十月丙戌，判事黄用成來，報：“我軍克五老山城，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剌）〔剌〕不花。”王賜用成鞍馬。

庚寅，全羅道都巡問使捕倭船一艘。

乙未，親享太廟，受群臣賀，還次崇仁門内。成均學官率生員十二徒生徒，獻歌謠曰：“臣等伏覩，主上殿下，芟夷宿慝，刑政修舉，爰擇吉日，親行告廟之禮，典章文物，一遵古初。臣於此時，幸蒙聖恩，獲在學官，領幼學生員等俯伏道左以獻頌。”頌曰：“皇祖肇祀，垂五百年，我后受之，匪懈益虔，祇肅廟社，敬供于天，昇平既極，禍生奸權。”上曰：‘嗚呼！大統予傳，予懼宗社，既墜以顛，夙夜兢惕，若涉春冰。賴祖宗靈，大憝克清，神怡人懌，朝野以寧。曰爾廷臣，戒爾齋明，予入室祼，以祀以享。’昧爽濯盥，有嚴法服，登于廟廷，洞洞屬屬，顧瞻堂宇，聖容有感。承是俎豆，苾芬黍稷，琴瑟柷敔，樂既具作，奠幣獻斝，拜俯降陟。執事有恪，左右奔走，禮儀卒度，無有悔懼，工祝致告，錫我純嘏。純嘏伊何，黄耇眉壽，子孫千億，克昌厥後。禮既成矣，受群臣賀，有覺其庭，冠冕巍峩。闔廟旋車，日尚未晡，旗常旌纛，旆旆旟旟。老幼士女，踴躍歡呼，推恩慶賞，巫歌史書。臣拜稽首，君王至仁，奉養母后，睦于族親。臣拜稽首，君王聖神，惟君子用，無邇憸人，萬有千歲，父母斯民。”教坊亦獻歌謡。

家州哈剌匠同知來見。

戊申，宴群臣于太妃殿。至初夜，有矢墜于庭，上下驚駭，宮城戒嚴。

十一月庚戌朔，太后使宦者金壽萬齎酒饌饋王，王飲不止。壽萬曰："老奴常祝聖體安寧，請隨量節飲。"時王使酒，屢杖左右，故宦寺欲王沈醉不省，争相進酒。王醉甚，思公主而泣。

壬戌，設八關小會，幸康安殿。

丙寅，司憲府上疏請開經筵，繕兵訓卒，省赦。

戊辰，復置鷹坊。王曰："予之畜鷹，非爲獵也，愛其猛俊耳。"

甲戌，謁顯、慶、善、高、德五陵。

乙亥，祭正陵。

咨中書省曰："於本年八月，遣同知密直司事鄭思道駕海赴京，賀明年正。到喬桐島，船著淺穿漏，不得前去。又於本年九月，更遣密直副使韓邦彦賀正，開船忽被暴風淹没。小邦去京師，隔海甚遠，天寒冰合，難以發船，恐違進賀之期。金、復等州，涉海稍近，驛路可通，經由遼東，庶望及期。今遣韓邦彦前往遼東都司，赴京進賀，請聞奏施行。"

丁丑，納曲城伯廉悌臣女爲慎妃。

十二月辛巳，吏部上言曰："漢文皇之却駿馬，唐太宗之袖鷂子，至今稱頌不已。我朝舊置鷹坊，騷擾中外，民甚苦之。是以先王深軫其弊，乃命罷去，其慮遠矣。今邊境多虞，軍旅方殷，不此之圖，復設鷹坊，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臣等恐群下化之，耽于遊

畋，怠棄職事，踐蹂禾稼，病我生民，是前日之弊，復生於今日也。請罷之。”從之。

乙未，王視事，百官各以其職入啓，諫官請嚴武備以禦倭寇，重賞罰以勵士志。

己亥，教曰：“予以眇躬，纂承洪業，托於臣民之上，任大守重，夙夜不敢遑寧，期至乂安，于今二十有一年。頃者逆臣謀亂，禍在不測，幸賴天地祖宗之靈，隨即平定，宗社載安。已嘗謹具禮幣，伻告上下，修葺太室，躬服袞冕，蒸嘗以禮。加謚世祖、太祖而下先王先后，雖儀物之不及，尚誠忱之可格。載惟聖善，母儀一國，德與年高，尊稱尚闕，宜擇吉辰，親行冊禮。又慮政事有所未舉，民生有所未安，博採群言，布告中外。義夫節婦，孝子順孫，風俗所係，並行旌表，郊社宗廟，祭祀爲大，仰都評議使總理其事，太常寺管領太廟署、諸陵署、都祭庫、太樂署，檢察如儀，務極豐潔。保舉圜丘、籍田、社稷壇直，選揀諸陵殿直，充其祝史齋郎及將歌舞人樂工等，習學成才。司農寺率其籍田、典廐，以備粢盛、酒醴、犧牲，毋致失誤。其有不如法者，司憲府嚴行糾理。國内名山大川，載在祀典，並加德號，致祭涓潔。太廟九室，配享功臣，遺風餘烈，永世難忘，仰拘該官司，並加追贈。”

辛丑，宦者李剛達私詣都堂，恃寵倨傲。宰相怒，詣闕以聞。王下剛達獄，翌日釋之。

癸卯，賜親享執事官爵一級。

丁未，海陽萬戶弓大及鎮邊元帥達麻大遣使賀正。

（壬子）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飯僧于宮中。

乙卯，王親祭魂殿。

戊午，命宰樞宴哈剌匠同知，賜爵大將軍。

乙丑，王率群臣詣太后殿，上尊號曰崇敬王太后，改文睿府爲崇敬，赦二罪以下。

甲戌，於山不花、納哈出、高家奴、古提豆、王曹丞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

丙子，以池奫爲西北面元帥。

二月庚辰，諫官以全羅道漕運常被倭掠，請令陸轉。

壬午，倭寇白州金谷驛。

丙戌，流司憲糾正林台達、金孟、許溫、軍器注簿任獻。初，糾正等欺臺長柳源、安景、金存誠、崔斯正，書于糾正房壁云："存誠無誠，斯正不正，柳源似猿，安景真犬。"大司憲權鎬、知司憲府事崔乙義等啓王，下房主林台達、有司許溫于巡衛府，拷問書壁者。溫不忍榜掠，服曰"前糾正任獻。"皆流之。

乙未，王以公主忌日，幸王輪寺聽法，賜僧布三百餘匹。

己亥，以公主生辰命設宴于魂殿。

庚子，哈剌匠同知還家州，州人殺護送官及傔從人通事。

辛丑，胡拔都、張海馬等來侵泥城、江界等處，泥城萬戶斬首三級以獻。

癸卯，幸魂殿，以觀音殿制度卑隘，命改創。

甲辰，遣判事趙仁璧討家州，屠之。

三月庚戌，移咨定遼衛曰："前元奇后兄弟，憑恃勢力，爲害百端。其兄奇轍因謀不軌，事覺伏誅。奇氏挾讎，侵陵本國，靡所不爲。奇轍子平章賽因帖木兒稔惡不已，結構遼陽路及東寧府官，屢爲邊患。以此再調兵馬，攻破兩處城池，其賽因帖木兒挺身逃走，不獲而還。爲因倭賊近境作耗，其勢益横，未能再行追捕。至洪武五年正月，有東寧府餘黨胡拔都等，潛入波兒口子，殺守禦官金天奇等，虜掠人口以去。至二月，又突入山羊會口子，守禦官張元吕等擊逐之。又於本月有僉院曹家兒、萬戶高鐵頭等，引軍潛入陰童口子，守禦官金光富等，又擊逐之過江，陷没幾盡。竊詳東寧、遼陽，未曾歸附朝廷，即是梗化之人，況與我構隙，理宜防備。已令把守要害，待變勦捕，如獲奇賽因帖木兒，起遣前來。"

甲寅，遣知密直司事洪師範如京師賀平蜀，表曰："皇建極而撫九有，奄宅中邦；師以律而出萬全，畢殲群醜。捷音遠播，喜氣交騰。皇帝陛下以堯舜神聖之資，當殷周征伐之舉，起江淮，跨楚越，所向無前；平齊魯，掃燕雲，攸徂相慶。大勳斯集，污俗維新。男有室，女有家，悉皆按堵；書同文，車同軌，孰敢不庭？惟彼蜀方，盜稱名字，負險拒命，夫豈知螳臂圖輪？聲罪加誅，不啻若鴻毛燎火，劍閣坦道，灩澦安流。兹由天運之方來，實出聖謀之獨斷，混一之速，

前古所稀。臣幸獲逢辰，想聞奏凱。鯷封守職，敢忘再造之私？虎拜楊休，恭上萬年之祝。”

又請遣子弟入學，表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智愚之殊；用夏變夷，在詩書禮樂之習。苟因陋而就寡，奚修業以及時？故我東人，肇從炎漢，遣子弟鼓篋而入學，歷唐宋聯書而可稽，豈徒有尊崇中國之心？亦足爲賁飾太平之具。皇帝陛下神武定天下，文德來遠人，頒聖經與史書，學規斯著；賜法服兼雅樂，祀事一新。第因習俗之澆漓，深慮儒風之墜軼，辭藻浮華之末，罕見其工；聖賢義理之宗，孰知其正？如欲期於變魯，必先務於觀周。伏望憐臣嚮化之誠，諒臣成人之美，特垂明詔，渙發俞音。儻容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臣謹當奉揚聲教，永綏箕子之封；罄竭忠誠，益貢華人之祝。”又咨中書省曰：“近因兵後，雅樂散失，見蒙朝廷給降樂器，用於宗廟，外社稷、耕籍、文廟、鍾磬並闕，今將錢物前去收買。”

遣禮部尚書吴季南獻馬，以秘書監劉景元爲宥旨別監兼揀選御馬使，偕季南往耽羅。

癸亥，倭寇順天、長興、耽津、道康郡。

庚午，王手寫星山君李褒真，賜其子守侍中仁任。

辛未，王以忠肅王忌日，如廣濟寺，遂幸王輪寺，巡視影殿工役。

夏四月己卯，耽羅殺劉景元及牧使兼萬户李用藏以叛，吴季南不克入，乃還。

甲申，納哈出遣使來獻土物。

辛卯，以旱禱雨。

庚寅，前評理安遇慶卒。

壬辰，以禹仁烈爲濟州體覆使。

倭掠鎮溟倉。

壬寅，遣民部尚書張子温如京師，請討耽羅，表曰：“海邦雖陋，唯知事上之心；島夷不恭，敢阻朝天之路。兹殫愚懇，仰瀆聰聞。伏念臣昧於爲國之方，嘗有徑情之請，謂致耽羅之安業，莫如韃靼之移居。尋奉詔書，示以烹鮮之訓；欽遵條約，遂其按堵之生。第貢獻之稽期，非陳告之本意。於本年三月，差陪臣禮部尚書吴季南前往耽羅，粧載馬匹，赴京進獻，以倭賊在海，差弓兵四百二十五人防送。不期韃靼牧子等將先差去秘書監劉景元及濟州牧使李用藏，判官文瑞鳳、權萬戶安邦彦等盡殺之，及季南至，又將弓兵先上岸者三百餘名，亦皆殺之。以此季南不能前進，回還。如斯變故，義當往訊其由；未及奏陳，禮無擅興之理。祗增愧赧，庸切籲呼。伏望遠垂日月之明，一視輿圖之廣，明臣效忠之實，愍臣抱屈之情，俯頒德音，爲之區處，則臣之感戴，粉骨何忘！”

甲辰，命李茂芳禱雨于康安殿。

丙午，以濟州叛，遣禮部尚書吴季南獻本國馬六匹于京師。

五月戊申，鎮邊元帥達麻大、女真萬戶弓大遣使賀誕辰。

壬子，金興慶請赦。王曰：“太后誕日可赦，予之

誕日不可赦。”唯赦金用輝。

癸丑，以旱放辛旽黨人妻妾没爲官婢者，惟旽妻妾不赦。

辛酉，影殿正門成。王以不壯麗，命撤之。

癸亥，帝遣宦者前元院使延達麻失里及孫內侍來，錫王綵段、紗羅四十八匹。王出迎于迎賓館，中書省移咨曰：“欽奉聖旨：那海東高麗國王那裏自前年，爲做立石碑，祭祀山川，飛報各處捷音，及送法服。使者重疊，王好生被暑熱來爲那般？我想著限山隔海，天造地設，生成的國土，那王每有仁政，管撫的好時，天地也喜。我這裏勤勤的使臣往來呵，似乎動勞王身體一般，爲那般上頭，我一年光景，不曾教人去。于今恁每中書省，省收拾紗羅段子四十八匹，差元朝舊日老院使送去，選海船一隻，用全身掛甲的軍人，在上面防海。就將那陳皇帝老少、夏皇帝老少去王京，不做軍，不做民，閑住他自過活。王肯教那裏住呵留下，不肯時節載回來！恁省家文書上好生説得子細了。”

右丞相汪廣洋又致書曰：“曩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各擁兵衆，分據土疆。我聖上乘時啓運，奮興淮右，肇基江左，命將四征，削平群雄。陳友諒竊據湖湘，妄稱大漢，明貞據有川蜀，僭號大夏。是以聖上統御六師，親臨湖廣，其陳氏勢窮力屈，率衆就降。去年春，命中山侯、穎川侯等總率師旅，水陸並進，直擣川蜀，明氏力不能支，銜璧請命。皆已欽蒙聖恩，特加赦宥，保全其生。然揆之以理，不可使久處京師，

今令各將家屬往王國閑居，如可則留之，其不可則仍發回還。尚冀裁度。”

乙丑，陳理、明昇等男婦共二十七人入京。理、昇詣闕。王出御報平廳，理、昇拜于階上，王坐受之。禮訖，坐於使臣之下。昇年十八，理年二十二。

癸酉，孫内侍自縊于佛恩寺松樹。

甲戌，大雨，王慮影殿漏濕，親往觀之。

政堂文學韓仲禮買蘭秀山賊船。帝聞之，曰：“宰相不當買賊船，宜速推還。”船已壞。六月丁丑，下仲禮于巡軍獄，督令修之。

戊寅，大雨，王爲影殿之役祈晴。

辛巳，賜陳理、明昇苧布九匹。

倭寇江陵府及盈德、德原二縣。

命起壽陵于正陵之側，百官以秩出役夫輸石。

乙酉，改官制。

倭寇安邊咸州，以安邊府使張伯顔不能備禦，杖八十七。

戊戌，濟州人殺叛賊以降。李用藏之死，判官文瑞鳳逃以免。至是，共推瑞鳳爲權知牧使，遣人請命獻馬，以李夏生爲安撫使。

己亥，以我太祖爲和寧府尹，仍爲元帥，以禦倭賊。

辛丑，倭寇東界、安邊等處，虜婦女，掠倉米萬餘石，免存撫使李子松官，放歸田里。

壬寅，倭又寇咸州北，青州萬戶趙仁璧伏兵大破

之，斬首七十餘級，拜奉翊大夫。

癸卯，倭寇洪州。

秋七月戊申，影殿鍾樓成。王以爲尚未高大，即命改營。

己未，倭寇楊廣道。

癸亥，以太后誕辰，放囚。

辛未，遣同知密直司事金湑如京師進方物，同知密直司事成元揆賀聖節，版圖判書林完賀千秋。

八月甲辰，王微行幸影殿。

甲午，影殿鷲頭成，其飾黃金六百五十兩，白銀八百兩。

壬寅，遣贊成事姜仁裕如京師謝賜綵匹，表曰："使華忽至，天貺特加，揆分踰涯，措躬無地。臣智不足以圖治，才不足以文身。自愧荒疏，粗保箕裘之業；何圖瑣末，上煩黈纊之聰。爰從歸附以還，叨荷寵靈之被。禮服樂器，示華制於方來；經籍史書，發良心於久昧。加匪頒之殊渥，既滋至而弗堪，又此拜嘉，彌用增惕。皇帝陛下師禹致美，法文即康，命服則在笥之是遵，御將則解衣之尤急，遂令幅員之廣，咸入經綸之中。如臣之微，受賜亦厚。敢不推好賢之美意，弊又改爲；竭祝壽之卑誠，服之無斁？"

九月戊申，王使僧唱《無常歌》，聽至夜分。

辛亥，尹桓罷，以慶復興爲左侍中。

甲寅，王微行幸影殿，觀鷲頭。

庚申，楊廣道巡問使趙天輔與倭戰于龍城，敗死。

王命追贈。

壬戌，張子温、吴季南還。

帝賜王藥材，親諭子温等曰："前年恁國家爲耽羅牧子的事，進將表文來呵。我尋思這耽羅的牧子，係元朝達達人，本是牧養爲業，别不會做莊家有，又兼積年生長耽羅，樂土過活的人有。更這廝每，從前殺了恁國家差去的尹宰相麼道，把這廝每還將别處住去呵，怕那廝不知國王的好意思，疑惑著别生事端，所以不准來。今番這廝每又怎的如此作亂有。我如今國王根底與將書去有。恁到那裏，國王根底備細説者，休小覷他，多多的起將軍馬，盡行勦捕者！我聽得恁那地面裏倭賊縱横劫掠，濱海人民避怕逃竄，不能鎮遏，致使本賊過海前來作耗的上頭，我這裏戒飭沿海守禦官，見獲到前賊船一十三隻，有若耽羅牧子每與此等賊徒相合一處呵，勦捕的較難，有又聽得女直每在恁地面東北，他每自古豪傑，不是分守的人有，恁去國王根底説著，用心堤（坊）〔防〕者！又聽得恁國家疑惑大麼道。自古天下有中國，有外國，高麗是海外之國，自來與中國相通，不失事大之禮，守分的好有，况今朝聘之禮不曾有闕，有甚麼疑惑處？昔日好謊的君王如隋煬帝者，欲廣土地，枉興兵革，教後世笑壞他，我心裏最嫌。有我這説的話，恁去國王根底明白説到。"又手詔曰："七月二十五日張子温至，表言耽羅牧子無狀，官吏軍兵没於非命，深可恨怒。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今牧子如此，所當誅討。然國無大小，

蜂蠆有毒，縱彼可盡滅，在此亦必有所傷。蓋往者之失，因小事而搆大禍，惜哉！豈非烹鮮之急，情忌至甚而致然歟？事既如是，王不可因循被侮，其速發兵以討。然事機緩急，王其審圖之！”

冬十月甲戌朔，寘子弟衛，選年小貌美者屬焉，以代言金興慶總之，於是洪倫、韓安、權瑨、洪寬、盧瑄等俱以寵幸，常侍卧内。王性不喜色，又不能御，故公主生時，御幸甚稀。及薨，雖納諸妃，置諸别宫，不能近，日夜悲思公主，遂成心疾。常自粉黛爲婦人狀，先納内婢少者房中，取袱掩其面，召興慶及倫輩亂之。王從旁室穴隙視之，及心歆動，即引倫輩入卧内，使行於己如男女，更數十人乃已。由是日晏乃起，其或稱意，賞賜無算。王慮無嗣，因使倫、安等强辱諸妃，冀其生男，以爲己子。定、惠、愼三妃死拒不從。後幸益妃宫，使興慶、倫、安等通。妃拒之，王拔劍欲擊，妃懼從之。自是矯旨數往來。

乙亥，王謁昌陵。

丁丑，王祭正陵，祭畢巡視塋域，徘徊悲思。御丁字閣，對公主真設宴，奏胡樂，獻酬如生平。

己卯，謁陽陵，於道上奏雜戲，還宫。

以宦者金師幸能督工役，賜鞍馬。

辛巳，倭船二十七艘入陽川，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我軍皆成衆愛馬，未習水戰，故大敗。賊奪元帥旗鼓至江華，遺邑人而去。王以各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庚寅，親率五軍出次昇天府。辛

卯，次白馬山。壬辰，次芒浦峰，判事洪師祖不被甲，王怒，命歐之。開城參軍金臣儉不修橋梁，又杖之。癸巳，次安國寺峰。甲午，次引月串，放火箭。乙未，登經浦峰，觀舟，遂次龍泉寺峰。以宿衛不嚴，杖諸提調官。謂贊成事安師琦曰："予之此行非好慢遊，欲觀行師如何耳。庚子、辛丑之紅賊非不可禦，庚寅以來之倭賊非不可敵，而民被虜掠，國至播越者，以用兵無律，號令不嚴耳。今予親臨，尚有不用命者，況諸將代行者乎？卿其體予至意，曉諭衆人，自今軍令毋或不謹。"丙申，次甑山峰，終夜設火山儺戲以觀。丁酉，於道上設儺戲，還宫。

十一月己酉，王親祭魂殿。

甲寅，幸王輪寺。

丁巳，設八關會，幸法王寺。

辛未，遣判密直司事盧稹如京師謝賜藥材藥方，表曰："遠頒妙藥，明示秘方，登受以還，感銘奚極？臣稟資既劣，攝養多乖，遂成步履之艱，動違式禮；濫處藩維之重，恒軫虞憂。寵錫鼎來，兢榮交集。皇帝陛下體天地生成之大，推性情惻隱之端，憐臣痼疾之難瘳，賜臣良劑之有效，敢不謹修職而圖報，益殫誠而祝禧。"

壬申，遣大護軍金甲雨獻耽羅馬五十匹。

遣判書張子温聘于遼東。

甲戌，親祭顯、慶、毅、善、高、淑、德諸陵。

乙亥，親祭正陵。無雪。

高麗史四十四

世家卷第四十四

恭愍王七

(癸丑)二十二年春正月癸卯朔，太白晝見。

甲辰，王詣太后殿上壽。

壬子，幸魂殿，飯僧三百。

癸亥，以瀕海諸郡不能撫字，分遣安集別監。

乙丑，置仁熙殿直四人，即魂殿也。

除目下頭裏速古赤，及子弟衛，皆超遷。擇卿大夫子弟年少美壯者常侍禁中，號頭裏速古赤，與子弟衛，皆有寵。

戊辰，以楊伯淵爲西北面都巡察使，李成林爲西海道都巡察使。

二月乙亥，北元遣波都帖木兒及於山不花來，詔曰："頃因兵亂，播遷于北。今以廓擴帖木兒爲相，幾於中興。王亦世祖之孫也，宜助力復正天下。"初，二

人入境，王欲遣人殺之，群臣皆執不可。於是，訪以拘留、放還、執送京師三策，群臣皆曰放還便。

戊寅，王夜見元使曰："予眼疾見日則大劇，故以夜待之。"蓋畏朝廷知也。

乙酉，元使還，以苧布附獻。

丁亥，以公主忌辰，幸王輪寺，飯僧三百，赦二罪以下。

庚寅，遣判書張子溫移咨定遼衛曰："前遣鄭庇赴京獻馬，稱到定遼城，有守門官不許入城，曰：'今奉聖旨，山東新附百姓生受，高麗使臣休這路上來。'以此回還。庇承差進獻，今聽在口之言，別無官信明文，未委虛實。如果聖旨，請錄全文回示。"子溫至定遼，總兵官使謂曰："聖旨高麗使臣止教海道朝京。今齎來咨文，畏聖旨，不敢拆看。"由是子溫未得文據而還。

辛卯，明昇娶總郎尹熙宗女。王賜米四十石，布一千匹。

己亥，倭寇龜山縣，慶尚道都巡問使洪師禹斬首數百級，獻所獲器仗。

納哈出遣文哈（刺）〔剌〕不花來江界，萬戶康永殺從者十餘人而掠其財，哈（刺）〔剌〕不花以數騎逃去。王聞之，遣人招還，繫永巡衛府，贖杖百七。

三月癸卯朔，日食。

復文廟朔望祭。

庚戌，倭寇河東郡。

癸丑，以文哈（刺）〔剌〕不花判典客寺事，本

我國人也。

辛酉，以穀貴，禁酒。

丙寅，以密直副使都興爲全羅道巡問使。

夏四月庚辰，禱雨于廟社群望。

乙酉，隕霜殺草。

辛卯，以旱徙市。

設仁王道場於康安殿七日，以禳天變。

甲午，全羅道都巡問使都興獻倭俘及所獲兵仗。

丁酉，檢校侍中李褒卒。

戊戌，以倭賊在近島，命評理柳淵出鎮東江。

己亥，禱雨于内殿。

命柳爰廷講《大寶箴》，手寫其真、書名及字以賜。

全羅、慶尚道饑，遣使賑之。

五月丁未，以誕辰，飯僧于仁熙殿，赦二罪以下。

戊申，雨。

己酉，設祈雨道場于康安殿。

丙辰，立都總都監點坊里軍。

丁卯，改孝思觀爲景命殿。

六月丁丑，設祈雨道場于康安殿。

辛卯，遣前雞林尹金庾如京師賀聖節，密直副使鄭元庇賀正，復貢馬。

丙申，倭舶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

是月，作花園二層八角殿於泥峴，周植花木，以

備宴遊。

秋七月甲辰，遣判繕工寺事周英贊如京師賀千秋節，並獻濟州牧胡肖忽秃不花所獻馬十九匹，驢二匹。英贊女曾入元，爲大明兵所擄，選爲宫人，有寵於帝。

乙巳，賜牟尼奴名禑，封爲江寧府院大君，百官賀命。政堂文學白文寶、田祿生，大司成鄭樞等傅之。

江華萬戶河乙沚、漢陽尹辛廉不能禦倭。王遣内府副令李傑生爲體覆使，杖配烽卒。

壬子，贊成事姜仁裕，同知密直司事金湑、成元揆，版圖判書林完及洪師範、書狀官鄭夢周等回自京師。仁裕等於洪武五年十二月初七日，因本國差委在浙江省地面，蒙中書省差禮部主事王本道到來太倉，傳奉聖旨："教恁衆官人並親隨伴當，都來朝廷面聽宣諭。"初八日，太倉衛應付快船二隻，差鎮撫周成禮送。二十日，早朝奉天門下，面聽宣諭："我前者恁眾官人每去太倉時，教開春禮部官去擡茶飯，緣故老院使並兩箇内侍我見不來，想這船風浪裏打將那里去了。隨後才方到來，有姓孫的内侍廢了，説病死了，自弔死了。説的差呵。我問的明白了也，恁那國王著帶刀的人每窗下門外看守，行里步里關防的緊呵。那火者説道：'我是本國的人，怎的這般關防我？'説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説，打了一頓，更與了毒藥藥死，門里不敢將出，後墻上拖出去了。特的把帽子高掛在樹上，屍首弔在樹下，故意怕毒藥顯出，等的口内生蛆，才方交百姓來報。又駕船的軍人每根的也交多人關防。

說與恁那國王：一年三四起家差人來進貢許多錢糧，我可無些少好勾當，因此上著老院使和兩箇內侍，與將些少紗羅段匹答禮，准當走一遭來。你可廢那一箇小火者，便有甚麼光彩？休道是一箇，便是十箇也不打緊！這箇火者不是你那里與將來的，又不是躲避差發來的，是元朝那里我尋將來的。休遠慮，休遠慮的深了。我如今把恁放在船上，不教下岸來，恁心裏如何？恁每是打差使人，不干恁每事，說與恁那國王，既然疑惑我呵，修理城郭囤糧，准備弓箭炮石軍馬，便敢相敵。你這般使人來打細，濟甚事！我聽的你那里放著一箇破破陋陋城子，你且海東囤糧，多勞民力，不見民有益。倭人常川侵你，你便准備三五百船隻，交軍人捉拿，那的便是好勾當。我這里比你那里隔海，有倭人來，我差人也捉拿他里！爲拿不的呵，將明州衛戴指揮，太倉衛徐指揮兩箇根的殺了。又差於指揮去根赶捉拿，將倭人年少的刺了口，更閹了它也，海上也乾静了也。去年正朝使臣姓韓的四箇月到來，你爲甚麼遲來？‘風汛不好，不曾來的’，我的指揮問它，不會說漢兒言語，把這高麗人每掷了手脚，撇在水裏，恁那宰相忙唾了兩三唾：‘休，休！’可怎知道漢兒言語來？都是小見識。因此上旱路里來了，他可要海路裏回去。我不曾著去。正意看我那山東一帶船隻軍馬動静！今年正朝使臣四箇月前到來，不知怎的，的是正意來打細。前者一隻船七日到來我這龍江。件件事都如此。姓李的火者並達達，回回諸色人都來推

做買賣打細。李火者來了兩三番也，見達達說達達話，見一般火者說高麗話，見漢兒說漢兒話。這般打細呵，怎中！我如今強如恁來打細，我這裏兩三處折了四五萬軍馬，我這裏是創立的天下，省臺官都闕少，恁那裏與將廉幹識字人二三百名來。說與恁國王，我委付它省臺六部各衛裏做官人，不強如恁使人來做買賣打細！我交三年一遭來進貢說來，恁國王不志誠，忒疑惑，忒疑惑的多。交他休疑慮。因此上恁每如今連三年依舊累來。之後可三年一遭來進貢，這二三百人送盤纏來往取信，不強如恁來打細，使小見識。有一小節事：姓周的女孩兒，從元朝尋將他來。問呵，他說姓朱，俺容不得他。問他父呵，却說姓周，我如今留了他也。想恁來十三歲的小孩兒會吃嬭，恁可早送與了人，有失子母之情。他父一去之後，並無信息，有失父子之情。你又把他爺來遠流去了。恁每做的事忒小見識，遠慮，遠慮的深了。當年恁那國王呈將文書來，不見了他的姪女兒，我便使使臣到處裏尋將來，與將去了。姓金的火者回來，話說的不明白，今番殺了他也。休小見識，志誠者！恁這一姓王子數百年，休教失了便好。我難道征不征。有我的兩箇小廝利害，恁似這般不志誠，小計量，他後來要征恁去呵，我便是失信一般。我如今征不征不敢說。不得不如此。恁來呵也由恁，不來呵也罷。我若征恁去呵，明州造海船五百隻，溫州五百隻，泉州，太倉，廣東，四川三个月內修造七八千隻船，明白征去也者。我不似恁波

皮王，交火者龍福鋪馬上搏出來，那的呵，是他的駙馬，爲這般上頭，挷出他來了。我可不那般的，休疑惑我。

我從二十四歲上，紅軍内住了三年，自家砌了些个軍馬，修了一座城子，海内打造了一萬船隻，後來各處城郭都收拾了。又大元也赶的迯北去了。我如今胡人也不曾遠去，我那里雇的恁！那明日後日把達達每拿的拿了，赶的赶了，天下寧静之後，桑麻滿園，四方富貴，那其間論外國之罪也者！中國之亂，諸侯之福也。我是一个農家，與我中原作主。恁是箕子之國，新羅、樂浪郡相敵，擄了平〔民〕百姓，如今恁便都做了恁的奴婢。在先唐太宗征恁不得，他每不會征，後高宗都滅了恁國來！在後關先生那波男女，不理法度，只要貪淫，以此上他也壞了。因那上頭，恁隄防的是也。我可不那般的，明白征恁去。洪師範是恁那里惹大一介官人，又是王的親，水裏淬死了，皆是一人所作。昨是留下這些个人，若不留下呵，則道是我這里把截，軍官每見他許多財物，廢了他姓命。恁國王想也者，恁每使人遼東等處與吴王相擡茶飯，並布一百匹，茶飯吃了，布子不曾收回，與將去了。算起來每匹布該米三担，通計三百担，兀的也是錢糧，那里是把茶飯？正意打細！恁將著千余匹馬來販賣，又夾帶著納哈出的伴當，來看我軍營裏事。恁透與他消息，搶了我牛家莊馬頭十萬糧，更折了三千軍馬。恁那里進來的表上説道‘俺每子子孫孫世世稱臣來’，

臨了做這般勾當，小見識！又與徐總兵擡茶飯，不是真意，故意打聽北平府軍官事跡。你那般小見識，怎生使的？以小事大，古之禮也，爲甚是不志誠？濟州馬匹，今日將來，明日將來，鬧了一年，則將的四个馬來了。不知怎的的事，做買賣來的人每將不答緊布、席來，却不將一个馬來販賣，阿的都是恁的小計量，比人身上有一个小瘡，不看覷呵，到大難醫治有。恁到太倉，三月內風汛好呵，回去對恁國王根前說者，更休聽小人言語。姓朴的宰相，姓周的女孩兒父親親眷與將來者，國王根前行的火者四五个，與將來者。恁這幾箇官人每姓甚？去年姓洪的海面上壞了船隻。見海上難過，有許多艱難，與恁船隻腳力，教恁官人每往登州過海，三个日頭過的。今後不要海裏來，我如今静海，有如海裏來呵，我不答應。恁如海裏來的廉幹好秀才吏員，著小船上送將來，我便答應。不要貪的來。今後其餘的海裏，不要通連。說與恁國王，恁那頭裏的意思好生志誠來。志誠的過了，反疑的多了。你這般疑慮計較，到不好了。我從前差去的人，你解的我意，我差人呵，不肯差漢兒人，都是你那里本國人。恁每問我這里事體動静，它不敢不說與恁。我恰三五年的國土，則是一二年的火者，這火者與我十二三年也，恁可廢了他！達麻失里院使，它是元朝的火者，我頭里來不要它，教它舊城裏閑住來。聽它精細呵，我教它內裏來住了。差恁那里去來，那里肯不說我這里動静備細？我中國使臣使將去了，打死了，

我再不使將人去。恁有心來呵，來；無心來呵，休來。我前者使將一隻船去呵，許多軍馬接待，那里有那般體禮！休道一隻船，十隻船去呵，怕甚麽！我聽的倭賊二三百里田地入侵，不理論，放著破破的城子，不修理城池，疑惑我則麽？我征恁呵，明白征恁。胡人赶的遠去了呵，五年征不得呵，十年征。恁有心來呵，來；無心來呵，休來。說與恁國王者。”

中書省咨曰：“洪武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准來咨，差陪臣密直司同知金湑等進賀。洪武六年，正朝表文，貢獻方物。又准咨，差陪臣贊成事姜仁裕等，進謝恩表文，貢獻方物馬匹。當月二十三日，禮部官奏聞，將引來使於奉天殿。引見訖，欽奉聖旨：‘高麗國王那里，已先爲使臣每去得重疊呵，國王迎接生受，曾被暑熱來，以此上多時不曾教人去。近日因延答里麻失里送將明昇等家小去時，曾教你中書省將這意思寫與國王知道。他却每年數次遣人將金銀器皿等物來貢獻呵，這等禮物，未免勞煩百姓。況兼使臣往來經涉海洋，甚是艱險，且如近日洪師範回到海上，遭風損壞船隻，將他渰死了。幸而存得幾箇人，知得分曉。若都無了時，豈不費分說？我想古來中國諸侯於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至如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只每世一見，其所貢獻，不過納贄表誠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文物禮樂通，經史與中國相似，難同其他蕃邦，教他依著三年一聘之禮，或欲每世一見，亦可。你中書省將我的言語，行文書與高麗國王說知，

今後將來的方物，只土産布子不過三五對，表意便了，其餘的都休將來。其他蕃邦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鎖里、爪哇、勃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臈等處新付的國土，也頻頻遣人來，亦勞那里百姓，他來時也説與他，只依古人的禮。’”

又咨曰：“欽奉聖旨：‘如今天下各衙門，凡遇我生日及正朝，冬至，都進將表文來，好生禮煩。冬至古無賀禮，今後不必進表。歷代帝王不曾做生日，只起自唐玄宗。今後我生日不要進表，東宫生日亦不要進箋。唯正朝乃一歲之首，各處所進表文，類進將來。’”

夢周去年四月同師範到京師，受中書省咨文二道，一爲平蜀及子弟入學事，一爲雅樂鍾磬事。八月，還至海中許山，遭風船敗，師範溺死，遂失咨文。夢周復如京師告中書省鍾磬咨文，省官以草本遺失，不許，只抄寫平蜀及子弟入學回咨以來。咨曰：“差密直司同知洪師範等進賀平蜀表文，禮部隨即進奏，觀其臣意專切，文理條暢，援引典故，甚是得宜，上意懽忻。又表一通爲請子弟入學。欽奉聖旨：高麗國王欲令子弟入國學讀書。我曾聞唐太宗時，高麗國亦嘗教子弟入學，這的是件盛事。又想這子弟每遠來習學呵，在這裏或住半年，或住一年，或住年半迺回去。交他回去，雖然聽從其便，但爲本國遠處海東，比至京師，水路經涉海洋，陸路不下萬餘里，隔離鄉土，爲父母必懷其子，爲人子必思其親，此人之常情。恁中書省

回文書去，交高麗國王與他臣下每，好生熟議。若是乃爲父母的願令子弟入學，爲子的聽受父母之命來學者，交高麗國王差人好生將來。省家回的文書，要説的明白。”

甲寅，倭陷喬桐。

八月丙子，以姜仲祥爲慶尚道都巡問使，金鋐爲全羅道都巡問使。

置義勇左右軍，以門下評理柳淵、密直使邊安烈分總之。

九月辛丑，倭寇海州，殺牧使嚴益謙。命誅吏之不救者。

丁巳，以西海道萬户許子麟不能禦倭，遣體覆使三司左尹鄭丹鳳杖之。丹鳳挾私縊殺之。子麟弟訟其寃，丹鳳逃。

壬午，以李傑生輕決河乙沚等罪，殺之。

癸亥，以周英贊爲密直副使。

幸王輪寺影殿，還宴于花園。

戊辰，王與判事尹虎圍碁，約不勝者書事以贈，虎不勝，書詩以進曰："欺暗常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冬十月乙亥，以贊成事崔瑩爲六道都巡察使，黜陟將帥守令，籍軍户造戰艦有罪者，皆令直斷。

親祭正陵，遂置酒張樂，晚宿陵下。百官戎服扈從，子弟衛皆衣紅衣褐以黑，馳馬前導。丙子，次西江城。丁丑，觀新造戰艦，又試火箭、火筒，晚宿馬

場。戊寅，次鐥岾。己卯，幸東江城，遂次甑山。庚辰，如天水寺謁忠肅王真，還宮。

乙酉，遣密直副使周英贊如京師賀正並進陳情、謝恩表，判繕工寺事禹仁烈獻馬二十四匹，騾子二匹，舉子金潛、宋文中、曹信從行。陳情表曰："聖訓誕敷，淵深莫測，天威密邇，震疊失常。兹瀝卑悰，仰干聰聽。臣愚蒙不學，孤陋無知，幸民彝物則之攸同，識天命人心之所在。依仁慕義，既委質以爲臣；挾詐懷奸，獨何心而罔上？載惟小國，僻在荒陬，肇自古初，局於風氣，文辭則僅達其所蘊，言語則必譯而乃通。鼓篋升堂，嘗欲遣六七人之童子；明經習律，何緣得二三百之儒生。矧謂爲窺覘之資，安敢應招來之命？故並徵之宦者，與已允之生員，將誥諭之是遵，亦嫌疑之當避。進退維谷，不知所裁。伏望收雷霆之威，擴天地之量，憐臣盡禮而不知所以爲禮，察臣效忠而不知所以爲忠，不責所難，而從其願。臣益慎蕃宣之寄，仰霑聲教之漸，於萬斯年，祝聖人壽。"

謝恩表曰："詔諭丁寧，懷綏周洽，恩威並著，感愧交駢。竊念小邦知尊中國，如孩童必得其怙恃，有聖人則爲之依歸。如臣者，以前朝椓喪之餘生，受昭代分封之始命。其爲自幸，實今昔之所希；雖死靡他，惟神明之是質。然由運蹇，動輒謗興。兩内侍既聯床而共眠，何從鴆殺？老院使與同舟而相惡，卒致禍延。武衛乃有國之常也，視爲迎詔之不恭；賓館無持兵之理也，誣爲典客者有備。其舊朝之遺燼，與納氏之遊

魂，已如矛盾之不諧，猶曰輔車之相附；取親奉化，修聘北平，以至朝覲之駿奔，皆謂覘伺之狙詐。緣疑飾似，嫁禍圖危，惟聖鑑之昭明，洞群情之曲直，特煩睿訓，俾臣自新。又凡敷奏之微，皆賜允俞之厚，降之雅樂，導以正音。子弟入學則措置精深，風波覆舟則錫與稠疊，仍敕賤价，還自坦途。皇帝陛下以天地生物之心爲心，以堯舜執中之道爲道，必欲致鳶飛魚躍之化，必欲來鳳至圖出之祥，群慝自消，衆正皆植，遂令陋質，亦被耿光。臣謹當佩服聖謨，涵濡洪造，庶無虧於臣節，恒上祝於皇齡。”

崔瑩以楊廣道都巡問使李成林不能禦倭，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深。

十一月壬寅，周英贊及金潛、曹信船敗于靈光慈恩島，皆溺死，禹仁烈、宋文中等生還。

丙午，以密直副使成大庸爲楊廣道都巡問使，密直金先致爲朔方道都巡問使。

癸丑，幸王輪寺影殿。

戊午，以全羅道都巡問使都興不能禦倭，罷之。

乙丑，遣密直副使張子温代周英贊如京師。

是月，移咨中書省請賜火藥，曰：“倭賊作耗，乍往乍來，二十餘年矣。自來本國沿海州郡關隘去處，止是調兵守禦，不行下海追捕。近年以來，賊勢已熾，今欲下海追捕，以絶民患，差官打造捕倭船隻。其船上合用器械、火藥、硫黄、焰焇等物，無從可辦，議合申達朝廷，頒降以濟用度。”

十二月戊戌，平壤尹田祿生斬稱永陵孼子釋器者，傳首于京。釋器釁事未著，徒黨未集而遽殺之，人皆疑之。

癸卯，大赦，教曰："釋器非止庶孼，又係丹陽大君家婢所出，往者孫守卿等倚以謀變，既伏厥辜。群臣皆謂禍本宜除，予不忍即置于刑，命李安、鄭寶等送至濟州水精寺安置。安等回言，登船之際，自溺而死，已嘗布告中外。今西北面都巡問使田祿生密認釋器在其部內，誘集凶徒，潛謀不軌，與西海道都巡問使金庾即往捕獲，傳首至京。予初聞之，疑其不真，逮問釋器外祖林信，審知不死明甚。非予失於保全，乃其自取顛覆。李安、鄭寶指生爲死，欺罔不忠，林信縱其亡命，不即首告，俱正典刑。其凶徒金光秀、金玉鏡、崔黑驢、李仁，並皆不赦，自餘詿誤，一切除之。"

癸丑，大護軍金甲雨還自京師，帝手詔曰："昔君天下，居中國而治四夷，相繼至今，然有聽理而樂無窮之福者，恃遐險而取非常之禍者，載觀往事，可不美善而惡非？朕起自草萊，荷天受命，統一寰宇，乃多不穀，辱彼來貢，思無厚往，已巳慚焉。然雖無惠於海東，務以王之心爲心，未知然乎？或王以朕之心爲心，亦未知然乎？二心俱見，鑒古人之得失於斯二者，王其擇焉。"

甲子，以金義爲密直副使。

（甲寅）二十三年春正月辛未，幸仁熙殿，飯僧。

癸酉，遣安撫使于楊廣、全羅道並兼捕倭萬戶。

丁丑，幸演福寺，設談禪會。

丙戌，封宦者金師幸、尹可剌發妻爲宅主。

庚寅，以金鉉爲慶尚道都巡問使，江寧府丞王康、韓尚質，注簿鄭穆、廉致和爲大君侍學。

二月丁酉朔，日食。

戊戌，彗見東方，長丈餘。

辛亥，以公主忌日，幸王輪寺，素膳終月。

壬子，宥二罪以下。

設公主生辰祭于仁熙殿及正陵。

壬戌，禁酒。

甲子，以李茂芳爲政堂文學。

遣密直副使鄭庇、判事禹仁烈如京師賀正，請通陸路朝見，又請方物仍舊。上護軍周誼謝璽書訓戒請路表曰："朝正禮重，難後梯航，觸事吝生，唯憑卵翼，敷陳危懇，瀆冒聰聞。伏念爰從受命以保藩，惟務專心而貢獻，故水陸之無阻而歲時之罔愆。洪武六年六月二十日，差陪臣知密直司事金庾賀聖節，判典農寺事偰長壽進賀千秋，密直副使鄭庇進賀洪武七年正朝，因有倭賊，未即發船。間當年七月十三日，陪臣贊成事姜仁裕等回自京師，欽奉宣諭聖旨：'從今連三年依舊累來之後，可三年一進貢。去年姓洪者溺海，汝往登州過海，今後不要海路來，欽此。'又准中書省咨，欽奉聖旨：'今後我生日不要進表，東宮生日亦不要進箋，欽此。'除欽遵外，當年七月二十五日，止差

鄭庇經由定遼衛進賀洪武七年正朝，又差判繕工寺事周英贊進獻濟州馬匹，去後鄭庇等回言定遼衛官推稱無聖旨，勒令回還。臣進退無憑，倉黄自謂，苟得微誠之必達，雖干嚴禁而何辭？於十月初二日，以鄭庇患病，升除周英贊密直副使入賀，又差判繕工寺事禹仁烈進獻濟州馬匹，不期於十一月初五日在海遭風船破，淹死了周英贊及書狀官曹信、押馬官金天贊、通事尹方吉、姜師德、舉人金潜等三十八人，其進獻禮物濟州馬匹盡行淹失了。當竊念英贊躬被宣招，兼修壤奠。雖死生之有命，不可前知；顧思慮之乖方，仰慚聖訓。向非定遼之沮遏，豈有今日之尤違？伏望推柔遠之仁，廓包荒之度，憐臣效忠而動遭於狼跋，察臣述職而尚迷於駿奔，凡有奏陳，許從便道。臣謹當益竭虔於藩翰，恒祝壽於岡陵。”

請方物仍舊表曰：“三陽交泰，是爲人正，萬國攸同，畢貢方物。伏念小邦，爰從五季，服事中原，不腆所輸，雖因時而或異，多儀之享，其役志則何渝？歸附以還，益虔無怠，洪武六年賀正使陪臣同知密直司事金湑等賫回中書省咨，欽奉聖旨：‘恁中書省將我的言語，行文書與高麗國王説知，今後將來的方物，只土産布子，不過三五對，表意便了，其餘的都休將來，欽此。’竊伏惟念薄來所以恤小，固天地育物之洪恩；執贄所以見休，亦臣子事上之至意。兹修菲禮，敢瀆嚴威，伏望察臣忠誠，恕臣愚戇，俯從所願，俾用前規，臣謹當歲時無闕於充庭，夙夜惟勤於薦筭。”

謝璽書表曰：“綸音方降，寶訓惟明，捧讀以還，兢惶罔措。竊念小邦自朝鮮之啓土，必中夏而歸王。歷世受封，常恪勤於侯度；畏天事大，幸遭逢於聖朝。臣學識庸虛，性資愚陋，顧被蕃宣之寄，濫承錫賚之榮，始之以印信曆書，繼之以禮服樂器。紗羅錦段，每隨使命以疊來；經籍藥材，皆出下情之非望。既儀制許從於本俗，抑俘虜聽還於其家。至於姪女之流離，資送尤厚；濟州之反側，處置以宜。賤价覆舟而免其風濤，讒夫伺隙而銷其貝錦。矧今特垂於詔諭，而又曲賜於懷綏。皇帝陛下志在固存仁敦字小，憫臣無幾微之見，俾臣知禍福之端。臣敢不益感上恩，倍殫忠懇，庶勉修於職貢，恒奉祝於康寧。”

乙丑，以林堅味爲西北面都巡問使。

三月癸酉，前門下舍人朴啓陽蒸妻母洪氏，事覺，逃。訊其妻母乃服，杖之，没爲官婢。

甲戌，以楊伯淵爲西北面都巡問使。

乙亥，興安府院君李仁復卒。

倭寇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戰却之。

丙子，地震。

丁丑，幸奉先寺。

丙戌，倭入安州。

倭寇慶尚道，破兵船四十艘，死者甚衆。

乙未，以崔瑩爲慶尚、全羅、楊廣道都巡問使，憲司啓：“瑩嘗爲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遣。”以金庾爲西北面造船使，遣贊成事安師琦賜酒勞之。

夏四月丁酉，李仁任罷，以廉悌臣爲門下侍中。

命護軍率徒兵築墻于影殿，用錐驗其堅否。

丁未，賜金子粹等及第。

以論崔瑩，罷大司憲金續命，貶持平崔元濡爲延安府使，以門下評理柳淵兼大司憲，開城府事田祿生代瑩爲慶尚道都巡問使，賜瑩盡忠奮義宣威佐命定亂功臣之號。

戊申，帝遣禮部主事林密、孳牧大使蔡斌來，中書省咨曰："欽奉聖旨：'已前征進沙漠，爲因路途窵遠，馬匹多有損壞。如今大軍又征進，我想高麗國已先元朝，曾有馬二三萬留在耽羅牧養，孳生儘多。中書省差人將文書去與高麗國王説得知道，教他將好馬揀選二千匹送來。'"於是，遣門下評理韓邦彦往耽羅取馬。

壬子，倭船三百五十艘寇慶尚道合浦，燒軍營兵船，士卒死者五千餘人。遣趙琳誅都巡問使金鋐，支解以徇諸道。

西海道萬戶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思正與倭戰于木尾島，敗死。

癸丑，太白經天。乙卯，亦如之。

己未，林密、蔡斌謁文廟。

甲子，太白晝見。

倭寇紫燕島。

五月丙寅朔，以前侍中李仁任爲東西江都統使，出次昇天府。

庚午，禁擊毬、石戰戲。

乙酉，倭寇江陵。

己丑，倭寇慶、蔚二州。

壬辰，以判書崔公哲爲江陵道萬戶。

癸巳，倭寇三陟。

六月丁酉，都堂宴林密、蔡斌，妓簪斌帽花不整，斌大怒。王聞之，流侍中廉悌臣于廣州。壬寅，斌怒妓忤其意，馳馬將還，王令金興慶追及金郊驛，慰諭以來。時館待甚隆，府庫爲之匱竭，至令各司輪辦宴慰。斌性横悖，好歐駡人，自侍中以下諸宰相，悉被凌辱。

影殿因暴雨有漏處。王大怒，下董役官贊成事韓方信、評理盧稹獄，杖之。時影殿役久勞，費不資，役夫死者相望於道，宰執言官莫敢論奏。

癸卯，以慶復興爲門下侍中，李仁任守門下侍中。

甲辰，倭寇襄州，我軍與戰，斬首百餘級。

庚戌，王製“南風薰萬國，好月滿千方”一聯，命近臣和進。

壬子，鄭庇等還自京師，帝手詔曰：“使者至，貢陳其禮，敷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受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爰自五季，已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甸侯綏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大概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嘗誇詐。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今朕雖不才，敢不保王之臣忠，却來

誠之美貢，若漢唐之夷，彼隋君之伐東？在朕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己分，妄起事因，其天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以後，薄來而情厚則可，若其厚來而情薄，是爲不可，王其審之。”

中書省咨曰：“嘗聞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之實，在盡其誠。比年本國遣使來貢，欽奉聖旨：‘節該古來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至如九州之外，蕃邦遠國，只每世一見，其所貢獻，不過納贄表誠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教他依著三年一聘之禮，將來的方物，只土産布子，不過三五對表意，其餘的物都休將來。欽此。’已經行移本國。今鄭庇齎至禮物，過於常貢，似有未喻旨意，兼數內白苧三百送太府監，上項衙門，係元朝舊名。爾國數遣使來，豈不知國家未嘗設置？貢出無名，實非事大以誠之禮。況我朝四海一家，豈資小邦之貢？又去年金甲雨獻馬五十匹，云道亡者二。既至京師，存者四十有九，所言俱係進上之數，以太僕寺試之，皆非可乘之騎。內一匹甲雨稱爲己物，欲自進於東宫，其中虛謀詭詐，灼然可知，不審出王之意，抑臣下之不誠？欽蒙上位，以手詔諭王，冀王有以自處。我朝一視同仁，是以不較區區之過。今王遣使涉海遠來，不無艱險，於所貢物內，受布六對，餘物付來使領還。今後合宜欽依聖旨事意，三年一貢，物不在多，惟在至誠。其餘金銀器皿、彩席、苧麻布、豹獺皮及送太府監白

苧布三百匹，並付庇送還。”

又咨曰：“洪武七年五月初四日，准來咨，爲打造捕倭船隻，合用器械、火藥、硫黄、焰焇等物，咨請頒降。准此照得高麗國所造捕倭船隻，未委是否堪中出海征進，况中國所用火藥、焇黄，預備雖多，需用亦廣，豈有中國而資外邦之理？洪武七年五月初八日，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官於奉天殿，欽奉聖旨：‘高麗來關軍器、火藥、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歡喜，却不似已前坐視民病，方纔有救民之心，似這等行移，與中國一般，王顓敢真箇依著我的號令？若如此時，把咱每號令行將去，他必是依著行，早發文書去，教那裏掃得五十萬觔硝，將得十萬觔硫黄來，這裏著上那别色合用的藥，修合與他，去那裏新造捕倭的船，教差能（斡）〔幹〕將官率駕將來我看，欽此。’省臺官即奏：‘恐彼無此物。’又欽奉聖旨：‘皆是同天共日，安得此有彼無？此等之物處處有之，彼方但不會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將這號令行將去。’”

又咨曰：“舉人宋文中不及試期，若令守候，實爲沈滯。奏奉聖旨：‘表文内説道無秀才，今止有一箇秀才，又恐將來可免再試，發回本國擢用。’又奉聖旨：‘朝貢道路，三年一聘，從海道來。’”

己未，太白晝見經天。

幸王輪寺影殿，遂宴于安和寺洞。

秋七月乙亥，韓邦彦至濟州，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秃不花、觀音保等曰：“吾等何敢以世祖皇帝放畜

之馬，獻諸大明。”只送馬三百匹。

丁亥，以林密、蔡斌言，擢館伴曹敏修、洪尚載爲密直，又拜斌妓父爲郎將。

戊子，林密等白王曰：“濟州馬不滿二千數，則帝必戮吾輩，請今日受罪於王。”王無以對，遂議伐濟州。己丑，命門下贊成事崔瑩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統使，密直提學廉興邦爲都兵馬使，三司左使李希泌爲楊廣道上元帥，判密直司事邊安烈爲副元帥，贊成事睦仁吉爲全羅道上元帥，密直林堅味爲副元帥，判崇敬府事池奫爲慶尚道上元帥，同知密直司事羅世爲副元帥，各將其道兵，知門下事金庾爲三道助戰元帥兼西海交州道都巡問使，往討之，戰艦三百十四艘，銳卒二萬五千六百有五。教曰：“耽羅國於海中，世修職貢，垂五百載。近牧胡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殺戮我使臣，奴婢我百姓，罪惡貫盈。今授爾節鉞，往督諸軍，剋期盡殲。”又以門下評理柳淵爲楊廣道都巡問使，知密直司事洪師禹爲全羅道都巡問使，留鎮以備不虞。

辛卯，誅金甲雨及譯語吴克忠。

八月丁酉，倭寇淮陽。

壬子，命宗親、宰樞、代言以上各出馬一匹，以補進獻。林密等以濟州貢馬不滿，請殺韓邦彦，乃杖流之。

辛酉，崔瑩領諸軍至耽羅，奮擊大敗之，遂斬賊魁三人，傳首于京。耽羅平。

壬戌，王率嬖幸步至奉先寺松岡，遊戲。

癸亥，宴使臣于宫中，密等曰："吾輩到此，受王厚慰，今相別，奈何?"因泣下。王與左右皆泣。

九月甲子，林密、蔡斌等還京師，遣密直副使金義領馬三百匹送定遼衛，又遣同知密直司事張子温謝通朝貢道路，又請冠服謝通道路，表曰："聖謀諄至，昭示勸懲，大度包容，曲從敷奏，恩非望及，感與愧並。臣學問荒疏，資材戇樸，但知盡忠於所主，常勤率職而靡他。道過遼東，致朝正之再阻；舟浮海上，甘犯禁而不辭。仍將煩冗之私，敢瀆高明之聽。在愚衷深以爲懼，惟睿鑑灼見其情，故推矜恕之心，特降丁寧之語。喻天人之可畏，誨切發蒙；陋漢唐而不居，德敦柔遠。既遣皇華之使，又通朝聘之途，拜命以旋，撫躬無已。皇帝陛下大智齊舜，克寬邁湯，體天道以行仁，使民生而安業，遂令弊邑獲被洪恩。敢不于蕃于宣，恪遵侯度?時萬時億，恒祝皇峥。"

庚午，倭賊近境，都城戒嚴。

癸酉，倭寇安州。

丁丑，追贈故宫人韓氏考俊、祖平、曾祖通沔陽府院大君，外祖韓良沔城府院大君。王以江寧大君冒稱韓氏出也。

辛巳，宰樞薦各道按廉，嬖臣頭裏速古赤，正郎閔頤亦預焉。王怒頤求出外，並入抄錄事白珪棒之，二人尋死。

有胡僧自北元來，謂康舜龍曰："元以瀋王孫爲高

麗國王。”王聞之，囚僧及舜龍按治。僧曰：“聞諸某甲。”執其人鞫之，曰：“此前贊成事禹磾家奴行販北元時所聞也。”欲訊其奴，奴逃，釋僧與舜龍。壬午，囚磾于巡衛府。

癸未，幸王輪寺影殿，宴于花園。

甲申，王暴薨，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五。王性本嚴重，動容中禮。至晚年，猜暴忌克，荒惑滋甚。十月，葬于正陵之西陵，曰玄陵。辛禑二年九月己酉，謚曰仁文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十一年九月丙子，大明賜謚曰恭愍。

史臣贊曰：“王之未立也，聰明仁厚，民望咸歸焉。及即位，勵精圖治，中外大悦，想望太平。自魯國薨逝，過哀喪志，委政辛旽，逐殺勳賢，大興土木，以斂民怨，狎昵頑童，以逞淫穢。使酒無時，歐擊左右。又患無嗣，既取他人子爲大君，而慮外人不信，密令嬖臣，污辱後宮。及其有身，欲殺其人，以滅其口。悖亂如此，欲免得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高丽史　３　世家　３
作者＝孙晓主编
丛书名＝域外汉籍珍本文库　标点校勘本
页数＝１３５０
ＳＳ号＝１３７４２５０３
出版日期＝２０１４．１１
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ＩＳＢＮ号＝９７８－７－５６２１－６５９５－８
中图法分类号＝Ｋ３１２．３３
原书定价＝７８０．００（全１０册）
主题词＝高丽（９１８－１３９２）－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孙晓主编．高丽史　３　世家　３．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１．